# 武俠世界

**江湖了斷**（狂俠走天涯故事集） 狄心・著

一個在江湖上叱咤風雲的大人物，忽然要金盤洗手，退出江湖，豈料此舉竟引起江湖上疑雲陣陣，江湖上也難以寧靜下來，不堪想像的腥風血雨大屠殺一觸即發，狂俠無意中捲入了漩渦之內，正是勢成騎虎，在你虞我詐，各懷鬼胎的江湖上，他如何應付面對的重重危機？



第29年

34

$ 7.00

##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江湖了斷」是狄心先生又一佳作，一向在江湖上叱咤風雲的「神龍幫」幫主程遠風，忽然決定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以求過個安逸舒適的日子，誰知却引來了一場滅門大禍，是誰如此狠毒，將他一家大小殺了？狂俠曾十一帶着唐非和文一龍行走江湖，湊巧他遇上了程碧，程碧在父母，弟弟被殺之後，悲痛萬分，要求曾十一爲她追查眞兇，曾十一答應了她的要求，曾十一到底如何着手追查眞兇呢？眞兇最後是否落網……本故事情節迂迴曲折，有緊張激烈的搏鬥，又有激人心弦的哀艷故事，更道出江湖上人心險詐，互相傾軋，爭權奪利的各種醜惡嘴臉，……躍然紙上，請各位細意欣賞。

☆ ☆ ☆

下期將刊出的巨型小說將是吳道子先生所撰著的「霸刀」，刀中之霸韋耿因爲路見不平，救下廉潔愛民的順天府尹，却因此而成爲多方人物追殺的對象，追殺他的，有打出反清旗號的月日盟，亦有以殺人爲業的黑殺門，有奸臣和坤手下，更有名門正派白道高手，且看霸刀如何對付他們。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86.00
一年港幣$371.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212.00
一年港幣$42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72.00
一年港幣$54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34期

（總號147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七元・
H.K. $7.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金盆洗手　惹來後患

這世上，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標，若果有人毫無理想或目標的活下去，這樣的人生根本毫無意義，就因為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標，世事萬物才會不斷的進步。

一個人，若果他朝着自己追求的目標而活下去，有了奮鬥的目標，雖然距離目標尚遠，但起碼生存下去會充滿意義和充滿希望。

但是，當一個人一生所追求的俱已達到，而且在某一個程度上，那個人已達到了高峯，幾乎每一樣事物都垂手可得，甚至君臨天下，這個人會不會有寂寞之心？

＊　＊　＊

宋晚昭和程遠風擁有江湖上勢力最大的帮會——「神龍帮」。

江湖上有不少帮會，但是每一個帮會只要聽聞「神龍帮」的大號，無不退避三舍，所以「神龍帮」的兩位帮主宋晚昭和程遠風就可以憑着自己的勢力而叱咤一時。

一個人，在某一段道路上，若果一出道就一帆風順，平步青雲，凡事無往而不利，這個人看似是一個很幸運的人，實際上，這種人通常都經不起考驗，也經不起風浪，更受不了挫折。

宋晚昭和程遠風能有今天的江湖地位，當然不是垂手拈來，而是經過無數的考驗，無數的風浪和流了不少血汗換回來的。

在艱苦的鬥爭中，達到了自己的目標，通常都會特別珍惜的。

若果一個人在最高峯的時候急流湧退，這個決定是明智還是不明智？

身為「神龍帮」帮主之一的程遠風在最高峯的時候，就興起了金盆洗手的念頭，就因為他一切已得到了，覺得再沒有必要與人鬥爭下去，同時也極度厭倦黑道生涯，所以才有悄然隱退的決定。

但是，一個在黑道中打滾了二十多年的人，忽然要過着普通人的平淡生活，可以嗎？

＊　＊　＊

夜已深，窗外夜涼如水，月色皎潔，這個涼夜予人一種安寧的感覺。

程遠風和宋晚昭就坐在房中，在二人的桌面上擺放了幾埕酒，酒逢知己千杯少，更何況是數十年的生死之交？所以二人都喝了不少。

這兩個人俱已四十歲過外，同樣是不怒而威的好漢。

程遠風覺得今晚心緒很平靜。

宋晚昭喝了一口酒，緩緩把杯放下，說道：「你真的想從此金盆洗手，退出江湖？」

程遠風道：「不錯，我們在黑道中打滾了二十多年，一直過着刀光血影的生涯，實在有點厭倦，現在回想起來，簡直有點噁心，所以想過些平淡的生活，把下半生好好活下去。」

宋晚昭長長的嘆了口氣，說道：「我明白你的心情，但你有沒有想過，我們在江湖內到處都有仇人，你以為可以過平淡的生活嗎？」

程遠風也嘆了口氣，說道：「不錯，江湖上，無論是黑白二道，欲想置我們於死地的人實在太多了。」

「既然你知道此一點，為甚麼仍要退出江湖？」

「難道你還想繼續過着這種被視為邪魔外道的生涯嗎？」

宋晚昭的心直往下沉，過了一會，才道：「多年來，你我可說心意相通，你想金盆洗手，我何嘗不想？但事實告訴我們，我們除了保持現狀之外，根本已無後退之路。」

程遠風道：「你和我都是自信心很強的人，你根本沒有嘗試過，怎知不能呢？」

宋晚昭又喝了口酒，然後道：「但你有沒有想過，只要我們退出江湖，帮中那成千上萬的兄弟就沒有了依靠，更會成為仇家的目標，說不定，江湖上的大屠殺就會隨着我們的引退而展開。」

程遠風道：「雖然我們不再掌管『神龍帮』，但是帮中還有不少精明能幹的兄弟，憑着我們的實力，還會怕敵人嗎？」

「我們當然無需要怕敵人，但是敵人一直怕的是你和我，若果敵人知道我們已金盆洗手，敵人也就不會怕我們了，到時就難免會有連場殺戮。」

這是事實，所以程遠風的心也沉了下去。

宋晚昭又道：「而且我們的仇人只要知道我們已退出江湖，身邊已沒有了保護，到時就會千方百計的找上門來，那時候，就是不全家死在仇人手上，相信也難以有安寧的日子。」






狂俠走天涯故事／狄心・文
可飛・圖

# 江湖了



程遠風目光有點呆滯，說道：「難道你不想金盆洗手？」

宋晚昭有點無奈的道：「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所謂『身在江湖，身不由己』。」

程遠風溫和的望着他，語氣帶點安慰的道：「你一向做人處事都很有信心的，爲何今次却缺乏信心？」

「我只是不打無把握的仗。」

「我一直對你都很有信心，但你却說這些話，你很令我失望。」

「我是否令你失望，這些日後才知道，我本來想勸你一句的，但我知道你的自信心比我更强，所以我也無需要向你苦苦相勸。」

程遠風嘆了口氣，說道：「江湖上都盛傳，我們兄弟兩人一直心意相通，所以才打遍天下無敵手，想不到，在這個時候，我們的思想却各走極端。」

「我可不是這樣想。」

程遠風望着他，等他說下去。

宋晚昭續道：「我只是不想棄下跟隨我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們不理，甚至不想坐下來，等他們的死訊傳入耳中。」

程遠風的心忽然一跳，面色顯得有點難看，說道：「那你是說我有點自私了？」

宋晚昭淡淡的道：「一直以來，我們都很了解對方，你應該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程遠風嘆了口氣，說道：「好兄弟，對不起。」

宋晚昭語氣帶點懇求：「遠風兄，留

下來吧，不要想其他的事了。」

程遠風無奈的搖搖頭，目光毫無神彩，吐了口氣說道：「二十多年前，我們年少氣盛，才走上黑道，當我們思想成熟的時候，那時大家才知道行錯了路，但已無法回頭。」

宋晚昭道：「我並不是想繼續錯下去，而是事實告訴我們，若想要活下去，只好一直走這一條不正確的道路。」

「但時至今日，我們的子女都已經長大，爲了下一代着想，所以我打算行回一條『正確』的路。」

「這個時候，我眞的不能不承認我們的思想確是各走極端了。」

程遠風站起身來，緩緩踱到窗前，望着窗外皎潔的月色。

他面臨的是一個抉擇，所以覺得這月色有點無奈，過了一會，忽然說道：「你怕連累下一代爲仇家所害，所以才不打算金盆洗手，而我就爲了下一代着想才打算洗手，大家都是爲下一代着想，那又怎算各走極端？」

宋晚昭道：「你眞的決定洗手？」

程遠風背着他，說道：「決定了。」

「不後悔？」

「我一生人沒有後悔過，以後也不會後悔。」

宋晚昭忽然拿起兩隻酒杯，行到程遠風面前，把其中一杯酒交與他，說道：「我衷心祝福你日後有美好的生活。」說完，把一杯酒一飲而盡。

程遠風說聲「好兄弟！」，把一杯酒飲盡了。

宋晚昭一隻手搭着他肩膊，眼光盡是對好友的關切，說道：「日後若有什麼麻煩，兄弟一定爲你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程遠風眼光中流出感激的光彩，說道：「大家都是好兄弟，不要說這些話。」

數十年來，這二人一直形影不離，但今晚大家都覺得有話別的味道，所以都感到有點傷感。

宋晚昭心裡感到有點難過。

程遠風道：「我們已活到了中年，想得到的，都得到了，何必還要混下去？」

宋晚昭無奈的吐了口氣，嘆道：「身在江湖，似乎一切都不能自己決定的，我已感到無路可退。」

程遠風知道勸也無用，因爲大家實在太了解對方，只好說道：「今晚我們在一起喝酒，會不會是最後一次？」

宋晚昭道：「我希望不是。」

程遠風覺得今晚雖然好友一起喝酒，但喝得一點也不痛快，苦笑一下，說道：「我希望我們下一次喝酒的時候，喝的不是苦酒。」

宋晚昭也苦笑了一下，然後望着窗外迷人的夜色。

這夜仍舊是那麼平靜，月色仍是那麼的溫柔，平靜得予人有一種與世無爭的感覺，溫柔得好像躺在情人的懷抱一樣。

宋晚昭痴痴的望着窗外，此刻的他，腦海中不斷湧起往事，彷彿看見了兩個赤足的鄉間野孩子，這兩個赤足孩子無憂無慮的在鄉間生活。

這兩個孩子雖然年紀尚小，但却有極强的自信心，而且甚是好勝。

每個人的童年，都是無知得可愛，而且大部份都很崇拜英雄人物的，於是這兩個孩子自幼便立下宏願，長大後要成爲江湖上的大英雄，由於有了這個念頭，長大後，在血氣方剛的情形下，糊裡糊塗就加入了黑幫。

加入江湖黑幫後，憑着高强的武功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在悠長的歲月中作刀光血影的爭鬥，二人携手作戰，替幫會立下不少功勞，甚得幫主器重，職位日漸提高，最後，由於老幫主的病逝，這兩個野孩子終被推擧爲一幫之主，在兩人的領導之下，發展比前更加興旺。

這兩個野孩子，今天已不是當年的野孩子，但宋晚昭却希望能回到當年野孩子的時代。

＊　＊　＊

「神龍幫」一共分爲八個堂口，每一個堂口由一個堂主及一個副堂主掌管，而程遠風和宋晚昭則是發號總司令的人物。

以往，幫中若有重大事項要商討，宋、程二人都會召集幫中職位較高的兄弟聚在一起商量的。

「神龍廳」就是神龍幫商量重大事項的一個大廳。

此刻，幫中四大龍頭及八大堂主俱聚集在「神龍廳」上，因爲他們得到兩位幫主之召，要商量一項重要的事情。

廳上居中置有兩張虎皮交椅，但却是空着，這兩張交椅，當然就是兩位幫主的寶座了。

四大龍頭及八大堂主依次分兩旁而坐，大家都不知道兩位幫主要商量的到底是什麼事，只好嚴肅的等候幫主駕臨了。

空氣一片沉寂。

過了一會，站在大廳入口處的小嘍囉忽然叫道：「程幫主及宋幫主駕到！」

衆人聞言，紛紛站立起來面對着入口處，接着，程遠風和宋晚昭果然威風凜凜的步入廳中，衆人見了，連忙施禮，口中齊叫道：「屬下拜見程幫主宋幫主。」

二人銳利的眼光向兩旁十二人掃了一眼，然後程遠風向衆人淡淡的道：「各位兄弟，請就坐。」

衆人說聲「謝幫主」，便相繼坐回座位。

宋、程二人行到大廳盡頭，拾級登上幾級石階，便居高的坐在虎皮交椅上。

程遠風居高的掃了各人一眼，說道：「各位兄弟，本座今天召各位聚在一起，是有一件事向大家宣佈。」

各人都耐心的等他說下去。

程遠風又道：「本座決定退出江湖，三天後擧行金盆洗手儀式……」

他的話還未說完，各人不其然的發出錯愕的嘩然，接着面面相覷起來。

程遠風是個辦大事的人物，也不理

會，繼續說道：「今後帮中的一切事務，就交由宋帮主處理。」

「青龍堂」堂主趙不邪忽然站起來，說道：「程帮主，你眞的決定金盆洗手？」

程遠風堅決的道：「不錯！」

趙不邪道：「帮主還記得去年我們殺了旭日會的兩大護法？」

程遠風道：「當然記得。」

趙不邪道：「最近屬下得到消息，旭日會大量招兵買馬，勢力大盛，目的就是要對抗我們。」

「白虎堂」堂主司徒超也道：「屬下還聽聞，旭日會還聯合其他帮會，欲想把我們一舉消滅，屬下本來想在今天向帮主報告的，豈料帮主卻說要金盆洗手。」

「飛鷹堂」堂主段文廣說道：「程帮主，這是事實，你怎能在這當兒把大事置諸不理？」

其餘人等都在附和段文廣的說話，「兵馬龍頭」西門漢說道：「程帮主，本帮正面臨大敵，極需要程帮主的領導，若果你此時離開，本帮的實力就會大大削弱，敵人就更加不把我們放在眼內了。」

程遠風聽了衆人之言，只覺心亂如麻，不錯，在這個時候，他不該離開，但他應該怎樣做？此時，腦海中湧起了妻子對自己說過的一番話：「遠風，我實在討厭現在的生活，你還是早日帶我們脫離黑道生涯吧，而且，我們的兒女也長大了，難道你想你程家兩代一直在黑道混下去，過着爲人所不恥的生活？」他想起妻子說這話時，充滿哀求與幽怨，實在令他心頭更加難受，接着又想起十五歲的兒子的話，話中似是對目前的生活作出控訴：「表面上，我是幫主的兒子，就好似皇宮中的太子一樣，帮中的人對我阿諛奉承，實際上我很討厭這些虛僞的嘴臉，時至今日，我連一個眞正的朋友也沒有，這是爲什麼？」

兒子的話還未散，二十歲女兒的話又在腦中響起：「爹，女兒也已長大了，你要知道，女兒遲早都要嫁人，難道要女兒嫁一個人所不恥的人嗎？」

程遠風想起妻子兒女的說話，又想起帮中不能失去自己，若果在這個重要關頭退出，帮中跟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會不會以爲自己在逃避？但留下來後，又如何向已作好了承諾的妻子兒女交代？

他內心在交戰着，這時候，也不由不令這個笑傲江湖的一代梟雄難以作出決定。

衆人見了他怪異的神情，當然不知道他內心實在紊亂不堪，所以聽上一時間都鴉雀無聲，落針可聞，大家都面面相覷起來。

最了解程遠風的人，當然就是宋晚昭，見他面有難色，似乎難以作出一個明確的決定，也有點無奈的道：「其實，就算不是旭日會想向我們尋仇，多年來，一衆兄弟都對你心悅誠服，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會讓你離開的。」

程遠風忽然面露堅決神色，霍地站起身來說道：「本座決定了的事情從來沒有改變過主意，今次也不例外。」

衆人聽了，立時明白他言下之意，是以，人人都張大了嘴巴，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宋晚昭却一點也不覺得意外。

程遠風又道：「三天後，本座在這裡舉行金盆洗手儀式，若果你們認爲沒有必要的話，大可以不出席。」說完，步下石階，便向出口處行了出去。

衆人都立起身來，無奈的望着他的背影離開大廳，當他在轉角處消失後，衆人的眼光才投向宋晚昭。

宋晚昭搖了搖頭，作了一聲長長的嘆息。

西門漢道：「宋帮主，程帮主這是爲了什麼？」

宋晚昭道：「程帮主這樣做，當然有他的原因。」

段文廣道：「難道程帮主有難言之隱？」

宋晚昭道：「程帮主說得對，人生在世，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目標和理想的。」

衆人不明。

宋晚昭又對衆人說道：「世上有很多事是不必向人言明的，有很多事，你就算明白了也不能把事情改變過來的。」

衆人顯得似懂非懂。

＊　＊　＊

程遠風的心情有點複雜。

脫離黑道是他近年來的心願，只是覺得大事未了，以至不能引退，當「神龍帮」被自己管理得如日中天的時候，才覺得還了心願，也達到了自己所追求的目標，所以才安心的離開，他此次離開，雖然帮中還有宋晚昭和不少扶助他的人材，但他感到還是有點不放心，而且他到底對「神龍帮」有極濃厚的感情，所以心中有點不捨。

面對强大的敵人，「神龍帮」往後的命運如何？他實在難以預料，他當然不想自己艱苦創下的基業爲敵人所毀，所以心頭有點忐忑不安的感覺，但想起從此可以與家人過着夢寐以求的生活，內心就有一種重獲新生的喜悅。

「神龍軒」就是程遠風一家四口的居所，由於他是帮主的關係，「神龍軒」極之豪華，他們一家四口知道快將離開「神龍軒」，雖然今後的居所可能不及現今的舒適，但他們一點也不留戀，相反的，還想盡快離開，到外面去過另一種生活。

程碧和程俊就是程遠風的一雙寶貝兒女，這雙十年華的程碧，長得異常漂亮，她一雙大大的眼睛，雪白的皮膚，由於她在帮中長大，生活有如公主一般，再加上父母的溺愛，所以養成她性格有點刁蠻，而且還有點反叛。

倒是程俊爲人較爲沉實，而且是個很明白事理的少年。

雖然程碧爲人性格反叛，個性有點野，而且平日喜使性子，但因她長得相當漂亮，以致帮中不少年輕兄弟向她大獻殷勤，不少人向她極力追求，但是這些人她又怎會看得上眼？所以才有離開「神龍帮」的念頭，希望在外間能覓得一個不是黑道中人的如意郎君。

程妻知道，只要丈夫行完金盆洗手

儀式就可以正式離開「神龍帮」，所以她覺得今天是她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

她視今天爲一個大日子。

能夠令到妻子兒女都感到愉快，程遠風也感到有點自豪。

此時，有一個小嘍囉行了進來，先行了一個禮，抱拳說道：「稟報程帮主，一切已準備妥當，請程帮主移步到神龍廳行金盆洗手儀式。」

程遠風望望小嘍囉，淡淡的點點頭，說道：「本座就來了。」

小嘍囉稟報完畢，躬身行了一禮，便退了出去。

＊ ＊ ＊

「神龍帮」上下人等對兩位帮主都極之敬佩，所以廳上都聚集了不少人，而且帮中最有份量的人都置身於大廳中，等候程遠風擧行金盆洗手儀式。

所有人等都立在廳的兩旁，在廳的正中央置有一張神案，案上是前帮主的神位，在神位前則擺放着一個閃閃生光的金盆。

此時，程遠風一家四口步進廳中，一衆人等見了帮主，無不肅然起敬，程遠風向衆人掃了一眼，只見人人神色有點凝重，他當然知道帮中衆兄弟都不想自己離開，無奈他心意已決，所以人人都顯得有點凝重。

程遠風接受了衆人的施禮後，便與宋晚昭在神案兩旁站着。過了一會，程遠風才開口道：「各位都是跟本座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多年來，在各位之努力奮鬥之下，本帮才有今天的地位，這可說是各位努力的成果，今天本座要退出江湖，從此之後，不再理會江湖上的任何紛爭，希望各位兄弟此後繼續努力，但大家切記一個信條，無論什麼事，都要依足江湖規矩去做事。」

程遠風說完，「兵馬頭龍」西門漢說道：「程帮主請放心，此後兄弟們仍會忠心於宋帮主，維持本帮在江湖上的地位，也絕不容許任何人侵犯本帮。」

其餘人等都相繼附和西門漢的說話。

程遠風又道：「本座今天擧行金盆洗手儀式，此後退出江湖，但此消息切勿洩漏出去，以免被敵人知道。」

大家都明白到，「神龍帮」沒有了程遠風的領導，敵人可能少了顧忌，而作出侵犯，所以人人都必需保守這個大秘密。

程遠風面對這許多好兄弟，像是有很多話要說，但又不知如何開口，所以也不打算再說下去，便開始行金盆洗手的儀式。

儀式簡單而隆重，儀式過後，程遠風便正式脫離了「神龍帮」，也脫離了爭鬥不休的黑道生涯。

此後歲月如何？命運又如何？他盡量不去想。

＊ ＊ ＊

晨熙的太陽，表示新一天的開始，也象徵着帶來新的希望，所以程遠風改名爲程熙陽。

他希望程遠風這個名字從此在江湖中消失，但可以嗎？

當然不可以，也沒有可能，因爲程遠風這個名字實在太響亮了，而且也是江湖上叱咤風雲的人物，同時也因爲程遠風的仇人太多。

江湖上最痛恨程遠風的人就是外號「天下無敵」的杜無敵。

世上有很多種人，有狂妄自大的，有不知自量的，杜無敵是不是狂妄自大和不知自量？

最令程遠風瞧不過眼的，就是他自稱「天下無敵」，這簡直不把任何人放在眼內。

這還是其次，最令程遠風光火的，杜無敵竟然以爲自己眞的天下無敵，不時在江湖上挑起火頭，令江湖上不時出現大屠殺。

當然，杜無敵也不是一個泛泛之輩，否則如何能在江湖上橫行霸道？

杜無敵就是「旭日會」的總舵主，「旭日會」也是江湖上勢力僅次於「神龍帮」的一個帮會。

「旭日會」與「神龍帮」本來一直都是河水不犯井水的，在江湖上，大家都各據一方，誰也不會侵犯誰，但三年前，杜無敵出任「旭日會」總舵主之後，杜無敵竟然不時向「神龍帮」挑戰，程遠風不想令江湖上有腥風血雨之事發生，只希望一路平靜下去，但這狂妄自大、不自量力的杜無敵見程遠風忍讓，不知好歹，竟然變本加厲起來，後來程遠風忍無可忍，才派掌管兵馬的西門漢率領大批人衆殺上「旭日會」總壇，把杜無敵的人馬殺個措手不及，好好的把他教訓了一頓。

杜無敵打敗仗，含恨在心，便在江湖上挑撥離間，大造對「神龍帮」不利的謠言，自此，程遠風在江湖上樹立了不少仇人。

另一方面，杜無敵爲了要報仇，重整旗鼓之後，一年前，竟親自率領兩大護法及大批人衆殺上「神龍帮」，但是「神龍帮」實力雄厚，杜無敵根本不敵，那一役中不但死傷慘重，連最重用的兩大護法也死在敵人手中。

經去年大傷元氣一役之後，程遠風和宋晚昭以爲杜無敵應該痛定思痛了，豈料杜無敵對程遠風更加痛恨起來，又捲土重來，拉攏了不少江湖上的大小帮會增强實力，目的就是向「神龍帮」還以顏色。

「旭日會」於是又成爲江湖上另一個新興勢力，宋晚昭當然一點也不敢輕視。

不錯，世上有很多事似乎都不是由自己決定的。就以宋晚昭爲例，他希望「神龍帮」能夠與其餘帮會和平共存，但奈何江湖上却出了一個惹事生非的杜無敵。

最令宋晚昭覺得不解的，江湖上竟有這許多人聽令於杜無敵，而要一一歸附他。

世上就是有一種具有影響力的人，分別只在於這種影響力是利還是害？

若果世上沒有具有影響力的人存在，相信這世上會平靜得多了。

杜無敵能具有這種影響力，就因爲

他有天生的挑撥離間和暗箭傷人的技倆。

杜無敵這種技倆，其實是很多人的寫照。

有這種技倆的人，通常都是城府極深的。

有很多人，就因爲有這種技倆，才有生存的條件，這種技倆，往往就成爲某一種人的競爭本錢。

其實，這種技倆很多人都懂，問題只是你運用得精不精？但很多人却不屑去運用。

不屑去運用這種技倆的人，通常爲人較光明磊落，而且一定具有個人之實力。

* * *

人生在世，所追求的，似乎都不離名與利，在江湖上混的人，似乎重利多於重名，所以在利字當頭之下，江湖上就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風雷教」本來與「神龍帮」勢不兩立，但後來相方共同對抗敵人，也爲了利之所在，雙方互相合作，兩個帮會竟然化敵爲友起來。

人與人之間，一生中就本來離不開恩恩怨怨，問題在於你願不願意去解決這些恩恩怨怨，和用什麼辦法去解決，同時你是否去接受？

能夠把根深蒂固的恩怨一下子之間就迎刃而解的人，通常都是寬宏大量的人，同時也很明白事理。

程遠風和宋晚昭是這種人，陳飛翔也是這種人。

陳飛翔就是「風雷教」的教主，「風雷教」也是江湖上的一大勢力，與「神龍帮」及「旭日會」在江湖上是鼎足而立。

杜無敵爲了要向「神龍帮」還以顏色，拉攏了不少帮會增强實力，但令杜無敵最遺憾的，陳飛翔是個不賣任何人賬的人，以致「風雷教」並不靠向「旭日會」的一方。

杜無敵有見及此，只好又運用他那挑撥離間的技倆，不時派出手下擊殺「風雷教」中的人，然後嫁禍給「神龍帮」。

一個月之內，「風雷教」中兄弟死傷數十人，都是被自稱是「神龍帮」的人殺的，所以陳飛翔不得不親自前往「神龍帮」走一趟。

宋晚昭接到稟報，說「風雷教」教主陳飛翔欲見帮主，於是親往「迎賓廳」相見。

這陳飛翔滿面威嚴，由兩名手下陪同下坐在「迎賓廳」相候，不久，宋晚昭果然步入廳中。

雙方見面，先客套了一番，然後分賓主坐定，宋晚昭才開口道：「陳教主大駕光臨，不知有何指教？」

陳飛翔沒有回答他的問題，先說道：「何以不見程帮主？」

宋晚昭與陳飛翔之間一直都河水與井水各不相犯，大家都視對方爲神交的朋友，當下宋晚昭照實向陳飛翔道出程帮主已金盤洗手，從此退出江湖。

陳飛翔聽了這個消息，覺得甚是意外，說道：「程帮主事業如日方中，何以在這個時候決定？」

宋晚昭道：「所謂人各有志，程帮主自有打算。」

陳飛翔忽然鄭重的道：「程帮主眞的已退出了江湖？」

宋晚昭道：「你不信？」

陳飛翔眞的有點不信，他忽然皺起眉頭，若有所思似的，神情也顯得有點疑惑。

宋晚昭看見他的神色，也感到有點奇怪，但不想說將下去，只好道：「陳教主光臨敝帮，不知所謂何事？」

陳飛翔面容嚴肅的道：「最近敝教有數十兄弟在一個月之內爲人所殺，不知宋帮主有否聽聞？」，

江湖上充滿仇仇怨怨，殺人或被殺根本是極平常的事，「風雷教」一樣有不少仇敵，教中兄弟被殺並不爲奇，但宋晚昭不明陳飛翔因何有此一問，皺眉說道：「陳教主這樣一問到底是什麼意思？」

陳飛翔正式道：「敝教兄弟被殺，兇手直認是貴帮的人，陳某本來一直都不相信，可是現在却相信了。」

宋晚昭明知此事被人嫁禍，但見他竟然信以爲眞，不惑的道：「陳教主憑什麼相信貴教兄弟爲敝帮的人所殺？」

陳飛翔忽然面露敵意的道：「就憑程遠風已退出江湖這個消息。」

宋晚昭聽他直呼程遠風姓名，已然擺出一副不客氣的姿態，聽他說了這句話，更加不解的道：「我更加不明白陳教主之意。」

陳飛翔道：「程遠風退出江湖是多久前的事？」

「大概兩個月前的事。」

「貴帮爲江湖上一大帮會，照慣例這事應該向江湖上宣佈，然後發出請帖，邀請江湖朋友參加金盆洗手儀式才對，但何以這事堂堂程帮主金盆洗手，這可說是一件大事，陳某一向未有所聞？」

宋晚昭當然知道這些江湖慣例，但程遠風退出江湖一事之所以要秘密進行，是基於「神龍帮」對頭太多，以致不便宣揚開去，但此事宋晚昭當然不會照實向陳飛翔相告，因爲說了出來，就等於小覷了自己。

他聽了陳飛翔不客氣的語氣後，也泛起了一絲怒意，說道：「然則你又認爲我們爲什麼不向外間宣佈？」

陳飛翔忽然霍地長身而立，正色道：「很簡單，這是你們的陰謀。」

宋晚昭實在想不到他會吐出「陰謀」二字，登時愕了然。

陳飛翔又道：「程遠風退出江湖，在無聲無息之下進行，不是另有陰謀又是爲了什麼？」

宋晚昭一氣，說道：「你簡直荒謬。」

陳飛翔冷哼一聲，道：「三年前，貴我之間表面上冰釋前嫌，原來你們一直暗中對我們不利，還派人殺了我們衆多兄弟，到底所爲何事？何不光明正大的說出來，而要做暗箭傷人的勾當？」

宋晚昭無奈的道：「陳教主，看來你是被江湖敗類杜無敵所愚弄了。」

陳飛翔道：「我與杜無敵素來毫無瓜葛，他又怎會愚弄我？」

「不錯，你與杜無敵之間素無瓜葛，但杜無敵與敝帮却仇深似海，所以杜無敵就來一着借刀殺人的卑鄙手段。」

「但程遠風秘密退出江湖你又作如何解釋？」

宋晚昭見他說得有點咄咄逼人，若果再詳細解釋下去，好似向他示弱一樣，所以也有點不客氣的道：「總之一切事實，你日後自會明白，今天我無必要向你多言。」

陳飛翔冷笑兩聲，不屑的望了他一眼，然後向手下說聲「走」便離開了「迎賓廳」，宋晚昭見他神色實在有點囂張；也不挽留，也向下屬說聲：「送客！」接着頭也不回的行了出去。

兩大巨頭會面，竟然不歡而散，陳飛翔擺出一副「絕不罷休」的態度，這會不會成爲日後大火併的導火線？

＊　＊　＊

江湖上你虞我詐，各不信任，本來就是極平常的事，這不僅是爲了利益，同時也是爲了自我保護。

——太過信任別人，就等於害了自己，尤其是身在江湖。

程遠風金盆洗手，此事本來不爲外人所知，但經陳飛翔與宋晚昭一會之後，陳飛翔方獲知此消息，而宋晚昭又不能道出個中原因來，陳飛翔內心難免諸多猜測，致令他起了極大疑心。

他認定此事背後一定存有一個陰謀，這個陰謀極有可能對自己不利，爲了自保和粉碎「神龍帮」的陰謀，他不得不聯絡其他江湖帮會，共商對策。

陳飛翔一共發出十張請帖，邀請各大小帮會的舵主前往「風雷教」總壇。

「風雷教」雖然不及「神龍帮」實力雄厚，但陳飛翔在江湖上也算是個吃得開的人物，同時也因爲「神龍帮」實在樹大招風，所以各大小帮會接到陳飛翔的請帖後，江湖上，頓時人人自危起來，以致紛紛前往「風雷教」會盟。

陳飛翔發出的請帖當中，「旭日會」杜無敵也是被邀請之列。

杜無敵接到請帖之後，實在如獲至寶，因爲很明顯的，「神龍帮」已成江湖上衆矢之的，若果因此而令「神龍帮」冰消瓦解，實在是個天大的意外收穫。

孫子兵法有云：

殺敵一萬，已損三千。

百戰百勝，非戰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戰之善者也。

杜無敵實在想不到，竟然可以不戰而勝，因爲他大可以坐山觀虎鬥，然後達到最後勝利的目的。

他是城府極深的人，同時也是個野心極大的人，他最大的野心，就是成爲江湖第一人——他要統領江湖。

程遠風秘密金盆洗手的事顯然助他踏上了成功的第一步。

＊　＊　＊

陳飛翔發出的十張請帖，到指定的會盟日期當天，十個帮會的掌舵人物陸續抵達。

這十個帮會，各據一方，同樣都與「風雷教」河水不犯井水，而其餘帮會與帮會之間互有恩怨就在所難免，但這些人在自保爲大前題之下，再加上有陳飛翔的斡旋，都可以暫時拋下以往的恩怨。

所以陳飛翔也算是一個具有影響力的人。

連同陳飛翔在內，十一個帮會掌舵人物俱齊集在「風雷教」的「議事廳」上。

陳飛翔坐在主家位上，神色鄭重的向其餘的人道：「各位江湖同道，程遠風在如日方中的時候，忽然一聲不響的退出江湖，大家認爲他葫蘆裡賣什麼藥？」

那形貌狡猾的杜無敵連忙應道：「杜某認爲，程遠風與宋晚昭一定在策動一個大陰謀，欲想稱霸江湖。」

「新月帮」帮主張橫道：「據陳教主所說，程遠風退出江湖在秘密中進行，但因何又把此事對陳教主直言？」

杜無敵道：「很簡單，宋晚昭把此事對陳教主說，他要利用陳教主把此事傳將開去，不是可以一樣傳遍江湖嗎？」

「寒山寨」寨主秦少雲道：「果眞如此的話，宋晚昭何不向外宣佈，而要假手於陳教主？這豈非有點多此一舉？」

陳飛翔說道：「我懷疑宋晚昭和程遠風在故弄玄虛，到底有何打算，就只有他們才知道了。」

杜無敵道：「我同意陳教主的話。」

張橫道：「總之，『神龍帮』欲將我們逐一吞掉，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白雲帮」帮主柳天希道：「最好首先查出『神龍帮』到底居心何在，然後再商量對策。」

張橫道：「一直以來，江湖各位同道都閉關自守，互相沒有聯絡，總之就是『各家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不但如此，有些還互相明爭暗鬥，『神龍帮』就是看穿這個弱點，所以才策動一個大陰謀。」

杜無敵道：「張帮主說得對，從今之後，大家要保持聯絡，一俟『神龍帮』有什麼不對勁，大家就以最短時間聚集一起，全力粉碎他們的陰謀。」

衆人聞言，都轟然叫好，「紅星帮」帮主上官奇道：「最好我們推舉一個領導人，只有這樣，大家才能把力量集中一起。」

杜無敵道：「說得對，但這領導人由誰出任？」說罷向衆人掃視一眼，眼光充滿狡猾的光芒。

一時間，衆人也不知該推舉何人爲領導人，所以都面面相覷起來。

若論江湖地位，有資格出任這個臨時領導人的，當然就只有杜無敵和陳飛翔了。

過了一會，「神鷹帮」帮主東方石道：「風雷教」陳帮主在江湖上人緣不錯，而且與人少有過節，這個領導人陳教主當之無愧。」

衆人聞之，都覺得陳飛翔是理所當然的人選，所以都拍掌稱好。

杜無敵感到很失望，因而面色也變得有點難看。

一個巨大野心的人，又怎甘心屈居於人下？但他不能表露出來，以免被人

懷疑，所以很快的露出虛偽的笑容。

陳飛翔在不能推辭之下，便接受了衆人的推擧，於是把這次聯盟稱爲「江湖聯盟」，最大宗旨就是要阻止江湖上的血腥事件。

杜無敵做不成「江湖聯盟」的主持人，就是因爲他在江湖上，名聲實在不太好，有人甚至暗中埋怨陳飛翔，今次會盟，其實不該邀請杜無敵出席。

此時，東方石道：「陳盟主，我們倒不如親自往『神龍帮』一行，要宋晚昭親口道出程遠風現時的下落，好嗎？」

上官奇道：「應該如此，順道告訴宋晚昭，我們並不是好欺侮的，別以爲『神龍帮』人多勢衆就可以在江湖上隻手遮天。」

陳飛翔老練而穩重，說道：「依我看來，我們暫時別魯莽，最好暗中查探『神龍帮』到底有何企圖，若果貿然大興問罪之師，只有自討沒趣的份兒。」

杜無敵道：「若果我們查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又怎樣？別忘記，他們知道我們連成一氣，就有辦法對付我們，時間一長，處於不利地位的，就是我們。」

陳飛翔望着他，說道：「然則你認爲我們該怎樣做呢？」

杜無敵道：「團結就是力量，我們現在已無須怕他們，倒不如趁這個時候殺上『神龍帮』總壇，這樣大家不但去了後顧之憂，還可以一報以往的仇恨。」

陳飛翔道：「爲了阻止他們的陰謀，只有這樣做，但現在時機尚未成熟，一切要從詳計議方可行事，否則只有作無謂的犧牲，而且更加深大家的裂痕。」

杜無敵道：「我們今次會盟，相信很快就會傳遍整個江湖，而『神龍帮』也一定很快收到消息，若果我們不給他們來個措手不及的話，『神龍帮』又會對我們有所防範，而且他們見我們不動手，就以爲我們怕了他們了。」

東方石以不屑的眼光瞪着他道：「然則你是贊成我們總動員殺上『神龍帮』總壇？」

杜無敵眼光透出狡猾的道：「爲了粉碎他們的陰謀，應該馬上動手。」

東方石冷笑一聲道：「杜舵主慫慂我們這樣做，恐怕別有居心吧！」

杜無敵被說中了心事，面色立時一寒，怒道：「東方石，你這是什麼意思？」

東方石又向他冷笑一聲，說道：「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的。」

杜無敵怒瞪着東方石，霍地站起身來，陳飛翔看見這個情形，連忙站起身說道：「大家都是好兄弟，怎地針鋒相對起來了？」

杜無敵爲了日後稱霸江湖着想，不想擾亂已佈下的一隻棋子，只好吞下這口氣，便坐回座位，表面上還裝成給足面子陳飛翔的道：「若不是瞧在陳教主面子上，老子就跟你不客氣了。」

東方石正想反唇相譏，但其餘人等慌忙向他打眼色，眼神好似在告訴他，以他「神鷹帮」的實力，根本沒有本錢跟杜無敵硬拚，東方石當然也明白這一點，所以也很識趣的住口了。

杜無敵見東方石顯然怕了自己，所以顯得有點趾高氣揚。

此時，上官奇開口道：「旣然今天我們推擧陳教主爲『江湖聯盟』的盟主，應該一切都聽令於陳盟主才對。」

其餘人等都覺得他說個有理。

最後，陳飛翔恐怕杜無敵與各人間又起了磨擦，只好急急的解散會議。

* * *

十一巨頭初次接觸，在敵愾同仇之下，氣氛本來還算和睦而融洽，但偏生座上却有了個杜無敵，以致氣氛鬧得有點不愉快。

杜無敵在江湖上的名聲如何，以及爲人如何，只要在江湖上混的人都很清楚，按理陳飛翔也甚了解杜無敵其人的，但因何這次會議却邀請他出席？這其中會不會另有因素存在？

表面上，陳飛翔與杜無敵之間素無瓜葛，所以陳飛翔才邀他出席，但其餘帮會領袖人物却不是這樣想，只一致認爲陳飛翔不會安着什麼好心，但這個想法，並沒有人宣之於口，只是藏於心中，因而內心都對陳飛翔起了極大疑心，認定眞正具有陰謀的人，並不是程遠風和宋晚昭，而可能是陳飛翔和杜無敵。

這種就是江湖上你虞我詐，互不信任的心理作祟了。

若果陳飛翔眞的別具用心，日後若果不成功的話，他最失敗之處，就是邀請了杜無敵出席這次會議。

* * *

一直以來，江湖上各大小帮會各甚少互相往來，能夠做到河水不犯井水，各不侵犯的，已是很難得，但今次江湖上十一巨頭爲了對抗「神龍帮」而聚在一起，又成立了「江湖聯盟」，這簡直是破天荒的大事，因而這事很快便在江湖上傳得沸騰起來。

宋晚昭又怎會料到程遠風之退出竟會引出這許多事端？

在江湖上混的人，若果與任何人毫無仇怨，這簡直是鳳毛麟角，更何況「神龍帮」是樹大招風？

「神龍帮」明顯地已成爲江湖上衆矢之的，宋晚昭實在感到一籌莫展。

當下，宋晚昭又召集了四大龍頭及八大堂主商量「神龍帮」面對的種種危機。

這十二個帮中的大人物，大多數是身懷上乘武功的人，而且同樣是擁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具有「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的精神。

——讀書的人永遠都謙遜得不會自認第一，練武的人都不肯認第二。

所以這十二個人雖然面臨「江湖聯盟」的威脅，却毫不放在心上，段文廣一拍桌面，說道：「他們聯成一氣又怎樣了？難道以我們的實力還會怕他們嗎？」

掌管兵馬大權的「兵馬龍頭」西門漢也道：「不錯，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我們何須怕他們？」

宋晚昭搖頭道：「你們難道忘了程帮主的宗旨？」

趙不邪道：「程帮主的宗旨就是萬事以和爲貴，希望能與江湖同道和平共

存。」

宋晚昭道：「你知道就好了。」

趙不邪有點氣憤的道：「但現在敵人却明顯欺上頭來，難道我們要委曲求存？」

宋晚昭道：「現下情況，『江湖聯盟』誤會我們在策動一個大陰謀，這明顯是針對程帮主金盆洗手而惹起的誤會，所謂寃家宜解不宜結，只要把誤會消解，就可以天下太平了。」

西門漢道：「我明白宋帮主之意，你要程帮主站出來，向江湖上表明立場說一句話，好讓大家明白事情並非如想像中的複雜？」

宋晚昭道：「為了平息這些無謂的鬥爭，這是唯一的辦法。」

「掌刑龍頭」楚千山：「這樣豈非擺明向敵人低頭？」

宋晚昭睨了他一眼，道：「難道你希望在江湖上有連場腥風血雨的事發生？」

眾人一時間啞口無言。

宋晚昭又道：「若果我們不把事情平息，而要胡亂爭鬥下去，我們豈非承認了眞的在策動一個對江湖上不利的大陰謀？那時江湖上的無數帮會聯合起來對付我們，試想想將會有什麼後果？」

眾人都覺得他說得甚是有理。

過了一會，司徒超道：「看來除了叫程帮主出來說句話之外，就眞的別無他法了。」

眾人都明白到，為了解除面臨的種種危機，並不能單靠武力可以解除，所以也同意這個建議。

宋晚昭道：「明天就由『飛馬堂』堂主齊傲天火速前往程帮主住處，把一切情形向程帮主報告，再叫他站出來說句話吧。」

齊傲天接到帮主命令，連忙道：「屬下就遵照宋帮主的話去做。」

宋晚昭道：「但此行要小心，行藏更加要保密，莫被人知道程帮主下落，否則就會對程帮主一家大大不利。」

齊傲天面容鄭重的應道：「宋帮主放心好了。」

這齊傲天是個三十來歲的威猛漢子，而且為人頭腦精明，是帮中一個極其忠心的人物，又沉得住氣，宋晚昭知他為人頭腦也較冷靜，所以特意指派他前往與程遠風會面。

為了不想在途中惹人注目，宋晚昭還吩咐他獨個兒上路好了。

## 纖纖弱女　辣手嬌娃

清風鎮聚居着大概三萬人口，這裡是一個風光如畫，山明水秀而又人傑地靈的好地方。

這裡實在是一個理想的居住環境，所謂「艮禽擇木而棲」，所以改名程熙陽的程遠風就選擇了清風鎮定居下來。

中午時份。

在清風鎮外的一條官道上，一乘人馬正朝鎮上一路馳去。

騎者並非別人，正是「神龍帮」「飛馬堂」堂主齊傲天。

齊傲天此行當然是為了見程遠風而來的了，他經過兩天的路程，清風鎮終於在望了。

他知道距離清風鎮已不多遠，所以便把馬匹脚步放慢下來，好讓馬兒歇一歇。

他騎着馬，在官道上一面緩步而行，也被四週明媚的風光吸引住了，瀏覽了一下附近的景色，忍不住暗道：「這裡風光如畫，環境不錯，程帮主果然會選擇。」

這樣在道上又行走了一會，向前望去，只見面前不遠處設有一個涼亭，這個官道旁的涼亭，原是為遠行的人歇息而設或作為避雨之用的，齊傲天見了那涼亭，便打算在亭內歇一歇，然後為胯下馬匹餵些糧草。

當齊傲天朝涼亭踱步過去之際，就在此時，忽聞身後傳來一陣急速而慌張的叫聲：「救命呀！有人要殺我呀！」

這一陣呼救聲，是由一個少女口中發出的，齊傲天聽了，驀地勒停了馬匹，回頭一看，果見一個少女被兩名兇惡的大漢握刀從後窮追而至，再看個清楚，那神色極度恐慌的少女身上明顯地血跡斑斑，她顯然是被兩名大漢所傷。

這兩個手握單刀的大漢，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追殺一個手無寸鐵的女流之輩，齊傲天見了這個情形，怎能袖手旁觀？眼光中透出一點恨意，一咬牙，叫聲「可惡」，一躍而起，從容的從坐騎翻落地上，右手緊握一柄柳葉刀，正想趕前攔截兩名大漢，但還未動身，此時，忽聞一陣呼喝聲從後傳來，他以為有人作前後夾攻的追殺那少女，回轉頭一望，只見道旁的涼亭跳出三個人來。

齊傲天清楚看見這三個人其中一個是個大概廿來歲的青年，另兩人一個身材高大，一副兇惡的面容，年紀約在三十二三歲之間，另一人則三十歲左右，身材普通，但面容較敦厚。

這三人手上都沒有兵器，齊傲天並不知他們是誰，只見那三人從涼亭跳出來之後，那青年叫道：「烏龜王八蛋，阻碍本大爺睡覺，該打！」三人便快步向追殺少女的兩大漢追去。

齊傲天見忽然殺出三個人來，先是一怔，便站在一旁靜觀其變。

此時，那青年一馬當先向前衝去，見那少女一副驚惶神色的向自己走過來，忙叫道：「姑娘別怕，本大俠保護你。」轉而對同來的兩人道：「阿非、一龍，去教訓那兩個龜孫子，為師要保護這位姑娘。」

那兩人應道：「知道，師父！」便向兩大漢迎了上去。

原來那三人並非別人，正是閒雲野鶴，浪跡江湖的「狂俠」曾十一三師徒。

那個年輕的，當然就是為人瘋狂到不得了，有「狂俠」之稱的曾十一，而那兩人就是他的徒弟們，那個身型高大，面容兇惡的就是唐非，另一個普通身形，面容較敦厚的，就是文一龍了。

曾十一性格放蕩不羈，為人嬉皮笑臉，又有點輕佻，但說什麼也不愛胡亂管閒事，他們師徒浪跡江湖，今天行了一整天，路經此地，見路旁有一個涼亭

，便在亭內歇脚，在和風輕吹之下，就吹出了睡意，三師徒就在亭內睡其大覺起來。

正當曾十一好夢正濃之際，忽然被那少女的呼救聲驚醒，坐起身來向聲音傳來處一望，只見一個少女正被人從後追殺。

曾十一本不欲理這一樁閒事，但偏偏在他眼底出現的，却是一個異常漂亮的少女，當下生出了英雄救美之心，便不顧一切的向前直衝。

曾十一當然已看見了齊傲天，也知道齊傲天正想握刀去營救那少女，若不是那少女長得漂亮的話，他會管這一樁閒事才怪，說不定還會與徒弟們坐下來看這一場好戲了。

齊傲天看見有人插上了手，暫且站在一旁靜觀其變，所以看這一場好戲的人是齊傲天。

曾十一見兩名徒弟赤手空拳的迎向兩名握刀大漢，也不理會徒弟們能否敵得過對方，只想着要給面前的少女留下一個良好的印象，便對少女加以安慰的道：「姑娘別怕，萬大事有我。」

那少女是個外表異常柔弱的人，此刻顯然受驚過度，見了曾十一，便倒入他懷中，震慄着身子哭了起來。

齊傲天沒有留意那少女，只目光灼灼的望着唐非與文一龍與兩名大漢在不遠處大打出手，看情形，似是對唐、文兩人的武功沒有信心。

曾十一見那少女倒在自己懷中，也毫不客氣，便雙手把她一抱入懷，只覺溫香軟玉，心中暗叫一聲：「意外收穫。」見她如受了驚的小綿羊一般，憐香惜玉之心頓起，說道：「姑娘，那兩個龜孫子何以欺負妳？」

那少女受驚過後，身子仍有點顫抖，顫聲道：「他們想向我施暴，但我反抗，所以他們含恨在心，要追殺我。」

曾十一聞說，叫道：「豈有此理，光天化日之下，天下間竟有此禽獸不如的王八蛋，簡直目無法紀。」說着，回轉頭來，向兩名徒弟望去，叫道：「阿非，一龍，你們今天要把這兩個傢伙閹了，莫教他們以後……」說到這裡，登時瞠目結舌起來，原來兩名徒弟根本不是對手，此刻正被逼得節節敗退，暗叫一聲「不妙」，便撇下那少女，就向戰圈衝去。

齊傲天聽曾十一稱唐、文二人爲「阿非、一龍」，心想：「這兩個難道是唐非和文一龍？那小子豈非就是『狂俠』曾十一？」師徒三人浪跡江湖已有一段日子，做過了不少令人觸目的事，時至今日，已不是昔日藉藉無名之輩，所以江湖中人大多數已聽過三人的名字。

曾十一與兩名徒弟相處了一段日子，三人的感情亦師亦友，關係異常密切，而且感情濃厚之極，曾十一又是個重義氣之人，見唐非二人不敵，怎會袖手旁觀？當下撇開懷中少女，便狂吼怒叫的衝殺上去。曾十一爲人雖然有點馬虎，但武功卻是一點也不馬虎，尤其腿上功夫最是了得，一經加入戰陣，雖然赤手空拳，但兩名大漢手中的單刀却對他一時間也起不了威脅作用。

齊傲天眼見曾十一可以應付裕如，不禁暗暗點頭道：「這狂小子武功果然也有點火候。」

那受驚的少女被曾十一撇下後，彷似猶有餘悸，見齊傲天可以給她帶來安全感，忙走到齊傲天身旁，看神情，就好似恐怕曾十一師徒不敵對方時，那兩人會再度加害自己，因而藉齊傲天來保護自己一樣。

曾十一當然不知道齊傲天是何方神聖，剛才他見了齊傲天手握柳葉刀想攔截兩大漢，又見了他威猛的外型，已知他是身懷絕技之輩，爲了要在齊傲天面前一顯自己的武功，於是便把唐非和文一龍喝退，然後獨自對抗兩名握刀大漢。

他這樣做，除了要向齊傲天顯示自己的本領外，同時也想告訴那少女，自己實在有能力保護她。

曾十一爲人最愛逞英雄，尤其是在漂亮的女孩子面前。

曾十一在漂亮的女孩子面前呈威風的時候，這表示他已愛上那女孩子了。

——這個人就是感情太豐富。

他面前兩個持刀大漢，雖然對方武功也不弱，但他抖擻精神，已然打得性起，那兩人竟然被他一雙脚逼得近不了身。

雙方再糾纏一會，這時候，兩名大漢其中一人忽然朝齊傲天望了一眼，面上神色有點恐慌，脫口叫道：「是齊傲天？」

另一人聽了，面色也微變，一陣快刀逼開曾十一，也向齊傲天望了一眼，接着對同伴喝聲：「扯呼！」

「扯呼」二字一出口，兩人顯然很有默契，又一陣快攻蓋向曾十一，曾十一見兩人一輪猛攻，只好向後連翻幾個觔斗避開。

兩人逼退曾十一，四條腿不約而同的拔足便逃。

曾十一被兩人攻得有點狼狽，只覺有損面子，站定脚步之後，向前一望，只見兩名大漢一聲不响的往前直跑，爲了討回個光彩，狂叫一聲，便向前追去。

兩名大漢見他追來，忽然回轉頭來，其中一人叫道：「小子，你別不知進退，你再追來，咱們兄弟對你可不客氣了。」

曾十一已追到兩人面前，二話不說，喝叫一聲，握拳便打，兩大漢只好被逼再行迎戰。

曾十一滿以爲兩名大漢不是自己對手，所以不知好歹的從後窮追，豈料一經再度交手，那兩人的武功彷似脫胎換骨一樣，招招殺着已把曾十一攻得喘不過氣來。

這時的他，被兩把刀攻得險象迭生，額上已然滲出了冷汗，心想：「他媽的，烏龜王八蛋原來如此厲害，如此下去，我命休矣。」

在另一邊的唐非與文一龍見了曾十一明顯敵不過兩把刀，心下大急，也呼喝連聲的快步衝前，欲助他一臂之力。

齊傲天見了這個情形，知道已不能

不出手了，見唐、文二人欲想加入戰圍，他對唐、文二人的武功了然於胸，當二人快步向前衝之際，齊傲天向兩人大喝一聲：「給我退下！」

聲隨人至，便握刀向前躍了過去。

那兩名大漢見了齊傲天飛身而至，面色劇變，連忙撇開曾十一，便分頭鼠竄而逃。

曾十一知道齊傲天為自己助拳而來了，為了討回一點面子，再向兩大漢追去。

齊傲天見了，忙叫一聲：「曾十一，算啦，窮寇莫追。」

那兩名大漢在奔走間，忽聞齊傲天叫出曾十一的名字，二人心中一突，心想：「原來那小子就是『狂俠』曾十一。」

以曾十一的性格，聽了齊傲天叫自己別追，他當然不會聽，但他見那兩名大漢見了齊傲天後，竟然面上變色起來，猜想他必定是江湖上的大人物了，以他一個大人物，而竟然認識自己，還把自己的姓名直呼出來，這實在令他感到有點自豪，所以便停下步來，沒有向前追。

齊傲天在江湖上是個成名人物，只要是在江湖上混的人，都會知道齊傲天是江湖上實力最雄厚的「神龍幫」「飛馬堂」的堂主，但曾十一並不是在江湖上混飯吃的，所以根本沒有聽過齊傲天的大名，也不知齊傲天是什麼底細，但他剛才聽其中一名大漢叫出齊傲天的名字，因此他也知道他的名字。

曾十一望着兩名大漢遠去，這時才回轉頭來，見齊傲天正站在自己面前，這時才清楚看見，眼前出現的，正是個外型威風凜凜的好漢，而且一雙眼放出令人懾服的光彩。

曾十一向齊傲天上下打量了一番後，抱拳說道：「原來閣下就是大名鼎鼎，威名如雷貫耳的齊傲天齊大俠，失覺！失覺！」他把這些話說完後，心中只感到有點好笑，因為自己根本從來沒有聽過齊傲天這個名字，所謂「大名鼎鼎，威名如雷貫耳」云云，只是興之所至，隨口說出的拍馬屁之言而矣。

拍馬屁的話，通常都很容易令人受落的，齊傲天聽了，當然也會受落，當下微微一笑，也抱拳還禮道：「曾少俠實在太誇獎了。」

曾十一當然沒有必要向他拍馬屁逢迎，但他受落了，想着再搬些更肉麻的話來奉承他，好逗他開心，正想開口之際，但見那受驚的少女行了過來，還把身子挨向齊傲天，猶有餘悸的，要齊傲天繼續保護自己一樣。

曾十一見了這個情形，又見那少女實在柔情似水，心中不期然升起一陣醋意，下意識感到齊傲天是自己情敵，登時把想要說的話都吞了回去。

齊傲天見那少女站在自己身旁，向她一望，只見她身上有幾處刀傷，見她一副柔弱的樣子，當下向少女說道：「姑娘身上有傷，要盡快把傷口料理為妙。」

那少女站在威猛的齊傲天身旁，此時已顯然沒有害怕之心，望望齊傲天，忽然面露羞怯神態，垂下頭來說道：「幸而碰上齊大哥，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齊傲天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我輩武林中人應份的事，姑娘何必掛齒？」

那少女見齊傲天說話溫文有禮，向他斜睨一眼，眼光裡流露出對齊傲天有說不出的好感。

曾十一師徒三人一直站在他們身旁，而那少女卻由始至終都好似沒有發覺他們一樣，曾十一又看見那少女情深款款的望着齊傲天，心中只感到酸溜溜的，他知道，那少女對齊傲天顯然已產生好感，若果還不想出個辦法來的話，自己則一點希望也沒有了。於是行至少女面前，擺出一副彬彬有禮的樣子，說道：「姑娘，在下名叫曾十一，不知姑娘如何稱呼？」

那少女好似沒有聽見他的話一樣，只忸怩的望了齊傲天一眼，接着又羞怯的把頭垂低。

曾十一備受冷落，心中更酸，此時唐非也忍不住了，行到少女面前，以不太客氣的語氣道：「姑娘，我師父替你趕跑了兩個想向妳施暴的色魔，可說是妳的救命恩人，妳怎地連瞧也不瞧我師父一眼，我師父問妳叫什麼名字妳也不理？」

少女見了唐非兇惡的樣子，說話又粗聲粗氣，只把她嚇得躲在齊傲天身後，樣子實在惹人憐愛。

曾十一見了她楚楚可憐的樣子，內心更加愛得不得了，一顆心也不住地跳動，瞪了唐非一眼，以責備的語氣道：「阿非，對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孩子，你怎能對她如此無禮？」

唐非只好沒趣的走到一邊。

那少女從齊傲天身後走了出來，羞怯的望了望曾十一，然後襝衽行了一禮，說道：「小女子名叫翠翠，多謝曾少俠救命之恩。」

曾十一見她終於也注意自己了，心中怦然，吞了口口水，說道：「翠翠姑娘，我知道離此不遠有一個清風鎮，我還是先帶妳到鎮上料理傷勢吧。」

那名叫翠翠的少女聽他一說，又望着齊傲天，好似寧願跟着齊傲天一樣，曾十一見了，實在有點不是味兒。

齊傲天向翠翠一點頭，說道：「我此行也是去清風鎮的，既然如此，我們一起上路吧。」

曾十一望着齊傲天，說道：「齊大俠看來有正事要辦，還是讓我們帶翠翠去療傷吧。」

齊傲天已看穿了曾十一的心事，但不揭穿，只是微微一笑而不語。

翠翠又望了齊傲天一眼，說道：「齊大哥去清風鎮幹什麼？」

齊傲天道：「去找一個人。」

翠翠似乎又想向齊傲天說話，曾十一見了，忙道：「翠翠姑娘，妳身上有傷，應該馬上治理妥當，我們還是快點趕去清風鎮吧。」

齊傲天道：「曾少俠說得對。」

翠翠情深的向齊傲天一點頭，說道：「那麼我們現在就起程吧。」

齊傲天說聲「好」，便把馬匹拉了過

來，向翠翠說道：「姑娘，如不介意的話，就和我合乘一騎如何？」

翠翠又羞怯一點頭。

曾十一暗叫一聲「不妙！」心想：「那傢伙有馬匹代步，我們只是靠一雙腿行路，現在竟然替他製造了機會。」想着齊傲天與翠翠兩人騎在馬上，心頭滋味更加難受。

此時他看見齊傲天正把翠翠扶上馬背，接着齊傲天也躍上馬坐在翠翠身後，二人身體緊貼而坐，只把他看得瞪大了一雙眼睛，一顆心實在酸溜溜得難以描述。

齊傲天坐在馬背上，忽然回頭望着曾十一，說道：「曾十一，今天一見，我們算是認識了，大家做個朋友如何？」

曾十一想着，只要能接近齊傲天，就有機會接近翠翠，心中對翠翠還存有希望，聽齊傲天說了，忙應道：「好，爲什麼不好？」

齊傲天說道：「我去到清風鎮後，將會暫時住在悅來客棧，到時會以張財的名字登記入住客房，來到清風鎮後，就來找我吧。」

曾十一道：「好，一言爲定！」

齊傲天向他微微一笑，接着回轉頭，對翠翠說道：「坐定了！」便策馬朝鎮上而去。

曾十一望着那匹馬馱着二人在遠方消失了，仍舊呆呆的望着道上發呆。

唐非當然知道他對翠翠異常鍾愛，望了望他，說道：「師父，這一次，恐怕你會爲他人作嫁衣裳了。」

文一龍也道：「不錯，那個姓齊的長得如此威猛，樣子也不錯，看來那妞兒也的確很喜歡他。」

曾十一的面色有點難看，他當然知道，以齊傲天的條件，實在比他優勝，聽二人說了，面色一沉，說道：「你兩個王八蛋怎地對爲師一點信心也沒有？」

文一龍老實得可以，說道：「這是事實嘛，而且你也應該看得出那妞兒的一顆心好似全都交給了那姓齊的。」

曾十一面色更加難看，叫道：「別說下去啦，還是快點上路吧。」說着，便在道上朝齊傲天去的方向快步而行。

唐非與文一龍相視一笑，聳聳肩，只好跟在他身後。

* * *

師徒三人一路向清風鎮而去，到傍晚時份，三人終於抵達鎮上。

曾十一爲了急於要見翠翠，來到鎮上，問明悅來客棧所在，便急不及待的趕往。

來到客棧，向掌櫃的問過張財入住的房間，知道齊傲天化名張財住在二樓其中一間房，便與兩名徒弟登上二樓。

在二樓的走廊找到齊傲天的房間後，便伸手拍門，但拍了一會門，房中卻無人回應，心中有點奇怪，又在門上拍了一會，可是房中仍一點回應也沒有，不禁眉頭一皺，心想：「難道他們不在房中？」正想回身而去，但此時，房內忽然傳來一陣呻吟聲，心中頓感不妙，連忙雙手在門上一推，那門卻沒有門上，只是虛掩着，所以那門便一推而開了。

門甫一打開，向內一望，地上赫然躺着一個血人，三人大吃一驚，曾十一更忙快步衝了進去，心中掛念翠翠，情急的叫道：「翠翠，翠翠，妳在那裡？」口中叫着，雙眼在來回尋找翠翠下落，卻連影子也沒有發現，心中更驚了。

唐非走到血人身旁，定睛一看，那血人赫然是齊傲天，忙向曾十一叫聲：「師父，姓齊的傷得很重。」

曾十一聞聲朝地上一看，果然就是當自己朋友的齊傲天，連忙蹲下身來，急道：「齊兄，這是什麼一回事？」

齊傲天傷得很重，雖然還未死去，但已氣若游絲，此時微微睜開眼來，說道：「翠翠要殺我……。」

曾十一聞說，實在不敢相信，但猛然想起翠翠無故在人來人往的官道上自稱被人欲加施暴，現在回想起來，實在令人有點難以置信，翠翠與那兩個大漢的出現，明顯是在演戲，也是佈下陷阱引齊傲天上當。

他又想起，當他與那兩個大漢交手時，兩大漢不敵，其後向他們追趕，只相隔了一會兒，那兩人武功竟有如脫胎換骨一樣，這時也不由得不相信，他們其實是在演戲了。

他當然明白，翠翠其實想借機會接近齊傲天，在他毫無防備之下，出其不意的向他痛下殺手。

——這一着美人計果然湊效。

曾十一聽了齊傲天說了，急道：「翠翠爲什麼要殺你？」

齊傲天果然是個不簡單的人物，雖然離死不遠，仍能支持下去，強自忍着，說道：「因爲我的仇人太多了。」

曾十一正想說話，文一龍忽然在他身旁說道：「師父，看來這是江湖上的仇殺，我們還是快點離開，別理會這件事吧。」

曾十一回頭望着文一龍，以責罵的口吻道：「你難道沒有聽他說過他將我們當作朋友嗎？我們怎能撇下他不理？」

文一龍無奈，只好不作聲了。

齊傲天竭盡所能的說道：「曾兄，你聽過神龍幫這個幫會沒有？」

「神龍幫」是江湖上一個大幫會，就算是普通人，不知道這個幫會的人相信不多，曾十一當然也曾聽過「神龍幫」的大號，聽齊傲天說了，急道：「翠翠是神龍幫人？」

齊傲天道：「不，我是神龍幫的人。」

曾十一不禁一愕，這個情形，他已明白，齊傲天是被江湖其餘幫會尋仇而遭此毒手了，這時他已下意識感到自己不該插手這些江湖仇怨中，正想撇下齊傲天，然後叫官府辦理這件事，但此時齊傲天又道：「曾兄……希望……你能……幫我……一個忙……」

曾十一見他離鬼門關不遠，聽他臨死前向自己作出要求，恐怕他來不及說出口，脫口便道：「你說吧！」

齊傲天緊咬牙齦，身子顫抖着，說道：「神龍幫……幫主之一……的程遠風……化名……程熙陽……住在……此鎮上，你馬上……去找他……說……敵

人很快找上來了……叫他……馬上……離開……」

曾十一急道：「這個易辦，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齊傲天眼皮一合，道：「多謝你……」

說完，身子一軟，便因傷過重而死了。

曾十一瞠目的呆望着他的屍體，過了一會，咬牙說道：「那臭婊子好狠毒。」

唐非忽然說道：「師父，清風鎮這麼大，我們與程遠風又是素未謀面，去那裡找他？」

曾十一道：「不錯，翠翠那臭婊子應該已知道程遠風下落，若被她捷足先登，程遠風豈非很危險？」

文一龍道：「我們還是快點離開這裡吧，若被人發現了，可就痲煩多了。」

曾十一暗叫不妙，心想：「剛才我們進來的時候，掌櫃知道我們來過，若果一走了之，不被官府懷疑我們是兇手才怪，若果向官府證明自己是清白的根本毫無證據，而且還會担擱了挽救程遠風的時間。」

曾十一心裡暗暗叫苦，正不知如何是好，唐非爲人頭腦比較精明，見了他的神色，已知道此事甚爲難，呆呆望着曾十一，說道：「師父，這如何是好？」

曾十一當機立斷，說道：「現在唯有先把齊傲天屍體藏起來，再把地上血漬抹掉，然後我們若無其事的住在這裡，到半夜時才把齊傲天屍體運走，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不被人當作殺人兇手辦。」

文一龍說道：「妙計！」

曾十一道：「你們現在先弄好屍體，再清理地上血漬，我馬上出去打探程遠風的下落。」他也不理會程遠風是何方神聖，一心只想着既然答應了齊傲天臨死的要求，就非替他辦到不可，爲了不想被翠翠捷足先登把程遠風殺掉，所以他必須馬上行動。

* * *

曾十一當然沒有見過程遠風，更不知他居於何處，如何去找？但他明白到什麼叫做「路在口邊」，想着，既然程清風住在此鎮上，起碼也會有人認識他的，於是便想找個人來問一問了。

街上的人很多，要問的話，隨便找個人來問一問就可以了，在街上行着，見了一個慈祥的中年人，正想開口發問之際，但此時，雙眼向前一望，只見一個年輕漂亮的少女正向自己迎面而來，他見了此等漂亮動物，份外精神，便打消了向中年人發問的念頭，轉而向那少女動其腦筋，當少女向身旁行過之際，連忙追前，叫道：「姑娘請等一等。」

那少女並非別人，原來正是程遠風的女兒程碧。

這程碧由於被父母嬌寵慣了，以致養成有點刁蠻任性，同時爲人也很心高氣傲，因爲她自知樣貌長得漂亮，所以在她心目中，尋常男性她根本不屑望上一眼，她行走間，忽然被人叫着，回轉身一看，只見站在自己前面，是個身形高大，樣子也甚好看的曾十一，向他上下打量一番後，問道：「你叫我？」

曾十一性格本來有點輕佻，在任何人面前也改變不了，其實這種個性，女人是最討厭的，尤其是第一眼相見的時候，可是曾十一忽然收歛了以往的一貫作風，面容甚是正經，無他，正因爲他心中急於要救程遠風，腦中幾乎已沒有了其他念頭，他聽程碧說了，應道：「不錯！我叫妳！」

程碧眉頭微皺，說道：「什麼事？」

曾十一仍舊那麼正經的說道：「姑娘是否本鎮人仕？」

程碧聽他這樣一問，以她個性，本來就會不屑一顧的掉頭便走了，可是她見曾十一樣子也長得不錯，就去了那種掉頭便走的心，不期然的說道：「不錯！」

曾十一爲了要救程遠風，已顯得有點急躁，說道：「既然姑娘是住在本鎮上，那麼姑娘知不知道程遠風居於何處？」說到這裡，想起齊傲天說程遠風已化名程熙陽，連忙補充的說道：「程遠風即是程熙陽，妳認識他嗎？」

程遠風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此事雖然秘密不保，但化名程熙陽則知道的人絕不超過十人，因此，程碧聽他直呼出父親的兩個名字，微微一驚，心想：「這人要找我爹什麼事？他會不會是爹的仇人？」

曾十一見她面色微變，只沉吟不語，也心下奇怪，又問道：「姑娘，你到底認不認識程熙陽？」

在未摸清楚曾十一底細之前，程碧當然不會照直相告，又說道：「你找他什麼事？」

曾十一甚是焦急的道：「既然妳知他在什麼地方，妳告訴我吧，我有很重要的話要對他說。」

程碧見了他那焦急的樣子，只道他在演戲，好讓自己說出父親下落，當下並不上當，只說道：「我根本連這個名字也未聽過。」說完，向他斜睨一眼，掉頭便走。

曾十一見了她的古怪神色，一時間也摸不着頭腦，只好目送她在人羣中消失。

* * *

程碧當然知道父親仇人衆多，而且想把父親置諸死地的人也爲數不少，她見曾十一向自己探問父親的下落，心中早就認定曾十一是仇人派來的人了。

父親化名程熙陽居於清風鎮上，此事竟爲仇人得悉，在這個敵暗我明的情形下，一家人實在危險重重。

在敵人還未找上來之前，爲了明哲保身，最佳辦法是什麼？是防備？不，來個先下手爲强是最上策——起碼程碧是這樣想。

所以程碧便暗中跟着曾十一，以便打聽他的底細。

程碧在街上跟踪了一會，此時看見曾十一正截停一個路人，這個情形看在她眼裡，幾乎可以肯定，曾十一是在向路人探問父親的下落，於是連忙加快脚步向前走去，然後再藉住其餘路人阻止

曾十一視線，實行從旁偷聽。

曾十一問路人的說話，她已趕不及聽，只聽那路人對他說：「你要找程熙陽老爺嗎？」

曾十一急道：「不錯！」

那路人正想開口相告，程碧爲了阻止他說下去，忽然嬌喝一聲，便從旁向曾十一撲去。

曾十一忽聞一聲嬌喝，那料到有人從後偷襲？不期然的回頭一看，甫一回頭，但聞「碰」的一聲，面上一陣劇痛，原來面門正莫名其妙地被人重重擊了一拳，中此一拳後，人也向後倒退了幾步。

還未站穩，眼前人影又向前撲來，而且拳脚交加的向自己着着進逼，他被打了個措手不及，一時間只有架招而無還手之力。

招架了數招，定睛一看，眼前的，竟是剛才那個美貌少女，心中一個愕然，隨即想：「這婊子會不會是翠翠那婊子的同黨？」

他本來不屑與女流之輩交手，但想起她極有可能是翠翠之同黨，又想起翠翠把齊傲天殺了，而且翠翠多一個同黨在鎮上，這表示程遠風更加危險，想起這些，登時不客氣，陣脚一定，連忙加以還擊，當下便與程碧呼喝連聲，拳來脚往的在街上大打出手，只把路人嚇得覓路而逃。

若論武功，曾十一單就一條腿就可以打敗程碧了，但曾十一覺得，無論對方是什麼人也好，但畢竟是女流之輩，若果再打下去的話，實在並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想起她會對程遠風不利，就不能放過了她，於是想着先把她擒下來，設法迫她供出其餘同黨。

以他的武功，要把程碧擒下來，實在輕而易舉，但在衆目睽睽之下，如何把一個女流之輩擒下來就大費周章了。

一個大男人，在街上與一個女人大打出手，這事實在令圍觀者大爲反感，這時只聽見旁觀者有人叫道：「老兄，你羞也不羞，竟在衆目睽睽之下欺負女流之輩，你要不要臉的？」

那人一說，其餘人等相繼附和，都對曾十一的所爲極之看不過眼。

曾十一見被千夫所指，一時間只感到無地自容起來。

此時，有數名衝動的圍觀者已忍無可忍，磨拳擦掌的，都嚷着要替程碧抱打不平，紛紛向着曾十一衝了過去。

曾十一被人臭駡，那還敢向程碧還手？只是無奈的在招架，他想撇開程碧，但爲了要逼她供出同黨，又不能抽身而退，正在難以委決之際，此時卻見有幾人向自己呼喝連聲的一湧而至，心中大驚，正不知如何解決，幸而他人急智生，見數人快要衝來之際，靈機一觸，忽然向程碧大叫道：「老婆，要打架回家才打吧，這樣在衆目睽睽之下成什麼樣子？」

那數人一衝而至，正想向他圍攻之際，忽聞他稱程碧爲老婆，數人登時一愕，隨即停下步來面面相覷着，有人脫口叫道：「他媽的，原來是兩公婆在耍花槍。」

程碧起初並不知曾十一武功如此了得，一時衝動之下就動起手來，交手之下，卻被纏得脫不了身，見有數人來幫自己，又被曾十一一聲「老婆」趕跑了那些人，當眞羞怒交加，爲了一家性命着想，明知不敵，仍鼓其餘勇的攻向曾十一。

曾十一已向旁觀者表明她是自己的老婆，大可名正言順把她一抱入懷也不會有人非議了，當下便把程碧的穴道點了。

程碧動彈不得，知道落在他手上將會有不堪設想的後果，大叫道：「救命呀！」

她雖然在大叫救命，而且越叫越急切，但圍觀者只當他兩夫婦的花槍耍得太離譜，因而無人理會，有人更搖頭苦笑起來。

曾十一見她叫得大聲，爲了不想引起被人懷疑，也不點她啞穴，只用手掩着她的咀巴，一副自責的神色，說話故意讓旁人聽到：「老婆，我只是逢場作興出來玩玩而已，妳爲什麼喊打喊殺的？」

程碧站着動彈不得，咀巴又被掩住，只一雙眼睛露出焦急、憤恨及羞怒的眼神。

曾十一也不想拖延下去，此時也不再理會，先把她啞穴點了，接着把她橫抱着，快步而去，爲了要向旁人作個交待，邊行邊說：「大街大巷的，眞把爲夫羞死了，我們快點回家去吧，莫丟人現眼。」

一衆圍觀者那曉得事情背後的眞相？只是搖頭苦笑的目送曾十一「抱着妻子回家去」。

* * *

夜色漸合。

曾十一合抱着程碧，一路奔出鎮外，來到鎮外郊野處，才把她放在草地上。

程碧動彈不得的坐在草地上，不知曾十一將會如何處置自己，一顆心已害怕得怦怦亂跳，同時心中又惦掛家人的安全，只把她弄得又焦急又憤怒又羞愧，端的難以形容。

曾十一把她放下後，狠狠的瞪着她，心想：「漂亮的女人原來都是靠不住的。」

程碧見他眼神異常憤怒，不禁又嚇了一跳。

曾十一在她身上推拿了一下，便把她的啞穴解開，然後狠狠的道：「臭丫頭，妳快告訴我，妳是什麼人？」

程碧想起被他抱着自己身子，一路奔走間，二人身體緊緊貼着，以她處子之身被一個男人這樣接觸嬌軀，當眞又羞又怒，穴道甫一解開，劈口便叫道：「你這臭男人……」正想駡下去，但曾十一連忙狠狠的叫道：「臭婊子。」

婊子即是妓女，程碧聽他如此回敬自己，心中更怒，正想搬些惡毒的話出來相駡，見他連「臭婊子」也說得出口，但心中害怕不是對手，登時駡不出來，但又難洩心頭之恨，忽然狠狠的一口口水向曾十一吐了過去。

曾十一蹲在她面前，與她距離太近，一個不防備，登時被吐了滿面口水，心中怒極，喝聲「臭婊子」，「吐吐吐」，三聲響後，程碧面上登時連中三招。

對她來說，這實在是天大的委屈和侮辱，此時也不禁有些後悔，其實自己不該向他吐口水。

曾十一吐出三口口水後，爲了抹去面上的口水，便把頭埋在程碧身上，面上在她胸前來回擦了一會，待把口水抹淨了才離開她的身體，然後說道：「妳不要怪我用面擦妳的奶子，那是妳逼我的。」

程碧的一雙乳房那曾被男人觸摸過？今番竟被曾十一爲所欲爲，自己又不能動彈，眞有說不出的痛苦感受。

此時曾十一站起身來，面對着程碧，忽然伸手在解褲頭，程碧見了，大驚失色，尖叫一聲，叫道：「你做什麼？」

曾十一就好似若無其事一樣，說道：「放心，我解褲頭不是想強姦妳，只是想撒泡尿而已。」

程碧見他雙手在解褲頭，連忙閉起雙眼，叫道：「你要撒尿就走遠一點。」

曾十一道：「我走開了，如何把尿撒在妳身上？」

程碧嘩的一聲驚叫起來：「不要這樣，我求求你。」

曾十一得意一笑，心想：「對付你這種女人，實在太容易了。」隨即說道：「不把尿撒在妳身上也可以，但你要依我的話去做。」

肉在砧板上，她已無別的選擇，只好道：「你說吧。」

曾十一又蹲在她面前，說道：「你是什麼人？」

程碧不敢不答，只好說：「我是普通人。」

曾十一大大不滿，喝道：「這也算是答案嗎？」

程碧嚇得身子一震，說道：「你要我怎樣回答才對？」

曾十一作了個輕佻的表情，說道：「是誰派你來對付我的？」

程碧只呆望着他答不出。

曾十一見她不作聲，忽然又站起身來，又作狀在解褲頭，程碧大驚，忙道：「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曾十一不理，見她不說，便繼續在解褲頭，這個問題，程碧那答得出來，只害怕得把雙眼閉上而不作聲。心想：「你說要撒尿在我身上，只是嚇我而已，量你也不會這樣做。」想到這裡，知道曾十一必然無可奈何，便神色得意起來。

豈料，雙眼閉起來一會，忽然感到有熾熱的液體洒在身上，暗吃一驚，張開眼一看，曾十一果然雙手握着那話兒把尿撒在自己身上，這一個變故，實在意想不到，登時殺猪般的尖叫起來，受着這一種委屈，眼淚也掉下來了。

曾十一爲人就是如此瘋狂，他把一泡尿撒完後，說道：「味道如何？」

程碧哭叫道：「你這下流的傢伙！」

曾十一輕佻的說道：「尿已撒完了，若果你還不答我的問題的話，待會我請你吃米田共。」

面對如此狂徒，程碧還能怎樣？她明知自己什麼也不知道，想起他會請自己吃米田共，就感到嘔心不已，當下大叫道：「你若是這樣待我的話，我保證我爹絕不會放過你。」

曾十一大笑道：「你爹不放過我？我曾十一笑傲王侯，天不怕，地不怕，還會怕你爹？」

程碧聽他自稱曾十一，忽然一愕，怔怔的望着他，怯怯的道：「曾十一？你就是人稱『狂俠』的曾十一？」

曾十一神色輕佻的道：「不錯，原來你也聽過本大俠的大名？」

程碧想起在傳說中的「狂俠」曾十一的瘋狂行爲，只好認命了，她忽然想起，傳說中的「狂俠」曾十一雖然行事瘋狂，但卻是一個正義人物，料想不會是爹的仇人吧？

曾十一見她沉思不語，又道：「臭婊子，快告訴我你爹是誰，若還不說，本大俠就請你吃米田共。」

程碧對他已異常憤怒，爲了嚇他，便搬出父親的名頭，說道：「我爹就是武林高手程遠風，又名程熙陽，你今天這樣對我，他絕不會放過你。」

曾十一聞言，登時呆了，心想：「這個誤會可鬧得太大了。」

他爲人雖然瘋狂，其實也不至於要向一個如花似玉的少女撒尿的，但想起齊傲天也是死在如花似玉之少女手上，對翠翠之狠毒甚是痛恨，他認定程碧是翠翠之同黨，必定會對程遠風一家不利，爲了逼她供出其餘同黨，只好出此下策了。但可以肯定，換作別人，是不會用此一着的。

程碧見他聽了父親的名頭之後，整個人也呆了，哼了一聲，說道：「怎麼，聽了我爹的威名就怕了嗎？」

曾十一望着她，鄭重的道：「程遠風眞是妳爹？」

程碧已開始有點得意，說道：「爲什麼不眞？」

曾十一一拍額頭，懊喪的道：「既然你是程遠風的女兒，爲什麼不早點說？而要跟我瞎纏下去？」

「你這是什麼意思？」

曾十一神色更加鄭重的道：「你知不知道，你一家人性命很危險？我要找你爹，就是想告訴他，敵人快要找上來了。」

程碧叫道：「你胡說八道什麼？」

「你就當我胡說八道吧，那麼齊傲天的話不會胡說八道吧？」

「齊堂主？」程碧急道：「你認識齊堂主？」

「我今天才在道上認識他，他比我先到鎮上，待我去找他的時候，他被一個名叫翠翠的女子殺了，臨死前叫我去找你爹，叫他防備敵人，所以到處打探你爹下落，本來我也不想理這件事，但爲了要阻止敵人對你一家的殘害，就插上了手。」

程碧知道父親仇人衆多，被敵人知道了下落，找上門來並不奇怪，她知道曾十一是個正派人物，聽他說齊傲天已爲人所殺，知道敵人隨時會找上來了，

忙道：「現在怎麼辦？」

「先把情形對你爹說，以後的事就你們關上門自己打算好了。」說着，便解開程碧身上被封的穴道，見她滿身為尿液所濕，又發出陣陣臭味，笑道：「你早對我說了，就不會弄成這個樣子。」

程碧想起他對自己的所作所為，餘怒未消，穴道甫一解開，忽然出其不意地一拳向曾十一面門打去，曾十一冷不防備之下，登時被打了一拳，接着見她又緊握着粉拳攻來，一邊招架，一邊叫道：「我們的賬慢慢才算，救你一家人性命要緊。」

程碧聞言，登時停了手。

曾十一忙道：「齊傲天被殺後，屍體就在悅來客棧，快叫你爹替他收屍吧。」

程碧道：「本姑娘暫且放過你，但你要記住，我們還未算清這筆賬之前，你最好別離開我。」說着便朝鎮上而去。

曾十一跟在她身後，說道：「你怎地如此忘情？我救你一家人，不但不多謝我，還要找我算賬，你到底講不講理？」

「這是另一回事，你欺負我，又是另一回事。」

「我如何欺負你？」

「你還否認？」

「那是你自取其辱。」

程碧驀地回頭，怒瞪着他，說道：「你說什麼？」

曾十一聳聳肩，說道：「算啦，是我不對，我不該用面擦你的奶子，我現在向你道歉。」

程碧面上一熱，又羞又怒，握着雙拳，又向他攻了過去，曾十一已早有準備，見她雙拳攻來，雙手一格便把她雙拳格開，再一記反手，以擒拿手法把她雙手擒住，望着她說道：「莫說妳武功不如我，就算妳武功比我强，本大俠還有三千七百二十個辦法對付你。」說完輕佻一笑把她放開。

程碧明知鬥不過他，在地上一跺腳，只好又氣又怒的回轉頭向前行。曾十一又跟在她身後。

行了一會，她忽然又回轉頭來，望着曾十一道：「我一點也不明白。」

曾十一道：「不明白什麼？」

程碧口中說道：「不明白……」右腳忽然朝曾十一下體一踢，那句話繼續就說下去：「……你為什麼如此容易上當？」

曾十一萬料不到她會向自己出手，而且還一腳踢中要害，登時把他痛得面青唇白的倒在地上打滾着。

程碧見他痛苦萬分，心中一樂，冷哼一聲道：「臭男人，你有三千多個辦法對付本姑娘，本姑娘對付你只有一個辦法。」

曾十一神情異常痛苦，指着她，狠狠的道：「好狠毒的臭婊子。」

程碧鄙視的望了他一眼，向他吐了口口水，便快步朝鎮上而去。

曾十一被踢得站不起來，望着程碧在夜幕中消失，喃喃的道：「吃這一腳眞要命，老子還未娶妻，也不知以後能不能幹那回事？」

* * *

曾十一向程碧相告了一個重大的消息，程碧不但不感激，還向他施予暗算，實在是太蠻不講理了。

為了要逃避敵人的毒手，程碧絲毫不敢怠慢，一口氣的直奔回家中。

當來到一所豪華大宅門前時，便慌忙叩門，過了一會，大門被下人打開了，她見了那下人，忙道：「有沒有人來過？」

那下人應道：「沒有！」

程碧知道敵人還未找上來，暗叫了口氣，便向屋內奔了進去。

奔進大廳，只見父母及弟弟都坐在廳上，除了父母及弟弟外，廳上還坐着一個樣子楚楚可憐的美貌少女。

程遠風見了女兒，忙站起身來，說道：「碧兒，你去了那裡？」

程碧沒有回答父親的說話，只怔怔的望着廳上的少女，說道：「她是誰？」

那少女聽她說了，行至她身邊，很有禮的道：「姐姐你好！」

程碧向她作了個微笑，接着以詢問的眼光望着父親，程遠風慈祥一笑，道：「這位姑娘名叫青青，是個無依無靠的人，她從很遠的地方來的，本來打算到黃金城去找親人，但盤川又用光了，今晚無處棲身，所以要求我們收留她住一晚而已。」

程碧點頭道：「原來如此。」

這個少女並非別人，原來就是把齊傲天殺了之翠翠，程遠風見她樣子楚楚可憐，又聽她說得身世凄涼，那曉得她卻是個蛇蝎婦人？因而做了這個好心把她收留了。

程碧向翠翠作了個微笑後，忙在父親面前說道：「這回大事不妙。」

程遠風奇道：「甚麼事如此嚴重？」

程碧道：「原來我們一家人住在這裡被敵人查到了，齊堂主顯然有事要找我們，但在悅來客棧被一個女人殺了。」

翠翠聞言，面上微一變色，但隨即裝成聽不明白一樣，只站在一旁。

程遠風暗吃一驚，急道：「這消息你從那裡得來？」

程碧當下把遇見曾十一的事說了一遍，話中當然沒有提及曾十一如何折辱自己，及自己向其偷襲等事。

程遠風聽了，又急道：「曾十一在那裡？」

「他應該住在悅來客棧。」

「我們馬上去找他，把情形問個清楚。」

程碧身上一陣尿臭，那能就此出去？當下說道：「待女兒洗過澡，換套衣服才和你出去吧。」

「好，我等你。」

* * *

程碧匆匆忙忙的把身體洗淨，去了身上臭味，換了套衣服，再在身上搽點香水，便行出大廳，此時她不禁後悔，不該向曾十一施予暗算，否則也不至於如此匆忙了，但想起報了仇，又感到很愉快了。

她明知自己洗澡更衣時費了不少時間，恐怕父親等不耐煩，邊行邊向着大廳叫道：「爹，女兒來啦……」

當她步入大廳，朝廳上一望，登時

全身涼了，原來眼前出現的，是三具屍體——父母及弟弟的屍體。

她呆了半晌之後，彷如晴天起霹靂，接着狂叫一聲的向三具屍體撲去。

程遠風武功如此高強，竟然也着了道兒，很明顯地，他是在毫無防備之下被殺的。

翠翠已不在廳上。

更明顯的，程遠風是步齊傲天後塵，被翠翠所殺。

——若果程碧不是向曾十一施予暗算，而是一齊回來的話，此慘劇絕不會發生了。

不但程遠風夫婦及兒子死在廳上，其餘下人皆在屋內不同地方被殺得一個不留。

程碧撫着父母及弟弟的屍體哭得死去活來，就在她毫無防備之下，一條人影忽然從暗處撲將出來，此人並非別人，正是又名青青之翠翠，只見她手握單刀，眼中殺氣旺盛的朝程碧身後一衝而至，接着一刀迎頭劈下。

程碧雖然異常傷心，但在燈光下，忽見一條人影急速的投在地上，立感不妙，慌忙向旁一滾避開，可是翠翠的速度實在太快，這一刀仍劈中她左邊肩膊處。

若不是程碧閃避得快的話，這一刀就可以置她於死地了。

翠翠雖然不能一刀取她性命，但知她武功有限，必死無疑，也不追擊，只站在她面前，發出惡毒的笑聲。

程碧傷處劇痛難當，咬牙道：「是妳！」

翠翠面容異常兇惡，點頭道：「不錯！」

程碧見她面容在一下子之間變得判若兩人，先前那楚楚可憐的樣子已不復見，代之而起的是滿面殺氣，咀角發出惡毒而狡黠的笑容，雙眼光芒就好似惡魔一般，實在有點駭人，她見了她的兇惡樣子，也爲之一驚，顫聲道：「你是誰？」

翠翠有如惡魔的雙眼瞪着她，冷森森的道：「我就是江湖上人稱『毒手觀音』的女殺手，六親不認的陸無親。」

程碧身子一抖，道：「齊傲天也是你殺的？」

「不錯！」

程碧又一驚，心想：「齊堂主與爹的武功如此高強，也被這女魔頭所殺，她的武功豈非很厲害？」

其實，女人要殺一個男人根本不難，有時甚至無需要用武功就可以達到目的。

起碼陸無親殺齊傲天和程遠風時就沒有用武功，陸無親只是平庸之輩，她殺人的最大本錢，就是因爲她是女人，而且是個能夠把自己裝成楚楚可憐的一個女人。

這種外表柔弱的女人，又有誰會料到她竟是個心狠手辣之人？

——敵人並不可怕，可是能夠把自己掩飾得天衣無縫的敵人才是最可怕。

只有這種人才令人防不勝防。

程碧面對陸無親，雖然感到可怕，但在强烈的仇恨澎湃之下，登時去了害怕之心，瞥眼一望陳屍地上的家人，當眞目眥皆裂，吼叫一聲，拿起一張櫈子，便向陸無親撲去。

陸無親見她擧櫈撲將過來，提刀向前一衝，手中單刀舞得霍霍有聲，一陣「嘩啦」之聲响過後，程碧手上的櫈子已被劈得稀爛，見她握刀攻了過來，只有狠狠的左閃右避的份兒，那有力還手！

若論武功，二女只在伯仲之間，但陸無親手中握刀，程碧則手無寸鐵，所以吃虧的，畢竟是程碧。

程碧已被那把刀攻得喘不過氣來，陸無親爲了要把她置諸死地，仍舊招招狠毒的向她攻了過去。

程碧知道長此下去，自己必死無疑，心中正在叫苦之際，此時，忽然有三人衝進廳來，瞥眼一看，其中一人竟是曾十一，她乍見曾十一出現，內心一陣陣難過，剎那間，難過、歉疚、悲痛、感激、後悔都一一湧上心頭，端的一爐共冶，複雜無比。

她此時當然已非常後悔，也異常歉疚，若不是自己要報仇而重重踢了曾十一一脚在要害上的話，曾十一就會與自己一起回家，曾十一是見過陸無親的，知她就是殺齊傲天的兇手，只要曾十一見了陸無親，自己家人不但不會遭遇到毒手，同時齊傲天的仇就可以得報，更可以擒下陸無親逼她說出指使她殺人者。

與曾十一一起的另兩人，當然就是唐非與文一龍了，原來曾十一回到悅來客棧後，滙同唐、文二人，然後打探程遠風住處，再向程宅趕來，豈料甫一抵達程宅，卻只見遍地屍體，他立感不妙，隨即聽見打鬥聲自大廳傳入耳中，於是連忙趕到大廳。

三人一衝進大廳，赫然看見自稱翠翠之陸無親正把程碧攻得狼狽不堪。

曾十一見了陸無親，想起她把視自己爲朋友的齊傲天殺了，當眞憤怒莫明，喝聲「臭婊子」，便提起雙拳衝殺上去。

陸無親見了他們師徒三人，她自知武功不及他們，見他們一衝而至，暗吃一驚，連忙撇下程碧，一個敏捷的轉身，先避開曾十一的攻擊，接着抽身衝出大廳，唐、文二人見了，忙加攔截，此時的陸無親，爲了要保住性命，已顯得有點急灼，見唐、文二人攔在面前，雙眼殺氣暴射，發一聲喊，手中單刀瘋狂的向二人猛攻過去，唐、文二人同樣手無寸鐵，見她如此不要命的攻來，本能的分開兩旁跳開，以避開她的攻勢。

陸無親見逼開了二人，眼見曾十一與程碧又已殺到，再也不敢怠慢，一翻身，幾個起落，人已衝離大廳。

曾十一見程家到處是屍體，不問而知，定是她的所為，也恨得咬牙切齒，眼見她衝出廳外，喝聲「臭婊子不要走」，便快步追了出去。

四人從後窮追，迅速追至天井，向前一望，只見陸無親在天井向上一躍，人已飛躍上瓦面，曾十一自知輕功有限，恨得牙癢癢的，向唐、文說聲「追」！

說着，一個翻身，人已置身瓦面之上。

曾十一的動作已然不慢，但當他躍了屋頂瓦面之際，已眼見陸無親走得遠了，知道在黑夜中難以追趕，只有徒呼奈何目送她在黑夜中消失了。

他不禁為之洩氣，向地下一看，見唐非與文一龍方從宅內大門追了出來，洩氣的搖了搖頭，低頭叫道：「阿非、一龍，別追啦，那臭婊子已走遠了，進屋再說吧。」隨即從天井跳回屋內。

程碧知道已被陸無親逃脫，只呆呆的望着天井上空發起呆來。

曾十一行到她身邊，說道：「程姑娘，死在廳上的就是你父母?」

程碧已然悲痛欲絕，「哇」的一聲，便痛哭起來，隨即發足奔回大廳。

曾十一只好跟她行了進去，唐、文二人回到宅內，也跟在他身後。

曾十一進入大廳，只見程碧撫着父母屍體哭得死去活來，口中不斷大叫「爹！娘！弟弟！」哭聲的悽慘，實在令聞者心酸。

曾十一此行前來程宅，目的只是想找程碧，一心想着要把程碧教訓一頓，以報被踢中要害的仇，陰差陽錯之下，竟揭發了陸無親的惡行，同時還救了程碧一命。

曾十一見她哭得傷心，又見她左肩膊處有道刀傷，傷口還源源流出鮮血，實在於心不忍，便蹲下來，說道：「程姑娘，傷心於事無補，這個時候應該保持冷靜。」

程碧只是在痛哭。

曾十一又道：「那臭婊子是誰？為什麼要殺你們一家？」

程碧滿面淚水，回頭望着曾十一，說道：「她就是江湖上的女殺手，外號『毒手觀音』，六親不認的陸無親。」

曾十一已無需問陸無親為什麼要殺她們一家人，因為殺手殺人只有一個原因——錢！

曾十一長長嘆息一聲的站起身來，心想：「出動到女殺手殺人，果然夠絕。」

——女人殺人，較之男人殺人還要有辦法，甚至出手比男人還要毒辣，起碼曾十一同意這個看法。

他以手搭着程碧的肩膊，說道：「到底是什麼人僱用殺手殺你一家人?」

程碧一家被殺，只感得毫無依靠，覺得只有曾十一才能替她帶來安全感，忽然撲到曾十一懷中，哭着的說道：「我不知道。」

曾十一雖見她倒在自己懷中，但毫無非份之想，只覺得這個時候，程碧實在需要別人的安慰，因而把她摟着，給她帶來一點安慰。

他記得齊傲天臨死時，說程遠風是「神龍幫」的幫主，所以，他幾乎可以肯定，程遠風的被殺，其實是死在江湖仇殺之上。

他想了想，說道：「程姑娘，你父母被殺，別只是傷心，還是設法查出幕後主腦人吧。」

程碧聽他一說，彷似如夢初醒般，霍地抬起頭來，咬牙說道：「不錯！我要查出殺父母弟弟的仇人，替他們報此血海大仇。」此刻，充份表現出她是個極堅強之人。

曾十一道：「我和徒弟們先離開，然後你去報官，讓官府的人替你家人料理屍體，然後再來悅來客棧找我，一起商量追查兇手的事吧。」

程碧知道父親的仇人實在太多，知道此次一家被殺，其實是江湖上的仇殺，但幕後主腦人是誰？她當然不知道，曾十一勸她報官，目的並非叫官府查兇手，因為官府未必能查得出來，他叫自己報官，只是讓官府替他料理家人屍體而已。

她聽曾十一說了，明白這個時候要化悲憤為力量，抹去眼淚，點頭說道：「這個時候你們不能身在現場，你們先離開吧。」

一家被殺，這實在是個天大的打擊，換作別人，莫說女流之輩，就算是個男子漢，恐怕一時間也會難以冷靜下來，但程碧忽然變得很冷靜，因為她實在是個很堅強的女人，並非一般女流之輩可以比擬。

曾十一不禁對她有點佩服，以欽佩的眼光望了望她，點頭道：「那麼我們現在走了。」

＊　＊　＊

齊傲天在悅來客棧的房間內被殺，若果事情被揭發的話，不問可知，嫌疑最大的，就是曾十一師徒三人，到時，恐怕傾盡黃河之水，相信也難以洗脫嫌疑了。

所以曾十一必需把齊傲天被殺一事保持秘密。

當師徒三人回到客棧後，便乘夜把齊傲天的屍體由房中窗門偷偷運了出去，然後合力把屍體草草葬在郊外，這才返回客棧。

三人入住的房間，也就是齊傲天化名張財入住的房間，曾十一回到客棧後，走到掌櫃處，對掌櫃的道：「掌櫃先生，我是二樓丙字號房住客張財的朋友，我的朋友張財已離開了，我們還要繼續住在那間房的。」

掌櫃說道：「好的！」翻開住客登記册看了一會，抬頭說道：「但張客官登記時，只說住一晚，請問客官還要住多久?」

曾十一猜想程碧為了一家被殺那件案，相信也要折騰三數天的，便應道：「我們就住多三晚吧。」隨即問了房租價錢，便付了三天租金。

＊　＊　＊

文一龍為人比較敦厚，也怕理閒事，眼見曾十一似乎有意插手這一段與自己毫無關連的恩怨中，恐怕曾十一的瘋狂行徑會把事情越鬧越大，而且也覺得無必要處理這些江湖仇怨，因此回房後，便對曾十一道：「師父，你既然已把齊傲天臨死時的要求做到了，此事也應該告一段落，我們何必再理這一樁閒事?」

曾十一彷似沒有聽見文一龍的話一樣，打了一個呵欠，說道：「時間不早啦，早點睡覺吧。」說完，便向床上倒了下去。

文一龍實在拿他沒辦法，只好苦着面望了望唐非。

唐非聳聳肩，向他作了個苦笑，在他耳邊輕聲道：「若不是那姓程的妞兒長得漂亮的話，師父會理這件事才怪。」

文一龍也輕聲道：「但他有能力去理嗎？」

「這小子做每一樣事，那曾想過會有什麼後果。」

「不錯，他就是有點不自量力。」

「若果他有自知之明的話，也不會被人稱為『狂俠』了。」

曾十一見他們仍在交談，望着他們說道：「你們難道不用睡覺？」

唐非只好道：「睡啦睡啦。」

文一龍見房中只有一張床，但已被曾十一霸佔了，呆望着唐非說道：「這裏只有一張床，我們睡那裏？」

曾十一聽了，忽然跳起床來，走到文一龍面前，俏皮一笑，指指地板，接着又倒回床上。

當晚，二人只好席地而睡了。

＊　＊　＊

衙門接到程碧一家為人所殺的報告，辦案人員除了大為緊張外，還有一番忙碌。

程碧是這件大慘案的唯一生還者，她當然對辦案人員很重要，她一方面要協助調查，另一方面又要辦理家人身後事，只把她折騰得心力交瘁起來。

她知道以父親的身份，以及仇人之多，衙門根本很難替她查出這個幕後主腦人，所以她一開始就想着，既然事情涉及江湖仇怨，就只能夠在江湖了斷了。

為了調查這件案，衙門一再叮囑她不要離開清風鎮，而且還派人保護她，她起初拒絕衙門的保護，但衙門恐怕兇手殺人滅口，也不理會她是否同意，便派人嚴密保護着她。

三天後，衙門把程家連同被殺的下人的屍體葬了，程碧傷心欲絕的看見家人入土為安後，此時報仇心切，一俟喪事辦妥，便設法擺脫了保護自己的衙門中人，然後在當晚來到悅來客棧與曾十一師徒三人會面。

曾十一初次見程碧的時候，二人關係可說弄得異常惡劣，雙方都對對方有點反感，但程碧遭遇滅門之痛後，曾十一對她起了憐憫之心，繼而由憐憫之心起了莫大的好感，而程碧一家遇害後，感到自己已沒有了依靠，也極度需要別人的關懷，所以她需要曾十一。

師徒三人在房中本來已睡着了，但忽見程碧找了上來，曾十一見了程碧，內心忽然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興奮，感情豐富的他已然明白，自己真的很想見到她。

程碧見了曾十一，內心也有着一種難以形容的好感。

曾十一見了程碧後，已睡意全消，連忙拿過一張櫈子叫她坐下。

程碧面容異常憔悴，坐下來後，呆望着曾十一一會兒，忽然又想哭了。

曾十一知她傷心，不想提起她的傷心事，但又不知說些什麼才好，只好說道：「妳打算怎樣？」

程碧強忍着欲湧出來的眼淚，說道：「我要回去『神龍幫』總壇，叫宋幫主去查這個幕後主腦人。」

曾十一道：「齊傲天臨死時對我說過，你爹是『神龍幫』的幫主之一，但為什麼會住在此鎮上？又為什麼身邊連一個手下也沒有而遭了陸無親的毒手？」

曾十一不是江湖中人，當然不知道程遠風已金盆洗手，退出了「神龍幫」，從此不過問江湖上任何恩怨，當下，程碧便把父親金盆洗手事向他一一說了。

曾十一聽了，沉思一會後，說道：「照妳所說，你們一家住在此鎮上，應該只有宋幫主、四大龍頭及八大堂主知道，但指使陸無親去殺你們一家的主腦人又怎會知道呢？」

程碧說道：「這一點我就是不明白。」

「但我明白。」

「哦？」

「很簡單，一定是你們幫中有人把你們住處告知那個主腦人。」

「你是說，我們自己人有內奸？」

「應該不會錯。」

「不會的，幫中每一個人對我爹都奉若神明，又怎會有人出賣我爹？」

「世上並沒有絕對的事。」

程碧實在不敢相信這是事實，想了想，又道：「但我認為，我爹一定是被仇人殺的。」

「你這個想法已幾乎可以肯定，但問題在於兇手為何會知道你們一家的下落？」

「因為陸無親跟踪齊傲天，所以陸無親就知道了。」

「但齊傲天此行來清風鎮目的何在？來找妳爹？假設齊傲天真的來找你爹，此事應該異常保密，除了『神龍幫』的大人物知道之外，外人應該不會知道，但何以陸無親卻知道了？因而一路跟踪到來，再佈下陷阱引他上當？」

程碧覺得他說得甚有道理，因而答不上來。

曾十一道：「其實理由很簡單，『神龍幫』的人知道齊傲天要來找你爹，因而把消息暗中傳給那個幕後主腦人，那主腦人明知要殺齊傲天和你爹根本很難，因而僱用『毒手觀音』陸無親跟着齊傲天，陸無親設法接近齊傲天後，便從齊傲天口中探出你一家下落，後來齊傲天在毫無防備之下被陸無親殺掉。」

程碧只聽得瞪大眼睛的望着曾十一，她實在不相信，自己父親會被自己人出賣了。

曾十一見她好似並不相信自己的推測，又道：「我的猜想是否屬實，暫時也很難說，妳回到『神龍幫』總壇把我所說的對宋幫主說一遍吧。」

程碧已顯得有點毫無主意，只說道：「這個時候，我還能做什麼？一切事情只好交由宋幫主作主好了。」

曾十一說道：「你要回『神龍幫』總壇，應該現在就動身，莫再遲疑。」

此刻正是深夜時份，程碧忽然聽見他說現在動身，瞪大雙眼望着他道：「現



**宋晚昭召開幫中緊急會議，並邀請狂俠師徒參加。**

在？」

曾十一面容甚是鄭重的點頭道：「爲了安全着想，你絕對不能再逗留在此鎮上。」

「爲什麼？」

「事情已很明顯，那個主腦人目的是要殺你一家，而你却是一條漏網之魚，又知道了陸無親的身份，說不定他們也不會放過你，這幾天你之所以平安無事，是因爲有衙門中人保護你，現在你又擺脫了保護你的人，這個時候，你已是敵暗己明，若還不盡快離開，莫說我們師徒三人保不住你，而且我們的處境也是很危險的。」

「你的意思是乘夜離開清風鎮，莫被敵人有可乘之機？」

「形勢對我們極之不利，趁敵人還未找上來之前，先避一避是爲上策，這叫識時務者爲俊傑。」

曾十一的話是否危言聳聽則不得而知，但程碧感到他說得完全有理，當下也同意乘夜離開。

＊　＊　＊

程熙陽一家被殺，此事轟動了整個清風鎮，此案也成爲鎮上歷年來最大的一宗案件。

辦案人員調查之下，得知程熙陽原來就是江湖上勢力最大的「神龍幫」幫主程遠風，再深入調查之下，知道程遠風已脫離了「神龍幫」，因此他被殺的消息也傳遍了江湖。

程遠風一家是被外號「毒手觀音」陸無親所殺，然則陸無親要殺他一家到底是私人仇怨，還是被人僱用？

若果陸無親殺程遠風是因爲私人仇怨的話，那這陸無親與程遠風之間有什麼深仇大恨而要把他一家人置諸死地，若果陸無親是受僱殺人的話，那麼是誰僱用她？

總之程遠風之死，已成爲江湖上最大的話題，引起諸多猜測，衆說紛云亦在所難免。

這個震驚江湖的消息，宋晚昭當然不會不知道。

在宋晚昭心目中，陸無親是被人受僱殺人無疑，但誰人僱用她去殺程遠風一家？

一般江湖殺手受僱殺人，當然很有把握才接下這椿買賣，因爲做得不乾淨而把自己身份暴露的話，自己就很危險。

陸無親當然也很有把握接下這椿大買賣。

若果她當時能把程碧一起殺掉的話，就沒有人知道程遠風一家是被陸無親所殺的了，但可惜她功虧一簣，竟然碰上了曾十一師徒三人，因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宋晚昭知道，若要查出僱用陸無親的人，唯一辦法就是要找到陸無親，這是替程遠風報仇的唯一途徑，所以他一方面派人到處尋找陸無親下落，另一方面也派人前往清風鎮找程碧。

他派人找程碧的原因，是希望能從中了解事情的經過，以及保護她莫被殺害。

程遠風在幫中甚得人心，此番遇險，激起了上下人等的憤怒，因而誓要找到陸無親，過千人分散各地追查陸無親下落，可是數天下來，竟毫無音訊傳來。

此外，另一批前往清風鎭找程碧的人也極度失望，原來程碧已不在清風鎭上。

* * *

程碧不在清風鎭上，那是因爲她已和曾十一師徒三人上路前往「神龍幫」總壇途中，因此那批人才撲了個空。

曾十一師徒及程碧四人經過五天路程，終於也抵達了「神龍幫」總壇的所在地。

曾十一爲什麼要陪同程碧一起前往「神龍幫」總壇？是不是如唐非所言，是因爲程碧樣貌長得漂亮？曾十一極之喜愛，爲了博取她芳心而一起上路？

這只是原因之一，最大的目的，還是他爲了自保，因爲曾十一也知道了陸無親的身份，那個幕後主腦人說不定也會對他們師徒三人不利，所以曾十一必定要藉着「神龍幫」來保護自己。

由清風鎭前往「神龍幫」總壇，當然不需要五天時間，但曾十一恐怕途中遇上敵人，以他們勢單力薄，如何應付？所以他們在途中不得不小心翼翼，也因此而躭誤了不少時間。

## 内奸暗藏　互相猜忌

宋晚昭得到稟報，說程碧由「狂俠」曾十一師徒三人陪同下回到總壇，知道程碧無恙，鬆了口氣之餘，連忙召集四大龍頭及八大堂主等重要人物在「神龍廳」相候，一方面命人把四人帶到廳上。

爲了程遠風一家被殺一事，宋晚昭已數次召集了各重要人物商議，因而各人很快便到了「神龍廳」。

當然，這八大堂主之中，已不是八個人，因爲「飛馬堂」堂主齊傲天已死了，所以只剩下七人。

其中四大龍頭，分別爲「兵馬龍頭」西門漢，「掌刑龍頭」楚千山，「掌政龍頭」方長聲及「掌戶龍頭」傅人杰。

這四大龍頭之中，「掌戶龍頭」傅人杰竟然在程遠風被殺的第二天不知所踪。

這事實在令人有點匪夷所思，也爲了此事，宋晚昭才召開了幾次會議。

宋晚昭知道程碧回來，當然會問及事情的經過，同時覺得需要聚衆商議替程遠風報仇，因此才召集了各人到「神龍廳」上集合。

當然四大龍頭只餘下三大，而八大堂主也只有七大而已。

曾十一師徒及程碧由一名小嘍囉引領之下，踏進了「神龍幫」商議大事的「神龍廳」，曾十一向內望去，只見廳上居中坐着一個威風凛凛的中年人，他不問而知，此人必定是宋晚昭無疑了。

在宋晚昭左首的，是坐着三個面容威嚴的人，這三人當然就是三大龍頭了，而在右首的，則坐着七大堂主。

除了宋晚昭、三大龍頭及七大堂主之外，廳上並沒有其他閒雜的人，十一人聚在廳上卻鴉雀無聲，只見人人都面色凝重，曾十一見了此等氣勢，以他的個性，實在感到有點沉悶。

在宋晚昭心目中，程碧的地位與自己女兒沒有分別，甫見她進入廳中，見她劫後餘生，端的彷同隔世，心頭有說不出的喜悅，但是以他一幫之主，這種感受又豈能隨便表露出來？只說道：「碧兒，我到處派人找你，都找不着，想不到你竟然回來了？」

這個時候，程碧已然當宋晚昭是父親般看待了，所以，他心中的一切寃屈，無從伸訴的悲痛、無助、自憐等等，都盡在見到宋晚昭一刹那奔放出來，登時熱淚盈眶，「哇」的一聲，隨即撲在宋晚昭懷中盡情大哭起來。

宋晚昭當然很明白她的心情，所以任由她放聲大哭，讓她哭個痛快之後，內心才會較爲舒暢，痛苦也會較爲減輕。

其餘人等見她哭得悲慘，也不期然的搖頭嘆息起來。

曾十一師徒見了，也心下黯然。

程碧痛哭了一會，抬頭望着宋晚昭，梨花帶雨，神情極之懇切的叫道：「宋叔叔，我爹娘和弟弟死得很慘，你要替我作主，無論如何要找到陸無親和查出誰是指使她去殺我家人，替他們報此大仇。」

宋晚昭慈祥的撫着她的髮絲，說道：「碧兒你放心，宋叔叔絕不會放過這個大仇人的。」說完，朝曾十一師徒三人望去，向三人一點頭，說道：「這三位必定就是江湖上人稱『狂俠』曾十一師徒了。」

三人嚴肅的站着，向宋晚昭抱拳行禮，曾十一說道：「晚輩正是曾十一，這兩位是劣徒唐非與文一龍。」

宋晚昭知道曾十一師徒三人只是江湖上的閒雲野鶴，根本甚少涉及江湖上發生的事，但見他們與程碧一同回到總壇，內心甚是不解，所以向程碧問道：「碧兒何以會認識曾少俠？」

程碧聞說，便抹掉眼淚，把遇見曾十一的情形述說了一遍。

宋晚昭聽了，方才知道曾十一已無意中捲入了這件事的漩渦之內，他望着曾十一，說道：「既然曾少俠見過陸無親，又知道她殺了齊堂主，相信那些人也不會放過你們的。」

曾十一早就知道了這一點，所以才來到「神龍幫」總壇，決定來個尋求庇護，但他不會向宋晚昭直言要「神龍幫」來保護自己，因爲這實在是很不體面的事，只是說道：「陸無親殺了我的朋友齊傲天，又殺了程姑娘一家，我無論如何要查出這個幕後主腦人，爲朋友報仇，也替程姑娘一家報仇。」

宋晚昭道：「我已派出大批人馬到處尋找陸無親下落，只要找到了陸無親，要她供出那個幕後主腦人並不難。」

曾十一道：「宋幫主這樣做，根本就只有浪費人力而已。」

宋晚昭一怔，道：「曾少俠何出此言？」

曾十一反問道：「到現在爲止，你找

到了陸無親沒有？」

宋晚昭搖搖頭，說道：「還沒有，不過我深信我們的人遲早會找到她的。」

「待你們的人找到她的時候，相信只是陸無親的一具屍體。」

宋晚昭又一怔，道：「爲什麼？」

曾十一道：「既然陸無親洩露了身份，那個幕後主腦人當然亦會料到『神龍幫』的人會偵騎四出找尋她的下落了，若果陸無親落在你們手上的話，你會怎樣做？」

宋晚昭道：「逼她說出誰是幕後主腦人。」

「就是了。」曾十一道：「若果那個幕後主腦人是我的話，我就會以最短的時間把陸無親殺掉，以去後顧之憂。」

宋晚昭一想不錯，登時爲之洩氣。

曾十一又道：「現在唯一要做的，不是找陸無親的下落，而是追查誰是幕後主腦人。」

宋晚昭很明白，程遠風仇人衆多，幾乎江湖上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是這個幕後主腦人，無証無據之下，端的不知從何着手，所以一時間也感到一籌莫展起來。

西門漢忽然站起身來說道：「宋幫主，程幫主一家及齊堂主不能死得不明不白，我們無論如何要替他們報這個大仇。」

宋晚昭目光透出憤怒，緊握拳頭，說道：「仇一定要報，但要查出這個仇人就要花費一點工夫了。」

曾十一忽然向廳上衆人來回掃射了一眼，隨即對宋晚昭道：「這些相信是貴幫的兄弟了？」

宋晚昭點頭道：「不錯，我還沒有向曾少俠介紹。」便逐一把他們向曾十一介紹了。

宋晚昭在作介紹時，每叫出一個人的名字，曾十一就向那人直眼注視，留意他們面上表情的變化。

介紹完後，曾十一又向他們逐一望了一眼，然後對宋晚昭道：「要查是誰是幕後主腦人並不難。」

宋晚昭首先動容，說道：「難道曾少俠有辦法？」

曾十一道：「辦法倒還沒有想出來，但我想知道，齊傲天在清風鎮被陸無親所殺，到底齊傲天爲什麼要去清風鎮？」

宋晚昭道：「齊堂主是奉了我的命令到清風鎮找程幫主的。」

「他找程幫主什麼事？」

宋晚昭很清楚曾十一的身份，他們師徒雖然爲人所識，但畢竟只是江湖上的小人物，又是正義人物，所以宋晚昭不怕他們師徒三人是敵人派來的，因此很放心把實情毫無保留的對他說出，從程幫主秘密金盆洗手，想過些安穩的生活，但此事不久便傳遍江湖，引起陣陣疑雲，有人誤會神龍幫在策動一個大陰謀，其餘幫會更組成「江湖聯盟」對抗「神龍幫」，爲了向江湖上作個交待，因而派遣齊傲天前往程幫主住處，把一切情形告之程幫主等等，都詳細對曾十一說了。

曾十一聽後，隨即說道：「齊傲天去找程幫主，是不是秘密進行？」

「不錯！」

「此事到底有多少人知道？」

宋晚昭望望廳上衆人，說道：「除了廳上在座的各位龍頭及堂主之外，幫中其餘人等一概不知。」

「外人應該更加不會知道，是嗎？」

宋晚昭點點頭。

曾十一又道：「此去清風鎮路途遙遠，而且齊傲天又秘密行事，但齊傲天的行踪爲何被陸無親掌握了？」

宋晚昭及一衆人等聞言，登時如夢初醒一般，於是，不待曾十一言明，人人都知道是幫中有人把齊傲天的行踪及目的暗中洩露給那個幕後主腦人知道了，因此一時間，人人都面面相覷起來，有些還發出不敢相信的驚訝神色。

宋晚昭實在感到有點震驚，脫口道：「你是說，我們之中有內奸？」

曾十一道：「若果不是有內奸的話，那個幕後主腦人怎會知道齊傲天的行踪，及知道程幫主居於何處？」

宋晚昭知道，曾十一的想法絕非多疑，所以令他異常憤怒，眼光惡毒的向衆人掃射了一眼，咬牙道：「到底是誰出賣了齊堂主和程幫主？」說着，又向衆人來回掃射了一眼。

過了一會，青龍堂堂主趙不邪忽然說道：「宋幫主，程幫主一家爲人所殺後的第二天，『掌戶龍頭』傅人杰忽然不知所踪，看來此事必然透着古怪。」

宋晚昭雙拳握得「格格」作响，頭上青筋暴現，面容憤怒得實在有點怕人，咬牙切齒的道：「難道是傅人杰？」

曾十一見他似乎已有點頭緒，他不明白個中情況，所以不便插嘴，把話題一轉，說道：「宋幫主，現下情況，貴幫正面對外來的威脅，內部又出現內奸，現在可以說是內憂外患了，若果還不盡速尋求一個解決辦法，相信不久後，江湖上的大屠殺就會展開了。」

宋晚昭當然很清楚眼前的利害形勢，事情到了這個地步，「神龍幫」岌岌可危，怎不教他有點担心？當下叫道：「西門龍頭，立刻派人到處把傅人杰找回來！」

「兵馬龍頭」西門漢忙站起身來，抱拳應道：「屬下遵命！」

曾十一忽然道：「這樣做沒有用的。」

衆人神色錯愕的望着他。

曾十一又道：「既然那個傅人杰要出賣『神龍幫』，他應該早已有準備，就算你們再派多些人去訪尋他的下落，恐怕到頭來吃虧的是自己，倒不如留多點實力在總壇應付外來的威脅吧。」

衆人似乎不同意他的意見，西門漢說道：「我們絕不能放過傅人杰的，所以非要把他抓回來不可。」

曾十一道：「傅人杰是否眞的是內奸，大家暫時只是猜測，依我看來，貴幫還是先做另一件更重要的事。」

宋晚昭知他是個足智多謀的人，腦筋又甚是靈活，聽他說了，精神一振，急道：「是什麼事？」

曾十一道：「既然貴幫已成爲江湖上

眾矢之的，想叫程幫主出來說句話，但程幫主又為人所殺，此事已傳遍江湖，所以你們最好立刻召開一個江湖大會，把各大幫會的領導人召集一起，把情形對大家說清楚，給大家一個交代，言明程幫主退出江湖的原因，以及『神龍幫』並非想策動一個大陰謀，叫他們莫再疑心生暗鬼，只有這樣，貴幫才能解除對外的威脅。」

曾十一剛說完，「掌政龍頭」方長聲站起身來說道：「不錯，為了大局着想，宋幫主應該召開江湖大會。」

「掌刑龍頭」楚千山道：「若果我們召開這個江湖大會，所解釋的不為人接納又怎樣？」

西門漢也道：「楚龍頭說得對，那時候，其餘幫會就以為我們怕了他們，以我們『神龍幫』在江湖上的地位，還怕什麼？」

趙不邪道：「寧為玉碎，不作瓦全，他們有胆量殺上來，我們就與他們拚好了。」

這些人在你一言，我一語的，說話似在針對曾十一所提的召開江湖大會的意見，但宋晚昭知道曾十一可能用意不在向江湖上作個交代如此簡單，於是叫其餘人等暫且靜止下來。

眾人肅靜後，宋晚昭望着曾十一說道：「曾少俠是不是還有話說？」

曾十一向他一點頭，然後面向眾人，說道：「曾某提出召開江湖大會這個意見，不錯，若照實去做的話，到時向其餘幫會所作的解釋未必為人接納，但曾某提出這個意見其實另有用意。」

眾人望着他，段文廣說道：「什麼用意？」

曾十一道：「殺齊傲天和程幫主一家的幕後主腦人是誰？大家還不知道，但幾乎可以肯定，他們的被殺，是其餘江湖幫會所為，那一個幫會嫌疑最大？你們應該心中有數，若果向這些分散各地的幫會逐一查探，不但困難重重，還會容易引起衝突，所以我提議召開這個江湖大會，一方面可以借機澄清對『神龍幫』不利的謠言，到時『神龍幫』向其餘幫會所作的交代，無論是否被接納是另一回事，但最終目的還是藉這個機會，暗中向這些幫會的領導人查一查是否與齊傲天及程幫主一家被殺有關，只要這個主腦人查到了，不但可以替被殺的人報了仇，說不定『神龍幫』對外的威脅也可以解除，同時更可以平息江湖上的無謂紛爭，繼續和平共存下去。」

眾人專心的在聆聽曾十一的滔滔偉論，待他說完，一眾人等只覺他說得句句有理，也登時恍然過來，每個人都禁不住讚他頭腦聰明，思考力敏捷。

在一旁的程碧聽了曾十一的一番話，知他處處為自己報父仇而努力，心中甚是感激，見他頭腦聰明，芳心更加喜愛得很。

——有頭腦的男人，通常都較易得到女人芳心的。

曾十一是個有頭腦的男人。

程碧就是喜歡有頭腦的男人。

宋晚昭以佩服的眼光望着曾十一，

由衷的點點頭說道：「好！你不說出來，我也想不到，我們要盡快向江湖發出請帖，邀請各個幫會的領導人召開這個江湖大會。」

其餘等人都相繼同意了。

唐非和文一龍知道曾十一最愛面子，若果他口沫橫飛提出的意見不為人接納，實在連自己也感到有點不光彩，但見堂堂一幫之主也採用了他的提議，不禁鬆了口氣。

曾十一又望着宋晚昭道：「這次召開江湖大會，會議地點絕不能在『神龍幫』勢力範圍之內舉行，以免又引起陣陣疑雲。」

宋晚昭道：「這個當然。」他當然明白到，若果會議在神龍幫勢力範圍之內舉行的話，更加容易引起誤會，別人會以為神龍幫佈下陷阱而不來參與，就算前來的，相信會帶來大批人眾，在你虞我詐，各懷鬼胎之下，到時氣氛恐怕會緊張得令人透不過氣來。

曾十一又道：「這次召開江湖大會，選擇會議的地點極其重要，除了要遠離『神龍幫』的勢力範圍之外，更不能選在任何幫會的勢力範圍之內舉行，因為這樣做，一樣會被人誤會『神龍幫』與該個幫會勾結，同時也害了那個幫會，退而思其之，那個被選中的幫會一樣會誤會『神龍幫』此舉是別具用心，事情傳了出去就更加不可收拾了。」

宋晚昭點頭道：「曾少俠說得很有理。」

楚千山忽然插咀道：「這次會議的最好地點，非清泉山莫屬了。」

方長聲附和道：「對，清泉山方圓一帶都不是任何幫會的勢力範圍，在那個環境幽美的地方舉行這些重大會議，相信到時每個人都會覺得此行是在遊山玩水，心情也會輕鬆得多，氣氛也較和諧。」

段文廣道：「那確是一個好地方。」

楚千山道：「最好之處，還是山下的湖上有一家專為遊山玩水的人仕而設的客棧，到時我們大可以把那間客棧全都包起來，用作招待人客的地方，我們更可以利用客棧那家面積不小的酒樓用作會議之用。」

宋晚昭點頭道：「這個提議不錯，我們就選在清泉山召開這次江湖大會吧。」轉面對西門漢道：「西門龍頭，馬上派人前往清泉山，與那間客棧接觸，我們將於下個月的十五開始把那家客棧包下來。」

西門漢抱拳道：「屬下領命。」

＊　＊　＊

宋晚昭解散會議後，命人替曾十一師徒三人預備了一間闊大而舒適的睡房，隨即回到自己住處的書房，然後列出一張名單，便命人照名單上的江湖幫會領導人物發出請帖。

宋晚昭的名單上，「江湖聯盟」十一個幫會固然榜上有名，甚至一些在江湖上毫無影响力，以及一些微不足道而又人數甚少的小幫會小山寨也在邀請之列，所以名單上為數也有四五十人。

宋晚昭這樣做，就是希望能做到面面俱圓，更加不想被誤會瞧不起實力有限的人。

宋晚昭與程遠風相比，這兩人雖然都在同一個幫會，但由於前者辦事較圓滑，所以在江湖上，宋晚昭比程遠風還吃得開。

當然，宋晚昭也一樣有敵人，但比起程遠風，後者敵人為數則較多，這一點，是由於程遠風不賣任何人的賬有關。

＊　＊　＊

曾十一前來「神龍幫」總壇，由於走了數天路，加上途中又要日夜防範敵人，以致每天都睡眠不足，同時也感到有點疲倦，所以進入被安排入住的房間之後，見房中有三張舒適的豪華大床，就老實不客氣，「蓬」的一聲就倒卧在其中一張床上，他身處「神龍幫」總壇重地，可說安全不過，此刻已毫無半點牽掛，因此躺在床上不久，竟呼呼大睡起來。

唐非和文一龍見他說睡就睡，而且可以在最短的時間發出熟睡時的「呼呼」聲响，二人不禁互相對望的怔住了，唐非不禁搖頭苦笑說道：「他面臨無形的威脅，而竟然毫不放在心上，還睡得這麼安穩，唉，天下間真有這種人。」

文一龍皺眉說道：「他硬要趟入這趟渾水之中，現在已騎虎之勢，看來我們日後還有不少麻煩事相繼出現了。」

唐非道：「這也難怪師父的，因為我們已無意中捲入了這個漩渦之內，不趟這渾水的話，恐怕我們三人的性命也不保。」

文一龍苦着臉說道：「就是了，這樣下去，我們也不知會有什麼後果。」

唐非道：「這個你可放心，師父出了名的古靈精怪，什麼辦法也可以想出來，而且所想的辦法都很管用，相信以他的頭腦，到時我們就可以恢復自由，繼續雲遊天下了。」

文一龍還是苦着臉說道：「但你要知道，我們現在身處『神龍幫』，若果傳了出去，外人必定以為我們是『神龍幫』的人，而『神龍幫』又成為江湖上衆矢之的，你想想，我們的形勢豈非很不利？」

唐非道：「你說來說去，最終還是對師父沒有信心。」

文一龍苦笑一下，說道：「我對這個師父，有時真的又愛又恨，但又不捨得離開他，真的很矛盾。」

唐非也笑道：「我何嘗不是？但我們到底也向他行過拜師之禮，無論如何也是我們的長輩，所以我們必定要尊重他。」頓了頓，又道：「我除了尊重他外，也很感激他。」

文一龍知他感激曾十一的原因，所以接口道：「不錯，若果不是師父的話，我們恐怕還在黑道中混下去，繼續過其打家劫舍的生活，根本沒有想過要改邪歸正，重新做人。」

唐非想起未拜曾十一為師之前所過的生活，當時橫行霸道，惡形惡相的自以為很威風，其實是人神共厭，回想起來，也不禁有點汗顏。他笑說道：「所以這個狂小子其實扭轉了你和我的一生。」

文一龍回頭望着熟睡中的曾十一，

眼光透出的盡是對曾十一的感激，望着他，想起他一向放蕩不羈，嬉皮笑臉，以及佻皮的個性，又覺得他其實很可愛。

唐非也望着曾十一，笑道：「這小子，若果他不是我師父的話，我早就要教訓他莫再以這副德性做人處世了。」

「教訓」兩字的意思，可以指爲「教導、訓導」，也可以指「揍他一頓」，唐非的意思當然是前者。

若論年歲，唐非與文一龍都有資格「教導、訓導」曾十一有餘，因爲曾十一比唐、文二人都要年輕，可是論到身份輩份，唐、文二人就只好接受曾十一的教訓了，也因此，曾十一說月亮是四方的，他們也不敢說是圓的。

二人在交談間，忽然房門被人拍响了，唐非上前把門打開一看，來者原來是宋晚昭，忙道：「原來是宋幫主駕臨。」接着行了一禮，文一龍也不敢造次，抱拳行了一禮。

宋晚昭進入房中，向二人微笑點了點頭，朝房中望去，只見曾十一元龍高卧，還發出呼呼鼾聲，說道：「原來曾少俠睡着了？」

唐非道：「宋幫主要找家師？」

宋晚昭道：「不錯，我有點事要跟他商量，既然他睡着了，我回頭才來吧。」

堂堂一幫之主，爲了要見一個微不足道的曾十一，竟然移尠就船，唐、文二人不但感到意外，也有點受寵若驚，二人見他正要離開，唐非忙道：「待我把師父弄醒吧。」

宋晚昭道：「看來令師尊的確已很疲倦了，就讓他休息一會再談吧。」

宋晚昭就因爲對任何人都極關懷，同時幫中數以萬計的兄弟都極擁護他，也令他在江湖上的地位難以動搖。

唐非聽他說了，即道：「年輕人很容易恢復精力的。」說着已行到曾十一床邊，然後把他弄醒。

曾十一好夢正濃，忽然被人搖醒，一看是唐非，端的一肚子是火，連忙坐起床來，怒瞪着唐非，正想破口大罵，唐非機警，不待他開口，忙搶着說道：「師父，宋幫主要見你。」

曾十一抬頭一望，果見宋晚昭就在房中，於是下了床，打了個呵欠，說道：「幫主光臨寒舍，有何指教？」他一時口快，竟然說出「寒舍」二字也不察覺。

宋晚昭向他作了個微笑，伸手請道：「曾少俠先坐下來再說吧。」

若論年齡、輩份及身份，曾十一理應請宋晚昭先就座才對，但曾十一是個不拘小節之人，所以毫不客氣地接受了宋晚昭的「請」，便坐在房中的酸枝椅上。

宋晚昭也坐在另一張椅上。

坐下來後，曾十一向文一龍道：「一龍，快奉茶。」

文一龍便斟了兩盞茶，放在兩張木椅之間的茶几上，然後兩人對飲一盞，曾十一才道：「宋幫主找我有事？」

宋晚昭道：「不錯！」

曾十一道：「什麼事？」

宋晚昭道：「下個月的江湖大會，我想曾少俠陪我一起出席，因爲曾少俠不是江湖中人，最適宜出任這個中間人，站出來講句公道話。」

曾十一道：「爲了平息江湖的紛爭，爲了要替我的朋友齊傲天報仇，也爲替程幫主一家報仇，更加是爲了湊熱鬧，所以這次會議我非出席不可，但想不到，你竟會叫我做這個中間人。」

「本來我也不想勞煩曾少俠的，但爲了大局着想，就非請你同行不可了，因爲你是局外人，江湖朋友都知道你們不會涉及江湖上紛爭的，到時，相信你說一句話，還勝過我講十句。」

曾十一怔住了，隨即眯着眼睛，笑道：「你眞瞧得起我。」

宋晚昭也向他報以一笑道：「傳說中，曾少俠能言善辯，心思愼密，思考力又强，我本來有點不信，但在『神龍廳』聽了你一番偉論之後就不能不相信了，所以我覺得你最適合做這個中間人，只要你說話立場中立，不要站在『神龍幫』這邊說話，相信能說服羣雄的。」

曾十一本來就有點自大，聽了宋晚昭對自己句句讚賞之言，只把他聽得有點飄飄然，笑得眼睛眯起，說道：「既然宋兄如此抬擧，那我就試一試吧。」

他開心之餘，竟然稱呼宋晚昭爲「宋兄」，硬把宋晚昭輩份拉低，把自己輩份提高，其自大狂妄及目中無人可想而知了。

宋晚昭知他爲人不拘小節，做事又不拖泥帶水，見他爽快的稱自己爲「宋兄」，也不介意，只說道：「此行有曾少俠陪同，就可以減低別人對我們的懷疑了。」

曾十一仍笑得很開心的說道：「但願如此！」

* * *

宋晚昭發出的江湖帖，內容大致謂：敝幫前程幫主程遠風於月前金盆洗手，不料引起江湖上對敝幫不利的謠言，查程幫主之退引江湖只爲私人理由，與江湖事毫無關聯，但不幸程幫主於日前仙逝，敝幫上下莫不哀痛。

爲了要澄清江湖謠言，敝幫特意誠邀貴掌舵人於六月十八日在清泉山『清泉客棧』擧行江湖大會，貴掌舵人可於六月十五日開始抵達目的地，屆時將有專人熱誠欵待，幸勿失約爲盼！

按照當時的江湖規矩，若果收到江湖上的請帖而不接受邀請的話，這就是對發帖人極之不敬，等於犯了江湖大忌，無數鬥爭說不定也會由此而展開。

「江湖聯盟」各人接到「神龍幫」的請帖，雖然每個人都敵視「神龍幫」，但爲了表示尊重宋晚昭，以及遵守江湖規矩，所以非要出席由宋晚昭召開的江湖大會不可。

「風雷教」教主兼「江湖聯盟」盟主陳飛翔當然也有接到宋晚昭的請帖，他恐怕這張請帖是「神龍幫」策動陰謀的另一着棋子，更恐怕這是一張死亡請帖，爲了防範墮入「神龍幫」佈下的陷阱中，所以他不得不召集「江湖聯盟」盟友一起共商對策。

陳飛翔向其餘盟友發出邀請信，各

人收到陳飛翔危言聳聽的信件，也大為緊張，於是紛紛前往「風雷教」出席陳飛翔召開的會議。

各人依期抵達「風雷教」總壇，然後陳飛翔才正式召開這個會議。

＊　＊　＊

「江湖聯盟」十一個掌舵人已齊集在「風雷教」的「議事廳」上。

這十一個江湖幫會的領袖人物，分別為：「風雷教」陳飛翔、「旭日會」杜無敵，「新月幫」張橫、「寒山寨」秦少雲，「天王幫」張威信、「紅星幫」上官奇、「白雲幫」柳天希、「神鷹幫」東方石、「祁連派」洛明、「維揚幫」布保明以及「神風會」王進。

這十一個在江湖上舉足輕重的大人物當中，陳飛翔以主人的身份居中而坐，其餘十人則依次分兩旁而坐。

這時，陳飛翔站起身來，面向眾人，一副威嚴的樣子，朗聲道：「各位盟友，『神龍幫』宋晚昭下個月召開這個江湖大會，各位認為他用意何在？」

杜無敵連忙以咆吼的語氣道：「那還用說，宋晚昭一定不會安着什麼好心了。」

「神鷹幫」幫主東方石對杜無敵為人最為不恥，聽他說了，以不屑的眼光望着他道：「那麼杜舵主認為宋晚昭又有何居心？」

杜無敵當然也知道東方石對自己極不滿意，當下怒瞪着他說道：「江湖大會是宋晚昭召開的，他有何居心，你問他好了。」

這杜無敵雖然是「江湖聯盟」的盟友，但與會眾人之中，相信除了陳飛翔之外，就沒有人將他當作盟友看待了。

「新月幫」幫主張橫說道：「宋晚昭在請帖中，聲言要澄清對『神龍幫』不利的謠言，看來宋晚昭志不在此。」

陳飛翔道：「然則張幫主認為怎樣？」

張橫道：「程遠風退出江湖不到三個月，就被『毒手觀音』陸無親所殺，程遠風的被殺，江湖上幾乎每一個人都猜測有人僱用陸無親做的，所以我認為宋晚昭召開這個江湖大會，最大目的其實是想查出這個幕後主腦人。」他說到「幕後主腦人」這五字時，以奇異的眼光掃了杜無敵一眼。

張橫說完，東方石向一笑，作了個不屑的冷笑，說道：「至於這個幕後主腦人是誰，杜舵主應該心中有數吧？」

杜無敵聞說，知他們言下之意是指自己就是這個幕後主腦人，端的氣炸了心肺，咆吼着道：「你們這是什麼意思？」

陳飛翔見氣氛有點不對勁，忙道：「大家都是談論正事，何以針鋒相對？」

「白雲幫」幫主柳天希也站起身來，正色望着陳飛翔，說道：「陳盟主，程遠風被殺，主腦人是誰？江湖上眾說紛云，宋晚昭大有可能懷疑主腦人就是我們其中一個，我可不想替人背上這個黑鍋被人懷疑，希望陳盟主能把這個主腦人交出來，以免涉及其餘無辜者，造成無謂的犧牲。」

陳飛翔面色為難的望了望杜無敵，杜無敵心下雪亮，怪叫道：「你們懷疑我是這個主腦人？」

「天王幫」張威信道：「不是我們懷疑，江湖上每個人都相信，那個主腦人就是你。」

杜無敵忽然由極度憤怒而變成心平氣和，冷笑一聲，說道：「陸無親是何等人物？若果要僱用殺手去殺他一家的話，相信也要付出一筆頗為可觀的銀兩才行。」

眾人聽他說了，都不明他話中之意，是以眾人一時都怔住了。

杜無敵望望眾人，又冷笑道：「我『旭日會』又怎會亂花這些銀兩？」

柳天希忽然仰天打了個哈哈，說聲「可笑！」

杜無敵也不發作，又說道：「若果我要殺程遠風的話，敝會武功高強的大有人在，又何需要僱用殺手去殺他一家？」說着又開始有點憤怒。

眾人仍是以不屑的眼光望着他。

杜無敵忽然以凌厲的眼光瞪了陳飛翔一眼，然後說道：「不錯，杜某與程遠風之間一直存有過節，杜某在江湖上雖然為人所不恥，但絕不會連程遠風家裡的無辜者也殺掉的。」

他說完，忽然不知是誰說了一句：「說得真動聽。」

杜無敵向眾人望去，找不到發言的，只有無奈的收回眼光，轉而望着陳飛翔，說道：「陳盟主，我認為『江湖聯盟』最大的敵人不是『神龍幫』。」

陳飛翔衝口道：「那是誰？」

杜無敵斬釘截鐵的道：「是自己人！」

此語一出，眾人不禁為之愕然，登時面面相覷起來，過了一會，東方石藐視的望着杜無敵道：「杜舵主說得對。」

杜無敵怒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張橫道：「東方幫主的什麼意思是說，有人做賊，卻大叫捉賊。」

杜無敵怒得面色赤紅，正想指名道姓找個人來出口氣，但立時明白自己已成為眾矢之的，形勢極之不妙，所以只好吞下這口氣。

身為主人的陳飛翔一直甚少說話，東方石不禁對他大大起了疑心，此時也忍不住了，說道：「陳盟主，這次會議是你召開的，你何以不開口說句話？」語氣甚是不敬。

陳飛翔面有難色的道：「我今次召開這個會議，是希望能與大家共同研究宋晚昭召開江湖大會的真正目的，而你們卻為了程遠風而鬧得面紅耳赤，你叫我如何開口？」

東方石語氣帶點質問的道：「那麼陳盟主是否認為程遠風之死與我們無關痛癢？」

陳飛翔正不知如何作答，柳天希已不耐煩的道：「陳盟主應該很清楚宋晚昭和程遠風的關係是如何密切的，程遠風一家被殺，若果你是宋晚昭，你會就此罷休嗎？」

陳飛翔道：「看來我們今次所談的，真的與真正目的離題萬丈。」

東方石道：「陳盟主此言差矣，其實程遠風之死，大有可能會觸發一場江湖大屠殺，這是每個江湖中人的切身問題，又豈是離題萬丈？」

柳天希也道：「不錯，所以我也認爲，要查出殺程遠風的幕後主腦人，比研究宋晚昭召開江湖大會之目的還重要。」

陳飛翔道：「這是事實，但你莫要忘記宋晚昭召開這個江湖大會，極有可能是在佈下對我們不利的陷阱。」

張橫道：「在此之前，程遠風秘密金盆洗手，大家就以爲『神龍幫』在策動一一個大陰謀，但現在程遠風已死，這如何解釋？」

杜無敵忽然叫道：「不錯，程遠風已死了，但你以爲程遠風是自己想死的嗎？他雖然死了，難道宋晚昭就不能繼續策動那個大陰謀嗎？」

柳天希忽然望望杜無敵，又望了望陳飛翔，以不屑的語氣道：「看來，眞正要策動大陰謀的人不是宋晚昭，而是另有其人。」

陳飛翔組成這個「江湖聯盟」，若果他不是邀請杜無敵參與的話，相信也不會引出這許多事端出來，正因如此，與會衆人都在懷疑陳飛翔其實與杜無敵勾結，有着不軌的企圖，只是大家一直把這個懷疑藏在心中，沒有宣諸於口，但柳天希以含砂射影的話吐將出來，是以人人都起了共鳴。

陳飛翔當然聽得出柳天希的弦外之音，因此感到有點錯愕，杜無敵脾氣本來就有點暴躁，聽柳天希言下之意似是指自己與陳飛翔有着不軌的企圖，怒叫道：「你們以爲我和陳盟主有陰謀，其實眞正有不軌陰謀的是你們。」

東方石叫道：「你胡說！」

「我沒有胡說！」杜無敵圓睜着怪眼叫道：「不錯，杜某在江湖上名聲不太好，所以你們就藉着這一點來指責我，目的就是擾亂視聽，讓江湖中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而你們就得其所哉。」

柳天希忽然以奇異的眼光望着東方石，東方石知道不妙，忙道：「杜無敵，你別再挑撥離間了。」

杜無敵狠狠的瞪着他，說道：「姓東方的，我杜無敵素來與你毫無瓜葛，而你卻一而再，再而三的爲難我，又似乎特別敵視我，你分明就是想挑起其他人對我不滿，你到底有何居心？」

東方石登時啞口無言起來。

其餘人等聽杜無敵說了，咀嚼一下他那一番話，都覺得杜無敵說得甚是有理，因而每個人都以質問的眼光望着東方石。

東方石立感不妙，忙道：「所謂眞金不怕烘爐火，到底誰人居心叵測，終有一天會水落石出。」

張橫忽然望着他冷冷的道：「恐怕到水落石出的時候，那時就會爲時晚矣。」言下之意是指東方石立心不良。

東方石望着張橫道：「你也不相信我？」

張橫冷笑一聲道：「身在江湖，本來就不應該相信任何人。」

東方石也回敬的道：「張幫主說得一點也不錯，」望了望柳天希，又道：「我現在才明白，身在江湖，絕不能把任何人當是朋友。」

柳天希不明東方石何以望着自己說出這句話，但見他似乎也對自己有所懷疑，便說道：「所以一直以來，我都沒有一個眞正的朋友，反而欲想吞併我『白雲幫』的人倒有不少。」

「江湖聯盟」成立的最大目的，就是共同携手對付江湖上的霸權主義，維護江湖利益以及阻止江湖上的腥風血雨事件，豈料這次會議之中，各人竟然互相譏諷，互不信任，還出現一場唇槍舌劍，到得後來，氣氛已顯得極不尋常，在各不相讓的情形下，就出現了互相敵視，雖然大家都沒有擺明態度與任何人敵對，但無形中，各人已由「友」變成「敵」，十一個人同樣的在告訴自己，由今天起，非要提防其餘十人不可。

到了這個地步，「江湖聯盟」已好似一盤散沙無異，那還要有團結可言？因此，這個被視爲在江湖上有極大勢力的組織也就不攻自破，從此江湖上也沒有了「江湖聯盟」了。

人際關係就是這麼微妙，這當中實在是矛盾重重，也因此有人說，江湖上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這算不算有點兒戲？

＊ ＊ ＊

盛夏時節，郊野外到處繁花似錦，花香撲鼻。

鳥語花香，小橋流水，站在橋上，看着潺潺流水，加上和風輕吹，實在令人感到心曠神怡，同時也覺得，世界不應該有爭鬥。

曾十一的心情當然很愉快，但站在他身邊的程碧由於遭受到滅門之痛，就難免感到這世上其實很殘酷。

他們兩人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曾十一覺得這世上其實充滿美麗，而程碧則覺得世人都在鬥爭中活下去。

有美相伴，曾十一能不感到愉快嗎？但程碧一直都悶悶不樂。

曾十一當然體會到她的心情，他呆望了一下橋下的河水，抬頭望着程碧，說道：「程姑娘，放開懷抱吧，這樣下去實在對自己也沒有好處。」

程碧眼光放出强烈的仇恨，說道：「我一家被殺，兇手至今仍逍遙自在，你叫我如何放開懷抱？」

「宋幫主英明果斷，定能替你查出兇手是誰的。」

程碧以懇求的眼光望着他道：「幫幫我！」

「我如何幫你？」

「江湖上傳說，你是個足智多謀的人，又曾經替地方上破了幾宗案件，我相信你是可以查出誰人殺我一家的。」

曾十一想了想，道：「你一家被殺，我覺得其中有很多地方值得懷疑。」

程碧精神爲之一振，忙道：「那些事情值得懷疑？」

曾十一道：「據宋幫主說，你爹金盆洗手的最大理由，就是想過平淡的生活。」

「不錯！」

「因此被人懷疑你爹其實在幕後策動一個對江湖上不利的大陰謀。」

「就因爲這樣，所以江湖上出現了一個名叫『江湖聯盟』的組織。」

「表面上看來，這就是招致滅門的最大禍根，但我認爲，這當中其實很複雜。」

「但一般人推測，兇手就是趁着我爹退出江湖，在孤立無援之下才下毒手。」

「這個推測很正確。」

「你還懷疑什麼?」

「所謂一人做事一人當，若果兇手是你爹的仇人的話，目標人物應該只有你爹一個人才對，但爲何把你一家上下也殺掉?」

「因爲兇手是個冷血之人。」

「錯!」

「哦?」

「別忘記，陸無親是個職業殺手，殺人是逐個計算酬勞的，但她把你一家也殺掉，僱主豈非要付一筆極可觀的數目?」

程碧點頭道:「不錯。」

「你一家被殺，表面上是仇殺，但江湖上的仇殺，應該是個人恩怨或是幫會與幫會之間的恩怨，按江湖規矩，應該一人做事一人當，但兇手把你家人也殺，這就値得懷疑。」

程碧只望着他，等他說下去。

曾十一又道:「所以我認爲這事有三個可能性，第一:那個幕後主腦人是個喪心病狂的人，因此毫不理江湖道義的濫殺無辜;第二:你爹與陸無親之間存有深仇大恨，所以陸無親才把你一家殺了，即是說，陸無親並非受僱於任何人;第三:有人故意轉移注意力，所以不惜濫殺無辜。」

程碧道:「那你認爲那個可能性較大?」

曾十一道:「或許還有更多令人出乎意料的可能性存在，所以並不能妄下定語。」

「無論怎樣，我都希望曾大哥能替我查出這個兇手。」

曾十一彷似信心十足的道:「放心，我會盡我所能抓到這個兇手的。」

程碧對他似乎很有信心，望着他感激的一點頭，曾十一與她目光一接觸，四目交投之下，產生了一種觸電的感覺。

程碧是個外剛內柔的人，又未經受過男女之間情愛的滋味，所以被他那多情的眼光看得心中一跳，神態靦覥的把頭垂下。

曾十一仍以一雙貪婪的眼睛望着她，內心只充滿了美麗的憧憬。

程碧顯得有點羞怯，只好轉移一下身子，以背對着他，曾十一見了，心中已然明白程碧已對自己產生了情愫。

——她若不是對自已產生愛意，根本就不會出現羞態，也毋需避開我的眼光。

曾十一回想過去每一段情都沒有結果，所以他很重視程碧。

微風輕吹，令人心情有無限的舒暢，同時這微風也吹出了不少希望。

曾十一看着程碧的一把秀髮被吹得散將開來，就更令他看得痴了。

微風送來的，還有一陣陣花香，但此時，在花香中，忽然夾雜着一陣陣中人欲嘔的惡臭。

這簡直大煞風景。

嗅了這一陣惡臭，程碧幾乎要嘔吐了，忍不住望了望曾十一說道:「這是什麼氣味?」

曾十一忍不住掩着鼻子，說道:「這是動物屍體發出的臭味。」

在這荒野之地，有腐爛的動物屍體並不爲奇。

惡臭味間歇傳來，曾十一忽然有了好奇心，忍不住道:「我去看看。」便離開那條小木橋，循着氣味傳來處去找，程碧只好跟在他身後。

二人摸索着找了好一會，發覺那陣臭味越加濃烈，未幾，在河邊的草叢處，赫然發現一具屍體——一個男人的屍體。

饒是曾十一天不怕地不怕，但見了這具長滿蛆蟲的屍體，也不禁心中一突，程碧更別轉了臉，連看也不敢多看一眼。

曾十一掩着鼻子，忽然目不轉睛的看着這具腐爛的屍體發着呆。

這具屍體已腐爛得連樣子也模糊了，顯然已死去有相當時日。

程碧實在忍受不住這種惡臭，見曾十一的仍在呆望着那具屍體，便道:「曾大哥，有什麼好看的，快走吧!」

曾十一回頭望着她，說道:「這裡是『神龍幫』的勢力範圍之內，怎會有具屍體在這裡?」

程碧答不上來，但她見了曾十一的神色，似乎對事情充滿好奇，所以也不催促他走。

曾十一又道:「你看一看，這具屍體是不是你們『神龍幫』的人?」

程碧聞說，也生了好奇心，便向屍體望去，這屍體實在難以辨認，只可從死者身上的衣着去推斷，死者並不是一般普通人，因爲他所穿的，是一般武林中人的服飾。

程碧再仔細的看了一看，視線移到屍體的左手上，一看之下，面上忽然出現驚訝的神色，曾十一見了，忙道:「有什麼發現?」

程碧好似有了重大的發現，瞪目的望着曾十一說道:「他是我們的『掌戶龍頭』傳人杰。」

曾十一不禁一愣，隨即循她的眼光再向屍體望去，只見屍體左手的無名指戴着一隻綠玉色的指環，不問而知，程碧是憑這指環而弄清了死者的身份。

程碧又說道:「你再看一看，他胸前是不是掛着一個玉墜?」

曾十一聞言，便拾起一根樹枝，把屍體的衣服撥開，一看，屍體胸前果然掛着一個也是綠色的玉墜。

程碧見了那玉墜，急道:「你再看一看，那玉墜是不是刻有『仁愛』兩個字?」

曾十一便又以樹根撥開屍身上的蛆蟲，再向那玉墜仔細一看，玉墜上果然刻有『仁愛』兩個字，便對程碧道:「你全

說對了。」

程碧以驚詫的語氣道：「他果然就是失了踪的傅人杰。」

此時曾十一也難以忍受屍身發出的惡臭，說道：「我們先離開這裡吧。」

程碧實在是求之不得，當下便急步的離開。

一路行着，曾十一說道：「傅人杰怎會死在這裡的？」

程碧答非所問的說道：「眞想不到，傅龍頭的武功如此了得也被人殺了。」

曾十一道：「這事有點古怪。」

程碧道：「你認爲怎樣？」

「傅人杰身爲一個龍頭老大，照計不會單獨離開總壇的，但他爲什麼却死在這裡也不爲人知，而這一帶也是『神龍幫』的勢力範圍之內？」

程碧驚異的望着他，說道：「他的死會不會與我的家人被殺有關？」

「這也難說得很，因爲他的失踪，是在你一家被殺後的第二天開始，以我看來，他的死極有可能與此事有關。」

「會不會出賣我爹的人眞的是他？」

「你的意思是說，他把齊傲天的行踪告訴了那個幕後主腦人，那主腦人殺了你一家人後，恐怕事機不保，因此把傅人杰也殺了？」

「會不會是這樣？」

「但傅人杰爲什麼出賣你爹，更出賣了『神龍幫』？」

程碧答不上來。

曾十一又道：「若果出賣你爹的人就是他的話，這似乎有點說不通。」

程碧以詢問的眼光望着他。

曾十一續道：「照計傅人杰已知道你一家居於淸風鎭的，既然這樣，陸無親根本不用跟踪齊傲天，她大可直接到淸風鎭把你一家殺掉，同時也用不着等到三個月後才下手。」

程碧自問不及他心思愼密，所以只有聽的份兒。

行了一會，曾十一忽然又回轉頭而行，程碧見了，說道：「你去那裡？」

曾十一邊行邊道：「再去現場看一看。」程碧只好掩着鼻子跟着他向屍體發現處行去。

屍體四週的野草長得高及一個成年人的膝蓋，若果不是屍身腐爛發出惡臭的話，根本不易爲人發覺。

兩人站在屍體旁邊不遠處，曾十一四下張望了一會，似乎有所發現，程碧忍不住道：「你看什麼？」

曾十一道：「傅人杰臨死前沒有打鬥過的跡象，即是說，他在毫無防備之下被兇手偷襲取了他的性命。」

「你可以肯定？」

曾十一點點頭，說道：「若果他臨死前有作過打鬥的話，四週的野草應該被打鬥時踐踏得倒了下去才對，但這些野草根本就沒有被人踐踏過。」

程碧登時明白過來。

曾十一又向另一邊望去，發覺附近明顯地有兩行被人行走時踐踏過的痕跡，雖然事件已有一段時日，但那兩行野草明顯地被人踐踏過，於是他已了然於胸，說道：「殺傅人杰的只有一個人。」

程碧循他的視綫望去，已然明白，傅人杰其實與兇手來到現場，兇手在他冷不防備之下把他殺掉，再由原路折回頭，因此地上只留下兩行野草倒下去的痕跡，她更加明白，兇手與傅人杰是認識的。

曾十一看了一會，說道：「叫宋幫主派人來替他收屍吧。」

* * *

程遠風一家被殺後的第二天，傅人杰就離奇失踪，從此下落不明，以致「神龍幫」上下懷疑傅人杰就是內奸，但傅人杰已爲人所殺，這又說明了什麼？

程遠風被殺，距今只有十多天，即是說傅人杰也失踪了十多天，「神龍幫」的人見了傅人杰的屍體後，有經驗的人都知道傅人杰也死了十多天了，也即是說，傅人杰與程遠風的死亡，其實只相隔了三數天。

傅人杰屍體被發現，宋晚昭當然也很震驚，他甚至顯得有點坐立不安。

所以宋晚昭又爲此事而召集了四大龍頭及八大堂主在「神龍廳」共商大策，因爲他下意識感到，「神龍幫」正潛伏着一股外來的威脅，因此有必要召開這個會議。

自從齊傲天被殺，傅人杰失踪，「飛馬堂」及「掌戶部」不能沒有領導人，因此，「飛馬堂」副堂主李一虎就升爲「飛馬堂」堂主，而傅人杰失踪後，宋晚昭已視他爲一個叛徒，因此「掌戶部」也另覓人選，而現任「掌戶龍頭」則由原爲副龍頭的江宏出任。

曾十一雖然在江湖上不是一個重要人物，但宋晚昭一直都很尊重他，更因爲傅人杰的屍體是他發現的，所以今次會議曾十一也成爲座上客。

每個人都覺得，「神龍幫」的確正面臨一個威脅，最可怕的，就是連敵人是誰也尚未知道，因爲宋晚昭覺得，齊傲天及傅人杰之死，大有可能是敵人在逐步削弱自己的實力，這樣防不勝防下去，實在令人感到憂慮。

江宏是傅人杰的直系部下，上司離奇被殺，已感到兵臨城下，更爲傅人杰的死而感到仇恨滿胸，因此恨恨的道：「宋幫主，傅龍頭之死，已很明顯，我們非要盡快查出兇手不可。」

新任「飛馬堂」堂主李一虎道：「傅龍頭在神不知鬼不覺之下被殺，看來我們眞的出現了內奸，否則傅龍頭怎會無故的走到靑草坪去？」

靑草坪就是傅人杰陳屍之處，該處離「神龍幫」總壇頗有一段路程，平日根本就甚少人涉足該處，若不是曾十一忽然雅興大發，相約程碧並肩同遊該處的話，恐怕傅人杰化作一堆白骨仍不爲人所知了。

宋晚昭變得很深沉，雙目烱烱有神的說道：「到底是誰胆敢跟我們過不去？」他的說話充滿自負。

「掌刑龍頭」楚千山道：「傅龍頭掌管戶部，掌握了幫中每一個人的詳盡資料，他會不會就是內奸？」

上司被點名指爲內奸，江宏大爲憤怒的道：「楚龍頭，話不可以亂說。」

楚千山道：「既然本幫懷疑有內奸存在，每個人都有嫌疑，我懷疑傅龍頭勾結敵人，出賣了程幫主，那個幕後人恐怕他會把秘密洩漏，所以把他殺了滅口。」

西門漢也道：「這個推測也合理，若果兇手不是與傅龍頭相識，根本就沒有機會下手。」

江宏雖氣，但恐怕也被人懷疑，所以只好默不作聲了。

方長聲忽然說道：「能夠一下子把傅龍頭殺掉的人，不一定是武功高强的人。」

衆人望着他，等他說下去。

方長聲又道：「殺傅龍頭的兇手，會不會也是陸無親？」

西門漢道：「江湖上見過陸無親的人並不多，但傳說她樣子相當漂亮，是個人見人愛的女人，所以我也認爲，陸無親大有可能以美色引誘傅龍頭，再借機把他殺了。」

「青龍堂」堂主趙不邪忽然插咀道：「傅龍頭之死，表面上很複雜，但我覺得這事其實很簡單。」

衆人聞言，都以詫異的眼光望着他。

趙不邪續道：「我懷疑有人想坐上龍頭老大的寶座，因而不惜把傅龍頭殺掉，便可順利做其龍頭老大。」

趙不邪的話，矛頭明顯指向江宏，令江宏聽了，面色一陣紅，一陣青的，站起身子大叫道：「你胡說！」

趙不邪望着他在冷笑，其餘人等則以鄙視的眼光望着江宏，因爲人人都覺得趙不邪的話未必無可能。

這十二人，都是「神龍幫」出類拔萃的領導人，以往的戰績顯示，他們都對「神龍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自從傳出幫中出現內奸後，已開始互不信任起來，目下趙不邪的一番話，竟挑起了衆人對江宏敵視之心起來，宋晚昭覺得這樣互相猜忌下去，實在是「神龍幫」的致命傷，「江湖聯盟」的解體是個先例，他見氣氛不對，忙道：「大家都是好兄弟，應該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才對，若果我們內部不和，傳將出去，『神龍幫』豈非不攻自破？」

幫主終歸是幫主，短短的一番道理，立時把衆人喚醒過來，同時也把氣氛緩和了。

宋晚昭忽然望着坐在一邊的曾十一，眼光好似請他發表意見一樣。

曾十一到底是客人的身份，所以一直都保持沉默，因爲他明白到，這終究是「神龍幫」內部的事，自己實在不適宜也沒有資格發言，只好乖乖的坐着，做其旁聽者。

宋晚昭向他望了望後，說道：「曾少俠頭腦聰明，對這件事有何看法？」

曾十一被人稱讚「頭腦聰明」，已不是第一次，所以再也沒有當初那種飄飄然的感覺，他聽了宋晚昭的發問，想了想才道：「有一點很重要。」

衆人知他又要發表偉論了，所以很專心的聽他說下去。

曾十一繼續道：「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別上了敵人的當。」

此語實在有點驚人，江宏忙道：「曾少俠此話怎講？」

曾十一冷笑一下，說道：「貴幫是否出現內奸則不得而知，但我懷疑有人藉出現內奸這個藉口來擾亂貴幫的內部，使你們不和，最後互相殘殺來達到目的。」

曾十一語不驚人死不休，事實上他的話也是自有他的一番道理，因此只把衆人聽得瞠目結舌起來。

曾十一續道：「據宋帮主所說，殺程帮主的幕後主腦人，最大嫌疑的，就是『風雷教』的陳飛翔和『旭日會』杜無敵，我覺得嫌疑最大的是陳飛翔。」

說到這裡，便停了下來，衆人都知他腦筋特別靈活，所以很心急的等他說下去。

曾十一離開座位，行到大廳中央，面向衆人，續道：「我爲什麼懷疑陳飛翔呢？」頓了頓，又道：「正因爲一直以來，『風雷教』與『神龍帮』關係都很不錯，其實陳飛翔一直很忌憚『神龍帮』，所以才靠向『神龍帮』這一邊，到了程帮主金盆洗手之後，陳飛翔就有了不軌的企圖，一方面乘機向江湖上散播謠言，說程帮主其實是想在幕後策動一個大陰謀，他就藉這個機會成立了『江湖聯盟』，利用各盟友來增强實力，以便日後對抗『神龍帮』，另一方面，他就派出臥底滲入『神龍帮』內，或者收買了帮中兄弟，以致『神龍帮』內部的一切動向都被他洞悉得一清二楚，也因此很輕易知道了齊傲天去清風鎮之目的，程帮主就被他僱用的陸無親殺了。陳飛翔爲了要逐步削弱『神龍帮』的實力，就把傅人傑引到青草坪，然後向他痛下殺手，只要程帮主、齊傲天及傅人傑死了，『神龍帮』內部自然就會懷疑自己人有內奸，也自然的出現了人心惶惶的混亂情況，發展下去，『神龍帮』內的兄弟難免爲了自保而自相殘殺，這樣『神龍帮』就很易解體，而陳飛翔也就無需要動用一兵一卒就可以達到目的，所以，眞正具有陰謀的人，其實就是陳飛翔，他甚至把老奸巨猾的杜無敵也利用了，而杜無敵本身也有極大野心，所以甘於被陳飛翔利用，實際上，陳飛翔與杜無敵之間其實各懷鬼胎，你虞我詐，到底誰勝誰負，就要等待最後結果，但可以肯定的，陳飛翔憑着在江湖上吃得開而佔了先機，依我看來，杜無敵絕不會就此甘心，他和陳飛翔之間遲早會有一場大火併。」

曾十一說的，全是推測之言，但他說得口齒伶俐，咬字清晰，再加上七情上面，只把衆人吸引得豎耳傾聽，當他偉論滔滔的說完，各人嘴嚼一下他的話，都覺得每一句都合情合理，無以反駁。

他的一番話，其實很簡單，在什麼事也可能會發生的江湖上，「神龍帮」上下人等應該會想得出來，但在此人人自危的關頭上，每個人都只想着如何去應付外來的敵人，那會有人想得如此詳細？所以曾十一說完後，各人都暗讚他頭腦精明。

宋晚昭簡直對曾十一佩服得五體投地，內心已當他是軍師看待，所以很重視他的話，待他說完後，說道：「然則曾少俠認爲我們應該如何應付陳飛翔？」

曾十一道：「程帮主一家被殺，我已懷疑是陳飛翔所爲，我相信他遲早會露出尾巴來，所以我才提議召開江湖大會，只有這樣才有機會找到証據。」

宋晚昭道：「你打算怎樣去找証據？」

曾十一道：「傅人杰之死，無論是否陳飛翔所殺，但可以肯定陳飛翔會沾沾自喜，要找到証據就更加容易，但有一件事很可惜。」

宋晚昭道：「甚麼事？」

「可惜『江湖聯盟』在互不信任之下已解體，陳飛翔無形中勢力大減，否則陳飛翔就會仗着人多勢衆而不把『神龍幫』放在眼內，到時要查起來也較易，但現在其餘已解散的盟友已對陳飛翔起了疑心，因此在江湖大會舉行之日，陳飛翔必定會小心謹慎，凡事不着痕跡，所以調查起來比較困難。」

宋晚昭道：「照你這樣說，江湖大會的舉行豈非會白費了心血？」

曾十一道：「不但白費心血，可能還會有更嚴重的後果。」

衆人聽得眉頭緊皺起來。

宋晚昭急道：「爲什麼？」

曾十一道：「別忘記，江湖大會召開的目的，表面上是向江湖同道澄清對『神龍幫』的謠言，但最終目的是查探殺程帮主一家的兇手，但若果查不到兇手，到時『神龍幫』對江湖上發表的宣言不爲人接受，那時出席江湖大會的『神龍幫』兄弟大有可能被其餘人等羣起而攻，發展下去，江湖上的大火併就會展開，你說這後果是不是很嚴重？」

宋晚昭一想不錯，登時無話可說了。

西門漢道：「請帖已全都發了出去，江湖大會不舉行也不能了。」

江宏道：「若果查不到兇手，後果又那麼嚴重，江湖大會開來有個屁用？」

楚千山道：「江龍頭的意思是要取消這個江湖大會？」

江宏道：「我不是這個意思，現下情況，應該另謀善策，莫被人做主動，處於不利之地位。」

大家都覺得，「神龍幫」的確處境不利，但又想不出一個辦法來，衆人的眼光都投向曾十一身上，希望他能想出一個主意來。

曾十一見了衆人的眼神，知他們想叫自己出主意，當下便道：「江湖大會就如期舉行，絕不能改期，也不能取消。」

江宏道：「曾少俠這樣做，豈非有點不顧後果？」

曾十一做事就是不顧後果的，這有什麼稀奇？可是他卻有另一個原因，朗聲道：「到時，我要把大家置諸死地而後生，來個險中求勝，說不定會有想不到的結果。」

衆人聽他說得如此堅決，又似乎成竹在胸，一時間竟對他充滿信心，人人都知他主意特別多，是以對他極具信心。

宋晚昭簡直對他已言聽計從，聽他一說，微一動容，說道：「曾少俠似乎另有妙計？」

曾十一微笑道：「計劃是有，但妙不妙則要事後才知。」

江宏忙道：「到底曾少俠有什麼計謀？」

曾十一道：「天機不可洩漏，最主要的，還是要隨機應變。」

衆人聽他說了，都對他寄以莫大的希望。

曾十一望着宋晚昭道：「宋帮主，我有一個不情之請。」

宋晚昭道：「曾少俠但說無妨。」

曾十一道：「江湖大會舉行之日，我要出席的『神龍幫』兄弟聽令於我。」

爲了大局着想，宋晚昭當然可以無條件答應他的要求，問題在於在座各大人物是否同意，因此向衆人掃視了一眼。

趙不邪率先開口道：「只要能替程帮主一家報了大仇，莫說聽令於曾少俠，甚至有其他要求，我們都可以做到。」

與會各人都相繼附和趙不邪的說話，都對曾十一的要求毫無異議。

曾十一見衆人都不反對，便說道：「好，現在大家什麼事也不要理，安心的等待江湖大會舉行之期吧。」

曾十一是否能查出殺程遠風的兇手則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經他口沫橫飛大說一番之後，他已由一個藉藉無名之輩，變成一個受「神龍幫」極重視的大人物。

他的一番話也引起了「神龍幫」衆人激發了高昂的情緒，人人都對他寄以莫大的希望，彷似把他視爲救世主一樣看待，此舉是因爲他爲人主意特別多的關係。

接着他又說道：「待會我要寫封信給陳飛翔和杜無敵，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信。」

衆人聽了，不知他爲何要寫信給陳飛翔和杜無敵，是以都感到奇怪，江宏忍不住的道：「寫封什麼信給他們？」

曾十一緊盯着他道：「你問來幹什麼？」

江宏被他毫不客氣的一說，甚感沒趣，說道：「隨便問問吧了。」

曾十一眼光仍瞪着他，說道：「江龍頭，待會你叫兩個手下來我房間找我。」

江宏奇道：「找你什麼事？」

「替我送信給陳飛翔和杜無敵。」說完，當衆叫道：「散會！」聽他命令式的語氣，就好似已成爲發號司令的人物一樣，然後背負着雙手神氣十足地離開「神龍廳」。

* * *

曾十一回到房中，先拿出文房四寶，便寫了兩封信，收信人分別是陳飛翔及杜無敵，兩封信內容俱一樣，就是：

「本人謹代表『神龍幫』向貴掌舵人發表宣言，江湖上一切風風雨雨俱有人在興風作浪，意圖不軌，誰人具有對江湖上不利的陰謀，本人已了然於胸，江湖大會舉行之期，定能指證該人，盼貴掌舵人

依期出席爲荷！曾十一謹啓。」

兩封信寫完後，分別封了信封內，只在等候江宏派人前來送信。

唐非與文一龍在一旁看着他寫此兩封信‧知道他原來已知悉了誰人在幕後興風作浪的，唐非忍不住問道：「師父，這在幕後興風作浪人到底是誰？」

曾十一聳聳肩，笑道：「我怎知道？」

唐非奇道：「你在信上不是說明已知道了嗎？」

曾十一又笑道：「這兩封信其實是魚餌，我要釣大魚。」

唐非在抓頭皮，簡直不明他話中之意。

曾十一道：「我懷疑『神龍幫』內的確有內奸，這兩封信正好把內奸引出來。」

唐非的神色好似仍不明白。

曾十一只好向他解釋道：「我剛才在『神龍廳』當衆說要寫信給陳飛翔和杜無敵，而且還强調這兩封信十分重要。」

唐非道：「這又如何？」

「若果『神龍幫』眞的出現內奸的話，那內奸是不是會設法看一看信中內容？他甚至還會阻止那兩封信送出去。」

唐非恍然道：「我明白了，只要有人這樣做，就可以証明『神龍幫』眞的有內奸了？」

曾十一微笑道：「就這麼簡單。」

文一龍道：「師父好似充滿信心。」

曾十一道：「不是充滿信心，只是嘗試一下而已。」

唐非道：「若果你估計錯誤，『神龍幫』並沒有內奸，而那兩封信眞的送到杜無敵和陳飛翔手上又如何？」

「這簡單不過，他們收到信後，知道『神龍幫』沒有人懷疑他們，他們就會很放心出席江湖大會，若果他們其中一人就是殺程遠風的幕後主腦人的話，我們就可以不動聲息的暗中偵查，不難會查個水落石出。」

唐非聽他說得信心十足，可是一點也不樂觀，他面露憂色的道：「師父，若果『神龍幫』眞的出現內奸，而你又聲言知道內奸是誰，那內奸會不會怕你指証他而會暗中加害我們？」

文一龍也憂慮的道：「不錯，至於那內奸是誰，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們遲早會防不勝防而被殺的，所以我們的處境其實很危險。」

曾十一道：「放心吧，若果『神龍幫』眞的有內奸的話，那個內奸也不會蠢到要殺我們的。」

唐非道：「你爲什麼如此肯定？」

曾十一道：「別忘記，『神龍幫』出現內奸這個疑點是我提出來的，若果那內奸眞的把我們殺了，宋晚昭必定把事件徹查下去，所以那內奸要殺我，根本就是自取滅亡。」

曾十一見他們好似仍不放心，又道：「依我看來，那內奸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兩封信到底寫些什麼，然後再把自己極力掩飾，以免露出馬脚。」

二人仍舊一點也不樂觀。

此時，房門被人拍响了，曾十一叫道：「進來！」

門外的人把門推開，進來的，是兩個小嘍囉，他們向曾十一躬身行了一禮，說道：「曾少俠有何吩咐？」

曾十一看着他們，忽然若有所思一樣，想得入了神，過了一會才道：「你們應該知道我叫你們的目的了？」

其中一個小嘍囉道：「江龍頭派我們來替曾少俠送信來的。」

曾十一點點頭，然後拿出兩封信，交到他們手上，鄭重的道：「這兩封信相當重要，你們馬上送給杜無敵和陳飛翔，回來後重重有賞。」

兩人連聲稱謝，其中人道：「曾少俠放心，我們必定不負所託。」

「事不宜遲，你們馬上動身吧！」

兩個小嘍囉知道身負重任，感到有點自豪，連聲稱是，然後退了出去。

曾十一神色有點緊張，關上門後，忙對兩名徒弟道：「你們馬上由小路趕上去，然後暗中跟踪那兩人。」

唐非已明白曾十一要自己去查探一下，兩個送信的小嘍囉是否被人跟踪，然後下手搶去兩封信，忙道：「趕得及嗎？」

曾十一道：「趕得及有餘了。」

唐非道：「他們送信，必定會騎馬上路的，我們怎及他們快？」

曾十一道：「他們不會馬上出發的，若果我沒有猜錯，那兩人已去了見那內奸，然後把那兩封信給那內奸看。」

唐非道：「聽你語氣，好似已証明了『神龍幫』的確有內奸。」

「不錯，我已肯定『神龍幫』有內奸！」

「這麼快就知道了？」

「別忘記，我聲言那兩封信十分重要，但他們只派來兩個無關重要的小脚色去送信，這証明了什麼？」

「証明了什麼？」

「証明了那內奸準備犧牲兩個小人物，他不但要阻止兩封信送出去，還要在路上把他們殺了滅口。」曾十一說道。

文一龍道：「果然夠毒。」

唐非道：「既然這樣，我們大可以直接跟踪那兩個人，看他把信交給誰，不就可以知道誰是內奸了嗎？」

曾十一道：「沒有用的。」

「爲什麼？」

「因爲那內奸已早有準備，若果這樣做，只有打草驚蛇，現在唯有在路上暗中監視，看看兩個小嘍囉是否眞的在路上被人截殺，這就可以証實是否有內奸了。」

「若果那內奸把兩封信偷龍轉鳳換了又如何？」

文一龍道：「不錯，若果兩封信被換了，再封入兩封假信送給陳飛翔和杜無敵，這樣豈非神不知鬼不覺？」

曾十一道：「就算兩封信被換了，那兩個小嘍囉已知道了這個秘密，那內奸爲了不致秘密被洩露，也一樣會在路上把他們殺掉滅口的。」

唐非豎起拇指道：「師父果然想得週詳。」

曾十一道：「別多說了，馬上出發，在必經之路等候那兩人吧。」

唐、文二人毫不怠慢，便遵照曾十一的吩咐去做。

＊　＊　＊

唐非和文一龍行色匆匆的離開「神龍幫」總壇，幫中兄弟雖見他們有點匆忙，但知道他們與曾十一的關係，而曾十一又是被幫主視為一個上賓，所以也不理會二人，任由他們離開。

兩人由捷徑毫不放鬆脚步，一路上向大道奔去。

約莫奔走了一頓飯時間，終於來到一處荒野，唐非向道旁望去，見有一個樹林，林邊正有幾棵長得數十尺高的喬木，唐非心想，何不爬上樹上，居高臨下，豈非視野廣闊？心念至此，便與文一龍一起爬上樹上，然後藉着茂盛的樹葉，把自己藏了起來，等待送信的兩人。

二人藏身在樹上，靜候送信的人，但過了一段時間仍不見那兩人出現，文一龍已有點不耐煩的說道：「那兩個傢伙會不會已走過去了？」

唐非內心也起了疑問，說道：「他們送信一定是騎馬的，脚程比我們快，他們大有可能已走在我們前頭了。」

文一龍道：「這樣一來，師父豈非估計錯誤？」

唐非正想說句洩氣之言，但話未出口，忽然有兩乘人馬從「神龍幫」總壇方向馳了過來，唐非精神為之一振，說道：「有人來了！」

文一龍向前望去，果見有兩乘人馬正快步馳將過來，脫口道：「會不會是他們？」

二人目不轉睛的望着來人，待兩乘人馬接近時，向下望去，騎者依稀是那兩個送信的人，唐非說道：「他們這麼遲才上路，果然有點古怪，師父也沒有估計錯誤。」

兩乘人馬很快從二人藏身的大樹旁「呼」的一聲奔過，唐非再向他們看個清楚，他們果然就是送信的人。

文一龍望望唐非，說道：「那兩個傢伙若果遠離了我們，我們如何監視？」

豈料話口未完，兩匹奔走中的馬在不遠處忽然悲嘶一聲，接着兩匹馬向前一仆，頓成滾地葫蘆，兩騎者也從馬背上結結實實的摔了下來。

唐文二人相視一眼，隨即明白兩匹快馬在奔馳間絆着路上的絆馬索，以致劇變頓生。

隨着人仰馬翻的一刹那，唐、文二人更清楚看見，此時忽然有兩人從道旁的叢林撲了出來，而且兩人都手握單刀，那兩個手握單刀的大漢甫一現身，便呼喝連聲，握刀向倒在地上的兩個送信的人砍將下去。

兩個送信的人面色劇變，嚇得大聲驚叫，但驚叫聲甫一發出，隨即變成兩聲淒厲的慘叫聲，就這樣，他們在莫名其妙之下死在兩個不明身份的人手上。

唐、文兩人在樹上看得屏住了呼吸。

那兩個大漢殺了兩個送信人後，便在死者身上摸索起來，找了一會，在死者身上各找出一封信件，接着二人打了個眼色，便把兩具屍體拖到叢林深處，然後清理了地上的血跡，這才離開。

唐非見兩人殺了人後，竟然朝「神龍幫」的總壇方向而去，對文一龍道：「他們果然是「神龍幫」的人。」

文一龍瞪目望着他說道：「這是不是表示『神龍幫』真的有內奸？」

唐非道：「難道還會假嗎？」

文一龍道：「想不到師父所講的全都是事實。」

＊　＊　＊

曾十一聽了唐非與文一龍述說所見的一切，便深沉的坐着不發一言。

文一龍見他不作聲，過了一會，說道：「那個內奸會不會就是江宏？」

唐非道：「那兩個送信的小嘍囉是江宏指派的，他大有可疑。」

曾十一忽然道：「他殺了那兩個送信的人，以為神不知，鬼不覺，但卻偏偏被我曾十一知道了。」

唐非有點憤怒的道：「我們馬上當衆把江宏揪出來，要他供出受誰指使。」

曾十一道：「無証無據，怎能魯莽？」

唐非一想不錯，說道：「那我們該怎辦？」

曾十一道：「那兩個小嘍囉只是兩個無關重要的小人物，他們是死是活，根本就不會有人留意，幫中上下人等都只會以為他們真的已把信送了出去，這個情形，我們最好不動聲息，詐作什麼也不知道，安心等候江湖大會召開是為上策。」

唐非道：「我們倒不如把這件事告訴宋晚昭吧。」

「絕對不能！」

「為什麼？」

「宋晚昭身為一幫之主，以他君臨天下的身份，難免會疑心重重，若果我們照實對他說了，他不相信起來，就會以為我們從中挑撥，後果可能會弄巧反拙。」

唐非道：「你的意思是自己搜集証據，然後指証江宏？」

「誰人是真正的內奸，暫時也不能妄下判斷，照我估計，江湖大會舉行之期，只要我細心查探，必定會有人露出尾巴來，那時豈非乾脆得多？」

此時，房外忽然有人在拍門，唐非望着房門，叫道：「是誰？」

房外的人道：「是我，曾大哥在不在？」那是程碧的聲音。

唐非正想開門，曾十一忽然阻止，正作了個不要聲張的手勢，唐非知道他一直都很喜歡程碧，見他此舉顯然不想見她，有點疑惑起來，輕聲道：「程姑娘好似想見你。」

曾十一神色忽然有點悽然，也輕聲道：「告訴她我不在。」

唐非萬分詫異的望着他。

曾十一又向他道：「快對她說吧。」

唐非只好隔着房門說道：「程姑娘，我師父出去了。」

門外的程碧叫道：「我不信，你開門給我進來吧。」

唐非又望着曾十一，仍舊滿面疑

惑的神色。

曾十一聽了程碧的語氣，就好似非要進來不可一樣，只好對唐非輕聲道：「開門吧！」

唐非一點頭，便把門開了，隨着那門一打開，曾十一慌忙躲在門後，所以程碧進入房中，並不發覺曾十一。

唐非爲人比較精明，知道曾十一好似有意避開程碧，只覺莫名其妙起來。

文一龍爲人比較敦厚，只以爲曾十一躲起來是跟程碧開玩笑，他見程碧一進來後不見曾十一，滿面都是失望神色，再也忍不住了，便把躲在門後的曾十一拉出來，說道：「師父，別再玩啦，你看程姑娘多心急要見你？」

曾十一惡瞪了文一龍一眼，只好從門後行了出來。

程碧見了曾十一後，知他跟自己在開玩笑，嗔道：「你怎地如此頑皮？」隨即發覺自己對他實在太着緊，面上爲之一熱。

曾十一面色忽然變得有點不自然，程碧見了，說道：「什麼事？」

曾十一嘆了口氣，忽然對唐、文二人道：「你們先出去吧，我有事要跟程姑娘說。」

文一龍一笑的先行出房外，唐非但覺事情有點不對勁，也只好行了出去。

曾十一把門關上，然後好似連正眼也不敢望程碧一眼。

程碧但覺他古裡古怪的，眉頭一皺，說道：「到底什麼事？」

曾十一眼神在迴避她，又嘆息了一聲，說道：「程姑娘，不瞞你說，我的確很喜歡你，而且我也知道你很喜歡我。」

程碧聽他向自己表明心跡，心中爲之一跳，粉面登時緋紅起來。

曾十一又道：「但我發覺，我們根本不適宜在一起。」

他弦外之音，程碧當然聽得出，所以頓時呆若木雞起來。

曾十一以歉疚的眼光望着她，說道：「在我還沒有欠你之前，我們最好以後也不要再見面。」

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女，對一個人已深深鍾愛，忽然聽了這些說話，能不心如針刺嗎？

程碧面容有點悽然，叫道：「爲什麼？」

曾十一面容也現出痛苦之色，說道：「因爲我發覺，我們生存在兩個世上，大家內心世界都不同，根本沒有可能在一起，就算勉强在一起，也是沒有結果的。」

程碧來時是興緻勃勃，但卻聽了這個訊息，對她來說，根本難以接受，只把她聽得眼淚直流，身子抽搐。

曾十一又道：「我答應過替你查出殺你一家的仇人，我會盡我所能去做，只要查到那個幕後主腦人是誰，我就會離開『神龍幫』，從此我們再也沒有相見的必要了。」

程碧與曾十一相識的日子雖然尚短，但也知道他是個用情專一的人，今番卻聽他說出這些說話，只把她聽得耳朵嗡嗡作响，但覺自己付出一片眞情，到頭來卻爲人欺騙，登時愛恨交織，叫道：「爲什麼？你這是爲什麼？」

曾十一內心其實異常痛苦，但他在極力掩飾。

唐非和文一龍行出房外，並沒有離開，只在房外偷聽二人的說話，起初他們還以爲曾十一跟程碧在開玩笑，但聽下去後，知道曾十一此次卻異常認眞，二人不禁相視愕然。

唐非最是了解曾十一，知他對程碧早已動了眞情，而程碧也早已對他芳心暗許，但忽然間，聽了曾十一的話，似乎下了個「揮慧劍，斬情絲」的最大決心，這個突如其來的變故，除了令二人感到錯愕之外，也感到異常突兀，聽了程碧悽然叫聲，文一龍再也忍不住，便大力的拍着房門，叫道：「師父，快開門。」

曾十一呆呆的站在房中，忽聞急速的拍門聲，如夢初醒一般，拖着沉重的腳步把門開了。

門開處，文一龍衝進房內，看見程碧淚流滿面，怒斥着叫道：「曾十一，程姑娘對你這麼好，你爲什麼要拋棄她？你還有人性嗎？」

曾十一身爲他師父，聽他直呼出自己的名字，怒道：「大胆！」

文一龍本來一直都很尊重曾十一，雖見他怒容滿面，但毫不畏懼，又指着他叫道：「程姑娘對妳情深一片，你卻拒人於千里之外，你這算什麼？」

曾十一並沒有發怒，只是神情極之痛苦的呆立着。

唐非冷眼旁觀，知道曾十一忽然向程碧說出決絕之言，其中可能大有文章，他望着曾十一，神色似乎對他甚是諒解，說道：「師父，你是不是有什麼難言之隱？」

曾十一忽然仰天大笑起來，可是笑聲卻充滿無奈，也有點凄凉味道，笑聲過後，瞪着唐非道：「大丈夫做事，拿得起放得下，我會有什麼難言之隱？」

曾十一的生命裡，只有歡笑，沒有痛苦，但此刻唐非見他卻說得異常痛苦，更加覺得事情的不對勁，所以也無話可說了。

程碧到底是個女性，喜歡一個人，又被人隨便拋棄，內心的難受豈非更甚？她是局內人，又怎及唐非如此旁觀看清？只覺曾十一實在太絕情薄倖，程碧抽泣着，咬牙道：「曾十一，你今天欺騙了我，你終有一天會後悔的。」說時，眼光充滿恨意，也充滿了怨毒，然後，帶着一顆破碎的心，「呼」的一聲，便衝出房外。

曾十一看着她帶着極深的恨意離開，神色更加痛苦，喃喃的道：「碧兒，你一輩子也不會明白我的一片苦心的。」

文一龍呆望着程碧快步而去，怒瞪着曾十一，正想破口叫駡，唐非立時向他打了個眼色，文一龍這才沒有駡出口，但內心却十分憤怒。

唐非望着曾十一，看他神情，知他對程碧仍舊一片眞心，嘆息一聲，說道：「師父，前幾天你和程姑娘還是好好的，大家都知道你和她相愛，何以今天卻

出了這個事故？是不是眞的有難言之隱？」

曾十一神情呆木的說道：「終有一天你們會明白過來的。」

唐非點點頭，接着對文一龍說道：「師弟，師父不是你想像中那種始亂終棄的人，你要明白這一點。」

經唐非一提點，文一龍方才醒覺曾十一的確可能另有苦衷，所以怒氣也消了，內心也有點歉意，望着曾十一道：「師父，對不起，弟子不該罵你。」

曾十一在痛苦中感到一絲溫暖，雙手搭着文一龍肩膊，微笑道：「一龍，你不但是我的好徒弟，也是我的好朋友，你罵我，是爲我好，所謂愛之深，責之切，你罵我，我感激還怕來不及，又何需對我道歉呢？」

文一龍道：「但你到底也是我師父。」

曾十一道：「一直以來，我在你們面前只是擺擺師父的架子來玩玩，但內心卻當你們是朋友還多於徒弟。」說着，望唐非，苦笑道：「似乎阿非比一龍還要了解我。」

文一龍道：「不錯，我可能不及師兄了解師父。」

曾十一又苦笑道：「但我對你們兩人都很了解，否則如何有資格做你們師父？」

文一龍道：「但一直以來，我和師兄都很關懷你。」

「我現在才深深體會到，你們的確都很關懷我，你們都是我的好徒弟。」說着，忽然笑起來，似乎笑得很開心。

唐、文二人齊聲道：「師父笑什麼？」

曾十一彷似把剛才不愉快的事都忘記了，笑道：「我想起你們當初拜我爲師時的情形就覺得很有趣。」

唐、文二人也不禁回想起當初拜曾十一爲師時的可笑情形，所以三人不約而同的相視笑了起來。

唐非本來想追問曾十一何以會作出與心愛的程碧決絕的原因的，但見氣氛已緩和下來，曾十一心情又已開朗了，所以也感到不宜再問下去，既然他說過終有一天自已會明白的，那麼就等那一天好了。

## 隱瞞事實　減少流血

這些日子以來，曾十一極力去抑制對程碧的思念，每當想起以往與程碧在一起的那段日子，雖然是短暫的，但已令他無法忘掉。

他何以忽然間要作出離開程碧的決定？沒有人知道，唐非想起他對程碧說過：「我們生存在兩個世上，大家內心世界都不同，根本沒有可能在一起，就算勉强在一起，也是沒有結果的。」

這些話是什麼意思？是不是肺腑之言？還是一個藉口？

但唐非很清楚曾十一是個不拘小節之人，他敢愛敢恨，敢言敢行，又豈會爲了與程碧「生存在兩個世上，內心世界不同」而導致各走一方？

＊　＊　＊

六月十八是江湖大會召開之期，「神龍幫」以主人身份召開這個大會，所以必定要提早到達召開會議的地方——清泉山。

因此，六月十三那天，宋晚昭便點撥了隨行人衆上路前赴清泉山。

此次赴會的，「神龍幫」當然以宋晚昭爲首，隨行的除了曾十一三師徒外，還有西門漢、楚千山、江宏三大龍頭，至於八大堂主，也有三人隨行，他們分別爲段文廣、趙不邪及司徒超，還有一批武功一流的幫衆，以及幾名做瑣事的小嘍囉，一行共五十多人。

程碧對曾十一愛火仍熾，嚷着要隨衆出發，但曾十一好似不想再見到她，以致她不能被列入名單內。也因此，程碧對曾十一的恨意也越深了。

一行五十多人在六月十三日清早出發，到得次天傍晚時份，衆人終於也抵達清泉山了。

清泉山一帶景色秀麗，平日遊人倒也不少，這座山並不太高，但登上山上，極目遠望，附近景色盡收眼底，令人目不暇給。

在清泉山下有一個湖，湖上有一間規模不小的客棧，名爲「清泉客棧」，是專做遊人生意的一所客棧。

夕陽殘照，湖水一片金黃色，「清泉客棧」及通往客棧的九曲橋倒映在水中央，這種景緻就份外迷人了。

這個時候，正是「笙歌散盡遊人去。」由於「清泉客棧」已於日前被「神龍幫」以厚金包了起來，店方已在日前把一個告示牌豎立在清泉山範圍的入口處，知會一衆遊人，說明「清泉客棧」於六月十四日傍晚開始已被人包下來了，請遊客另覓居停，因此這個時候，清泉山顯得份外冷清。

由明日開始，將會有出席江湖大會的人抵達清泉山，所以宋晚昭不得不好好準備一下。

「神龍幫」衆人到步後，再由江宏向衆人分配了居住的房間，然後曾十一召集各人在客棧的酒樓內商量一切。

雖然宋晚昭是「神龍幫」的最高領導人，但曾十一有言在先，有關江湖大會的一切事項由自已發號司令，所以曾十一無形中做了「神龍幫」的臨時領導人，一直以來，宋晚昭都很尊重他，所以也只好退居次席了。

五十多人齊集在酒樓內，曾十一居中站了出來，朗聲道：「剛才我們進入清泉山範圍的時候，大家有沒有發覺入口處的大理石路旁上有一個涼亭？」

大家都說發覺了，更知道那涼亭叫「望月亭」。

曾十一道：「今次前來出席江湖大會的，與會各人必定有人把武器帶在身上，在這種場合實在不適宜帶武器在身，以免破壞氣氛，所以我打算叫與會各人解下武器方可進入清泉山範圍內，『望月亭』正好用來作『解劍亭』，由明天開始，西門龍頭負責把守『解劍亭』，無論何幫何會，都必需在亭內解下兵器方可進入會場。」

宋晚昭道：「理應如此。」

曾十一望着西門漢道：「西門龍頭還要把出席會議的幫會名稱，人數及各人姓名登記下來，以便出了亂子的時候便於追查。」

西門漢抱拳應道：「知道。」

曾十一道：「大家要明白，這次會議可說龍蛇混集，屆時大有可能會有人乘機從中生事，也或許會有人混了入會場，意圖不軌，楚龍頭就帶着幾個武功較高的兄弟在會場巡視，只要發覺有不明身份的人混了進來，就來個先發制人，嚴加盤問到底有何企圖。」

楚千山也應道：「知道！」

曾十一望着趙不邪，說道：「會議進行時趙堂主和司徒堂主則負責監視會場內外所有人的動靜及行踪，一有不對勁之處，馬上作出報告，以打擊有人圖謀不軌。」

司徒超和趙不邪忙應道：「知道！」

曾十一又道：「在會議進行時，段堂主和江龍頭則分別站在宋帮主兩旁，加以保護，但千萬別帶兵器在身上，以免引起懷疑。」

段文廣與江宏也應道：「知道！」

曾十一又道：「至於今次大家的隨身武器，大可以收藏在睡房內，以便萬一發生事故的時候可以應付。」

眾人都點頭。

曾十一續道：「今天是六月十四，會議在六月十八才舉行，在這四個晚上，大家一切要小心謹慎，莫中了別人的暗算，為了安全起見，楚龍頭、趙堂主、司徒堂主及段堂主就輪流負責晚間巡邏，以免敵人有可乘之機。」

四人都相繼應了。

宋晚昭在一旁見曾十一分配各人工作，見他雖然年紀輕輕，而且為人放蕩不羈，性格又有點輕佻，但辦起大事來，卻是有條不紊，而且甚有領導才能，不禁對他大為欽佩。

「神龍幫」在江湖上樹大招風，卻召開這個如此重要的大會，宋晚昭難免會有極大的壓力，但他自從見了曾十一三番四次的雄辯滔滔，思考敏捷，今次又為自己出任發言人，自是輕鬆得多，再加上曾十一以局外人的身份站出來說話，只要他話中內容不偏幫「神龍幫」，保持中立，就會大大減少衝突的事件發生，所以心理壓力也大為減輕。

心理壓力也大為減輕的意思並不指完全沒有壓力，因為這次會議之中，屆時或者會有令人難以預料的事發生，所以他難免感到有點憂慮。

其餘幫眾表面上顯得輕鬆，但大家都明白到，這次大會關乎「神龍幫」日後的命運，所以，眾人其實是外表輕鬆而已。

曾十一向一眾人等分配完工作後，便叫店方預備晚膳。

在食物端上來之前，曾十一特意叫小二們把食物先送給幾名小嘍囉進食，他此舉是恐防食物被下了毒，因此叫幾名小嘍囉進食，若果食物真的被下了毒，就寧願犧牲幾名小嘍囉，那幾名小嘍囉那曉得他的心意？所以食物一送上來後，便據桌大嚼起來。

待幾名小嘍囉進食完畢，都安然無事，曾十一才叫小二們把其餘人等的飯菜端上來，然後放心進食。

＊　＊　＊

為了防範有人乘夜潛入會場範圍進行暗箭傷人的勾當，當晚，楚千山、段文廣、司徒超及趙不邪輪流帶着幫中高手在會場範圍內作徹底巡邏，而且一點也不放鬆，第一晚，眾人都安然渡過了。

次天，雖然是在白晝，但巡邏工作繼續進行。

西門漢得到曾十一的指派，便帶着四名武功一流的七弟把守在「望月亭」中。

「望月亭」外已新掛上了一個牌匾，牌匾上寫着「解劍亭」三個字，西門漢特意在亭中央放置了一張書桌，以便向出席會議的人登記姓名及人數。

「神龍幫」在發出的請帖上聲明，與會各人可以在六月十五日開始到達清泉山，屆時將有人招待，今天正是六月十五日，但一天下來，仍不見出席的人到來。

六月十六日，仍舊不見有份參與會議的人抵達會場，直至六月十七日中午時份，始有人抵達會場，這第一個抵達會場的人，就是「白雲幫」幫主柳天希，此行一共有十個人。

西門漢熱誠的迎接了柳天希後，便要求一行人解下隨身兵器，然後記下各人姓名，柳天希也很合作，都一一照做了，然後由人帶進會場範圍之內。

隨着柳天希的到來，不久，「神鷹幫」東方石亦已抵達，一行亦是十人，到得傍晚時份，有份出席江湖大會的四十五個幫會領導人亦陸續到齊，總人數已超過了一千人了。

這過千人聚集在清泉山客棧範圍之內，理應有一番熱鬧才對，但是，在此人人閉關自守的江湖上，每個人都有了防範之心，因此會場內靜得有點不尋常。

表面上顯得很平靜，但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個感覺，就是：暴風雨的前夕，通常都顯得份外平靜的，因此人人都暗自覺得，一場不尋常的暴風雨正在醞釀中，而且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這種氣氛實在緊張得令人透不過氣來。

＊　＊　＊

西門漢把一眾出席會議的幫會人數及姓名登記下來後，便把登記冊交給宋晚昭過目。

當晚，宋晚昭與曾十一在燈下翻閱登記名冊，發覺出席會議的幫會之中，人數都在二三十名之內，但有一個不尋常的現象，就是「旭日會」杜無敵一行之中，竟然多達八十人，而「風雷教」陳飛翔一行則只有五人。

這兩個幫會出席的人數衆寡懸殊，這是何道理？

杜無敵一行陣容最為浩大，他到底有何居心？而陳飛翔連同本人則只有五人，這又意味着什麼？

曾十一看了一會後，望着西門漢，說道：「杜無敵這許多人之中，多是什麼脚色？」

西門漢說道：「他們八十人之中，看來絕大部份都是身懷上乘武功之人。」

曾十一沉思了一會，說道：「在去年，『神龍幫』殺了『旭日會』的兩大護法，看來在杜無敵眞不會就此罷休，他帶這許多人前來，必定另有企圖。」

宋晚昭目光一閃，說道：「不錯，我也是這樣想。」

曾十一又對西門漢道：「陳飛翔所帶來的又是什麼脚色？」

西門漢道：「陳飛翔的四名手下之中，看來都是一般小嘍囉，大概是要來服侍自己而來的，所以陳飛翔可以說是單刀赴會。」

曾十一眉頭緊皺，說道：「他怎地如此放心，連一個保護自己的人也不帶在身邊？」

宋晚昭道：「『風雷教』的人會不會混在『旭日會』之中？」

曾十一道：「你的意思是說陳飛翔與杜無敵兩幫人馬合而爲一？」

「不錯！」

「我想大概不會如此。」

「爲什麼？」

「他們之間人數衆寡懸殊，任誰都會想不到這個可能性，很自然的會惹起懷疑，所以陳飛翔不會蠢到把大批人馬撥在杜無敵一起的，而且據我所知，杜無敵與陳飛翔之間已互不信任，還在暗地裡提防着對方，他們根本無可能會扯在一起的。」

宋晚昭想了想，說道：「那你認爲陳飛翔爲什麼單獨赴會？」

「很簡單。」曾十一道：「陳飛翔組成『江湖聯盟』，他拉攏杜無敵加入，是想利用杜無敵加上自己的實力來牽制住『神龍幫』，但現在『江湖聯盟』已解體，其餘盟友又對陳飛翔起了極大的疑心，所以陳飛翔就單獨赴會，目的就是告訴大家，自己實在沒有不軌的企圖，也不會對與會各人有疑心，因此才單刀赴會。此舉也是憑着自己在江湖上吃得開之故。」

西門漢插咀道：「表面上是這樣，但陳飛翔會不會另有居心？」

曾十一道：「這也難說得很。」

西門漢道：「現在與會各人俱已到齊，我們要防範的應該是誰？」

曾十一道：「任何人也需要防範，而且最不顯眼的人，往往就是最可怕的人。」

西門漢道：「我們今晚要加派人手嚴加巡邏。」

曾十一道：「不必！」

「爲什麼？」

「這個時候，其實每一個人都不敢輕舉妄動，以免惹起思疑，所以今晚的巡邏工作大可暫時放下，只要就寢前每個人加緊防範就已是足夠了。」

宋晚昭接口道：「若果我們派人在會場四週巡邏的話，就更易惹起別人諸多揣測，所以還是曾少俠的意見高明得多。」

＊　＊　＊

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清泉客棧住着千多人，卻是平靜得出奇，隨着夜色越濃，四週的氣氛也越加緊張，參加這次江湖大會的幫會人物，絕大部份都在入住房間之後，全都躲在房中，人人足不出戶，以致四週一片死寂，這種極不尋常的現象，全都是拜各江湖人物你虞我詐，互不信任所賜。

既然如此，又何必出席這次大會？

無他，正因爲召開這次大會的，就是江湖上勢力最大的「神龍幫」，以「神龍幫」在江湖上叱咤風雲的地位，有誰敢不給一點面子？有誰敢開罪？所以收到請帖的大小幫會領袖們，可說是被逼在戰戰兢兢之下參加這次大會的。

＊　＊　＊

曾十一與宋晚昭商談了一會後，便與徒弟們回到入住的房間。

唐非覺得今晚的氣氛實在有點怕人，面上露出憂色，說道：「師父，依你看來，今晚會不會有事發生？」

「這也難說得很。」

「你既然不敢肯定會否有事發生，但爲什麼叫宋晚昭不要派人巡邏？」

曾十一望着他，面容甚嚴肅的道：「因爲我要給從中生事的人一個機會。」

唐非一怔，道：「什麼機會？」

曾十一正色的道：「殺西門漢的機會。」

唐、文二人不禁愕住了。

曾十一又道：「若果我沒有猜錯，今次眞的有事發生，第一個死的人，將會是西門漢。」

二人仍是錯愕萬分。

曾十一見了他們的神色，又道：「你們不信？」

文一龍道：「你爲什麼有這個想法？」

「種種跡象告訴我，他必死無疑。」

唐非道：「既然這樣，你爲什麼不設法阻止？」

曾十一道：「我根本沒有辦法阻止，就算有辦法，我也不會阻止。」

「爲什麼？」

「因爲若果阻止，事情就越鬧越大，甚至不可收拾，只要西門漢死了，事件才有平息的機會。」

文一龍道：「到底誰人要殺西門漢？」

「到時你們自然會知道。」

唐非道：「西門漢知不知道有人要殺他？」

「若果他知道了，簡直會天下大亂。」

文一龍道：「那麼明天的江湖大會你又如何看法？」

曾十一道：「明天的江湖大會，會不會有大事發生則很難預料，但有兩個人肯定會死，就算這兩個人不死，我也會設法弄死他們，以求天下太平。」

唐非奇道：「明天死的將會是那兩人？」

曾十一在故弄玄虛，說道：「到時你們自然會知道，也會明白我也什麼要弄死他們。」

文一龍道：「若果你弄死他們，我們

豈非會成為別人的仇人？」

「這個你放心，」曾十一道：「就算我弄死他們，都要他們死得心服口服，還要他們死得不明不白，但我絕對無需要親手殺死他們，以免做出對不起自己的事。」

唐、文二人簡直不知道他葫蘆裡賣的到底是什麼藥，聽他說得煞有介事似的，又一陣陣的錯愕。

過了一會，唐非說道：「師父，其實你大可不必介入這次事件中。」

文一龍也道：「不錯，當初你硬要淌進這地趟水的時候，我還以為你喜歡程姑娘，為了要接近程姑娘才這樣做，但你現在和程姑娘又散了，為什麼還要插手？」

曾十一想起程碧，心頭一陣刺痛，輕輕嘆息一聲，說道：「表面上，此事與我毫無關係，而且我好似有點多管閒事。」

文一龍心直口直，說道：「不錯，我也覺得你實在多管閒事。」

曾十一搖了搖頭，說道：「我這樣做，無非只是要阻止一場江湖大屠殺吧了，又豈是多管閒事？」

唐非道：「但你有能力嗎？」

「你難道對我沒有信心？」

唐非道：「我不是對你沒有信心，不錯，你以往偵破了不少棘手的案件，甚至在龍山鎮時，又破了一連串兇殺案件，但今次事件並不似以往的事，做得不好，隨時自己也會性命不保的。」

文一龍道：「師兄說得對。」

曾十一道：「現在我們身處在龍潭虎穴之中，我很明白你們的心情，但一切不必多說，明天我就以行動來告訴你們，我可以平息這一場一觸即發的江湖大屠殺，所以你們今晚大可以安心地好好睡覺，就算今晚有什麼事發生也不必理會。」

唐、文二人心中滿是疑惑重重，只張着口在面面相覷着。

曾十一就好似不當一回事一般，說完便倒在床上，接着便蒙頭大睡。

＊　＊　＊

夜更深。

清泉客棧到處一片死寂。

沒有人料到明天舉行的江湖大會將會有什麼事發生。

＊　＊　＊

六月十八日，江湖大會舉行之期終於到了。

這不是一個甚麼大日子，每個人只盼望今天只能安然渡過，所以氣氛仍是一片凝重。

曾十一猜錯了，西門漢還未死，此刻，他正與三名武功一流的兄弟端坐在「解劍亭」內，以防有不明身份的人混進會場。

宋晚昭特意命人提早替各人預備了早飯。

這一頓飯，各江湖領袖人物都食不甘味之下草草填飽了肚子便算，唯獨杜無敵和陳飛翔卻吃得很開心。

早飯吃完，一衆人等離開了偌大的酒樓。

酒樓方面早已得到宋晚昭之令，在吃過飯後，酒樓大堂將會作為江湖大會的會場，所以酒樓內上下人等都忙着清理及佈置。

不消一刻，在衆多小二分工合作之下，把酒樓內的枱團團的圍在大堂四週，而每一枱則只設了六個坐位，大堂中央則空置着。

大堂之內一共有四十六張圓枱，除了一張望向大門口，背牆而坐的一張是為主家宋晚昭而設外，其餘四十五張則是為出席江湖大會的人而設的。

＊　＊　＊

中午之前，一切已準備妥當，只等待着各江湖領導人物入座。

天氣一片晴朗，陽光猛烈，微風不時從湖面傳了進來，令人身心舒暢無比，可是能夠領略這種舒泰的，到底有多少人？

陽光把室外所有事物都照成了一直線，即是說，午時已屆了，也即是說，江湖大會將會正式召開。

此時，客棧門外忽然響起一陣陣雄壯的鐘鼓聲，此鐘鼓之聲原來是宋晚昭為了召集所有出席江湖大會的人而命人響起的。

鐘聲響過後，各江湖幫會領導人紛紛從入住的房間步了出來，然後每個人都滿面嚴肅的步入酒樓大堂之內。

每個領導人帶着五名屬下出席這次大會。

衆人魚貫進入會場，然後找到自己所屬的座位坐了下來。

出席大會的，連同各領導人及下屬一共二百七十人，在寬敞的酒樓大堂內，足夠容納有餘。

身為主席的宋晚昭仍未進場。

近三百人聚集在廳上，每個人都正襟危坐，場內除了呼吸聲外，並沒有任何聲响，幾乎落針可聞，這種氣氛實在不尋常之極。

酒樓就建在湖中心，所有窗戶多數打開了，微風輕輕吹進來，若在正常的情形下，置身在此環境之下，你不能說這不是一種很高的享受。

但每個人都毫無享受的感覺。

窗外陽光强烈而熱情。

窗內每個人卻神色冰冷而且沉重。

這種極不尋常的氣氛根本不應該也不可能在這種優美得令人陶醉的環境下產生。

衆人進入會場後，酒樓內一衆小二全都離開了會場，因為他們實在不適宜在此逗留下去。

這種氣氛，是清泉客棧打開大門營業以來從未有過的。

每個人都心急的等待着身為主家的宋晚昭進入會場，是以，人人都以一雙精光四射的眼睛瞪着大門口。

時間已過了很久，但宋晚昭仍未進會場，衆人都知道他在擺架子故意遲到，所以人人都顯得有點不滿，但沒有人敢發出半句怨言。

以宋晚昭的身份，他的確有資格擺架子，若果他一早就進入會場的話，在一個大人物的立場來說，這簡直是一件

「成何體統」的事，所以他必定要遲到，而且還故意爲之，這就是一些所謂大人物的通病。

故意遲到，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資格的，因爲故意遲到也成爲一些大人物的身份象徵。

若果不是一個如此嚴肅的大會的話，說不定早已有人發出不滿的鼓噪了。

但沒有人這樣做，因爲任誰也不敢。

在劇烈的陽光照耀下，窗外靜止的物體在地上的影子已被拉開了，即是說，午時已過了很久，這個時候，忽然有人說道：「宋幫主終於來了。」

此人說完，一衆人等的眼光全都集中在大門口。

出席這次大會的，大部份人都沒有見過宋晚昭的廬山眞面貌，所以人人都希望一睹這個一代梟雄的眞面目，也因此，衆人都對他故意遲到的不滿情緒降至最低。

宋晚昭由五個人陪同下，終於威風凜凜的步入會場，跟在他身邊的五人，就是曾十一、江宏、段文廣和另外兩個不怒自威的幫中兄弟，這兩個人，任誰見了，都知道他們是身懷絕技之輩。

宋晚昭一路向主家席位行去，滿面威嚴的，連正眼也沒有望與會衆人一眼，因爲他覺得，只有這樣，才能顯示他在江湖上的優越地位。

他正覺得，在這種場合，絕不能有謙遜的言行，因爲這實在有失身份，所以他必要維護他在江湖上叱咤風雲之尊嚴。

他來到座位後，才站着望衆人，衆人爲了表示尊重他主人家的身份，都相繼起立向他拱手行禮。

宋晚昭接受了衆人的禮節，才傲慢的還了禮，然後說道：「各位江湖同道，請就座。」

衆人相繼就座，宋晚昭才坐下來，但曾十一等人仍是站立着。

空氣仍是一片沉寂，每個人的雙眼都直視着宋晚昭，等他發言。

宋晚昭陪坐了一會，此時站起身來，目光如炬向衆人一掃，然後把面孔繃得緊緊的，朗聲道：「各位與會的江湖同道，宋某召開這次江湖大會，承蒙各位賞面，宋某實在感到榮幸……」

這只是開場白，衆人都等他說下去。

頓了頓後，宋晚昭續道：「敝幫幫主之一的程遠風程幫主於月前金盆洗手，退出江湖，爲了種種原因，此事沒有向江湖上宣佈，但不久消息傳了出去後，竟然有等唯恐天下不亂的份子到處散播對敝幫不利的謠言。」

宋晚昭說完，曾十一隨即接口道：「爲了要澄清這些無稽的謠言，所以宋幫主才召開這個江湖大會，以正視聽。」

與會衆人聽了曾十一發言，都以爲他是「神龍幫」的人，宋晚昭知道衆人都不知道曾十一的身份，便指着曾十一，朗聲道：「各位，這位就是人稱『狂俠』的曾十一，他此次是以局外人的身份站出來向各位說幾句公道話的。」

人羣中，有部份人倒是聽過曾十一的名字，也知道他只是個閒雲野鶴，浪跡江湖之輩，理應不會涉及這些江湖事的，但忽聞他要以局外人的身份站出來說話，都大感錯愕，一些不知道曾十一是何方神聖的人，都眉頭緊皺起來，他們實在不明白宋晚昭何以叫一個名不見經傳而又不是「神龍幫」份子的人站在身旁，更要以他作發言人。

江湖大會進行下去，將會有甚麼事發生則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曾十一必然會經過這次大會之後，名氣又會大大提高了。

宋晚昭向衆人介紹過曾十一後，曾十一向衆人作了個四方揖，說道：「至於今次在江湖上造謠生事的人，說『神龍幫』將會策動一個大陰謀，各位若果輕信這些謠言的話，後果將會怎樣？」

此一說，彷似把衆人喚醒過來，每個人都覺得，後果將會是不堪設想的。

曾十一又道：「製造這個謠言的，就是『風雷教』教主陳飛翔。」說着，向陳飛翔望去，冷冷地道：「陳教主，不知你此舉居心何在？」

待他說完，一衆人等都以敵視的眼光望着陳飛翔，陳飛翔暗叫不妙，神情顯得極之不安，稍一定神，站起身來說道：「你莫說我是在製造謠言，我且問你，程遠風既然金盆洗手，爲什麼不依照江湖規矩去做，而要秘密進行？這樣做，莫說是我，就算是其他江湖同道也會起疑心的，我只是要保護自己吧了，難道這樣也不對嗎？」

衆人聞說，都覺得他說得有理。

曾十一當下先向與會衆人解釋程遠風秘密金盆洗手的原因，說明程遠風因爲仇人衆多，無論黑白二道想將他置諸死地的人不計其數，爲了要安安定定的生活下去，也爲了家人着想，才把金盆洗手之事秘密進行。

衆人聽了，不接受這個理由的佔了極大部份，此點曾十一已是預料中事，他見衆人都不接受，便又道：「不錯！這個解釋各位未必接受，所以陳飛翔就看穿了這個弱點，就勾結『旭日會』杜無敵，拉攏其餘幫會領導人組成『江湖聯盟』來增强實力，此舉目的何在，大家應該心照不宣了吧？」

一衆人等都在咀嚼他說的話，大家都知道杜無敵在江湖上是個聲名狼藉之人，因此曾十一說完後，衆人全都以不屑的眼光望着杜無敵。

杜無敵硬被拉了下水，豈有不怒之理？他不理衆人的目光，霍地站起身來，怒叫道：「你他媽的曾十一臭小子，你胡說八道什麼？」

曾十一離開宋晚昭身旁，行到大堂中央，瞪着杜無敵，叫道：「你這臭烏龜臭王八，你與陳飛翔到底攪什麼鬼，你以爲我不知道嗎？」

杜無敵怒得頸上青筋暴現，正想反唇相駁，但陳飛翔已比他先開口，望着宋晚昭，怒道：「宋幫主，你叫這個口沒遮攔的臭小子幫你來說話，到底意欲爲何？」

曾十一聽他如此數說自己，心中怒

極，不待宋晚昭開口，便向衆人高聲叫道：「各位，程遠風幫主爲人所殺，其實兇手就是陳飛翔和杜無敵……」

還未說完，杜無敵與陳飛翔已齊齊怒叫道：「胡說！」

一衆人等登時發出陣陣驚詫之聲，立時議論紛紛起來，陳飛翔見了，忙向衆人道：「各位，你們不要被這小子一派胡言蒙蔽了，其實程遠風之死與我們毫無關係。」

杜無敵也向衆人道：「杜某雖然一直都想殺程遠風，但他今次被殺，卻是與我毫無關係。」

宋晚昭見曾十一無証無據之下就要指証他人，恐怕事情會弄至不可收拾的地步，頓時暗叫不妙起來。

曾十一卻是異常鎮定，冷笑一聲，說道：「你們何必狡辯？你們不但殺了程幫主一家，還收買了『神龍幫』的傅人傑，再暗中把傅人傑殺掉，令『神龍幫』的人以爲傅人傑無故失踪，然後讓人諸多揣測，希望『神龍幫』內部分裂，以求達到統一江湖之目的，你們實在居心叵測。」

到底程遠風之死是否與陳飛翔與杜無敵有關？江湖上只是各說一詞了，這時候，二人被曾十一點名指爲殺人兇手，那有不怒之理？兩人本來相互間出現了嫌隙，但此時已變成聯成一氣，杜無敵爲人脾氣較爲暴躁，再也忍耐不住，「呼」的一聲，便跳離座位，衝到曾十一面前，他的五名手下亦惡氣冲天的跟貼在他左右。

陳飛翔也自怒了，也跳離座位的向曾十一衝去。

宋晚昭見二人明顯地要對付曾十一，連忙喝道：「別動手！」

二人也明白到這骨節兒實在不宜有魯莽行動，聽宋晚昭一喝，二人登時打消了向曾十一動手的念頭。

一衆人等見了此刻劍拔弩張之勢，呼吸聲也屏住了，待宋晚昭把二人喝停後，才鬆了口氣。

曾十一異常鎮定，冷笑一聲，說道：「怎麼樣？若果你們是清白的話，何必動怒？」

陳飛翔眼光恨意極深，說道：「你說程遠風是我們所殺的，証據何在？」

一時間，曾十一啞口無言起來。

與會衆人都以爲曾十一必定掌握了重要証據，所以等他說下去，但他卻不發一言，因此衆人感到有點愕然，接着又議論紛紛起來。

過了一會，曾十一狡黠一笑，道：「要証據不難，你們跟我出去吧，去到樹林邊，我自然有証據。」

杜無敵怒叫道：「我爲什麼要跟你出去？」

陳飛翔也叫道：「不錯，你是什麼脚色，卻來命令我們？」

曾十一目光灼灼的盯着他們，想尋個辦法引他們出去，但還沒有想出辦法來，就在此時，忽然有幾道光芒自屋頂透了進來，衆人不期然抬頭向上一望，只見屋頂有幾處瓦面被人揭開了，陽光因而投射進來，正在衆人微感愕然之際，被揭開瓦面的屋頂忽然有大批事物「嘩啦啦」的掉了下來。

衆人頓感不妙，有些人恐怕遭到暗算，連忙跳離座位逃避。

每個人都還未看清楚掉下來的到底是什麼，但此時，那些物件卻迅速噴出大量白烟，只一瞬眼工夫，會場大廳登時烟霧瀰漫，一片白茫茫的，只覺視野不清，坐近窗邊的人立感不妙，連忙跳出窗中。

巨變頓生，場內一片混亂。

隨着衆人爭相走避的一刹那，人聲嘈雜中，忽然傳來幾聲淒厲的慘叫聲，這個情形，很明顯是有人在混亂中遭到殺害了。

會場內仍舊一片混亂，在烟霧瀰漫中，人人都感到殺機四伏，好不慌惶。

場內由於窗戶盡數打開了，所以不消一刻，烟霧漸漸散去，宋晚昭在混亂中只見有無數黑影在移動，高聲叫道：「各位保持鎮定，千萬別離開會場……」

這個變故突如其來，誰也不知道到底是誰在滋事，此時濃烟漸漸散去，視野開始清晰，每個人爲了不想被人懷疑，聽宋晚昭一叫，登時全都留了下來，再也沒有人想奪窗而逃，以免啓人疑竇。

濃烟散去後，與會各人都神色異常錯愕起來，全都站在廳中心。

曾十一吐了口氣，在慶幸着沒有受到暗算，暗地裡揑了把汗，隨即跳上宋晚昭所坐的桌面，面向衆人，高聲叫道：「各位，請先坐回原位，以便查出生事的人！」

衆人爲了要查明誰人在生事以及不想被人懷疑，都相繼坐回原位。

曾十一從桌面跳了下來，人羣散後，朝地上一望，只見地上除了佈滿了許多竹筒之外，還清楚看見地上躺着三具屍體。

這三具屍體是「神龍幫」的人，他們就是「飛鷹堂」堂主段文廣，以及保護宋晚昭的兩個「神龍幫」幫衆，在他們屍體身旁的還有三把染滿鮮血的匕首，不問而知，他們就是死在這三柄匕首之下了。

——與會衆人全都沒有帶兵器在身，但身上懷有短兵器又有誰知道？

「神龍幫」不但死了三人，宋晚昭前胸也受了傷，鮮血染紅了整件上衣。

「神龍幫」連同宋晚昭及曾十一共有六人出席，但卻三死一傷，只有江宏無恙，若不是曾十一離開了「神龍幫」的座席走到大堂中央，相信也難免遭到暗算。

此事已很明顯，生事的人顯然是在針對「神龍幫」了。

曾十一望了地上一會後，見宋晚昭受了傷，說道：「宋幫主你的傷勢怎樣？」

宋晚昭道：「這點傷不碍事。」隨即面上露出憤怒之色，目光向衆人一掃，叫道：「到底是誰的所爲？」

廳內鴉雀無聲。

曾十一向在場的衆多席位逐一掃射了一眼，赫然發覺有四個座席是空無一

人的，向座席上的幫會名牌一看，這四個座席就是「風雷教」、「旭日會」、柳天希的「白雲幫」，及東方石的「神鷹幫」四大幫會。

在曾十一的視綫引領下，衆人也發覺這四個座席竟空無一人。

這並不表示這件事就一定與他們有關，因爲當烟霧瀰漫之際，正是人人自危之時，他們爲求明哲保身而撲窗而逃是合情合理之事，可是，他們之離開是巧合還是經過安排則不得而知了。

此時，那四大幫會的人物見事情靜止下來，才由大門走了進來。

他們知道無需要向人解釋離開的原因，因爲若果解釋，就等於掩飾，所以他們還是坐回原位爲妙。

混亂之後，一切都顯得很平靜，兇手殺人後，再把兵器丟在地上，然後混在人叢中，任誰也不會知道殺人者到底是爲何幫何會。

曾十一忽然狠狠的盯着剛坐回座席的四人，說道：「杜舵主、陳教主、東方幫主、柳幫主，你們剛才去了那裡？」

柳天希站起身來說道：「你這樣問是什麼意思？」

東方石也叫道：「難道你懷疑我們？」

曾十一背負雙手，來回踱了幾步，然後對一衆人說道：「身爲東道主的『神龍幫』死了三人，宋幫主又受了傷，此事是否要弄個水落石出？」

衆人都暗暗點頭。

曾十一目光驀地射向杜無敵，嚴厲的道：「杜無敵，你剛才爲什麼離開會場？」

他直呼杜無敵的姓名，又以質問的語氣如此相對，杜無敵豈會不怒，叫道：「你以爲我殺了人？」

陳飛翔也道：「剛才形勢如此兇險，若果是你也會覓路而逃的，你不走，是因爲你走不及，你爲什麼卻來懷疑我們？」

曾十一瞥了陳飛翔一眼，又對杜無敵道：「杜無敵，今次江湖大會，你帶了八十多人前來，到底所爲何事？」

杜無敵冷笑一聲，道：「壯聲威！」

曾十一道：「好一句壯聲威，依我看來，不會如此簡單吧？」

杜無敵氣得面上赤紅，話也說不出來。

曾十一又說道：「其實剛才的事是你和陳飛翔做的，你以爲我不知道？」

杜無敵怒斥道：「你別再含血噴人！」

陳飛翔也怒得面上肌肉跳動，叫道：「你說『神龍幫』的人是我們殺的，你有什麼証據？」

衆人都覺得曾十一無証無據之下就指証他人，實在也魯莽得可以，宋晚昭恐怕他胡亂說話之下會引起更多事情，便對他道：「你查清楚了是他們所爲嗎？」

曾十一向他一點頭，輕聲道：「我自有主張。」接着面對衆人，正想開口說話之際，此時忽然有一人氣急敗壞的走進大堂，只見此人神色有點慌張，急聲道：「幫主，不好了！」

這人是「神龍幫」的人，宋晚昭見了他的神色，暗叫不妙，脫口道：「什麼事？」

那人就是與西門漢把守「解劍亭」的其中一人，他走到宋晚昭面前，說道：「西門龍頭和另外兩個兄弟在『解劍亭』遭到了暗算，只有屬下一人死裡逃生——」

宋晚昭聽了西門漢遭到暗算的消息，急道：「西門龍頭現在怎樣了？」

那人面上出現一陣悲憤之色，說道：「他們全都死了！」

這事已擺得很明白，有人在跟「神龍幫」作對了，宋晚昭登時怒得面上肌肉跳動，雙拳握得「勒勒」作响，懾人的目光向在座等人來回掃了幾遍。

一衆人等聽了「神龍幫」中鼎鼎大名的「兵馬龍頭」西門漢爲人暗算所殺，全都起了强烈的反應，人人都猜到，宋晚昭絕對不會就此罷休，發展下去將會是怎樣，沒有人敢想像。

曾十一聽了西門漢的死訊後，竟然毫無反應，心想：「果然不出我所料，有人要殺西門漢。」

曾十一怎地如此料事如神？知道西門漢必死無疑？然則他又知不知道西門漢爲誰人所殺？

宋晚昭仍以懾人的目光望着衆人，說道：「各位，敝幫『兵馬龍頭』現在被人殺了，到底誰人在跟敝幫過不去？明人不作暗事，請站出來說句話如何？」

江宏也怒道：「不錯，做人何必鬼鬼祟祟的？」

曾十一的目光瞪着陳飛翔與杜無敵，傲然一笑，道：「不要諸多推測了，西門漢之死也是陳飛翔和杜無敵殺的。」

杜、陳二人聽了，怒吼連聲，杜無敵怪叫着道：「姓曾的小子，你一直指証我，我今天不把你宰掉，誓不爲人！」聲隨人至，便向曾十一撲了過去，陳飛翔見杜無敵動手，也自不客氣，大喝一聲，也隨杜無敵撲了上去，衆人見了，全都站起身來，靜觀事情的轉變。

曾十一見二人撲了上來，先向旁避了開去，眼見江宏想加入助陣，忙叫道：「江龍頭退下，讓我來對付他們。」

江宏聽見他說，只好退了下來站在一旁，望望宋晚昭，宋晚昭向他一點頭，說道：「曾十一辦事我很放心，你就看他如何應對他們吧。」

大堂中央，曾十一以一敵二的姿態應付杜無敵與陳飛翔，只打得呼喝連聲起來。

杜無敵的五名手下站在一旁虎視眈眈着，他們知道曾十一根本不是二人的對手，所以也沒有加入的念頭。

若論武功，曾十一根本就不是陳、杜二人其中一人的對手，更何況二人聯手？他在二人合力攻擊之下仍能支撐了一會，那是因爲他身手敏捷，每能避了不少險招。

再打了一會，曾十一根本不敵，待避過幾招後，身子向後一翻，敏捷的落在一張近窗的枱上，接着飛身撲出窗外。

杜、陳二人對他早已恨透，心中想

把他置諸死地，見他不敵而逃，連忙咬牙追了下去。

宋晚昭恐怕曾十一不是二人對手，爲他們所殺，連忙快步走出大門口，其餘人等也起了好奇心，也快步的走了土去。

一衆人等走出門外，只見曾十一被陳飛翔與杜無敵在湖面的九曲橋窮追得有點狼狽。

宋晚昭見了，知道曾十一無論如何敵不過二人，暗地裡爲他担憂得流出冷汗，微一定神，回頭對衆人道：「各位同道，這只是敝幫的事，請大家不要插手！」說完，便也向曾十一被追的方向走去，意欲助他一臂之力。

曾十一憑着敏捷的身手，在曲曲折折的九曲橋之上左穿右插，那二人要追上他也非易事，此時見了宋晚昭已趕了上來，忽然叫道：「宋幫主，這裡交給我，你站在一旁好了。」

宋晚昭聽他一說，果然停了下來，一時間也不知道他將會以什麼辦法來對付眼前的兩個高手。

曾十一再走了一會，已遠離了客棧，此時忽然兀停脚步，面向着追來的陳飛翔與杜無敵，心想：「終於把你們引出來了。」隨即向二人伸手一阻，叫道：「別追了！」

杜、陳二人本來已對他異常憤怒，今番又被他在橋上左穿右插的戲弄了一番，心中怒意更盛，見他停了下來，目光殺氣暴射，二人各握着雙拳，狂叫一聲，便向他攻了過去。

曾十一見二人攻了過來，明知不是二人對手，唯有先避一避再說，當下身子一躍，一個翻身，便已落到橋的另一端。

二人撲了個空，心中更怒，又向他躍將過去，在另一邊的宋晚昭見了，只看得有點心急。

曾十一卻一點也不急，見兩人又撲了過來，忽然大叫一聲：「杜無敵，你被陳飛翔利用了。」話音未落，二人已衝至，唯有又向後一翻避開再說。

二人雖然又撲了個空，但聞他忽然說了這些話，爲之一怔，接着便停了下來。

陳飛翔聽曾十一說自己利用了杜無敵，怒叫道：「你胡說！」

杜無敵聽說被陳飛翔利用了，半信半疑，接着以奇異的眼光盯着陳飛翔。

陳飛翔見他顯然相信了曾十一的說話，急道：「杜兄，你莫聽這小子一派胡言。」

曾十一忙道：「杜無敵，你今天不殺陳飛翔，你『旭日會』總有一天會被他害得傷亡慘重，你自己也會性命不保。」

陳飛翔聽了，怒得目眥皆裂，吼叫一聲，便向曾十一衝殺上去，杜無敵聽了曾十一那一番話後，端的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見他向曾十一動手，忙喝道：「住手！」便向陳飛翔從後撲將過去。

陳飛翔本來衝向曾十一，但見杜無敵也從後擊來，唯有回頭迎向杜無敵。

江湖上你虞我詐，互不信任，先不說曾十一所說的是眞是假，但杜無敵已深信不疑，所以瘋狂的向陳飛翔攻了過去。

陳飛翔面色有點爲難，邊招架邊叫道：「杜兄，你聽我解釋……」

杜無敵怒道：「不用解釋，我現在才明白，你組織『江湖聯盟』，其實在利用我替你打天下，事成後再設計把我殺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說着，又向陳飛翔招招進逼。

陳飛翔見他出手狠辣，看他似非要殺自己不可一般，此刻再也不想多作解釋了，唯有把全副精神應敵爲要。

一衆江湖人物離遠見了他們二人忽然大打出手起來，都感到極之詫異，一時間也猜不透他們何以會火併起來。

唐非和文一龍知道了曾十一被杜、陳二人追殺，心下大急，連忙趕到九曲橋上，一來到客棧門外，只見陳飛翔與杜無敵二人呼喝連聲的在激鬥，先是一怔，隨即看見曾十一與宋晚昭就站在他們激鬥不遠處的橋上，二人便快步走了過去。

唐、文二人來到曾十一身旁，望了望惡鬥中的杜、陳二人，唐非才望着曾十一說道：「師父，這是什麼一回事？」

曾十一向他微微一笑，說道：「我昨晚不是對你說過嗎？我今天要設法殺死兩個人？」

唐非微感詫異，奇道：「你要弄死的人就是他們？」

曾十一點頭道：「不錯！」

唐非道：「你爲什麼要弄死他們？」

曾十一還未開口，宋晚昭搶着道：「因爲他們就是殺程幫主的人。」

唐非道：「程幫主就是他們殺的？」

曾十一道：「不是！」

唐非感到很愕然，宋晚昭也是。

＊　＊　＊

杜無敵和陳飛翔二人的武功都是十分高强，此時已打至難分難解的地步。

這二人之間，本來互相都已起了嫌隙，經曾十一一再挑撥之下，打了起來，都各不相讓，二人一早就視對方爲敵人，所以一經交手，早都生出了非要把對方置諸死地不可的念頭。

二人都是以拳脚相對，大家都明白到，若果要置對方於死地，就非要出動利器不可了。

這次江湖大會，明文規定與會各人都不許帶兵器在身，二人竟然不約而同地在身上抽出了大概一尺長的短劍。

出席這一種場合，若果要找一個身上完全沒有攜帶兵器的人，相信這也只是一般小脚色吧了，若果眞的人人身上都沒有兵器的話，段文廣和另兩個「神龍幫」兄弟怎會死？宋晚昭又怎會受傷？

二人把短劍抽出來後，雙方都有如受了傷的猛獸一般，打得鬼哭神號。

＊　＊　＊

曾十一師徒和宋晚昭在另一邊坐山觀虎鬥。

曾十一望着在作生死搏鬥的兩人，忽然咀角發出一絲冷笑，接着神色有點冷漠的望着宋晚昭，正色道：「宋幫主，你現在應該明白我爲什麼要挑撥他們互

相殘殺了？」

宋晚昭有點愕然，說道：「我不知道。」

曾十一道：「宋幫主，你是個聰明人，你應該明白我為什麼這樣做的。」

宋晚昭忽然在沉思，沒有說話。

曾十一望着激鬥中的兩人，見二人已開始互有損傷，接着又望着宋晚昭，說道：「我和程姑娘其實是真心相愛的，當我決定了要離開程姑娘的時候，你應該知道原因何在了吧？」

宋晚昭以佩服的眼光望着他。

唐、文二人對於曾十一忽然要離開程碧，本來就覺得奇怪，只是一直沒有過問，現在見他似乎有剖明心跡之意，都全神傾聽，等他說下去。

宋晚昭又望了望惡鬥中的二人，見他們雙方身上都受傷甚重，接着回頭望着曾十一，說道：「你挑撥他們互相殘殺，目的就是想平息江湖上的紛爭，我當然很明白。」

曾十一道：「既然你明白這一點，那麼你也應該知道我其實知道了很多了？」

宋晚昭道：「曾少俠心思縝密，似乎有很多事情都瞞不過你雙眼。」

曾十一道：「這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宋晚昭目光忽然變得呆滯起來，長長歎息了一聲，說道：「但你也要明白一點，我之所以要殺程幫主，齊傲天及傅人杰，是有極大苦衷的。」

唐、文二人忽然聽他說出程遠風、齊傲天及傅人杰是他殺的，登時張大了嘴巴，只感到錯愕萬分起來。

曾十一點反應也沒有，看神情，似乎早已知道了宋晚昭就是殺程遠風、齊傲天及傅人杰的幕後主腦人，他只是說道：「我知你有苦衷，所以一直都沒有怪你，我甚至為了要替你掩飾，還把心愛的人拋棄，又硬把陳飛翔和杜無敵拉下水中，讓他們做你的替死鬼。」

宋晚昭道：「我很明白你的心意。」

唐非與文一龍聽得有如墮入五里霧中。

曾十一見了他們不明白的神情，說道：「難道你們還不明白？」

文一龍抓抓頭皮，說道：「我真的不明白。」

曾十一望了望陳飛翔與杜無敵，看見他們在作垂死的拚鬥，神色好似有點替們們難過一樣，搖頭輕輕嘆息一聲，接着對唐、文二人道：「其實，程遠風、齊傲天是被宋幫主僱用陸無親殺的，傅人杰則是被宋幫主命人暗中所殺的，他們之死已轟動了江湖，此事遲早都要向『神龍幫』中兄弟作個交待，若果『神龍幫』內的人知道了殺程幫主及齊傲天的兇手就是宋幫主，將會有什麼效果？」

唐非說道：「『神龍幫』內部將會出現派系鬥爭，其餘江湖幫會必然趁機找『神龍幫』報仇，發展下去，江湖就難免有腥風血雨的事發生了。」

曾十一道：「正因如此，我為了不想看見那些腥風血雨的事發生，所以就挑撥杜無敵和陳飛翔，讓他們來一場火併，以他們的武功及性格，必定會鬥個同歸於盡，只要他們死了，我就向江湖各幫會宣佈，殺程幫主及齊傲天的人就是他們，各江湖人物必定深信不疑，既然兇手已死，一切事情也不會再追究，而江湖上才可以平靜中來。」

文一龍道：「但此事與你拋棄程姑娘有何關係？」

曾十一有點黯然的說道：「關係可大了。」

文一龍眨眨眼睛，說道：「我還是不明白。」

還是唐非頭腦較精明，他替曾十一向文一龍解釋：「因為師父答應過程姑娘要替她查出殺她一家人的兇手，師父查出來了，但為了平息江湖上的紛爭，不能把元兇指証出來，為了不想欺騙程姑娘，所以寧可不見她了。」

曾十一神情有點難過，說道：「若果我告訴程姑娘仇人是誰的話，後果一樣不堪設想，現在我終於知道她的大仇人，但又欺騙了她，實在覺得對不起她，若果她跟在我身邊的話，我一直都不會原諒自己的，所以唯有忍一時之痛離開她了。」

宋晚昭實在想不到，曾十一竟然為了一些與自己毫無關係的事而作出這麼大的犧牲，對他實在有點敬佩，但最為佩服的，還是他竟然洞悉了自己的一切，以佩服的眼光望着他，說道：「我殺了程幫主，本來沒有人會懷疑我的，但你為什麼好似一切已知道了？」

曾十一正色道：「其實一直以來，我都沒有懷疑過你。」

「但你為什麼會知道這事是我做的？」

「因為你不知不覺間竟然墮入我佈下之圈套之內。」

宋晚昭登時愕住了，以他的身份，竟然也會墮入別人佈下的圈套內，實在是一件不體面的事，但他不明白自己如何墮進曾十一的圈套內，所以脫口說道：「我如何墮入你的圈套？」

曾十一道：「記不記得，那次在『神龍廳』會議過後，我說要寫一封信給陳飛翔和杜無敵，還特意叫江宏派兩個人替我送信？」

宋晚昭當然記得，而且還印象深刻，但他只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曾十一又道：「你知不知道，我寫信給他們是何用意？」

宋晚昭搖搖頭。

曾十一續道：「程幫主和傅人杰之死，『神龍幫』上下都懷疑幫中有內奸，我說要寫信給杜無敵和陳飛翔，目的就是要引那個內奸出來，但想不到卻把你尾巴引了外來。」

宋晚昭目光詫異的望着他，說道：「你憑那一點知道那內奸就是我？」

曾十一道：「當日我不是指明要江宏叫人送信的嗎？」

「不錯！」

「但當日那兩個送信的人並不是江宏派來的。」

「你為什麼如此肯定？」

「據我所知，當時很多兄弟都懷疑江宏就是那個內奸，若果江宏真的是內奸

的話，當然恐怕露出馬脚，所以他要派人替我送信，必定會叫一些精明能幹的心腹去做，但來的卻是兩個小嘍囉，這表示了什麼？」

「表示了什麼？」

「表示那內奸準備犧牲兩條無關重要的性命。」

「當日那兩個小嘍囉的確不是江宏派去的，但你憑那一點懷疑是我派去的？」

「別忘記，江宏的身份是個龍頭老大，與其他三個龍頭的身份是平起平坐，誰也命令不了誰，除了你幫主的身份可以阻止他派人替我送信之外，還有誰有權力去調動他的手下？」

宋晚昭忍不住道：「果然有頭腦。」

曾十一冷漠的眼神望着他，說道：

「今天江湖大會，你情知自己不能向幫中兄弟交代殺程幫主的兇手，所以在會議進行之時，你就故佈疑陣，命人放烟霧彈，然後在混亂中把段文廣和兩個保護你的人殺了，再把自己弄傷，這樣做不但沒有人懷疑你，而且其餘江湖人物就會站在你一邊，接着你把事情淡然處之，顯示出你大人有大量的氣度，那些江湖人物就會對你起了好感，這樣一來，你的江湖地位就會更加鞏固了，所以我也很佩服你。」

宋晚昭對他實在佩服之極，說道：

「你說的全是事實，但可惜，我所安排的，都全部逃不過你的雙眼。」

曾十一道：「其實你這樣做很愚蠢。」

「哦？」

「試想想，幫中兄弟被殺，幫主受了傷，就算你不追究，但『神龍幫』成千上萬的兄弟，會就此罷休嗎？到時你的下屬盲目找人報仇，寃枉他人，將會有什麼效果？」

「我的確沒有想到此一點。」

「所以你根本不適宜坐這個位。」

宋晚昭一怔，說不出話來。

曾十一續道：「因為你有一幫之主的外表，卻沒有一幫之主的材料，即是說，閣下只是虛有其表，但我希望你經過這件事後，凡事都要向遠一些看，莫只顧目前。」

宋晚昭身為江湖上最大幫會的領導人，竟然被他如此教訓一番，實在感到大大的沒趣，但他沒有生氣，因為他說的是事實，他苦笑了一下，說道：「那麼西門漢的被殺，你也是懷疑我做的了？」

曾十一語氣很肯定，說道：「何需懷疑，西門漢根本就是你命人殺的。」

「不錯，西門漢的確是我命人殺的，但你又憑什麼懷疑他是我殺的？」

「西門漢還未死之前，我早就判斷他必死無疑，而且更知道要殺他的人就是你！」

「你真的如此料事如神？」

「也許是！」

「但你事前憑什麼知道我會殺他？」

「因為我忽然間想起了一個故事。」

「什麼故事？」

曾十一說道：「當年，宋太祖趙匡胤恐防掌握兵馬大權的石守信有異心，因此來一着『杯酒釋兵權』，一席話把石守信聽得涕淚交流，次日竟然要求罷去兵權，趙匡胤因此得其所哉，把兵權掌握在手上。」

宋晚昭道：「不錯，西門漢在幫中掌握了兵馬大權，我的確怕他有一天會對我不忠而起兵作反，所以我必定要把兵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但我不是皇帝，不能學當年的趙匡胤以功名利祿來引誘他，更不能恐嚇他把兵馬大權移交，若果這樣做，簡直就是自取滅亡，所以我唯有把他殺了，然後自己掌握兵馬大權，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地位。」

曾十一道：「所以，趙匡胤『杯酒釋兵權』的故事告訴了我，西門漢必死無疑，也只有西門漢死了，『神龍幫』內部才去了很多紛爭，所以我一直沒有打算阻止，只是暗地裡替西門漢難過。」

宋晚昭面露無奈之色，嘆了口氣，說道：「高處不勝寒，到了這個地步，我不能不這樣做。」

唐非忽然插咀道：「江湖上傳說，你與程遠風情如手足，但你為什麼連手足一家也狠心殺了？」

宋晚昭神色變得很痛苦，彷似不想再提及這件事。

曾十一說道：「程幫主金盆洗手之後，隨即盛傳『神龍幫』有陰謀，宋幫主為了表示程幫主之退出並無二心，所以狠心把他一家殺掉，因為只要程幫主一死，各江湖人物都會相信，幕後策動陰謀的程遠風既死，宋幫主也就陰不出什麼謀來了，只有這樣，『神龍幫』才可以暫時解除外來羣情洶湧的威脅。」

唐非又道：「但宋幫主為什麼連齊傲天也殺了？」

曾十一道：「因為知道程遠風居於何處的人只有幾個大人物，所以宋幫主就借助齊傲天去找程幫主之便，僱用陸無親暗中跟上去，實行來個一石二鳥之計。」

唐非道：「怎樣一石二鳥？」

曾十一道：「第一，宋幫主恐怕陸無親行事會被齊傲天知道，到時就大事不妙，再加上齊傲天是程幫主的心腹，所以連齊傲天也殺了，第二，只要齊傲天一死，『神龍幫』必然會有人懷疑幫中出了內奸，而宋幫主就可以進行另一個陰謀。」

唐非道：「什麼陰謀？」

「剷除程幫主昔日的心腹，傅人杰就是其中之一個，只要傅人杰一死，大家必然會懷疑他就是內奸，然後再設法搬弄是非，說傅人杰勾結何幫何會，又說何幫何會殺了程幫主，幫中上下知道程幫主為誰所殺，就必然人人仇恨滿胸，憑着澎湃的仇恨，加上雄厚的實力，要壟斷其餘幫會就不困難，那時『神龍幫』的實力就更加雄厚了。」

宋晚昭聽他說完，更為佩服的道：

「我所想的一切，好似都瞞不過你雙眼。」

曾十一道：「我不過是推測吧了。」

「但有一點你不明白。」

「那一點？」

「程幫主退出江湖，他一家遲早會為仇人所殺，既然他一家遲早會死在仇人

手上，我就替他們殺了，以免日後死得更慘。」

曾十一替他說下去：「而且還可以替你鞏固地位，是不？」

宋晚昭與曾十一一路說話，在另一邊的杜無敵與陳飛翔的惡鬥一直未停止過，時間已過了很久，此二人惡鬥一場後，終於如曾十一所料——他們果然都是同歸於盡。

既然杜無敵與陳飛翔死了，宋晚昭當然可以向其餘江湖人物宣佈，他們就是殺程遠風的兇手，殺了程遠風後，又散播對「神龍幫」不利的謠言，更成立「江湖聯盟」，目的就是想增强實力來侵佔其餘江湖幫會，達到統治江湖的目的，但二人的眞面目被曾十一揭開了，所以就在九曲橋上對曾十一不利，後來二人爲了利益衝突，因而來個互相殘殺。

當然，宋晚昭在會議大堂施放烟霧彈，殺了「神龍幫」三人，又殺了西門漢，都會全都歸納在杜、陳二人頭上去了。

只要把這些話說了出去，絕對會有人相信，因而宋晚昭也就可以安安定定的繼續做其「神龍幫」幫主了。

知道這些事的人，就只有曾十一師徒三人，所以宋晚昭忽然目露兇光的盯着曾十一，說道：「除了你們三人之外，還有沒有知道這件事的？」說時，眼光充滿殺氣。

曾十一卻不懼他兇惡的面容，說道：「除了我們之外，還有一個人知道這件事。」

「誰？」

「你猜猜吧！」

曾十一感到，杜無敵與陳飛翔既死，宋晚昭當然知道如何向各人交代此事，同時事件也終於平息，所以感到應該功成身退了，說了那句話後，便向唐、文二人道：「我們還是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吧！」說完，從宋晚昭身旁行過，便望來路而行，唐、文二人只好跟在他身後。

宋晚昭知道曾十一不會把自己的醜行揭開，但不怕一萬，最怕萬一，若果他把事情揭發了，自己如何立足下去？所以才動了殺機，但是遠方的數百人正在一直注視着自己，那有出手的機會？更何況，曾十一還說過，除了他們師徒三人之外，還有一個知道這件事，就算把他們殺了，那個第四者還不是一樣可以把此事揭發？

那個第四者是誰？他不知道，而且將會永遠也不會知道。

他只好無奈的目送他們師徒漸漸遠去。

* * *

曾十一師徒三人來到近岸邊的客棧大門，一衆人等正好奇地向他們湧了上來，異口同聲的問杜無敵與陳飛翔因何鬥了個同歸於盡？

曾十一面向人羣，高聲道：「這件事很複雜，非三言兩語可以交代清楚，但宋幫主自然會把詳細的情形告訴大家的。」說完，便分開人羣，與兩名徒弟離開清泉客棧。

* * *

曾十一師徒三人騎馬離開了清泉山範圍，當來到「解劍亭」的時候，果然看見西門漢伏屍在亭中央，曾十一搖頭嘆息了一聲，便策馬朝着大理石砌成的小徑而去。

行了一會，唐非忽然道：「師父，你說除了我們知道宋晚昭的事之外，還有一個人知道，那第四個人是誰？」

曾十一道：「根本沒有第四個人。」

文一龍道：「你不是明明說還有一個人知道的嗎？」

曾十一道：「若果我對宋晚昭說，除了我們三個人之外，就沒有人知道這件事了，你想想宋晚昭將會怎樣對我們？」

文一龍道：「宋晚昭恐怕我們把事情揭發，一定會派人暗中把我們殺了。」

曾十一道：「既然你也知道後果，爲什麼還不明白我的意思？」

唐非恍然道：「我明白了，師父說還有第四個人知道，其實是騙宋晚昭，宋晚昭顧忌還有第四者知道這件事，但又不知道第四者是誰，所以就不敢殺我們了，師父果然聰明。」

* * *

四週風光明媚，實在令人感到有無比的舒暢。

三人已遠離清泉山範圍，一路上仍是信步而行。

曾十一正自被四週的景色吸引住，再走了一會，迎面忽然有一乘人馬馳了過來。

曾十一不其然向前望去，待那乘人馬接近時，向騎者看個眞切，這一看，曾十一心頭登時爲之一跳，人也愕然了。來者竟然是程碧。

程碧此行是特意來見曾十一的，此際在道上碰上他，內心興奮無比，大叫一聲：「十一哥！」便策馬向他奔了過去。

曾十一何嘗不想見她？但想起，若果與她在一起的話，忍不住把她的大仇人說了出來，到時就大事不妙，若果不說出來，就只有一直把她欺騙下去，自己如何安樂？

他見程碧正滿面興奮的奔了上來，他該怎樣做？最後，他還是作了一個最大的決定，當下忍心把胯下坐騎一勒，掉轉馬頭，便向另一邊快步奔馳而去。

程碧見了，大感愕然，接着終於明白過來，曾十一根本就不喜歡自己，想起往日對他情深一片，卻換來千般苦楚，端的愛恨交織。

曾十一師徒三人一路奔馳，甚至頭也不回一下，在奔馳間，曾十一忽聞程碧咬牙切齒的從後高聲叫道：「曾十一，我這一輩子都恨你。」

曾十一聞言，簡直有如利箭穿心一般難受，但他沒有心軟，還加快了速度，一路向前奔馳。

程碧只好淚流滿面的目送他遠去。

她永遠都不會知道曾十一爲何要拋棄她。

——世上有很多事，不知道比知道了還要好。

——有人明白這個道理，所以那些人寧願一直無知下去。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七　　高石・編繪

# 三山聚義（二）




42　武松聽了，才知呼延灼連夜撤兵的原因。他安慰了孔亮一番，並打算請魯智深、楊志一同帶兵攻打青州。



43　正說時，魯智深和楊志並馬來到。武松替孔亮引見了，並說出聚集三山人馬，攻打青州的想法。




44　楊志議爲青州城池堅固，人馬强壯，又有呼延灼那樣的勇將，若要攻打，三山力量不夠，必須派人到梁山泊去請宋江帶兵前來，方能取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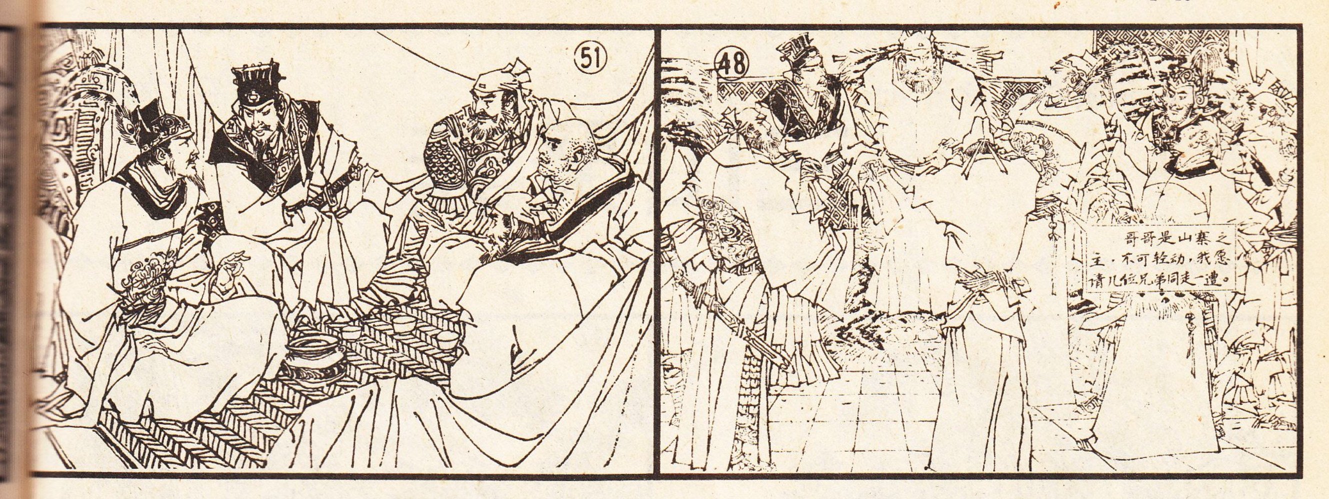
45　當下孔亮帶一軍士，扮作客商，前往梁山泊；魯智深等派人回二龍山，叫施恩、曹正帶一、二百人下山相助；李忠、周通知道後，也帶人馬下山來了，三山人馬聚集在青州城下。



46　單說孔亮到了梁山泊，先投了李立酒店，說明來意。李立便用船渡孔亮去金沙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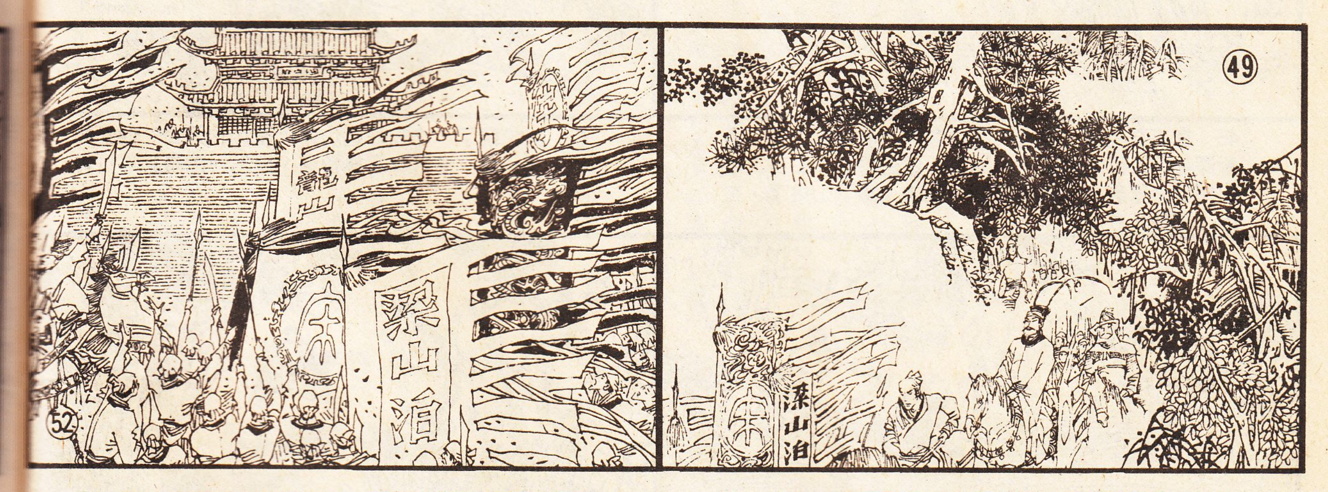


47　來到三關，已有軍士上山通報。宋江聽說，親自出迎。孔亮哭訴經過，請宋江發兵，會合三山人馬，同打青州。




48　宋江帶了孔亮到聚義廳見晁蓋、吳用和衆頭領，又將孔亮請求援助他攻打青州之事說了一遍，晁蓋要親自領兵前去，宋江請晁蓋留守山寨，由他前去。

51　次日，衆好漢商議軍情。楊志說："青州只仗着呼延灼一人勇猛。如能捉拿此人，破城則如湯潑雪，毫不費事。"吳用立即定計，智擒呼延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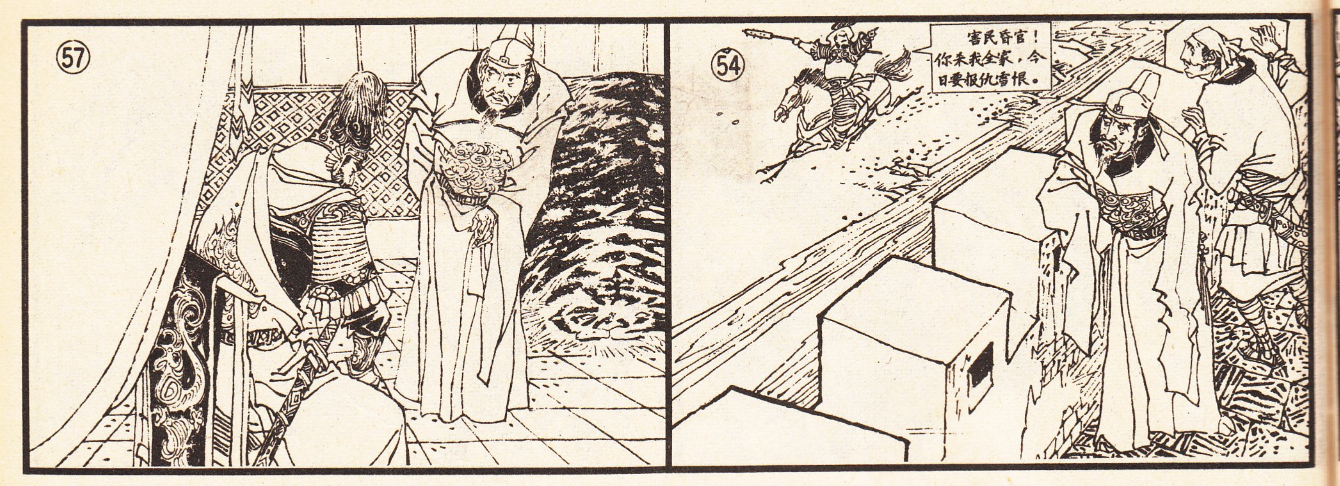

52　梁山大軍將青州城圍住。衆軍士擂鼓搖旗，吶喊搦戰。

49　次日，宋江點了二十個頭領，馬步軍三千，分作五路，向青州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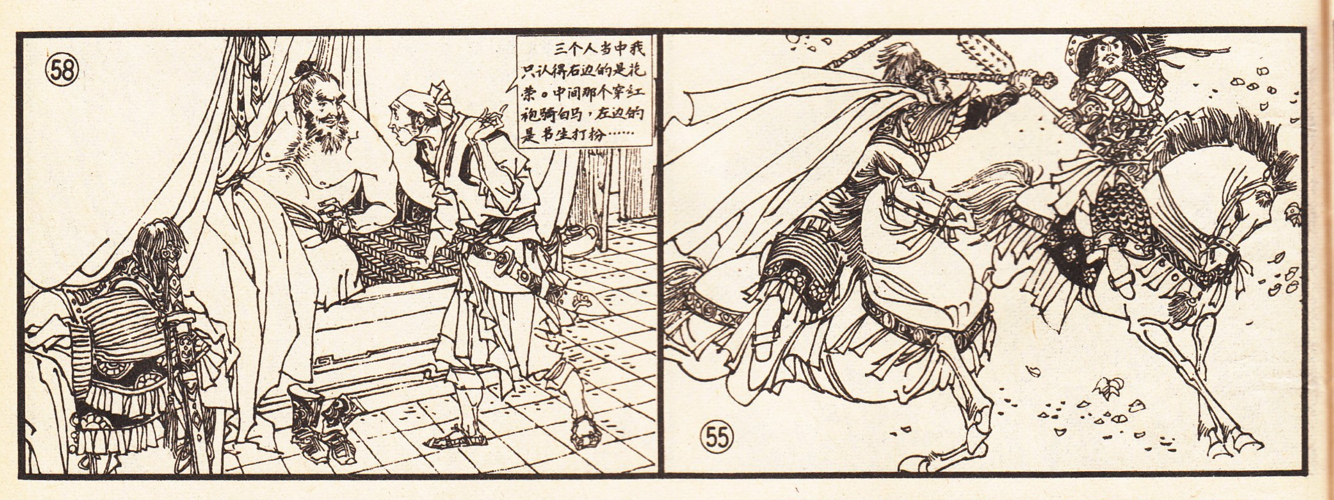

53　慕容知府慌忙請呼延灼商議。

50　梁山軍馬到了青州城外，魯智深等前來迎接。魯智深和楊志久聞宋江之名，今日才得見；宋江也早慕魯、楊二人之名。三位好漢，相見恨晚，十分喜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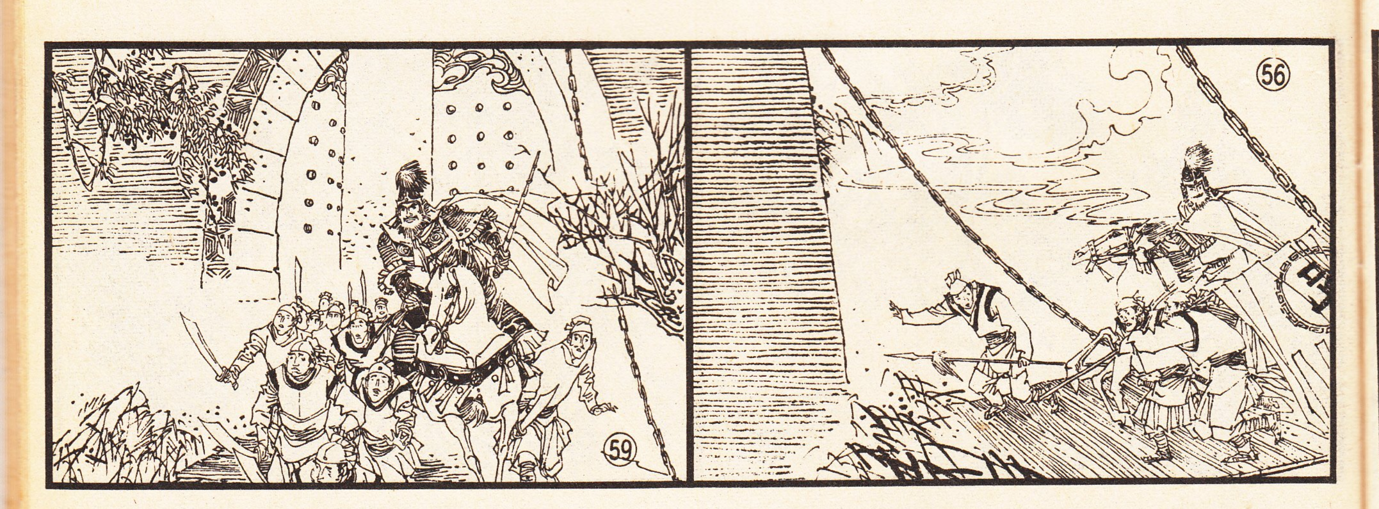

57　呼延灼回城後，慕容知府叫他次日交戰時，殺出一條路來，送三個軍官出城，去東京和鄰近州府求救兵。

54　宋江陣中秦明手持狼牙棍出馬，指着城上的慕容知府大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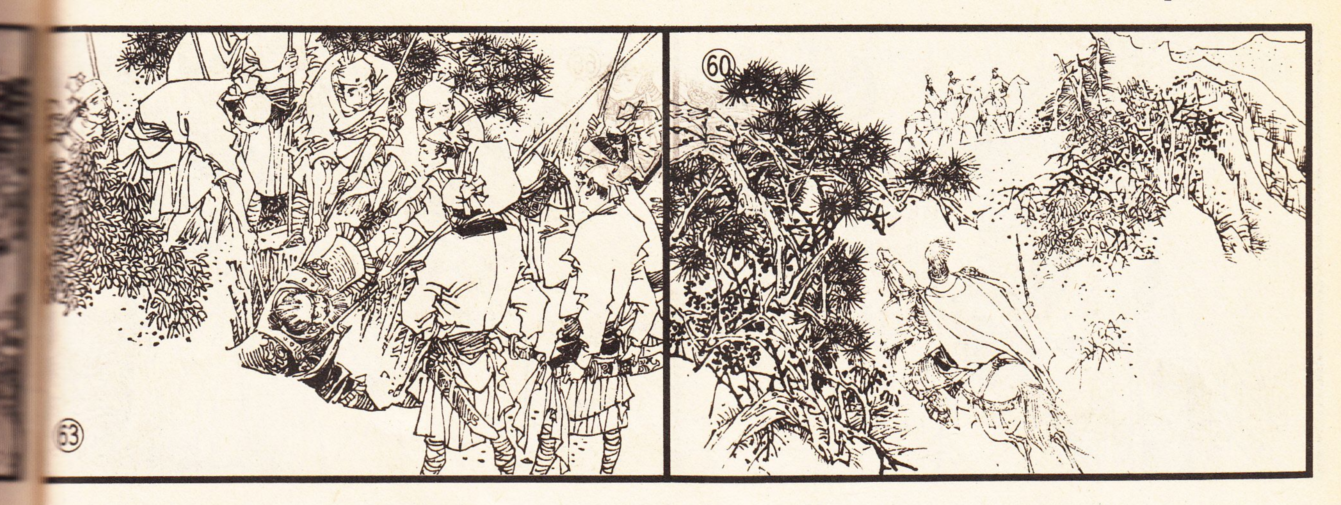

58　當夜，呼延灼正在歇息，一個軍校來報，說是北門外土坡上有三個人騎馬在那裡看城。

55　呼延灼出城迎戰。二將交馬，正是敵手，鬥了四五十回合，不分勝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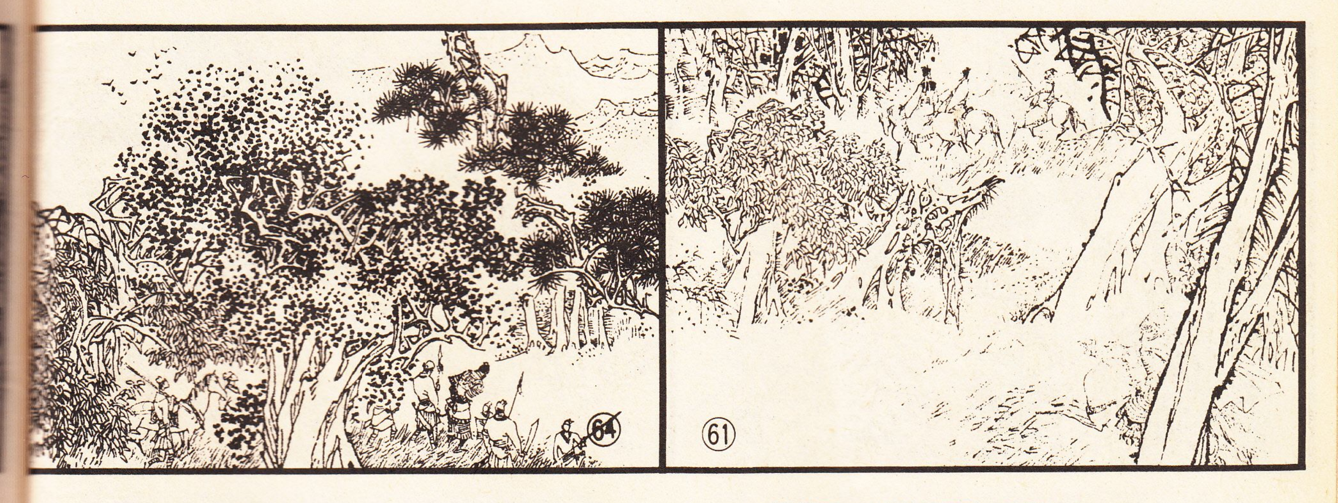
59　呼延灼說那穿紅袍的是宋江，書生打扮的是吳用。他叫軍士休要驚動他們，立刻上馬提鞭，帶了一百多馬軍，悄悄開了北門，放下吊橋，趕上坡去。

56　慕容知府見鬥得多時，未分勝負，恐怕呼延灼有失，慌忙鳴金收兵。秦明也不追趕，退回本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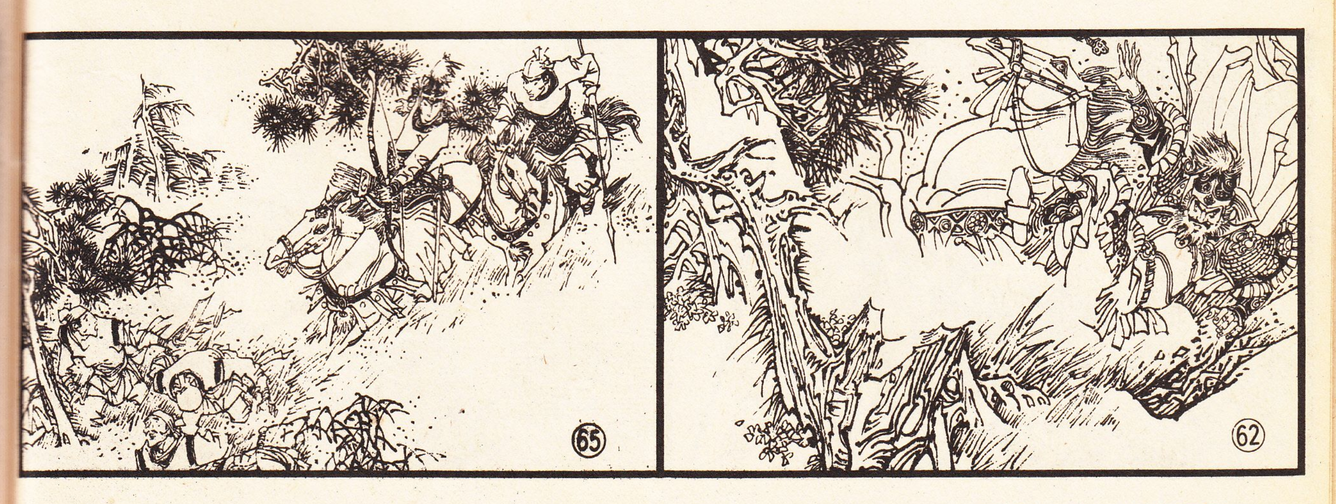
60　呼延灼見坡上果然有三個人正呆了臉看城。他急想立功，便拍馬上城，去捉拿這三個人。

63　兩邊走出五、六十個撓鈎手，把呼延灼從陷坑裡鈎起來。



61　只見那三人勒轉馬頭，慢慢走去。

64　呼延灼被綁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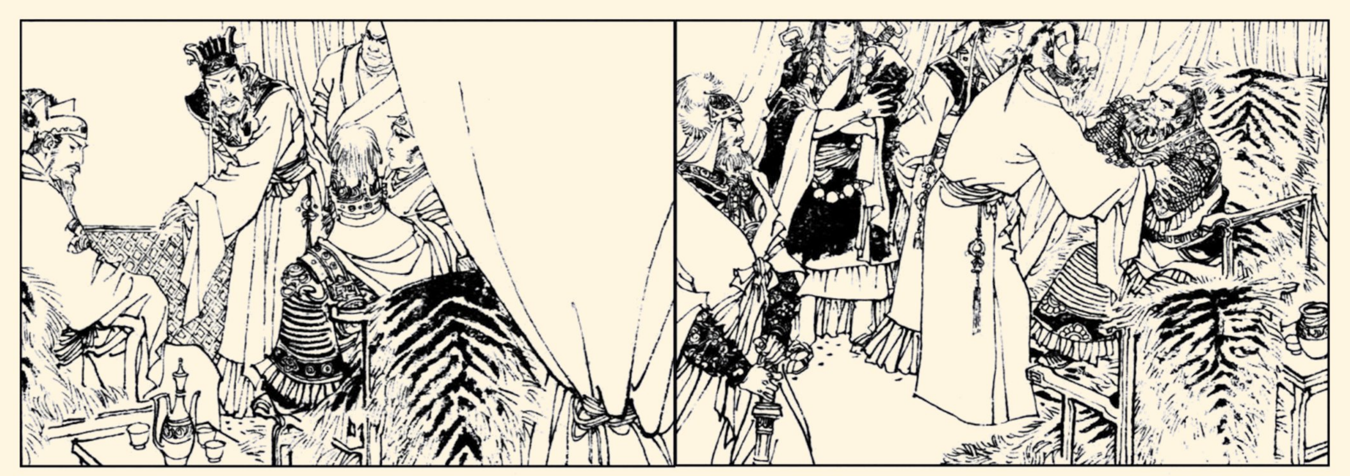
62　呼延灼奮力趕到前面枯樹邊，那三人勒住了馬，忽然一聲吶喊，呼延灼連人帶馬都跌入了陷坑。

65　青州的軍馬趕來。花榮拈弓搭箭，射倒前面幾個，後面的便都逃散了。




66　军士们将呼延灼推进宋江大寨。宋江连忙起身，喝叫快快松绑。

69　宋江大喜，请呼延灼与众头领相见，并叫李忠、周通把那匹踢雪乌骓马还给了呼延灼。



67　宋江亲自扶呼延灼坐在上面，然后行礼拜见；并恳切陈词，请求呼延灼留在山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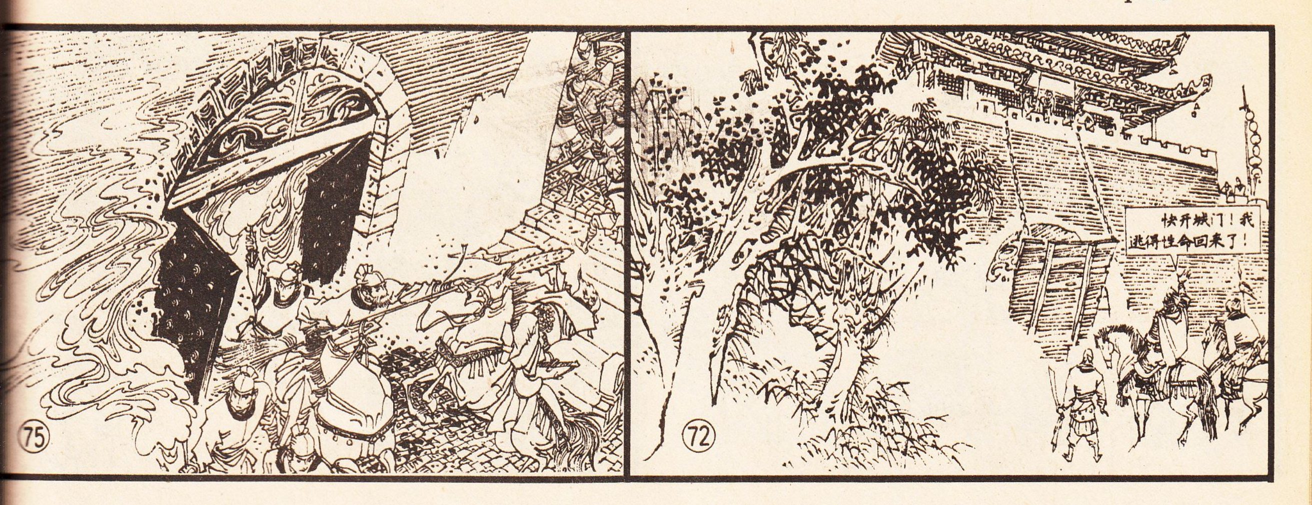
70　众好汉商量救孔明之计。吴用请呼延灼去赚开城门，呼延灼应允。




68　呼延灼见宋江礼貌甚恭，语言有理，情愿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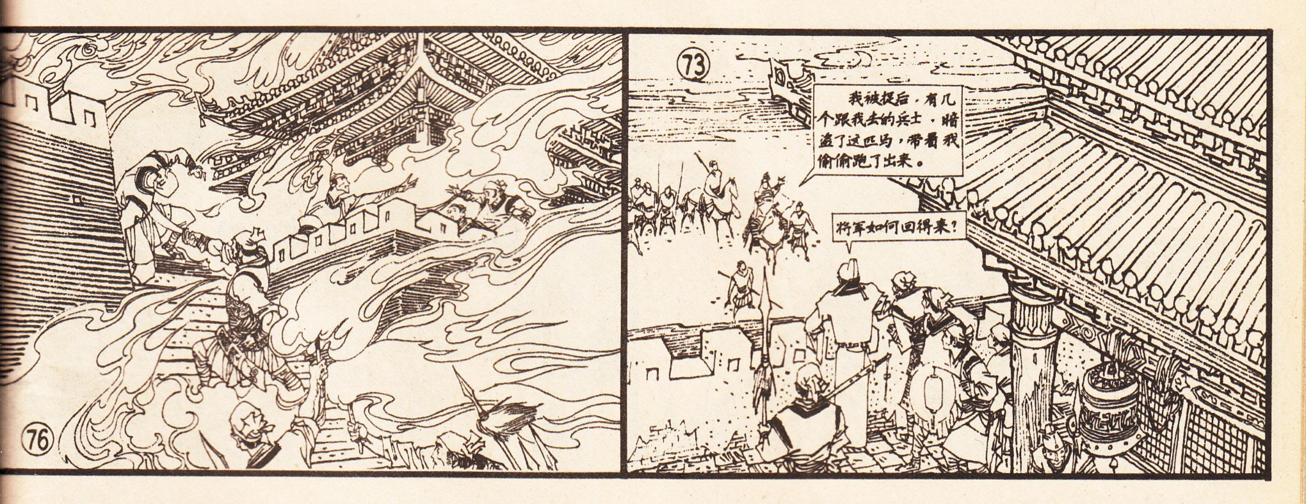
71　当晚宋江派秦明、花荣、孙立、燕顺、吕方、郭盛、解珍、解宝、欧鹏、王英十个头领，扮作军士，跟随呼延灼去赚城。

*原書頁佚失，以人民美術出版社版本增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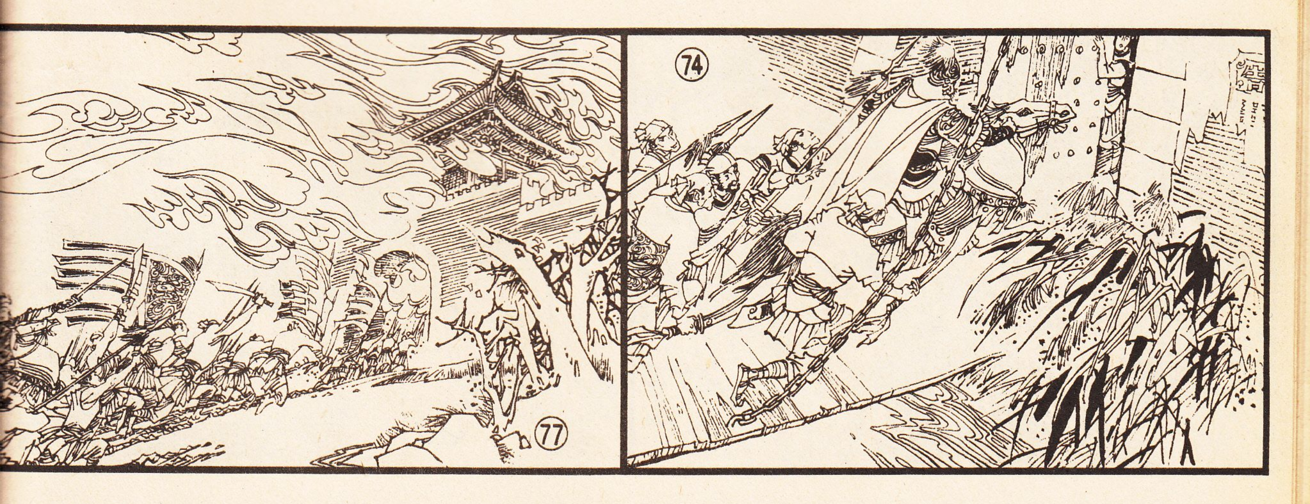

75　呼延灼與十個頭領進城。慕容知府迎下城來，正撞見秦明，被秦明一棍打下馬來。

72　呼延灼同假扮軍士的十個頭領來到城門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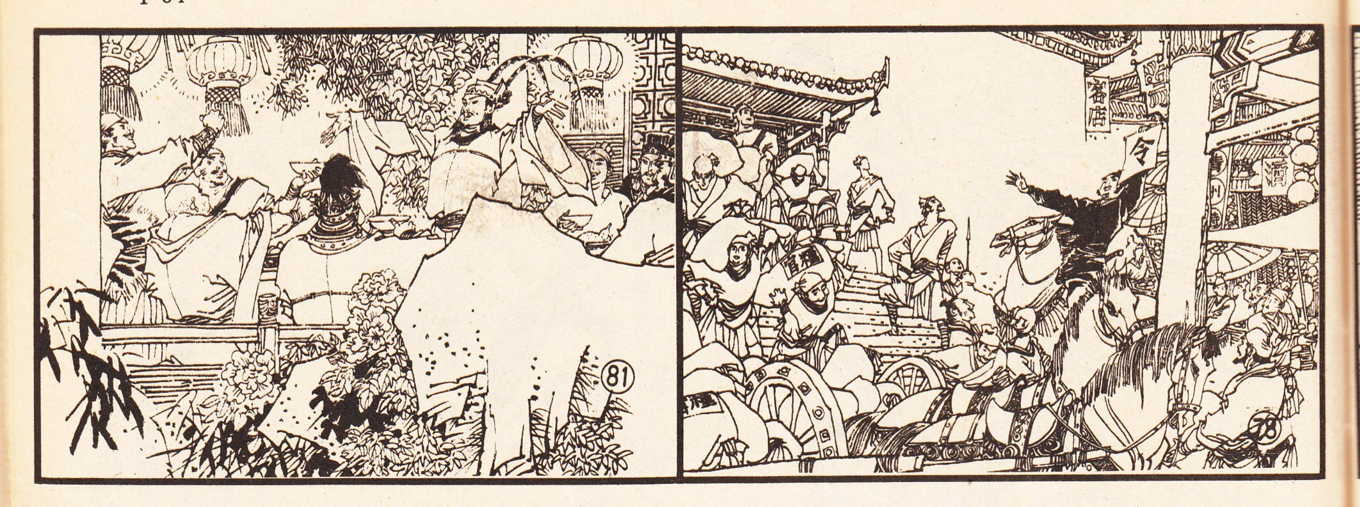

76　歐鵬、王英奔上城，把官兵殺散；解珍、解寶便放起火來。

73　城上兵士見呼延灼回來，便報告慕容知府。慕容知府親自上城樓向呼延灼問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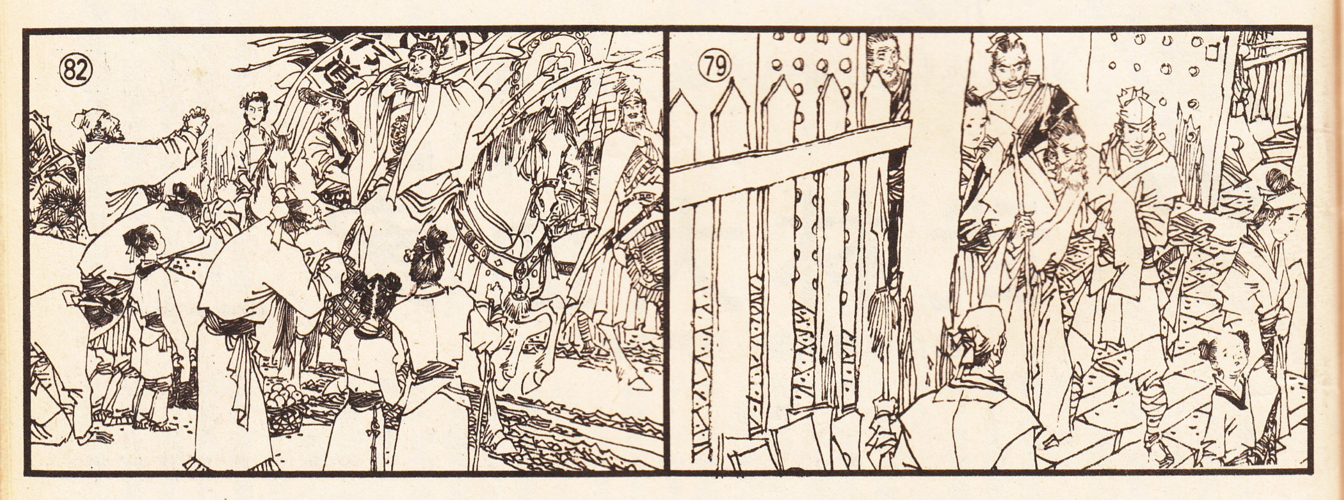

77　梁山和三山的大隊人馬見城上火起，一齊擁入城裡。

74　慕容知府聽呼延灼這麼說，信以爲眞，便叫兵士開城，放下吊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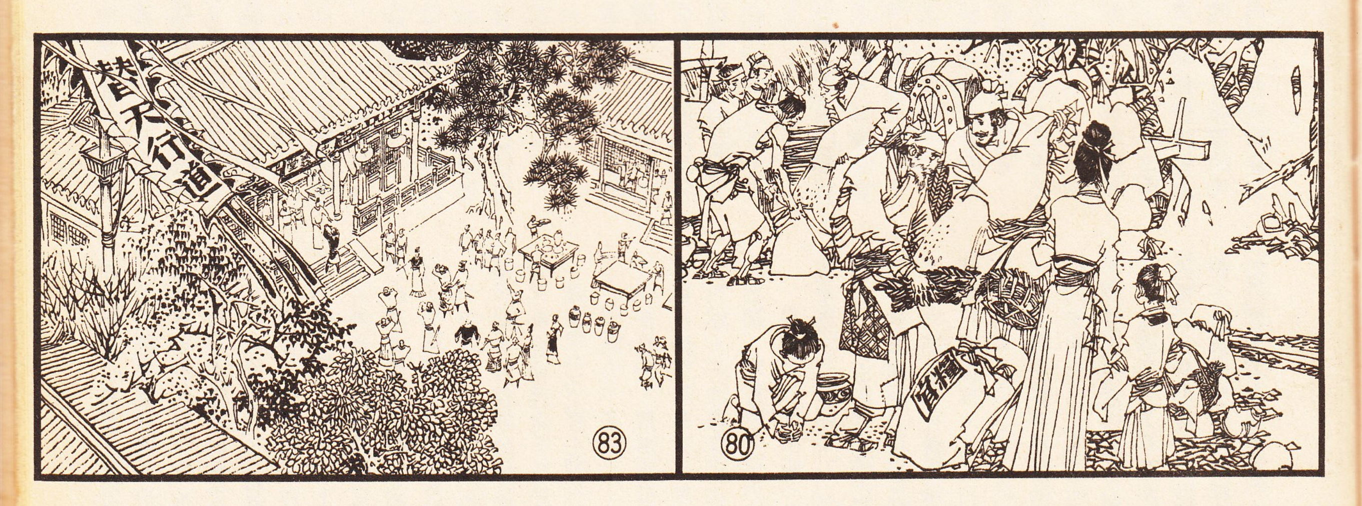

81　宋江在府衙裡擺了慶喜筵席，請三山頭領同到梁山大寨聚義。

78　宋江急急傳令：休要驚擾百姓；查封倉庫錢糧。



82　李忠、周通派人回桃花山，收拾人馬下山；魯智深也叫張靑、孫二娘帶人馬下山。不幾天，三山人馬會齊，由宋江率領着班師回山。

79　人們從大牢裡救出了孔明和孔賓一家老小。




83　回到了梁山，三山頭領拜見了晁蓋。聚義廳上，大排筵席，慶賀山寨又新添十二位頭領。

（本段完）

80　宋江叫軍士救滅了火，將糧米散給被燒了房屋的百姓。

**上文提要：**南宮博拜訪狄雲，望其能協助查探有關日前二十多位聯盟盟友被殺之事，因而亦發覺愛女南宮無雙失去踪影，遂展開調查。狄雲從食肆中的兩名漢子口中得知有一女子被囚於其莊院內，乃尾隨跟踪之，並發現一個貌似南宮無雙的女子赤裸裸的躺在床上呻吟着，一名大漢正欲有所行動，狄雲立即上前制止……

新派俠情江湖秘辛錄／吳中龍·文

可飛·圖

# 武林大血案

## 奉命娶妻納妾　羨煞幾許旁人

那道士急忙說出地窖位置，狄雲不願濫殺無辜，只把那道士點了穴道。

狄雲依道士所說找到了地窖，卻聽不見裏面有任何氣息；急忙飛身內進，卻不見半個人影，空蕩蕩的只有數截斷了的牛筋在地上。

狄雲一看牛筋斷口，便知不是南宮無雙的內力所能掙斷，暗叫一聲不好，便飛身前往找尋天師客房所在。

剛出地窖，狄雲已覺寒風迎面襲到，急忙一提眞氣，向上升起丈餘，跟着一掌已向偷襲之黑影劈去。他因心懸南宮無雙安危，兼且痛恨來人暗中施襲，故出手毫不留情。

來人做夢也估不着這眼前這年輕俊朗的公子身手竟如此高强，一擊不中之下，對方掌風已當頭而到；急忙錯身閃避，那知道，狄雲這招名爲「三陽開泰」，虛幻無比，昔年死在此招下之高手不計其數。

那人剛閃開迎頭一擊，心臟已被狄雲一掌擊中，登時倒地身亡。可憐堂堂玄都觀觀主，在狄雲一招之下便已了賬。

狄雲也不查看偷襲者是誰，便四處尋找天師房間所在，驀然發覺後院有一陣笑聲傳來，趕忙施展身法，直撲後院。

後院一房間內，傳出天師那陣陣淫笑聲，狄雲毫不猶疑，破窗而進。室內一美艷少女全身赤裸，玉體橫陳榻上，顏容消瘦，目露驚慌，面目猙獰的天師，全身上下，只穿內褲，在狄雲穿窗而入時，正在解除那最後障礙。

天師看見狄雲如飛將軍般從天而至，大吃一驚，喝道：「你這小子是誰？竟敢來破壞本天師之好事？」

狄雲怒道：「你這妖道，上次饒你不死，你竟不知悔改，作此毫無人性之事，納命來吧！」閃身而上。

天師聽見竟是當日在楓葉山莊把自已打至重傷的黑衣幪面人，即時魂飛魄散，那敢應戰，急忙奪門而逃。

狄雲上次因不願沾染血腥，故只重傷了他，致留下如斯後患。如今殺戒已開，那容他逃走？急忙縱身從後撲上，一縷指風已攻向天師背心。

天師來不及逃去，便錯身閃開指風，回身應戰。狄雲痛恨天師累己受辱，招招直指天師要害。兩人武功相差本已有距離，天師心存怯意，更是慌亂，只數招間，已是險象百出。

驀地，只聞慘叫一聲，狄雲兩招「二龍爭珠」「三陽開泰」已然得手。天師雙目血流如注，心房中掌，萎然倒地。

狄雲在地上拾起那美女之衣服，已是破碎不堪，且異味撲鼻，不能再穿。狄雲只好拋掉，把外衣除下，向那赤裸美女走去。

美艷少女看見狄雲手持外衣，笑吟吟的走向自己，還道他有甚麼不軌企圖，登時面露恐慌，淚水奪眶而出。

狄雲看見美女雖多日未曾進食，面色蒼白，身形瘦削，但那寸縷不掛的胴體，肌質晶瑩，玲瓏浮凸，散發出無比的誘惑，令人心蕩神馳。

狄雲不敢多看，把外衣披在美女身上，在榻旁坐下，輕聲道：「姑娘可是南宮無雙？若是的話，請眨一眨眼睛。」

那美女急忙眨了一眨。

狄雲道：「那妖道已被我所殺，他的狗眼亦被挖了下來，姑娘當可略為氣消。我本想為姑娘解開穴道，但恐怕姑娘一時想岔做起傻事來，故先向姑娘說清楚。姑娘可答應不做此種傻事？」

南宮無雙口不能言，急忙把眼亂眨。

狄雲拍活南宮無雙穴道，轉過身子，道：「姑娘衣服已被撕毀，請暫穿上在下外衣，先離開這裏再作打算吧。」

南宮無雙急忙穿上狄雲之外衣，道：「難女承蒙公子相救，不勝感激，請問公子如何稱呼？」

狄雲說出名字，便帶着南宮無雙離開道觀，與春桃、秋菊會合。南宮無雙因久沒進食，雙腿乏力，舉步維艱，狄雲也不打話，一把便抱起她，與兩婢往鳳陽奔去。

南宮無雙只略一掙扎，便倚在狄雲懷裏，狄雲若低頭一望，便會發覺懷中美女面紅如火，酥胸起伏不停。

抵達鳳陽，狄雲找到一間清靜客棧開了兩間廂房，便命春桃為南宮無雙購買衣服，並吩咐店夥準備酒菜。一切交待妥當後，狄雲便來到南宮無雙身側，為她把脈檢查。

狄雲片刻後便鬆開南宮無雙玉手，微笑道：「幸好只是虛弱一點，並無大碍，只要略進食物，休息數日便會好轉。只是下次可不要絕食了，否則縱使有機會也沒有能力去把握。記着，愈是危困，愈要把自己狀態保持，有良好的體能和靈活的思考力，脫困逃生的機會便大得多。不可輕易放棄，求死只是一個儒夫的行為，姑娘明白嗎？」

南宮無雙被狄雲說得粉頸低垂，輕聲回答道：「賤妾定當緊記公子教誨。」她平日眼高於頂，視男子如糞土，但她對着狄雲，心裏卻有一種不可言喻的感覺，自己寶貴的女兒家身體，曾毫無保留的袒裼裸呈在這陌生人眼前，也曾被他毫不忌憚的抱在懷裏走了十多里路，而自己對他卻除了名字外，一無所知，現在更被他如父親對兒女，甚至可以說如丈夫對妻子般教訓著，不期然使她對這救命恩人產生一種又愛又怕的感覺。

狄雲從懷裏取出一小玉瓶，取出兩粒藥丸給南宮無雙，道：「待吃過晚飯後，姑娘可吞下這兩粒藥丸，再調息片刻，對姑娘之體力當有莫大幫助！我們明早便雇車前往金陵。」

南宮無雙接過藥丸，道：「賤妾謝過公子。」事實上，她身上除狄雲之外衣之外，別無衣物，那來地方收起這藥丸，只是她對狄雲所言，那敢不從？只好把藥丸拿在手裏。

＊　＊　＊

春花看見狄雲與三女回來，高興地大叫道：「少爺回來了！」

玉鳳、珊珊和秋月聽見了，連忙跑了出來，看見不但狄雲回來了，而且還帶同一絕色美女和兩個婢女。只聽見珊珊大叫道：「南宮姐姐！」

一路上，南宮無雙只知道狄雲是往金陵去，並不知道狄雲是珊珊遣來找尋她的，她不敢問狄雲為何要到金陵，只是默默的任從狄雲擺佈，是故她看見慕容珊珊時，喜出望外，撲上去，摟着珊珊大哭一場。

每個人，不論男女，當遇險獲救，逃出生天後，遇上親人時，很多時會情不自禁地抱頭痛哭一番，這是極為自然的現象。珊珊不知就裏，還道是狄雲欺負了她，使她受了委屈，問道：「南宮姐姐，怎麼了，是相公欺負了妳嗎？」南宮無雙把頭搖了幾下，仍是大哭不已。

狄雲道：「我們進內才說吧！」

狄雲剛坐下，秋月已捧着香茗出來。狄雲示意眾人坐下，便把經過說了出來，只是當說到在鳳陽大意被擒時，往下的便輕輕帶過，只說全憑一時機智，僥倖逃生。並把春桃、秋菊兩婢介紹與眾人認識，並說已答應收留兩婢。

玉鳳對兩婢道：「兩位決心脫離正義門，我們無任歡迎，如兩位願意的話，便在這裏暫住吧。妳家小姐既然已死，妳倆已是自由身了，不若找個好歸宿，好好的安渡下半生吧！」

春桃急得大哭，道：「婢子不想嫁人，只希望能夠追隨少爺，婢子情願這一生都服侍少爺。」秋菊與春桃自小一齊長大，情如姐妹，也哭着表示不願離去。

玉鳳微笑道：「我並不是要妳們離去，只是恐怕委曲妳倆吧了，既然如此，妳倆便留在這裏服侍相公吧。」春桃、秋菊兩婢這才破涕為笑。

狄雲跟着把如何拯救南宮無雙之經過說出，只是為了不想南宮無雙尷尬，並沒有說出她身無寸縷，險被姦污，只說她被囚在玄都觀，被他殺了天師救出。

南宮無雙已收起眼淚，向狄雲投過感激一眼，也把如何落在天師手上之經過道出。

原來當南宮無雙接到慕容珊珊的信後，便立即稟告南宮博，兼程前來金陵。那知在途經鳳陽時，剛巧遇上被狄雲打傷之天師。

淫道天師一見之下，驚為天人，那肯放過。但看出南宮無雙武功不弱，玫瑰帶刺，自己傷重未愈，不敢強來，便趁南宮無雙熟睡時施放獨門迷香，把南宮無雙擒獲，帶往玄都觀，等待傷愈後才慢慢享受。

玉鳳聽了兩人說出經過，道：「既然南宮姑娘安然無恙，這事也不必再提了，稍後待賤妾通知南宮世伯吧，他老人家仍在鳳陽左近四處查探呢。現在，我們先為南宮姑娘及兩位妹子洗塵吧！」

春桃和秋菊兩婢自慚形穢，那敢與玉鳳等人姐妹相稱，堅持為婢，眾女只好順其意思。

席間，玉鳳報告狄雲有關這月來所發生之事，這月來其實也風平浪靜，沒有任何特別事情發生。正義門方面，可能因在楓葉山莊中損兵折將，元氣大傷，並沒有任何行動。

玉鳳另外道出在楓葉山莊大捷，順

利救出皇甫幫主，不久便傳來洛陽正義山莊不滿的消息，副總盟主認為黑衣幫和龍鳳堂這次行動既然如此大規模，理應事先通知總盟，從長計議後方進行。

狄雲問道：「那妳如何應付？」

玉鳳道：「這只是堂中眼線探來的消息。總盟主方面沒有提出正式抗議，相公認為應該如何應付？」

狄雲道：「那還不簡單，黑衣幫拯救幫主，乃天經地義之事，黑衣幫並沒有參加聯盟，何須報告洛陽？黑衣幫與龍鳳堂頗有交情，邀請本堂相助，本堂不便推卻，只有參加行動。本堂既然並非主事，故不便透露別人之事，而且時間上亦不足夠，這樣答覆他們便成了。如洛陽方面仍不滿意的話，那便是矯枉過正了，那麼，我們即使脫離聯盟也沒有一點損失。」

珊珊道：「相公，我們若然再談這些，便會把客人悶死了。南宮姐姐，妳今次來金陵，可要逗留長些時間，待小妹和玉鳳姐姐好好的招待妳，帶妳到處遊玩。」

南宮無雙道：「如此豈不是打擾孫姑娘了嗎？」

玉鳳忙道：「姑娘何必如此客氣？珊妹與玉鳳情同姐妹，姑娘只需把這裏當作家中便成，若再客套便成拘謹了。」

南宮無雙道：「小妹恭敬不如從命。」

眾人於是無拘無束的開懷暢飲，天南地北的談笑起來，春花、秋月兩人原只站在一旁侍候，也被狄雲一把抓着，坐了下來，一同歡笑。

不久，狄雲發覺不見春桃踪影，剛才他已覺得春桃神色有異，忙藉故往後間走去。

在春花替春桃、秋菊安排的房間裏，狄雲看見春桃伏在榻上，低聲飲泣。

狄雲忙上前問道：「春桃，怎麼了，有甚麼特別事嗎？是否不喜歡這裏？」

春桃抽噎道：「小婢只是自感殘花敗柳，出身卑賤，恐怕相公瞧不起小婢。」

狄雲道：「我怎麼會瞧不起妳們呢？大家都不是非常歡迎妳倆嗎？」

春桃撲進狄雲懷裏，道：「小婢不敢有任何奢望，只願終身侍奉相公，如相公不嫌小婢低賤，小婢便是死也甘心。」

狄雲知道春桃鍾情於己，眼看玉鳳等人雍容高貴，美艷如花，不禁自慚形穢，悲從中來，因與自己並無孽緣，故尚無問題發生。

狄雲心中大為不忍，摟着春桃，輕吻着道：「妳不要傻，我那裏會嫌棄妳呢？如我嫌棄妳，當日在鳳陽也不會和妳……」

春桃大喜問道：「相公是說你會像在鳳陽一樣愛惜小婢？」

狄雲只得道：「妳可願意嗎？我可以把妳像春花和秋月一樣收為妾的。」

春桃搖首道：「千萬不可，那會冒瀆春花和秋月兩位姑娘，只要相公愛惜小婢，小婢已是心滿意足了。」

狄雲不禁被春桃情意所動，道：「我會好好的愛惜妳的。」情不自禁，舉手已在春桃身上恣意地愛撫着。

當狄雲正想解開春桃羅襦時，春桃卻道：「相公不可，這會令玉鳳小姐不滿的，那時小婢便更難受了，相公稍後才愛惜小婢吧。」

狄雲即時慾火全消，更覺春桃深明大體。

春桃離開狄雲懷抱，整理好衣衫道：「相公，小婢有一不情之請，秋菊與小婢自小至今，情同姐妹，相公能否也一樣愛惜秋菊呢？」

狄雲不忍厚此薄彼，便也答允。

春桃大喜道：「謝謝相公，現請相公先回大廳吧，小婢稍後便出來。」

狄雲回到大廳，見眾女仍在歡笑暢談，似對自己離開之事不留意，反之，秋菊卻立即往後走去。

驀地，狄雲耳邊響起玉鳳的傳聲：「相公，賤妾和珊妹今晚與南宮妹子挑燈夜談。相公辛苦了個多月，讓春桃她們服侍相公早些休息吧！」

狄雲道：「妳們可不要弄到深宵達旦，南宮姑娘體力初復，極需休息，可不能像妳們般可以胡來。」

南宮無雙向狄雲一福，道：「賤妾多謝公子關心。賤妾服過公子所賜藥丸後，現已元氣充足，更勝往日。」

這時，春桃與秋菊已回到廳中，見眾人停止吃喝，便收拾殘羹，兩婢神情開朗，喜溢眉宇。春花跑了過來，拉春桃往後間走。

春花拉着春桃來到浴房，道：「少爺生性好潔，睡前要先沐浴，快來幫我準備浴湯。」

春桃忙道：「讓小婢動手便行了，姑娘只要把東西所在告訴小婢便成。」

春花道：「相公沐浴時，喜歡別人為他擦背按摩，早晚各一次。今後每天早上，準備浴湯，擦背和按摩的工作可要你和秋菊兩人來分担，妳可願意？」

春桃急忙答道：「小婢願意做任何事。」

春花道：「這就好了。只是我得先告訴妳，相公沐浴時，很多時會頑皮，弄得妳們衣衫盡濕，妳懂得怎樣做嗎？」

春桃那會不懂春花在暗示她們，侍浴時可脫去衣服。這暗中成全之德，怎不令春桃感動得跪了下來：「小婢懂得，小婢多謝姑娘成全。日後定當竭力服侍少爺和姑娘們。」

春花扶起春桃，道：「大家都是一家人，謝甚麼，現在快些出廳幫忙收拾東西吧。」

* * *

南宮博重回金陵時，卻帶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

原來當總盟得知鐵劍堡偷襲慕容世家失手，正義門威脅武林安危已不用疑問。加上黑衣幫及龍鳳堂聯手瓦解楓葉山莊，正義門實力並不如想像中強大，便決定乘勝追擊。

總盟主悟因大師與副盟主正義山莊莊主柴天正商量一番後，秘密通知峨嵋、華山、青城三大門派，聯手合攻公孫世家，武當、少林及丐幫則合攻東方世家，務求把正義門之外壇一起消滅。

那知消息不知如何走漏，當少林、

武當及丐幫到達東方世家時，已是人去樓空，整個東方世家空無一人，內裏所有東西一概搬清，似是離去時時間充足。

至於峨嵋、華山、青城那方面，三路兵馬尚未會合，便在途中遇襲，分別被人數衆多的幪面高手伏擊，傷亡慘重，三派元氣大傷。

狄雲道：「伯父對這次行動，事前可知道嗎？」

南宮博道：「行動前我因在這裏找尋無雙下落，故毫不知情。據說，這次行動，只有參予門派之掌門人知曉，各門派弟子也只是在動身後方知目標。」

狄雲道：「如此說來，行動既然這樣保密，正義門怎能事先知曉，一方面避開少林等派，另一方面調動兵馬，分頭伏擊峨嵋等三大派。能動用這麼多人手，顯非在途中發覺峨嵋等派動向所能辦到；即使能辦到，在這麼短時間內大量人手調動，丐幫及龍鳳堂眼線應有所察覺才是。」

玉鳳道：「但各方面都沒有特別消息回報啊！便是東方世家一夜間撤走的消息也是方才知曉。」

不知何解，南宮無雙這日總是羞人答答的，到現在才見她說道：「爹，你看會不會正義門在各大門派尚未行動前，已知曉整個計劃。暗中調派人手，化零爲整的在埋伏處集合，伏擊峨嵋等派？」

南宮博道：「除此之外，我實在想不出另有別的可能。」

狄雲道：「由此可見，聯盟中有正義門奸細潛伏，而且是在洛陽正義山莊或嵩山少林寺內。伯父可清楚議定行動計劃時，可有誰人參與？」

南宮博道：「我也不大清楚，我這消息也是剛從丐幫金陵分舵中獲得。」

這時，秋菊走了進來，看見南宮博在座，欲言又止。

玉鳳忙道：「秋菊，南宮伯父便是南宮姑娘尊翁，都是自己人，有甚麼便直說吧！」

秋菊道：「稟小爺，小姐，白堂主求見。」

狄雲心想白秀嵐定是前來報告聯盟這次行動之消息，忙請他進來。

白秀嵐見南宮博也在，連忙施禮見過。

狄雲道：「白堂主可是前來通知峨嵋等派遇襲，及東方世家失去踪跡的消息？」

白秀嵐道：「正是這消息，想必是南宮大俠早已知悉了。」

南宮博道：「我也是剛才方知悉。」

狄雲道：「白堂主對這事有何看法呢？」

白秀嵐道：「在下認爲聯盟中必有內奸，定是在通知各門派掌門時有了漏洞，或是議會中人及峨嵋等三派其中一人是正義門中人，要非如是，正義門怎能佈置一切等待峨嵋等三派人馬前來中伏？」

狄雲道：「如我推測沒錯，聯盟方面定把今次行動失敗之責任推在各門派身上，怪責他們行動不密，致招此敗績。在內奸沒有找到之前，總盟如有任何行動需要我們參予的話，必須謹慎從事，如能找到藉口不予參加更好！」

南宮博道：「賢姪所言極之有理。我明天便往洛陽了解一下詳細過程，試試能否查出內奸。」

狄雲道：「伯父務請小心，避免打草驚蛇，捕蛇不成，更被反咬一口。」

這時玉鳳突然拉了白秀嵐到一旁，與他低聲交談了片刻，只見白秀嵐一邊聆聽，一邊微笑點頭。

片刻後，白秀嵐卻回來把南宮博拉了出外廳。

狄雲不知玉鳳弄甚麼玄虛，問道：「玉鳳，妳在弄甚麼鬼？」

慕容珊珊卻答道：「鳳姐恐怕我們幾個治不了你，所以拉了無雙姐姐來幫忙，現在白堂主正在爲相公做媒呢！」

狄雲大吃一驚，忙向南宮無雙望過去，只見她已粉頸低垂，滿面紅霞。

狄雲從沒如此尷尬過，結巴巴道：「南宮姑娘，在下……在下不知……」他也眞的不知如何是好。

南宮無雙的頭垂得更低了。

南宮博呵呵大笑的和白秀嵐走了回來，道：「這丫頭平日眼高於頂，把上門提親的趕跑了不下百多個，如今倒使我放下一宗多年心事。無雙，爲父循例也要問妳一句，妳可願意嗎？」他高興得連願意作甚麼也沒有說出來，只是在座中又有誰不知道他的意思呢？

南宮無雙低聲答道：「孩兒但憑爹作主。」這句話亦只有她自己才聽得清楚。

南宮博大笑道：「爲父等妳說這話足足等了五、六年，等到了卻是聽不清楚，哈哈！」

慕容珊珊最是熱心，一把拉着狄雲和南宮無雙往南宮博身前，便要兩人下跪行禮。

南宮博笑道：「珊兒，妳可知妳那個酒怪父親當日是如何意氣風發嗎？如今他的乘龍快婿被我分了，看他還能神氣不？」接受了兩人大禮後，便扶了兩人起來。

玉鳳連忙吩咐開上酒席慶祝。

席間，南宮博提出了不少有關武功上的疑問，狄雲也一點不藏私，說出種種練功要點，登時使南宮博、白秀嵐及南宮無雙茅塞頓開，獲益良多。

狄雲說得性起，吩咐春桃拿了一柄長劍出來，在大廳上便使出一套劍法，即時把南宮博等人看得目定口呆。

南宮博與南宮無雙更是大爲詫異，只因狄雲所演劍法與南宮世家家傳之「逍遙劍法」極爲相似，只是招數少了，每招也略有不同。狄雲使了一遍後又重新再演一遍，這次演出之招式與第一遍基本相同，但變化卻截然兩樣。

南宮博大爲震動，只因這套劍法在狄雲手中演來，深得逍遙之韻味，如閒雲野鶴，嘯傲煙霞，優悠自得，比之逍遙劍法更是博大高深，高明得多了。

南宮博待狄雲停手回席，便立即問道：「賢婿，你這劍法是……」

狄雲不待南宮博說完，便道：「請恕小婿放肆！這套劍法原不是這樣的，是

經過小婿義父略為修改。義父說這劍法始創人因過份刻意追求一種虛無的神仙境界，反把逍遙的韻味忽略了，為追求美而加上了不少虛招，限制了不少變化。逍遙之要訣在於順其自然，正如小婿剛才所使，兩遍之變法皆大不相同，若重演一次，小婿亦有所不能，是因為每招之變化均無一定形式，乃隨意念而生，順手揮來。這好比遊山玩水，若定下一固定路線而遊，怎比信步所至而深得逍遙之樂呢！」

南宮博大笑道：「深得逍遙之樂，哈哈，我現今也深得逍遙之樂。難怪慕容醅那酒怪對你推崇備至，譽為天下第一奇才！得此佳婿，夫復何求？賢婿，我有一不情之請，不知賢婿可答允？」

狄雲道：「岳父請說！」

南宮博道：「無雙有一幼弟，年方十四，尚未拜師，犬子雖不算天賦奇佳，卻也聰明伶俐，不知賢婿可否收歸門下，代為管教？」

南宮無雙搶先道：「爹定是酒喝多了，那有小舅拜姐丈為師的道理？若是如此，逸弟弟應叫女兒作姐姐還是師娘？」

南宮博這才想起，道：「是啊，莫非我真是高興得頭也昏了，怎麼想不到這一點？」

狄雲道：「小婿師門並無長輩在世，不能代為引薦。待正義門此事一了，或可帶同弟弟面謁義父，若能適合義父眼緣，列入門牆的話，成就必定無可限量。暫時，岳父可先帶弟弟來此，待小婿先行傳授一點小玩意。」

南宮博大喜道：「賢婿的義父是那一位高人？」

狄雲道：「義父向道多年，自號忘我。」

南宮博道：「賢婿義父既然懂得逍遙劍法，定曾在江湖行走，怎麼我卻沒聽說過忘我這名號？賢婿可知他俗家名字嗎？」

玉鳳見狄雲面有難色，忙解圍道：「伯父，義父他老人家既然把自已也忘掉了，我們做晚輩的又怎好把他找出來呢？」

南宮博點頭道：「賢侄女所說極是。我看妳也不必叫我伯父了，乾脆隨着無雙叫爹吧，珊珊、春花和秋月也一樣這般叫吧，妳們可願意嗎？」

衆女連忙下跪，齊叫乾爹。

南宮博大笑道：「這倒好，不只有了女婿，還多了幾個女兒。乾爹沒有準備見面禮，下次補回吧。」扶了衆女起來。

慕容珊珊卻向狄雲問道：「相公，義父他老人家的武功是否很高？」

狄雲笑道：「這當然是了，我出道多年，所用的大部份是義父所傳之武功，反而師門之武功卻一點也沒用了，妳從我的武功高低便可知義父修為如何了。」

玉鳳笑道：「難怪相公之武功使出來時半點佛味也沒有，原來是義父他老人家的絕技。莫非他老人家的修為比相公尊師還高嗎？」

狄雲道：「義父集儒、釋、道三家大全於一身，對天下各門派之絕學，瞭如指掌，先師則鑽研佛法，練武只作為健身之用，故單以武學上成就，義父確比先師略勝一籌。」

玉鳳是唯一知道狄雲師父是誰的人，聽狄雲如此說，心裏大為震驚，只因三絕神僧之武功當年被譽為天下第一人，竟然也略遜狄雲義父，那麼這自號無我之人是誰已然呼之欲出。

南宮博道：「如此甚佳，且看逸兒那小鬼可有這福份吧。我回家後便使他前來。」

狄雲道：「小婿這數日間將前往東海一行，若弟弟來時猶未回來的話，便請吩咐他在此間等候吧。」

席散後，南宮博便回客房休息，慕容珊珊卻拉了南宮無雙一起促膝夜談。

狄雲見玉鳳似是悶悶不樂，心事重重的。便問道：「玉鳳，怎麼突然間變得有許多心事似的，可否說出來讓我替妳分憂？」

玉鳳幽幽地道：「相公，請告訴賤妾，義父他老人家是否便是……」

狄雲不待她說畢，便點頭道：「妳猜得沒錯，他老人家便是當年之玉面天魔司馬無愧。」

玉鳳撲在狄雲懷裏，哭道：「那麼他豈不是賤妾之殺父仇人？」

狄雲摟着玉鳳，輕輕的撫着她的秀髮道：「傻丫頭，我不是已和妳說過嗎？黃山血案並非義父所為，兇手另有其人，我這次行走江湖的主要任務便是查出眞兇，為義父洗脫罪名。他老人家怎會是妳的殺父仇人呢？」

玉鳳抬起頭問道：「相公不是騙賤妾的吧。當日相公如此說時，賤妾還以為這是相公安慰娘親，好使她放心，才出此言的！」

狄雲笑道：「我騙妳作甚？義父他老人家雖然生性孤僻，殺人無數，但所殺的無一不是都有其應死之處，若義父是大奸大惡，濫殺無辜的話又怎能成為先師莫逆之交呢？」

玉鳳這才破涕為笑，問道：「相公何時才帶我們拜見他老人家呢？」

狄雲道：「只要把眞兇繩之於法，我便會回山覆命，那時定會帶妳們拜見義父。義父見了妳們，必定大為高興的。妳知道嗎？義父當年也是日夕流連秦淮河的，他的情人可也不少呢！」

玉鳳笑道：「原來他老人家不但傳你武功，連拈花惹草的本領也一併傳授，怪不得你成為秦淮大情人了。這數月來，相公不是東奔西跑便是留在家裏，可把秦淮嬰宛想得肝腸寸斷了，相公還是抽個空安慰一下她們吧！」

狄雲打了玉鳳屁股一下，道：「我還沒有罰妳呢？總是自作主張給我娶妻納妾，以後可不准了，有妳們幾個我已心滿意足。」

玉鳳在狄雲懷裏輕扭着身軀，道：「無雙妹子不好嗎，差一點的賤妾也不會為你挑選的，你可放心。賤妾還要和你湊夠三妻四妾呢，甚至四妻五妾也無妨，免得別人說賤妾不夠大量，不能容人。」

狄雲笑道：「眞是胡鬧！是了，我忘了告訴妳，義父曾吩咐過，回去時，除

了要替他帶來媳婦外，還得多帶幾個孫子！」

玉鳳瞪着眼道：「眞的嗎？」

狄雲道：「我騙妳做甚麼？還是多些努力吧，要不何來孫子？」他的手已在玉鳳那成熟軀體上遊走着。

＊　＊　＊

當黑衣幫皎月堂堂主區皓東及繁星堂堂主袁星海來到狄雲住處時，已是九月初。

狄雲打開袁星海帶來之玉盒，望了一眼道：「果然是雪蓮實，兩粒已是足夠，何必四粒這麼多？」

袁星海道：「在下因見雪蓮實如此珍貴，便多購兩粒，也許公子有別些用處也不定。」

狄雲道：「雪蓮實用來合藥，用途廣泛，只是這四粒如鴿卵大的蓮實，可要花費袁堂主不少銀両了。」

袁星海道：「只要能救回幫主，敝幫不惜傾盡所有，何況只是千両白銀之數。」

狄雲道：「現在已是九月初，此行前往東海亦需十多日路程，我們明天一早便得起程，兩位堂主請準備路上所需，包括糧食、酒水、水靠等，我們此行人多，將盡量避免落店投宿，故一路上都會在野外露宿，所需物品兩位一併準備妥當。」

區皓東道：「在下立即去辦。」

狄雲道：「還有在人手方面，不需太多，十個左右已足夠，爲防正義門途中襲擊，最好能挑選武功較好的，若懂水功的話更好。另外準備兩輛馬車，一輛盛載糧食什物，一輛留給皇甫幫主。兩位請立即準備，明早我會來找你們一同出發。」

區、袁兩人離去後，狄雲召集衆妻妾於大廳上，道：「今次往東海找尋血鰻，若能獲得東海二仙協助，將事半功倍，因我對血鰻出沒之處，不大熟識，若盲目尋找，不但浪費時間，且未能有所獲，故我決定先行前往靈蛇島找尋二仙，他們兩位前輩久居東海，可能有所幫助。玉鳳，妳可以拜見妳那十多年不見的師父了。」

玉鳳頗爲意外，大喜道：「相公，賤妾也可往東海？」

慕容珊珊不甘後人，搶着道：「我和無雙姐姐也去！」只有南宮無雙坐着不語。

狄雲道：「既然妳們想去，那麼便全部都去吧，免得妳們說我偏心。只是春花得先替我辦點事。」

春花聽見她也可以往東海，大爲雀躍，道：「是否替你準備美酒在途中解饞，這些小事，秋月自會辦的了，爺可以放心！」

狄雲道：「美酒當然不可少，但妳還須替我購備應用之藥物，這些藥物全金陵城內，只有贖罪堂才齊備，妳拿這方子前往找孫三管事購買吧，記着，此乃秘方，不可落在別人手裏，方子交給孫總管，購齊藥物便立即撕掉，明白嗎？」

春花接過藥方，急忙小心收在懷裏。

狄雲續向玉鳳道：「玉鳳，煩妳通知白堂主和聶堂主小心注意一切。在我們回來之前，不可有任何行動。爲避免被總盟下令參予特別行動，兩位堂主最好躲在暗裏，如此便有藉口不參予，免步峨嵋派之後塵。另外，還須送個訊給姑蘇，告訴岳父有關總盟內奸的事，請他們小心。」

玉鳳道：「賤妾這就去辦，可有那些還須準備的嗎？」

狄雲想了想，道：「爲避免路上招搖，我們也乘車吧，這樣便得準備兩輛較大的馬車，足夠我們八人舒舒服服坐臥的。還有，得準備一些如柳葉刀、金錢鏢、鐵蓮子之類的暗器，正義門很可能會在途中截擊我們，有了這些東西，可省却很多功夫。我在沿途會傳妳們一些實用的暗器手法。」

慕容珊珊道：「何必用暗器這般麻煩？他們若是敢來，看我不把他們一劍一個的，殺個落花流水？」

狄雲道：「有誰不知妳這姑奶奶的劍法厲害？只是他們不來則已，一來便是一百數十人，便是砍瓜切菜也手軟了，可況近身殺敵，容易弄污衣服身體，用暗器把他們放倒大半才出手，豈不更輕鬆？」

＊　＊　＊

前往東海的黑衣幫高手全是幫中頂尖精英，計有皎月堂正副堂主區皓東、程尚明；奔雷堂正副堂主雷嘯天、馬如龍；閃電堂正副堂主陳華、何凡及四名精通水性的香主。

玉鳳在龍鳳堂中選了兩名身手不弱的香主負責趕車，黑衣幫方面則由兩名副堂主馬如龍及何凡親自執鞭。一行四車廿一人，浩浩蕩蕩的往東海進發。

馬不停蹄的行了七八日，已踏入福建地域，還有三數日路程便可抵達海濱，再僱船出海前往靈蛇島了。

一路上風平浪靜，雖然沿途上風景怡人，但慕容珊珊因不見正義門來犯，沒點兒刺激，已咕嚕着道：「這麼多日了，還不見那些狗賊子的踪影，眞把人悶死了，再不來的話，我可要找個人來打上數拳了。」

狄雲背着身子，笑道：「眞巧了，我剛剛背上感到痠軟，珊珊，妳不若給我搥上幾下子吧！」

慕容珊珊卻一把摟着他，在肩頭上咬了一口，道：「還痠嗎？要不要再來一口？」已是忍俊不禁笑了起來。

狄雲苦笑道：「我不知那生修來的福氣，竟娶着個會咬人的。」

玉鳳和無雙兩人已是笑得彎下腰來。

狄雲道：「妳們最好是把暗器準備一下吧，不出半個時辰，我們很可能便會遇上敵人的了。」

慕容珊珊嬌軀仍然伏在狄雲背上，聞言大喜道：「是眞的嗎？你怎麼會知道的？」

狄雲道：「這數日來，已有數批人馬行色匆匆地超越我們而去，而前頭不遠處，有一叢林，正是伏擊我們的好地方，他們應在那裏埋伏着等候我們。」

南宮無雙道：「相公，賤妾也曾留意到那幾撥人馬，雖然都是帶有兵器，但他們經過時並沒有看我們一眼，相公怎知他們是衝着我們而來的？」

狄雲道：「正因爲他們對我們一行人毫不注意，我才認爲他們是正義門中人。若是普通武林人士，看見我們一行人趕路，不多不少會投下好奇之眼光，但這些人卻低頭疾馳而過，分明已是知道我們是誰，惟恐引起我們注意，所以不敢望向我們一眼！」

珊珊咬着狄雲耳朵，道：「眞好了，我可以試一試你教的滿天風雨和春雨綿綿的手法，還有我的遊龍劍法也可大殺一個痛快。」

狄雲笑道：「妳終日不是咬人便想着舞刀弄劍，要不是碰着我，看誰敢娶妳？」

玉鳳道：「相公，可要通知區堂主他們小心留意？」

狄雲搖頭道：「不用了，區堂主早已留意上了，早在午飯時已給我說過。」

沒多久，車子停了下來，只聽見區皓東的聲音道：「黑衣幫因事途經此處，未暇拜會貴地朋友，尚請見諒。林內是那條線上的同道，請現身答話。」衆人已拔出兵器，嚴加戒備。

驀地，一陣箭雨從林中射向羣雄及馬車，只是，因衆人停身處與叢林距離尚遠，當箭射到時已是疲弱乏勁，輕易的被羣雄紛紛擊落。

區皓東見無人現身，大笑道：「原來只是一些不敢見人的鼠輩。弟兄們，準備火箭，我們先來一道名菜——紅燒田鼠！」

話猶未完，林裏已衝出近百幪面大漢，手持不同兵器，衣着顏色也不同，與往日正義門中人不是藍便是灰的截然不同。

爲首一人身穿青衣，嘿嘿笑道：「姓區的，你們黑衣幫在老夫眼中只是瓦狗土貓，不堪一擊。明年今日，便是你們之死忌，納命來吧！」身後衆人已齊向黑衣幫中人撲去。

只聽見一聲「打！」，無數的鐵蓮子及金錢鏢已如雨般射向衆幪面人，刹那間，已有十多人閃避不及，中暗器倒下。

馬車裏，跳出了玉鳳、珊珊、春花及秋月四女，手持長劍，和早已下馬的黑衣幫羣雄併肩站着。

青衣幪面人大爲詫異，道：「我道是誰，敢情艷滿秦淮的玉鳳姑娘竟和黑衣幫還有一手，尚有甚麼破銅廢鐵，儘管拿出來吧！」

玉鳳氣他口舌輕薄，杏眼圓睜，柳眉倒豎，脚下踏着凌波妙步，已閃身欺至青衣人身前，口中嬌喝道：「狗賊，看劍！」抖起劍花朶朶，銀星點點直罩青衣人身前要穴。

青衣幪面人勢沒料到一個看似弱不禁風的秦淮名妓竟有如此高深的武功，大吃一驚，急忙揮劍招架。

東海二仙的碧海劍法，那是普通劍法所能比擬？一經施展，威力非同凡响，如浩浩大海，一碧萬頃，攻勢如排山倒海般，一浪緊接一浪地把青衣幪面人籠罩在劍影之中。

玉鳳早已深獲凌波妙步及碧海劍法之箇中精粹，一身修爲早已凌駕各大門派掌門人，再經狄雲協助，九玄神功亦已衝破第八層的境界。青衣幪面人雖然武藝不凡，但那是玉鳳的敵手，三十招不到，已是左支右拙，手忙脚亂，狼狽不堪。

黑衣幫衆高手以及慕容珊珊、春花、秋月等人亦已殺進其餘幪面人裏，慕容珊珊這數月來，在狄雲悉心傳授下，不論劍法，內功及身法均進步神速，一柄長劍施展起來，便如遊龍般左右翻騰，力敵數名幪面高手猶是綽綽有餘，間中還抽冷子的向左近敵人施放暗器。

場中最是興奮的莫如春花、秋月兩女了。只見她們施展出狄雲所授神奇身法，在人叢中左穿右插，所過處不時有幪面人被兩人的長劍刺中倒地。

春花、秋月兩人每當刺倒一人，便嬌笑連聲，口中喊着：「第四個了……又一個……」似是互相比賽傷人多少。

最要命的是暗器仍不停地從狄雲及春桃之馬車裏射出來，一柄柄的柳葉刀，一顆顆的鐵蓮子，專向那已是忙得不亦樂乎的幪面人身上招呼。不少幪面人在自顧不暇之下，不是被暗器擊中，便是被對手所傷。

玉鳳見已方形勢大好，手中劍更是如龍似虎，九玄眞功直透劍身，「碧海揚波」及「一衣帶水」兩絕招已然使出，只見玉鳳劍上光華特盛，一道耀眼光芒已從重重劍幕中穿出，青衣幪面人連慘叫聲也來不及叫出來，已是咽喉上穿了一個洞，倒地身亡。

玉鳳手持長劍，呆立當場，她也料不到自己竟然有此威力，九玄眞功竟能發出盈天之劍氣，劍不刃血，取人性命。

玉鳳耳邊响起了狄雲的聲音道：「恭喜妳了，玉鳳，妳已突破一個普通劍客的界限，進入了一個新境界，快回來休息一下吧，還呆在那裏做甚麼。」

玉鳳急忙向場中一看，見黑衣幫及珊珊等人已控制大局，只餘少數幪面人仍在負隅頑抗，遂返回馬車裏。

車廂裏，南宮無雙正倚在狄雲懷裏，看見玉鳳回來，登時滿臉紅暈，欲掙扎起來。

狄雲不但沒有放開南宮無雙，卻把玉鳳也一把摟着，吻了她的香腮一下，道：「這是賀禮。玉鳳，若妳剛才能適當運氣的話，以妳現在功力，應可發出三尺劍氣。」

玉鳳卻佯嗔道：「小氣，只有那一點禮物，賤妾要大一點的。」

狄雲剛想再吻玉鳳時，她已脫了身，飄出車廂外，笑道：「賤妾還得照顧一下場裏，暫派無雙妹子代表受禮，相公可不准少給啊！」

狄雲笑道：「我還會待薄妳的無雙妹子嗎？」

玉鳳剛回到場中，近百幪面人已是全數倒下，春花、秋月兩女如乳燕投林般一左一右撲到，搶着說道：「小姐，婢

子放到了十八個。」兩人竟不分勝負。

玉鳳笑道：「難為妳們了，稍後到相公處領賞吧。」

兩女大喜道：「怎麼！有賞嗎？早知有賞，便多殺幾個了。小姐，是甚麼獎品來的？」

玉鳳笑道：「每放一個便香一個臉孔。妳們滿意嗎？」

春花道：「我倆加起來便豈不是卅六個嗎？少爺可忙了。」說罷，嬌笑不已。

* * *

一路上，一行人再沒遇上任何襲擊，海濱已然在望。

在這數日之路程中，狄雲一反往日談笑風生，謔浪笑傲的常態，不時閉目沉思，似有甚麼難題解決不來。

玉鳳見狀，柔聲問道：「相公，這數日來，你總是悶悶不樂的，莫非有甚麼事情困擾着嗎？相公可否道出來讓我們姐妹分憂？也許有幫助呢！」

狄雲道：「妳們全都溫柔體貼，善解我意，我又怎會不快樂？只是自那日我們輕易消滅那批正義門派來攔截我們的人後，我便覺得不對勁，有兩問題始終解答不了。」

慕容珊珊道：「我們既然把那批賊子殺光了，還有甚麼問題？」

狄雲道：「正義門這次以雷霆萬鈞之勢崛起武林，非經多年處心積慮，暗中策劃，實不能辦到。由此可見，正義門門主乃是一個深謀遠慮之人，決非輕舉妄動之匹夫。但這數月來，卻有兩次大大失策的行動，令人費解。」

南宮無雙好奇地問道：「相公認為他們有甚麼行動是大為失策呢？莫非是日前截擊我們之事？」

狄雲道：「對了，這正是其中之一。」

玉鳳大為奇怪，問道：「黑衣幫當日進襲楓葉山莊，除救回皇甫幫主外，還把正義門在金陵之勢力瓦解，正是他們眼中之釘，正義門這次截擊我們是合理之行動，相公怎會認為他們失策呢？」

狄雲道：「他們截擊我們是正常的，但所遣派之人手實是太弱了，除了那姓石的青衣人和數名應屬於護法的高手外，其餘均是平庸之輩，如此力量用來截擊一個普通門派勉强還可，但用來對付我們，不啻以卵擊石。」

慕容珊珊不服地道：「他們只看見黑衣幫的人嘛，又不知我們也在。」

狄雲笑道：「雖然表面上只有黑衣幫十人，但他們一定料到馬車內另有埋伏。況且近日來白、聶兩堂主因聽我吩咐不曾露臉，他們定會猜測白、聶兩堂主會在馬車裏，而且還有我也很可能在一齊。當日在楓葉山莊，石姓青衣人、淫道、妖僧、西門英和十多名藍衣護法，再加上一批身手不弱的灰衣漢子，實力比這批攔截我們的人强大不知多少倍，還不是被我們殺個片甲不留？他們派這批人來送死，唯一的解釋是……」他停住不語。

慕容珊珊耐性有限，急急問道：「是甚麼？快說嘛！」

狄雲一本正經的道：「正義門主知道我們珊姑奶奶手癢，故派一批人給她練劍。」

珊珊當胸便給了狄雲一拳，佯嗔道：「我不來了，你總是拿我來開玩笑！」

狄雲道：「說眞的，我實在想不到答案。除此之外，令人不解的便是進襲慕容世家的行動了。以正義門之耳目，不會不知各門派已實施區域聯防。以鐵劍堡硬拚慕容世家、酒丐、酒僧和分區盟友，不似正義門之作風，誰會打這些負多勝少的仗？正義門如此舉動，肯定別有目的，但我怎麼也想不出來。」

玉鳳問道：「相公，那麼另一問題在那裏？」

狄雲道：「從過去多次交手中，大家會發覺一個現象！便是正義門中人，有不少藍衣護法是成名已久，頗負俠名之正派高手名宿。這些人全都寧死不降；一旦失敗，若不能逃走便自盡。正義門是如何招攬他們，又如何能令他們誓死效忠？」

南宮無雙道：「相公，會不會是被正義門重金引誘的呢？」

狄雲道：「我不敢排除這可能性，甘詞厚幣、美色都能打動人心，只是貪財好色之人多是貪生怕死之輩，妳可曾見過這種人有視死如歸之氣概？」

珊珊道：「那麼，我們下次生擒一個來問個明白，不就知道了嗎？」

狄雲道：「若是這樣簡單，我早便辦妥了。妳忘了嗎？這些人都是被鬼手制穴手法所制，一旦穴道受制，便是死路一條。若不點了他們的穴道，他們牙齒中藏有劇毒，亦會自盡，妳說應怎辦？」

珊珊道：「上次在北邙時，那些人在穴道受制一段時間後才死的。相公可先點穴，取出口中毒藥，再用牛筋縛着他們才解穴道，那豈不成了？」

狄雲道：「鬼手制穴是用一種陰勁制着五個不同穴道，這五個穴道有可能是人體中任何大小穴道，只有施者及受害人清楚所制何穴，一旦這人身上第六個穴道受制，體內血液便從所制之穴道逆行，衝上腦部及眼部，如不及時解開第六個穴道，該人片刻間便會死亡。解這第六個穴道的辦法，若用普通手法，便會加速血液倒行速度，這人便立即死去。解穴之唯一辦法是點向這人本已受制之五個穴道中其中一穴；我們暫稱為樞紐穴。如此，這人體內血液便回復正常，並自動把受制之第六個穴衝開，所以要解穴，必定要知道這人之樞紐穴何在。若要解開鬼手制穴手法，辦法更是複雜，稍後有空時我會傳授給你們，但首要條件便是要知道被制五穴何在。」

南宮無雙道：「這樣說來，豈非這些人一旦穴道受制，即使被自己人所救也是死路一條？」

狄雲道：「極可能是這樣，但亦有可能是他們彼此知道對方樞紐穴所在，或是每人被制穴道相同，待皇甫幫主此事一了，我須想個辦法來，只要知道那些正派人士為何投身正義門，我們很可能把對方的一部份實力吸取過來！」片刻後，他們已抵達海濱一小鎮，名叫海口。剛進入鎮內，便見一船夫打扮，臉色黝

黑之結實漢子趨前，喃喃道：「龍遊四海！」

帶頭之區皓東早經玉鳳知會，答道：「鳳舞九天。」

船夫打扮漢子續道：「在海之濱。」

區皓東也答道：「在江之南。」

這時，春花已從車內走出來，向船夫打扮的漢子展示副堂主之腰牌。

原來龍鳳堂之組織頗爲簡單，除白秀嵐、聶小鳳兩堂主外，只有六名副堂主，各司不同職責，餘下便是香主及普通弟子。各地分舵主持俱是香主職級。六名副堂主中實只有四名處理堂主事務，餘下兩名便是春花和秋月兩人，玉鳳因不願出面，故任命兩人爲副堂主，以便行事。

船夫打扮漢子忙施禮道：「屬下洪華參見副堂主。」

春花道：「洪香主，船隻及一切裝備可準備妥當？」

洪華道：「稟副堂主，一切已準備好，可以隨時出海了。」

春花道：「如此甚佳，我們便立即出海。可有隱蔽地方收藏我們之馬匹及車輛？」

洪華道：「沒有問題。」

春花道：「吩咐此間兄弟立即收藏馬匹及車輛，並嚴密注視任何外來陌生人之一切行踪舉動，在我們回來時立即報告。」

洪華道：「屬下領命！」

狄雲留下黑衣幫奔雷堂及閃電堂四位正副堂主在岸上作照應，便隨着洪華上了一艘大船揚帆出海。

狄雲向洪華問道：「洪香主，我們此行是先往靈蛇島，不知需多少日方能到達？」

洪華道：「原來公子是來探望二仙兩位的；這些日子剛巧順風，如不遇上風暴的話，五天便可到達靈蛇島了。」

狄雲笑問：「你認識兩位前輩嗎？」

洪華道：「我們這裏的人個個都認識他們兩位神仙。這裏受他們兩位恩惠的人多着呢，兩位神仙和藹可親，宅心仁厚，我們每人都敬若神明的。只是他們的寶貝女兒可不同了，刁蠻任性，令人頭痛！」不知是否沿海的人都是健談的，洪華話匣一打開，便滔滔不絕的說個不停。從東海二仙說到海裏趣事，再說天象景色等等，倒使日子過得很快。

已是出海後第五天了，遠遠的，靈蛇島已然在望，像一座仙山的聳立在海中央，使狄雲想起了唐代白居易之長恨歌中兩句：「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心裏不期然想着：「若能效法東海二仙，在海上另找一座仙山，與玉鳳等人優閒寫意地過那神仙般的生活，那是多好。沒有名利之爭，沒有殺戮之舉；遠離塵世，遠離中原武林……」想到這裏，那遠離中原武林之念頭令他一震。

狄雲明白了正義門派人要截殺他們的用意了！自楓葉山莊一役後，狄雲、龍鳳堂加上黑衣幫聯合起來，已是正義門君臨天下武林的主要障礙，但因顧忌其他門派實力猶在，不敢全力向狄雲等宣戰，故犧牲小部份人手來證實狄雲等已前赴東海爲皇甫華捕捉血鰻治病。

一旦這批人手全軍盡歿，便可證實黑衣幫及龍鳳堂主力，甚至狄雲已遠離中原，便可趁機大舉行動，因峨嵋、華山、青城三派早已元氣大傷，餘下各派很可能會被正義門以種種詭計、圈套一一擧控制，甚至消滅。那時，整個中原武林已在正義門掌握之中，便是狄雲全力反撲，也是爲時已晚。

狄雲大爲担憂，但此時回航已是太遲，徒使兩頭不着岸。唯有先替皇甫華治好失憶症，再回中原見機行事，也許情況未如想像中那般也不定。

當接近靈蛇島時，遠遠看見一快舟如箭般駛來，船首站着一紅衣少女，大喝道：「是誰這般大胆，竟敢擅進靈蛇島水域？」

狄雲揚聲道：「可是盈盈小妹嗎？我是狄雲，特來探望兩位老人家，伯父、伯母可在嗎？」

紅衣少女聞言，喜出望外，道：「是雲哥哥，我剛想到中原找你，那知你竟然來了。」已如飛燕般掠到船上。

紅衣少女剛上大船，便撲在狄雲懷裏，撒嬌道：「雲哥哥，眞的是你嗎？你說來找我，那知十多年才來，可把人家等得苦了。」

狄雲忙放開紅衣少女，笑道：「多年不見，妳還是像當日那般頑皮，快來見過幾位嫂子。」紅衣少女這才發覺狄雲身後站着數名如花美女，不禁臉色一變。

原來少女名施盈盈，是東海二仙的掌上明珠。十多年前，施盈盈誤吃一朱紅菓子，全身發熱，終日發夢囈不醒。

那時，剛巧踏浪仙離島未返，凌波仙子一急之下，驅船直駛中原往找三絕神僧救治。途經燕子磯附近，碰上玉鳳娘親携女投江，遂飛身救下，因見玉鳳聰明可愛，故收爲徒。但因須趕往找無心大師，故留下練功要訣便離去。

凌波仙子携愛女盈盈找着無心大師後，經神僧細心診斷，確定施盈盈所吃乃武林人仕夢寐以求之朱菓，但因盈盈年紀尚輕，不懂在服後即時調息，亦沒有內功深厚之人助其運功吸收朱菓之功能，故白白浪費了這異菓，雖然如此，盈盈仍然得益不少。

當下神僧便用本身眞氣渡入盈盈體內，幫助盈盈吸收尚餘體內的朱菓精華，只一盞茶時間，盈盈臉色已回復正常，只是臉上像塗上胭脂似的，白裏透紅，晶瑩可愛。

神僧深知東海二仙所練九玄眞功之利弊，告誡凌波仙子不可在盈盈十二歲前傳授她九玄眞功，因盈盈服食過朱菓之後，若修練九玄眞功，當在五、六年間便可達到第八層境界，朱菓乃極爲陽剛之異物，盈盈體內已是陰陽並濟，不慮有走火入魔之險，但因盈盈年方五歲，若六年後把九玄眞功練至第八層，便使容顏永遠停留在十一、二歲的樣子，這對盈盈成年後的心態有莫大的影响的。

這時玉面天魔已隨神僧隱居，但他素來孤僻，不願見客。神僧亦沒有對凌

波仙子提及，故凌波仙子也不知道司空無愧與神僧之關係。

朱革之功效及服後徵狀，神僧也是從前人處所聽來，故便留下凌波仙子及盈盈在山數天，以便觀察。盈盈年紀尚輕，終日便纏着狄雲玩耍。

且說當施盈盈看見狄雲嬌妻美妾如雲，即時面色大變，狄雲却忙着引見，沒有留意。玉鳳心明眼亮，看在眼裏。

不久，船已靠岸，盈盈領着衆人來到二仙住處。只見一小小莊院，背山而建，面對浩浩蒼海，四週遍植奇花異卉，令人有一種出塵脫俗的感覺。

衆人參見過東海二仙後，狄雲便立即道出來意。

踏浪仙施海亮道：「我雖久居此間，但却不曾嘗試在深海中探索，雖知附近可能有血鰻出沒，但正確位置却不得而知。盈盈常在海裏嬉水，或許她能提供一些消息也不定。」

盈盈問道：「雲哥哥，你說的血鰻是否一種身形窄長如劍，顏色鮮紅，尖嘴利齒的怪魚？」

狄雲忙道：「對了！正是這怪魚。盈妹妹，妳可知那裏有？」

盈盈眼睛一轉，道：「前數天當我在海底捉魚時便碰上了兩條，足有五尺多長，我還差點兒被它咬着呢。在那裏我却說不出來，我只能帶你們去，但那裏非常危險，水不但深，而且水流甚急，不時還有旋渦呢，不熟水性和內功不足的，可說有去無回，而且那怪魚兇猛靈活，速度甚快，捕捉它可不容易呢！」

狄雲登時沉思不語，只因同來衆人中，只有玉鳳之內功比較深厚，但她却不懂水性，其餘各人亦是如此，不是水性不佳便是內功略差。狄雲那能放心讓他們前去捕捉血鰻，只有自己自幼在山中水潭中嬉水，對水裏功夫也甚專長，只是從沒有試過在深海裏潛泅，未知能否應付得來，唯有冒險一試。

狄雲終於道：「盈妹妹，妳可願意帶我去嗎？」

盈盈道：「只你一個人去嗎，雲哥哥？當然可以。現在待我準備一些食物和食水吧！稍後便可起程。」

狄雲道：「食物和水？難道在水裏也可吃喝嗎？」

盈盈大笑道：「在水裏怎能吃東西的，莫非你是魚嗎？那裏有個地方是沒有水的，你到時便知道的了。血鰻並不是常常遇到的，要耐心等着，說不定要等上十多天也不定。沿途非常危險，我們多帶水和食物在那裏等待機會總比來來往往安全得多。」

狄雲道：「這也是道理，可是却辛苦妳了，盈妹妹。」

盈盈扮了個鬼臉，道：「雲哥哥，你知道便好了，事後可得報答我的！」

狄雲道：「我當然會答謝妳的。」

凌波仙子在剛才狄雲介紹衆人時，得知玉鳳便是闊別多年的愛徒，大爲驚喜，便拉着玉鳳問長問短的，這時見盈盈已出外準備各種用品，當下便道：「鳳兒，妳能獲此佳婿，爲師也替妳高興。只是我那盈盈，刁蠻任性，却沒有妳如此福氣了。」

玉鳳道：「師父，鳳兒之有今天，皆是師父所賜。大恩大德，叫鳳兒怎生報答？」

凌波仙子轉向狄雲問道：「是了，青雲，我忘了問你，神僧近來好嗎？我倆已十多年沒有拜候他老人家了。」

狄雲黯然道：「他老人家在前輩離開後三年，已成正果，圓寂去了。」

凌波仙子嘆息道：「想不到當年一別，竟成永訣。」

踏浪仙道：「青雲賢侄，神僧他老人家以醫術、武功及佛法稱絕於世，這當中，你學了多少呢？」

狄雲道：「先師所知，精深博大，青雲之武功及醫術心得，只及先師一二而已，至於先師佛學衣砵，已由七戒師弟承繼。」

踏浪仙道：「原來酒僧已被他老人家列入門牆，倒是幾生修來福氣了。青雲賢侄，你可知道，神僧他老人家不但醫術！武功及佛法令人佩服，最令人欽佩的是他那虛懷若谷，大慈大悲，以拯救天下蒼生爲己任的精神。這精神常使我夫婦倆慚愧不已，我希望賢侄能把這精神繼承下來，別像我一樣，但求自己安逸，罔顧天下蒼生。」

狄雲忙道：「青雲緊記前輩教誨，不敢有負先師及前輩厚望。」

慕容珊珊等人至此方知狄雲竟是當年天下第一高人無心大師之徒，難怪狄雲之武功及醫術如此高明了。

施盈盈已拿着兩包用油紙包着的食物、水壺及魚網、魚叉等物進來，身上已換上水靠。盈盈因終日在島上四處走動，及經常潛水，故身體發育得健美非常，貼身的衣靠把她玲瓏浮凸的身材更毫無遮掩的表露出來，在座衆女也看得羨慕非常。

盈盈看見狄雲仍是儒衫一度，微嗔道：「雲哥哥，怎麼你仍未換衣服，快點吧！」

狄雲怎知盈盈竟然說去便立即去，趕忙前往換水靠，吩咐衆人在此等候，不得擅自入海。

＊ ＊ ＊

狄雲隨着盈盈在海底裏潛泅了近半個時辰，初時，狄雲被那海水的沉重壓力迫得透不過氣來，幸好他內功深厚，忙運起神功，才逐漸適應。

途中，兩人遇上無數的急流及旋渦，每當遇上，便立即運足內功，猛沉海底，攀着水底大石爬行。

不久，兩人來到一岩壁下，狄雲抬頭一望，只見約在數丈處有一小洞，僅可容人穿過。盈盈拉着狄雲之手，在他掌上寫着：「雲哥哥，我先上，你跟着來。洞口有強大吸力，不可運功抵抗，便會入洞了。」

狄雲點點頭，也在她掌心寫了小心兩字。

狄雲看見盈盈上升不遠後便如箭般射進洞裏，急忙提氣上升。那知剛上升丈餘，便有一強大吸力把他猛扯，狄雲體內神功一旦遇上外力，便自然產生抵拒。狄雲在刹那間也忘了盈盈所囑，沒

有收起神功。雖然如此，狄雲的深厚神功內力也不能敵過大自然威猛强勁的力量，慢慢的被吸進洞內。

狄雲剛進洞裏，才想起盈盈所說，忙放鬆身體，只覺自己隨着水流飄流了十多丈才停下來，忙四處找尋盈盈的下落。

盈盈已在不遠處向他招手，狄雲趕忙跟了過去。盈盈見狄雲已跟了上來，便慢慢的向水面游上去。

兩人浮出水面，狄雲遊目四顧，見正處身一水潭中，四週滿是巨大岩石，不見天日，環境漆黑，狄雲神功通玄，盈盈亦因幼食朱菓，故皆能視物如晝。

盈盈已縱身飛上一平坦巨石上，狄雲也吸了一口新鮮空氣，飛身而上。

狄雲細看四週環境，似是海底中一巨大岩洞，正是昔年地勢變動時，大暈空氣被困，故形成如此景象。

狄雲剛才在水裏，雖見有不少奇形怪狀及生平從未見過的怪魚；有些顏色鮮艷，嬌姸可喜，有些全身長刺，形狀猙獰；但却不見血鰻的踪影。

狄雲道：「盈妹妹，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血鰻是否正在這裏出沒的？」

盈盈道：「這十多天來，我曾在這潭中遇見兩次，它們出現時，總是在這潭裏捕食其他魚類，常引起潭水一陣波動，很容易察覺。」

狄雲道：「那麼我們可在這裏舒舒服服的等了，等血鰻出現時才下水捕捉吧。」

盈盈從包裹裏取出食物、水菓等，道：「雲哥哥，我們先吃點食物吧，可不要吃太多啊，我們不知要等上多久的！」

不知是狄雲運氣好還是別的，他們在石上閒談了約一個時辰後，便察覺潭裏水波翻動，狄雲與盈盈趕忙拿着魚網，縱身下水。

狄雲泗近水波翻動之處，看見一條長約四尺，遍體血紅的怪魚正在捕食其它大小魚類，動作敏捷，快如閃電。

狄雲向盈盈打了一個手勢，便與盈盈一左一右的合擊血鰻。兩人水性雖高，但那能及得上血鰻之靈活，兩張魚網還沒到，那血鰻已然閃開，反向兩人攻擊。

盈盈終日在海中玩耍，水裏的功夫已是登峯造極，雖未能擒得血鰻，但血鰻亦未能在她身上佔得半分便宜。狄雲可不同了，畢竟他近年來甚少在水中活動，功夫自然生疏了。竟被血鰻擊中數次，幸賴護體神功把它反彈開去，要不，早被血鰻咬去幾塊肉了。

二人一魚，在水裏搏鬥了差不多個把時辰，那怪魚似是知道奈狄雲二人不何，紅影一閃，便往海底逃走。

兩人那肯放過，急忙追趕。只是血鰻之速度那是狄雲兩人所及，轉瞬間已在石縫中失去踪影。

狄雲與盈盈二人徒勞無功，只好回到岩石上休息。

狄雲嘆息道：「想不到這怪東西如此難纏，得想個辦法捉牠。」

盈盈道：「雲哥哥，我們可以用暗器射它嘛！」

狄雲搖首道：「沒有用的，水的阻力極大，暗器的去勢速度只及空中之十分之二、三，血鰻很容易便避過。縱使擊中了，也是力度疲弱，這怪東西不但皮厚，且韌力强勁，暗器不但傷不了它，反會把它嚇走。」

兩人默默沉思。突然間，盈盈道：「有了！雲哥哥，在海裏不行，我們可以在空中對付牠啊！」

狄雲笑道：「妳怎麼引牠出來？」

盈盈道：「上次我捉它時，險被它咬了數口，急忙走上了這裏來暫避，那知不久後，便見兩條血鰻跳了出來，在水波上追逐嬉戲，我們可在這裏等着，只要它一出水面，便用石子把它射昏，那便可以了嘛！」

狄雲目光一亮，道：「只要它跳離水裏，我不用暗器也可把它手到擒來，只怕它不肯出來吧！我們還是略作休息，先行恢復精力！」

兩人足足等了一日一夜，才見血鰻前來覓食，只見水波翻騰了約一句鐘便平靜了下來，狄雲心裏道：「小東西，快出來吧！可別要走啊！」目不轉睛的注視着水面的動靜。

驀地，兩條紅影衝出水面，一前一後的在水波上跳躍着。狄雲動也不動，目光跟着紅影遊走。

盈盈看見兩條血鰻距離兩人所在只有數丈，狄雲却仍坐着，毫無動手的準備。不由大爲心急，正欲飛身擒拿，那知狄雲暴喝一聲，兩條紅影已如箭般射向狄雲手裏。

狄雲手持血鰻，笑道：「跑了一條，却來了兩條，倒是意外收穫，早知如此簡單，上次不用白費氣力了。」

盈盈看見狄雲所露出那一手武功，口定目呆道：「這叫作簡單？雲哥哥，你那手究竟是甚麼功夫，竟如此神奇？」

狄雲道：「那是兩種武功，首先是『拈花指』，把它們擊昏後，跟着便是『虛空接引』把它們收回來。」跟着他便把魚口張開，伸手在那尖銳的牙齒上一抹，一排排的利齒登時變爲粉屑。

狄雲把兩條血鰻放進攜來之竹簍後，道：「盈妹妹，這次眞多謝妳了，我們回去吧！」

盈盈說道：「不，你先說出怎樣報答我，要我滿意才行，否則我們不回去！」

狄雲從龍鳳堂洪香主口中得知這大小姐刁蠻任性，估道她看上了剛才那手「拈花指」和「虛空接引」，只好道：「盈妹妹，我把剛才那兩手武功傳給妳，好嗎？」

盈盈道：「我又不是終日找人打架，學那麼多武功做甚麼？要不是爹迫我，我連家裏的也不學哩。」

狄雲大爲奇怪，這小妮子究竟喜歡甚麼？於是問道：「盈妹妹，妳喜歡甚麼？若我能力所及，定給妳找來。」

盈盈咬了咬下唇，道：「我要你娶我爲妻！」

狄雲大吃一驚，差些兒把手中竹簍也掉了，道：「妳不是說笑吧！我已是有妻有妾的了，妳又不是不知道。」

（未完・五）



**上文提要：** 耿南華帶路失了踪，丁少秋、李飛紅只好折回玉皇殿向各門派掌門報訊，半路上遇到姬雲飛的姑媽七郡主追殺，幸被老哥哥救走，二人將到玉皇殿，丁少秋要和青衣人談話；李飛紅先回，路上巧救了受重傷的花字門門主，她臨終囑托總監擁李飛紅爲門主，同到玉皇殿，各派掌門和丁少秋都撤退，只見老哥哥戲弄盛世民等三人……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 護花門

## 水陸兼程尋父母　接受劍譜費心思

盛世民等三人雖然各有一身極高的武功，但在這樣毫無掙扎餘地的被釣絲一上一下的捋了足足一盞熱茶工夫，早已跌跌撞撞的摔得頭昏眼花，大汗淋漓，這一停頓下來，那還支持得住，一個個精疲力竭，雙腿一軟，踣地不起，只是喘氣。聽了老哥哥的話，那敢吭上半句，稍事調息，才撐着站起，狼狽的離去。

李飛虹叫道：「老哥哥，你現在可以下來了？」

老哥哥沒有作聲。

李飛虹又叫道：「老哥哥，我叫你你聽到沒有？怎麼不出聲呢？」

老哥哥依然沒有回答。

逢天游道：「老哥哥可能已經走了，門主，我們也該走了。」

李飛虹道：「你在這裡等我，我進去取一件東西就來。」

逢天游頷首道：「門主那就快去快來。」

李飛虹點點頭，急步往裡行去，穿過大殿，來至第二進的左首配殿，那是天師殿，她一直走到神龕前面，伸手從天師神像的座位下取出一個小小紙包，揣入懷中。這一刹那，心頭不覺一黯，忖道：「昨晚臨走之時，不是自己太過小心，怕一時不愼，把九九丹失落了，才藏到天師神像座下，如果帶在身邊，也許會治得好師父的傷。」想到這裡，不禁潸然淚下！

* * *

再說丁少秋跟隨青衣人下了篷船，原先只當是渡過江而已，那知足足在船上待了三天三晚，直到第四天中午時分，才離船上岸，已在一處荒涼的山區之中，但見羣山重疊如屏，野坂間草長過人，根本不知到了什麼地方。

這一路上，青衣人很少開口說話，尤其他那副冷漠得整天不見笑容的臉孔，令人望而生厭，因此他既然不願說話，丁少秋也懶得和他說話。

登岸之後，青衣人當先領路，走在前面，丁少秋就跟着他身後而行，心中暗暗切齒：「這樣古怪的人眞是少有得很！」

有時眞想重重的給他一拳。

這座山區，似乎十分廣袤，重山疊嶺，起伏連綿，越走越覺荒涼，到處都是巉岩峭壁，參天古木，早就沒有山徑可循，幾乎到了亙古人跡罕至之境！

天色又漸漸黑下來了，青衣人走在層巒陡壁上，依然縱掠如飛，奔行趕路，似乎毫無休息之意！

從中午時分捨舟登陸，一直奔行到現在，已經足足走了三個時辰，青衣人不言休息，丁少秋和他賭氣，也不提「休息」二字，心想：「看你一口氣能走多遠？」

但現在已是黃昏時分，青衣人還是起落飛掠，什麼也沒有說，丁少秋實在忍不下去，開口問道：「朋友，我們究竟還要走多遠？天快黑了，我們要在那裡打尖？」

青衣人連頭也不回，答道：「我看你一身功力不在我之下，我還不累，你也未必累了，天黑怕什麼，有我陪着你，不用躭心迷路……」

他口中說着，腳下依然絲毫不停。

丁少秋問了等於白問，心中暗道：

「你不肯說，我何用問你，反正到了地頭，自會知道。」

天色愈來愈黑，走在沒有山徑的巉岩斷崖間，自然十分艱險，青衣人不知丁少秋練成「乾天眞氣」，看他緊跟在自己身後，履險如夷，奔走了大半天，居然氣不喘、臉不紅，心頭也不禁暗暗欣慰：「看來這小子眞是丁家的千里駒哩！」

現在已是戌正，兩人來到一道峽谷，兩邊巨石如門，中間只有一條平整的石徑，在兩座插山高峯夾峙之中，倒可容得兩人並肩而行。

青衣人依然領先走在前面，因爲路徑平坦了，他腳下突然加緊，放腿向前奔行。丁少秋自然不敢怠慢，也立即跟着他飛奔。

這條峽谷少說也有三里光景，現在已經到了盡頭，橫在前面的是一條丈餘寬的溪流，上架以石樑，小溪對面地勢豁然開朗，雖在黑夜，丁少秋依然可以看清楚這是羣山圍抱中的一片盆地，到處樹木蓊鬱，在樹林間隱約看到許多房舍。

好像是一個村落，在萬山之間，聚族而居，當眞不啻世外桃源！

走近石樑，青衣人的腳步已經放緩下來，行過石樑，就有平整寬闊的石子路了。

青衣人領着丁少秋朝石子路上走去，路的兩邊盡是數人圍抱的古樹，枝柯交差，參天蔽日，因此走在路上，倍覺幽暗，換了一個人幾乎伸手不見五指，要摸索着行走呢！

但丁少秋練成「乾天眞氣」，目能暗視，自可看得清楚，發現這些參天古樹林中，似有不少歧路，就是自己行走的這條石子路，也不是筆直的，一回左彎，一回右彎，極盡曲折，也許青衣人故意領着自己繞來繞去的行走，揣其目的，無非不想讓自己認出來路。

一回工夫，來至一所宅院大門口，青衣人腳下一停，回身道：「到了，你自己進去吧！」

說完，不容丁少秋問話，轉身自顧自的行去，身形閃動，便已在樹林間隱沒不見了。

丁少秋看着他身形消失，不禁搖了搖頭，心想：「這人眞是怪得很！」

當下略爲吸了口氣，舉步走上三級石階，伸手叩了三下大門上的銅環。

過沒多久，只見兩扇黑漆大門呀然開啓，走出一個青布衣衫的老婆子來，朝丁少秋身上上下打量了幾眼，問道：「你就是總管回來的丁少秋了？」

丁少秋心想：「原來青衣人還是這裡的總管！」一面點頭道：「在下正是丁少秋。」

青衣老婆子道：「你進來吧！」

丁少秋跨進大門，青衣老婆子隨手掩上門，轉身道：「你隨我來。」舉步朝右首長廊行去。

大門內是一個大天井，正面是五間正廳，關着落地雕花長門。丁少秋跟着她從長廊一直穿行過三進房舍，一直來至最後一進，這裡已是廚房。

青衣老婆子剛走到廚房門口，廚房裡已經迎出一個灰布衣衫的老嫗，陪着笑道：「劉婆婆到廚房裡來，可有什麼吩咐？」

青衣老婆子含笑點頭道：「李嬤嬤別客氣了，我是領這個小伙子來用飯的，煩勞妳交代一聲，給他準備一份飯菜，飯後我會打發人來領他的。」

穿灰布衣衫的李嬤嬤連連頷首道：「飯菜現成的，不費事。」

青衣老婆子轉臉朝丁少秋道：「你跟李嬤嬤進去，吃過飯，我會叫人來叫你的。」

丁少秋拱拱手道：「多謝劉婆婆。」

青衣老婆子道：「老婆子那就走了。」

李嬤嬤忙道：「劉婆婆好走，恕我不送了。」回身朝丁少秋道：「小哥請跟老婆子進去。」

廚房相當寬大，正有十幾個婦人、丫頭在忙着洗碗洗鍋，只要看這情形，這座大宅院中吃飯的人不在少數。

李嬤嬤領着他走近一張八仙桌，要他坐下，然後朝一名灰衣丫頭招招手，吩咐了幾句，便自走開。

那灰衣丫頭倒了一盅茶送上，說道：「小哥請用茶，飯菜馬上好了。」

丁少秋道：「謝謝姑娘。」

灰衣丫頭轉身走到灶上，裝了四盤菜、一碗湯、一小桶飯，再取了一付碗筷，一起端上，說道：「小哥請用飯了。」

丁少秋還是在船上吃的午飯，奔行了幾個時辰，早已飢腸轆轆，也就不再客氣，獨自吃喝起來，一連吃了三碗飯，才放下碗筷，取起茶盅，喝了口茶。

只見一名青衣少女俏生生的走來，朝丁少秋展齒一笑，嬌聲說道：「你就是丁少秋了，劉婆婆吩咐，等你吃好飯，就領你去的。」

丁少秋站起身道：「在下已經吃好了。」

青衣少女道：「那就隨我來。」

說完，翩然轉身，往外行去。

丁少秋跟着她走出廚房，從小天井進入穿堂，再穿過一個小天井，來至一座偏院。

青衣少女腳下一停，回身道：「劉婆婆就在裡面等你，你快進去吧！」

丁少秋點點頭，舉步跨入，目光一瞥，只見這間房屋十分寬敞，除了右首靠壁處放着一排兵器架，架上刀劍槍戟之類的刀刃之外，但却別無陳設，燈光也十分明亮。劉婆婆手握一支純鋼鳩頭杖，站在中間，看到丁少秋走入，頷首道：「你吃飽了？」

丁少秋覺得她舉止神情甚是怪異，心中暗暗起疑，只點了下頭道：「在下吃飽了。」

劉婆婆道：「那好，你平日用什麼兵刃，自己去取。」

丁少秋詫異的望着她，拱拱手道：「劉婆婆，在下……」

劉婆婆不待他說完，就截住他話頭，說道：「不用和老婆婆解釋，快去取兵刃。」

丁少秋遲疑的道：「這爲什麼？」

「沒有什麼。」劉婆婆道：「這是咱們的規矩，你要通得過老婆子這一關，才能進去。」

既是他們的規矩，丁少秋也就不用再

說什麼，依言走到右首壁下，從兵器架上取下一柄長劍，鏘的一聲掣劍在手，走上幾步，抬目問道：「在下想請教劉婆婆，不知還有什麼規矩沒有？」

劉婆婆道：「你是武功門丁家莊的人，自然會使武功劍法了？」

丁少秋道：「在下會使。」

「好！」劉婆婆道：「你就用武功劍法和老婆子交手好了。」

丁少秋心中暗道：「原來她要試試我的武功劍法。」一面問道：「劉婆婆，咱們要打幾招呢？」

劉婆婆嘿嘿的笑道：「小伙子，你知道老婆子這支鳩頭杖有多重？它實足有八十斤重，你接得下幾招？但老婆子會讓你使完八十一招的。」

武功劍法共有九九八十一路。她這句「會讓你使完八十一招」，是說她不會用她八十斤重的鳩頭杖相逼，使你施展不開手腳之意，也就是說她會杖下留情，讓你使完八十一招武功劍法的。

丁少秋望着她，笑了笑道：「那倒不用客氣，劉婆婆既然要掂掂在下斤兩，就只管出手好了，在下大概還可以接得下來。」

劉婆婆聽得雙眼倏睜，射出兩道烱烱精光，沉哼道：「小伙子，好狂的口氣，你道老婆子是什麼人？三十年前多少成名人物，敗在我鐵鳩婆這支鐵杖之下？如憑眞實功夫，你小伙子能接得下老婆子五招，已經算不錯了。」

丁少秋故意朝她儍儍的笑了笑道：「那恐怕不見得吧？」

他雖是笑着說話，但這句話可把劉婆婆激怒了，一頭花白頭髮無風自動，沉笑道：「很好，你試試就會知道，快去脫下長衫，可以出手了。」

丁少秋依然含笑道：「在下和人動手，從不脫長衫的，婆婆年紀比我大，自然該由劉婆婆先出手才是。」

劉婆婆哼道：「那有這麼嚕嗦，好，老婆子就先出手，你可小心了！」

哼聲出口，抬手一杖斜劈過來，她這一杖因是她先出手，所以只是一記虛招，但呼然生風，聲勢依然極盛。

丁少秋手中長劍一圈，展開身法，向左跨出一步，劍勢悠然，拗步朝右揮出，姿勢極爲瀟洒，劈出去的劍勢，却故意不用絲毫力氣。

劉婆婆看得暗暗哼了一聲：「難怪武功門會一蹶不振，練劍不重內力，只顧在劍法上求美觀，門下弟子豈不只學得些花招而已？」

鳩頭杖杖頭忽然一翻，一記「直搗黃龍」，朝丁少秋當胸送去。

這一招才是她眞正出手的第一招，杖勢未到，從杖頭上發出來的內力，已呼的一聲，先杖撞來。

丁少秋左足橫跨，長劍斜出，還是方才那一招「玉龍迴首」，「噹」的一聲砍在鳩杖前段。

劍勢並無多大力度，使的只是借力的打法。方才劉婆婆還在肚裡嗤笑他使的花招，這下劍杖交擊，因劉婆婆杖上貫注了眞力，這下被人輕輕一拍，杖頭突然往下落去，幾乎一下搗在地上。

這是四两撥千斤的打法，劉婆婆自然明白，心中暗哼一聲：「好小子，你倒狡猾得很！」

杖頭突然往上挑起，凌空圈動，呼的一聲，幻出一圈杖影，朝丁少秋當頭劈落。

她這一招雖是含怒出手，但並無取丁少秋性命之意，只是要讓他識得厲害而已，因此杖勢雖猛，但下落之勢，並不太快，而且她在出手之際，已把丁少秋左右封死，除了硬接，只有後退的份兒，這算是給丁少秋留的後路，若在平時，她使出這一招「烏雲蓋頂」之時，身軀離地數寸，朝前飛撲而來，快若閃電，你就是想後退都辦不到。

再看丁少秋却絲毫也沒有後退的準備，他雙脚不丁不八，望着劉婆婆這招迅若雷霆的一擊，好像儍了，一時不知用那一招去接才好，直等劉婆婆杖勢離頭頂只有三尺光景，才長劍一豎，抬腕朝上點去。

他這一招簡直毫無招式，只是看到杖頭下落，才想用劍頂上一頂。

劉婆婆暗暗哼道：「眞是個初出道的儍小子，老婆子若是眞要取你性命，這一下你就會被我鳩杖擊成肉醬，僅憑區區一支長劍如何封架得住？」

心念方動，杖頭已經往下沉落，耳中只聽「叮」的一聲，劍尖居然一下頂住了下落的杖勢，停在空中，再也壓不下去！

這下可把劉婆婆看得大吃一驚，她做夢也無法相信一支薄薄的長劍竟能頂得住她八十斤重的鳩頭杖！

不，她這一招「烏雲蓋頂」，除了鳩杖淨重八十斤之外，還應該加上自己揮出時貫注的內力，兩者加起來，少說也有四五百斤以上，這小子那來這麼深厚的功力？（如果沒有深厚的功力，貫注在劍上，長劍早被壓斷了）

劉婆婆方才說過：「三十年前多少成名人物敗在我鐵鳩婆這支鐵杖之下」，這倒不是吹的，許多成名人物，就是敗在她這招「烏雲蓋頂」之下的。

她自然不相信丁少秋只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伙子，能有多大修爲？口中嘿了一聲，足尖點處，一個人已離地數寸，右腕運勁，一股眞力直貫鳩頭杖往下壓去。

她那裡知道丁少秋練的「乾天眞氣」業已貫注劍尖，丁少秋原也只想把她鋼杖頂住了就好，是以並未再催動眞氣，她這一加重力道，丁少秋只覺對方下壓之勢突然加重，只好吸了口氣，催動眞氣朝劍尖上冲去。

這一下雙方發動雖有先後，但其實也只不過是一瞬間的事，劉婆婆雙脚堪堪離地，陡然間只感到對方劍尖上好像吐出一股無形勁氣，把自己鋼杖杖頭憑空托起了一尺多高，杖頭托起了，她一個人自然隨着離地，高了一尺光景，心頭不由大吃一驚！

急忙定睛看去，原來自己連杖帶人，並不是被他劍尖頂起來的，丁少秋長劍依然停在原處，杖頭和劍尖相距已經有一尺來高，那是說自己的杖頭是被他從劍尖上衝出來的眞氣所托起來的了，此人小小年紀，竟然會練成這等無上神功！

劉婆婆此刻當眞看得胆顫心驚，她自

然知道像這樣比拚內功，對方如果不先收回眞氣，自己只要稍微大意，非死即傷，但事情擺在眼前，自己內力絕非丁少秋的對手，此際自然更不敢貿然收手。

一時之間，急得她黃豆般的汗珠從額頭一顆顆的綻了出來，握杖的右手也漸漸起了輕微的顫動。

丁少秋並不知道劉婆婆已經盡了全力，再下去就會要了她的老命，忍不住抬頭叫道：「劉婆婆，妳可以住手了，這樣硬拚，多沒意思？在下不和妳比了。」

話聲一落，緩緩收回眞氣，他還怕劉婆婆乘勢追擊，使出「避劍身法」，輕輕一旋，便自閃了出去。

耳中只聽「蓬」然一聲大響，似有重物墮地，急忙回身看去，只見劉婆婆跌坐地上，胸口起伏，只是喘息，滿臉俱是汗水，心頭不禁大奇，自己並沒有傷她，她怎會跌坐在地的？趕緊奔了過去，歉然道：「劉婆婆，妳沒事吧？」

劉婆婆先前還以爲丁少秋故意譏笑於她，但看他一臉歉疚不安的神色，却又不是有假的，心想：「原來這小伙子連自己也不知道內功修爲已經到了如何境界，自己倒是錯怪他了。」

一念及此，就緩緩站了起來，一手扶杖，徐徐說道：「老婆子沒什麼，少俠年紀輕輕，內功精純，老婆子當眞看走眼了。」

丁少秋問道：「劉婆婆，咱們要不要再比下去？」

這話如果出之於老江湖之口，就變成諷刺了，但劉婆婆已經看出丁少秋雖有一身高不可測的內功，但却涉世未深，聞言只低嘿了聲道：「老婆子已經落敗，何用再試，你可以進去了。」

說話之時，用手指了指右首一道門戶。

丁少秋還劍入鞘，放回兵器架，抱拳道：「多謝劉婆婆指點。」

依言朝右首一道門中走了進去。

門外又是一個小院落，院落中放着十幾盆花卉，階上湘簾低垂，闃無人聲。

丁少秋走上石階，便停了下來，問道：「裡面有人嗎？」

只聽屋裡傳出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進來。」

丁少秋掀簾走入，屋內依然沒有什麼擺設，但地方相當寬敞，中間站着一個淡金臉的青衫人，只要看他氣度，就相當溫文爾雅，尤其雙目炯炯有神之中，還流露出藹然溫和之色。

他看到丁少秋走上，就微微頷首，問道：「你就是丁少秋？」

丁少秋連忙雙手抱拳，應道：「晚輩正是丁少秋。」

青衫人道：「你是白鶴觀松陽道長門下？」

丁少秋心想：「方才劉婆婆要試自己武功門的劍法，這回聽他口氣，大概要試自己白鶴門的武功了，這到底爲什麼？」一面答道：「是的……」

他只說了兩個字，就抬目道：「晚輩是在路上遇到一個穿青衣的人，他要晚輩……」

青衫人沒待他說完，微微抬了下手，制止丁少秋再說下去，就徐徐說道：「我知道，只是此事關係重大，你是松陽道長門下，自然練過白鶴掌法，我先要試你幾招，才能通過我這一關。」

丁少秋心想：「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要試我白鶴門的武學。」

一面懷疑的道：「請問前輩，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青衫人微笑道：「你最好不用多問，過了我這一關，自會明白。」

丁少秋滿腹狐疑，說道：「前輩之意，是說晚輩要過了前輩這一關，才會知道，如果過不了前輩這一關呢？」

青衫人正容道：「年輕人要有信心，我只要試試你對白鶴門武功練得如何而已，對了，你在動手之際，也可以使用武功門的武學，你爺爺一定教過你武功掌法，百步神拳，只要接得住就行。」

「好！」丁少秋點點頭，拱手道：「晚輩遵命，前輩可以發掌了。」

青衫人右掌一立，揮掌拍來，他出掌奇快無比，右掌才發，左手也跟着斜拍而出，右手直拍左胸，左手斜取右肋，一招雙式，手法十分詭異。

丁少秋左手使「白鶴亮翅」，拂解對方右掌，右手反腕下格，向對方左腕撥去，使的同樣是一招兩式，明明看得相當清楚，不知怎的竟然封了個空，心頭不由大吃一驚，好在他練會避劍身法，可以閃避任何招式，發覺不對，立刻身形一側，右足倏退半步，左足隨即跟進半步。

差幸他臨機應變，這一側身，青衫人已快拍上他身子的雙掌，因他變換身法，雙掌沿着衣衫擦過。

這一招上，雙方招式都落了空，自然也岔開了。

青衫人似乎微微一怔，旋即朗笑道：「好身法！」

人隨聲上，雙掌飛旋，頃刻之間，接連攻出九掌。

丁少秋展開「白鶴掌法」，時而身形斜傾，如鶴展翅，時而單足落地，穩如鶴立，雙掌同樣快如閃電，以攻還攻，他仗着三四成「乾天眞氣」，放手和對方硬打硬砸，但聽四掌一陣拍拍清響，記記都和對方接實，雙方功力悉敵，不分軒輊！

但這可把青衫人打得暗暗心驚，九掌之後，忍不住後退半步，目注丁少秋說道：「年輕人，咱們交手，並非厮殺，你出手怎可如此拚搏？」

丁少秋笑道：「白鶴掌招式就是如此，晚輩也並沒有和你眞正拚搏呀！」

青衫人道：「好，咱們繼續吧！」

這回他身形飛旋，出手更是詭異萬分，一團人影忽東忽西，掌勢似實却空，奇幻莫測。

丁少秋幾乎連看都沒看清楚，肩背等處，已經連挨了幾掌，對方出手雖然不重，但總是十分難堪之事，口中朗朗說道：「前輩小心，晚輩要反擊了！」

話聲出口，身子一蹲倏轉，左手五指上翹，朝左外揚起，右手緊接着朝前推出。這一招正是老道長傳他的兩記怪招之一——「鶴舞空庭」。

老實說，丁少秋在使出這記怪招之前，已被青衫人的迷離掌勢，弄得昏頭轉向

，只不過是胡亂使的，那知左手一下正好格開對方手勢，右掌推出，砰的一聲，無巧不巧推上了對方胸口，把青衫人一下推出去七八尺遠。

差幸他因青衫人在自己肩背上連拍了六七下，出手不重，自己推出去的掌勢，自然也不好用力，否則這一掌擊在胸口上，對方就會承受不了。

丁少秋一掌出手，不覺歉然道：「前輩沒事吧？」

青衫人後退兩步之後，眼中現出十分驚詫的神色，說道：「年輕人，你這是什麼掌法？白鶴掌中絕不會有如此神奇的掌法！」

丁少秋含笑道：「晚輩使的明明就是白鶴掌法。」

青衫人微微搖頭道：「不可能，這不可能……，好，你可以進去了。」

他自然知道自己方才使出來的掌法，憑白鶴門的武功，是不可能破解的。

丁少秋抱拳道：「多謝前輩。」說完，依照青衫人所指的一道門跨了進去。

這是一間並不十分寬敞的臥室，靠壁有一張木床，床上有枕頭被褥，臨窗放着一桌一椅，除此之外，別無一物。

椅上坐着一個雙鬢微斑，臉色蒼白的青衣中年婦人，桌上放着一柄連鞘長劍，和一本手抄的書冊。

丁少秋的腳步聲，使得枯坐着的中年婦人抬起一雙湛然目光，朝丁少秋頷首道：「你叫丁少秋？」

丁少秋進入這所莊院，遇上的人，第一句話，幾乎都是這樣問的，他不得不抱拳，說道：「在下正是丁少秋。」

「很好。」中年婦人目光慈祥，始終望着丁少秋，不曾離開過，這時緩緩站起身來，一指桌上書劍，說道：「這本『護華劍譜』，乃是本門鎮山劍法，這裡就是給你準備的臥室，一日三餐會有人送進來的，外面那一間就是你的練劍室，你務必專心修習，要在三個月之內，把它練熟……。」

丁少秋聽得不由一怔，急忙說道：「夫人，你們可能弄錯了，在下不是學劍來的。」

中年婦人道：「我知道，你住下來，專心練劍，不會錯的。」

丁少秋急道：「在下三天前遇上一位穿青衣的朋友，他說和在下父母相識，在下要見父母就跟他走，這樣一直來至貴府，在下是找父母來的，並不是來學劍的。」

中年婦人朝他微微一笑道：「沒錯，我要總管把你找來，就是要你來學劍的。」

丁少秋面有不豫之色，憤然道：「謝謝夫人，在下不想學什麼劍法，告辭。」正待回身退出。

中年婦人柔聲道：「你以為總管是在騙你，所以你有受人愚弄的感覺，對嗎？」

丁少秋站定下來，問道：「難道不是？」

中年婦人道：「那你就錯了。」

丁少秋問道：「夫人請道其詳？」

中年婦人柔聲道：「你從沒見過爹娘，很想見他們，是不？」

丁少秋點點頭，黯然道：「是的。」

「你很有孝心……。」

中年婦人眼中泛起了一層霧水，聲音有些輕微的顫動，徐徐說道：「所以你必須把這套劍法練成……。」

丁少秋心頭猛然一動，急急問道：「為什麼？我爹娘他們……」

中年婦人又柔聲道：「你不可激動，你爹、娘沒事，因為他們有一個很強很強的敵人，正要找他們，只有這套劍法才能破他，練劍要專心一志，如果你現在見到了爹娘，就會分心了，所以要你劍法練成了再去看他們，現在你明白了吧？這全是為你好。」

丁少秋問道：「我爹娘的敵人是誰呢？」

中年婦人笑了笑道：「你現在不用多問，練成劍法，我自會告訴你的。」

她不待丁少秋再問，接着道：「這套劍法，不是一般人都能練的，練這套劍法的人，在武學上必須已有相當深厚的根基才能練習，否則會傷及內腑，貽害無窮，所以方才要你通過兩重考驗，才能進來。」

丁少秋道：「這是我爹娘的意思？」

中年婦人含笑道：「自然是他們的意思了。」

丁少秋問道：「我爹娘一向在北方主持鏢局，怎麼會在這裡的呢？」

中年婦人笑道：「你又來了，現在你問什麼，我都不會告訴你的，我只要你專心練劍。」

口氣微頓，接着又道：「這套劍法，劍譜上已經註釋得很詳細，今晚你先仔細看看，如有不懂的地方，明天一早，我會來指點你練的。」

說完，舉步往門外走去。

丁少秋看着她走去的身形，心中忽然若有所失，他說不出所以然來，只是覺得看到這位中年婦人就有慈藹可親的感受！

他仔細想着中年婦人說過的每一句話，好像只有自己學會這套「護華劍法」，才能替爹娘解圍，那麼自己自該把握時間，專心一志的練成這套劍法才是！

想到這裡，就舉步走近窗前，在木椅上坐下，取起劍譜，翻開第一頁，只見中間一行寫作兩行，右首是「華山派」三個字，左首是「鎮山之寶」四字，下面才是字體較大的「護華劍法」四字。

心中暗道：「原來這套劍法，是華山派的鎮山劍法，只不知爹娘從那裡弄來的？」

第二頁是一篇序文，把這套劍譜的來龍去脈說得很詳細，大意是說：這套劍法，原是華山派鎮山之寶，只有掌門人才能練習，因掌門人有維護華山派，光大本門的責任，故名護華劍法。

華山派不知何時分為兩派，門戶對立，一為南峯的華山劍法，一為西峯蓮花庵派，蓮花庵收的都是女弟子，身穿青衣，又叫青衣庵。

這兩派本是同門同宗，彼此也相安無事，不料在四十年前，青衣門主靜因師太在一處崩塌的石窟中得到一冊手抄本的「鎮華劍譜」，此事被華山劍派知道，掌門人聞九皋率同門人脅逼靜因師太交出劍譜

，雙方堅持己見，終於兵刃相見，青衣門下女弟子本來就只有八九個人，奮勇抵抗，也敵不過對方人多，靜因師太臨危把劍譜交與年紀最小的俗家弟子沈香，命她逃下山去。

這位沈香奔走江湖，創立門戶，心中耿耿不忘師門，又不敢用華字，好在華字就是古花字，遂稱護花門。

但靜因師太一再交代，內功不到八成以上火候，切切不可練習護華劍法，故而直到她四十歲那年，才開始練習，怎知依然功虧一簣，不慎運氣入岔，半身不能行動，又經二十年揣摩，才知道練習此劍之人，必須在二十以內，稟賦過人的年輕人，又須內功練到已通任督二脈者，方可練習。

像這樣的條件，普天之下，萬人中也難找得到一個，本門弟子中有誰能具有這樣的資格呢，只好留待有緣人了。

這篇序文，字迹雋秀，最後具名：「沈香年七十有三」。

丁少秋一口氣把序文讀完，暗自忖道：「原來這本劍譜，還有如此曲折的經過，但爹娘怎麼會和護花門有關呢？如果不是護花門的人，又如何會有這册劍譜？」

心中想着，隨手往下翻去，「護華劍法」，一共只有九式，每一式都畫有一幅持劍的人像，但變化極少，九幅圖畫，看去幾乎只是一個模樣。

畫下雖有小字註解，却是四字一句，似偈非偈的口訣，艱澀古奧，有很多句子難以解釋。

丁少秋耐着性子，仔細從第一圖的口訣看到第二圖，從它文字上的意思探討，隱約之間，好像已經轉換了九個身法，但細看模樣，還是差不多，只不過劍尖稍微低了一些而已！

他一面竭盡智力思索着隱晦難懂的口訣，一面揣摩如何轉身，如何運用劍勢，但想了半天，還是一點也想不通，人已感到昏昏欲睡！

就在此時，突然聽到一陣兵刃擊撞之聲，隱約傳了過來，心中暗想：「這時候會有什麼人在交手呢？」

人總是有好奇心的，丁少秋站起身，跨出房門，到了外面，再側耳凝聽，又聽不到什麼了，急步走出院子，點足飛上屋簷，但見滿天星斗，差不多已有二更光景，這座大宅院重重屋脊，覆蓋極廣，一時不知方才那一陣兵刃交擊之聲從何處傳來，自己又到那裡去找？

正待回身退下，又是一陣刀劍交擊的嗆嗆聲響，清晰的傳了過來，而且還夾雜有叱喝之聲！

丁少秋心頭不覺為之一凜，自己此來，只有李賢弟一人知道，莫非是他跟了下來？

一念及此，趕緊一個起落，掠上屋脊，目光迅速朝四週一掠，現在已可分辨清楚對方交手的聲音是由南方傳來的，當下猛吸一口眞氣，身如電閃，凌空飛起，朝南掠去。這一下眞是快若流星，足尖在每一處屋脊上點動，一起一落，就是一重院落，一直飛掠到大宅前院，才知交手的人還在大門之外，當下身形一偏，從左首越過圍牆，飛落到三丈外一叢矮樹之後，蹲下身子，舉目看去，雙方的人，一在大門口，一在對面，壁壘分明！

大門前是以劉婆婆為首，和她站在一起則是一個四十開外的青色衣裙女子，另外還有六名一色青衣的少女，手持長劍，像雁翅般站在兩人身後。

對面五個人，則是自稱古靈門主的古靈子，和他門下三男一女四個弟子。

丁少秋看到池秋鳳，不由心頭為之怦然跳動！

再看場中只有兩個人在動手，一個是身穿青色衣裙的中年女子，手中長劍上下飛舞，化作無數道匹練，夭矯多姿。

對方這人則是雙眼已瞎的鄢茂元，一支純鋼竹竿，更是漫天匝地，咻咻蕭蕭，嘯風如雷。

雙方敵情已打出百招之外，青色衣裙女子劍法雖然純熟凌厲，但內力似乎不及鄢茂元深厚，是以稍落下風。

丁少秋心中暗想：「看雙方陣仗，似乎勢均力敵，只是古靈子若然出手，這邊劉婆婆就棋差一着，不是他的對手，到時自己該不該幫她呢？自己連他們雙方到底為什麼動手的，都沒弄清楚，不如且看下去再說。」

就在他心念轉動之際，突聽有人沉喝了一聲：「兩位請住手。」

這喝聲是從大門傳出來的，接着只見一個身穿青布長衫臉色微黃的漢子緩步走出。

丁少秋一聽此人口音，就知是領自己到這裡來的青衣人了，劉婆婆曾稱他為總管。

場中兩人聽到喝聲，果然及時收勢，鄢茂元嘿然笑道：「護花門的大護法，原來也不過如此！」

青衣中年女子冷然道：「翻天印鄢茂元也不過徒具虛名，你勝得了我手中長劍嗎？」

鄢茂元怪笑道：「鄢某只是憐香惜玉，不想對妳一個女流之輩施展翻天掌，否則妳還能站着和我說話嗎？」

青衣中年女子聽得大怒，叱道：「你……」

青衣人抬了下手，徐徐說道：「護法不可意氣用事，他們遠來是客，不如先問問他們來意再說。」

青衣中年女子長劍一收，氣道：「要問，你去問他們。」

轉身退下，和另一個青衣中年女子站到一起。

古靈子大笑一聲道：「來的可是護花門主？」

丁少秋心中暗道：「這裡果然是護花門！」

青衣人抱抱拳道：「古門主請了，在下職司敝門總管……」

「哈哈！」古靈子又是一聲大笑，傲然道：「貴門主呢？」

青衣人道：「敝門主正在閉關之中，古門主夤夜賁臨，有什麼教言，和在下說也是一樣。」

古靈子目射精芒，注視着青衣人，問道：「總管作得了主嗎？」

青衣人大笑道：「在下如果作不了主，就不會問你古門主了。」

古靈子沉哼一聲道：「好，閣下高姓大名，如何稱呼？」

青衣人微哂道：「古門主只要知道和你說話的是護花門總管就好。」

鄭茂元沉聲道：「這小子很狂！」

古靈子看了大門口的衆人一眼，才點着頭道：「說得好，閣下既然不肯道出姓名，但這裡總是你們護花門的總柁，老夫就把來意告訴你們吧！」

青衣人道：「請說。」

古靈子道：「玉皇殿一會，江南各大門派敗在天南莊手下，如今均已消聲匿跡，天南莊獲得武林同道的擁戴，成爲江南盟主，請老夫和鄭老哥前來拜會貴門主，希望貴門加盟，貴總管如果作不了主，可以向貴門主請示之後，再作答覆。」

青衣人冷然道：「在下不用向門主請示，就可以答覆古門主。」

古靈子嘿然道：「那就請說。」

青衣人道：「護花門雖然算不得江湖上所稱的名門正派，但敝門中人，個個潔身自愛，不會去卑躬屈膝，阿附邪惡。」

古靈子滿臉皺紋的臉上，牽動了一下，嘿然道：「閣下之意，是貴門不願意加盟了？」

青衣人道：「只有寡廉鮮恥的江湖敗類，才會去投靠天南莊。」

「好，好！」古靈子氣得臉色發黃，頻頻點頭道：「總管說得好，貴門將來會有些什麼後果，就要由貴總管一人負責了。」

「哈哈！」青衣人忽然仰首長笑，說道：「在下先要向古門主請教，閣下自號古靈門主，應該是自視甚高的一門之主，但今晚却是替與江南武林爲敵的天南莊傳令而來，在下想知道方才古門主說的話，是奉南天一鵰盛世民之命，還是奉盛錦花之命來的，在下眞想不到在江湖上還小有名氣的古靈門主，竟然會是天南莊豢養的走狗……」

這話可把古靈子激怒了，雙目圓睜，厲聲喝道：「無知小輩，你說什麼？」

青衣人輕蔑的哼了一聲，說道：「古靈子，憑你還不配在護花門大門前撒野，夾着你的尾巴滾吧，否則擅闖本門禁地，至少也得留下一條胳膊才能放你走。」

青衫人的話愈說愈鋒利，古靈子自號古靈門主，一向以一派掌門自居，在江湖上從沒有人敢對他說這樣的話，如今被一個小小護花門的小小一個總管，當着他四個門人，把他罵成走狗，還要他夾着尾巴滾，是可忍，孰不可忍？當下口中大喝一聲：「好小子，老夫劈了你！」

但聽嗆然劍鳴，劍光如虹，一招「獨劈華山」朝青衣人迎面直劈過去。

青衣人後退半步，右手揚掌朝他劍上拍來。

這時正是二更已過，三更不到，天色甚是黝黑，古靈子劍勢未落，陡見一隻黑暗中透出火紅燄光的手掌朝自己劍上拍來，心頭不禁爲之一窒，失聲道：「鑠金掌！」

趕忙收劍後躍，又連退了數步之多！

青衣人並不追擊，只是微哂道：「在下若要傷你，豈容你逃得出三步？你們走吧！」

古靈子自然知道憑自己和鄭茂元，絕非對方「鑠金掌」之敵，一時那裡還敢作聲，揮揮手道：「鄭老哥，咱們走！」

六條人影狼狽的離去。

丁少秋對青衣人折辱古靈子，說得義正詞嚴，鏗鏘有力，甚是痛快，心中不覺起了敬佩之心。

青衣人目送古靈子師徒出谷，目光忽然朝丁少秋隱身之處投來，含笑道：「時光不早了，去休息吧！」

說完和鐵鳩婆劉婆婆，兩個青衣中年女子一起回入大門而去。

丁少秋眼看青衣人對着自己含笑說話，心中不覺暗暗一凜，忖道：「難道他已經發現我了？」

此時看到他們回入門去，也就悄悄掠起，循原路回轉臥室，脫下長衫，熄燈就寢。

一宵無話，第二天早晨，丁少秋剛剛起牀，一名青衣少女已端着一盆臉水送入，含笑道：「丁少俠可以洗臉了。」

丁少秋道：「謝謝姑娘。」

「不用謝。」青衣少女靦覥的道：「我叫秋霜，丁少俠以後叫我名字就好，還有，少俠如有什麼需要，也只管吩咐我好了。」

丁少秋道：「在下記下了。」

秋霜含笑退出，丁少秋洗了把臉，過沒多久，秋霜提着食盒走入，放在桌上，然後打開盒蓋，取出一小鍋稀飯，一盤饅頭和四碟小菜，放好碗筷，嬌柔的道：「丁少俠用早餐啦！」

丁少秋道：「謝謝你，在下來了，添了妳不少麻煩。」

秋霜嫣然道：「怎麼會呢？我平日原本就沒有什麼事做。」

丁少秋問道：「你們總管姓什麼呢？」

秋霜歉然道：「大家都叫他總管，沒人說過他姓什麼，很抱歉，我眞的不知道他姓什麼。」

丁少秋又道：「那麼劉婆婆呢，她是什麼職務？」

秋霜道：「劉婆婆是這裡副總管，你問這些幹嗎？」

丁少秋道：「在下既然住下來了，總要知道一些才行。」

秋霜含情脈脈的望着他，問道：「聽說丁少俠要在這裡停留三個月，對不？」

丁少秋點點頭道：「妳聽誰說的？」

秋霜道：「是副總管說的咯，她要我好好伺候你，因爲你是我們這裡的貴客。」

丁少秋笑道：「貴客，在下如何担當得起？」

秋霜報以甜甜一笑道：「你住在這裡，自然是貴客了。」

收過食盒，轉身退了出去。

丁少秋在椅上坐下，舀了一碗稀飯，撕着饅頭，慢慢吃着。

早餐之後，秋霜又進來收拾盤碗，一面說道：「丁少俠，你是不是客氣，怎麼只吃兩個饅頭？」

丁少秋笑道：「古人說得好，既來之，則安之，在下怎麼會客氣呢，兩個饅頭，已經吃得很飽了。」

秋霜抿抿嘴道：「副總管平日很少誇

讚人家武功好，她今天早晨就一直誇讚着你武功了得，還說你內力之強已不在她之下，我想力氣大的人一定食量驚人了，我們這裡的幾位武術教練，差不多每個人都要吃四五個饅頭，所以我也給你裝了六個來的。」

丁少秋道：「謝謝妳，以後不用裝這麼多了。」

秋霜出去之後，過沒多久，只見昨晚要自己研讀劍譜的青衣中年婦人已從門外走了進來。

丁少秋連忙抱拳道：「夫人早。」

青衣婦人目光柔和，藹然問道：「昨晚睡得還好嗎？」

丁少秋道：「很好，在下在白鶴觀練武的時候，晚上差不多都不睡覺的……」

青衣婦人道：「晚上練功？你師父教你很嚴？」

丁少秋道：「是的，習慣了也不覺得嚴了。」

青衣婦人走到木椅上坐下，一面抬了下手道：「你也坐下來。」

房中只有一張木椅，丁少秋只好退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

青衣婦人問道：「你昨晚看過劍譜了？」

丁少秋應了聲「是！」

青衣婦人問道：「覺得如何？」

丁少秋道：「很深奧！尤其每一招有四句口訣，更是無法解釋，但……」

青衣婦人目光一抬，柔聲問道：「你只管說下去。」

丁少秋道：「經在下仔細研究，好像每一招之中，都有九個變化，這九個變化，似是要從極快的身法中刺出九劍，這快極的身法，又好像全憑一口氣使出，如果雙脚落地，就無法使出這樣快的身法來，但如果雙脚不落地，身法又如何施展？所以在下想了許久，還是想不通，所以依在下推測，這劍譜好像缺少了什麼似的，在下這樣說法，夫人不會笑我幼稚吧？」

「你說的不錯！」

青衣婦人目光中含着極大的欣慰神色，頻頻點頭，嘉許的道：「難為你小小年紀，竟有這樣的智慧，實在難得，昨晚第二關試你武功的青衣人曾經告訴我，你除了白鶴門的武功之外，極似另得高人指點，劉婆婆也對我說，你內力之強，迥非你這般年紀的人所能修練得到，如今我聽了你這番話，足見你武功造詣果然極深，你說給我聽聽，除了白鶴門的松陽道長，是否另有奇遇？」

丁少秋心中感到為難，老道長叮囑過自己，除了師父和爺爺之外不得告訴其他的人；但這位青衣婦人口氣親切，自己好像看到親人一般，有不忍拒絕她的一種感受！

青衣婦人看他面有難色，不覺藹然笑道：「你如果感到為難，那就不用說了。」

丁少秋臉上一紅，囁嚅的道：「在下不想對夫人隱瞞什麼，在下曾在白鶴峯上遇到一位老道長，傳了我一掌一劍，出道江湖，遇上最強的高手，都能轉危為安，沒有失過手。」

青衣婦人唔了一聲道：「你果然另有奇遇，知不知道這老道長是什麼人？」

丁少秋道：「不知道。」

青衣婦人又道：「這事有沒有告訴你爺爺？」

「有。」丁少秋道：「爺爺和師父都想不出這個人來。」

青衣婦人又唔了一聲，點頭道：「這麼說，選你來練護華劍法，眞是選對人了，你經異人傳授的一掌一劍，一定十分高明，所以看了護華劍法的劍譜才能想得到別人所想不到的地方……」

她口氣微微一頓，續道：「你方才說的，完全猜對了，這本劍譜之中，只有劍訣，沒有身法和發劍所取的位置，那是抄寫劍譜之時，有意把它分開來抄的，主要還是為了防範劍譜落到外人手裡，要兩册對照，才能練習。」

說到這裡，從袖中取出一頁紙來，說道：「這是第一招的身法、位置，後面的細字註解，是本門老門主加上去的，你已經看過劍譜前面的一篇序文了，以她老人家的功力，練習不愼，尚且運氣入岔，但這是她老人家晚年參悟以後寫的，但那時她老人家已無法使劍，因此曾經告誡門人，以後練習此劍的人，只可把這些註解當作參考，到底要如何才算正確，全靠自己去領悟，你拿去仔細研究吧，總之，練這套劍法，全靠你自己，沒有人可以從旁指點，等你練會了，我自會把第二招的身法給你的，你好自為之。」

說完，隨手把一頁劍招身法遞了過來。

丁少秋雙手接過，說道：「多謝夫人指點。」

青衣婦人含笑道：「不用謝我，我沒有練過這套劍法，無法指點於你。」

她站起身，朝門口走去，但走了幾步，又回身道：「還有，你以後……唉，沒什麼，你用功吧！」

急步行了出去。

丁少秋走到臨窗的桌旁，在椅子上坐下，翻開劍譜，對照着這一頁上所寫的身法，和發劍位置，再仔細研讀老門主沈香的註解，總算稍稍理出一點頭緒來了。

他學會老道長所教的避劍身法，這是集最上乘的輕功和最複雜的身法，所簡化而來，任何武學上的身法，都跳不出此一範疇，護華劍法第一招的九個身法，對別人來說，是十分困難之事，但對丁少秋來說，經過一番揣摩，就漸能領悟。

但練這招劍法的困難，並不在此，因為這九個身法，雖能領悟於胸，那只是在地上演練，而這一招劍法的九個身法却要提住一口眞氣，身如旋風，離地而起，以最快速度，在空中施展，尤其要在每一記身法中點出一劍。

所取穴道由百會、前頂、顖會、上皇、神庭、（以上為督脉穴道）接手太陽五處、曲差、攢竹、接連點出八次，第九個轉身，落到地上，再點出一劍，劍指睛明穴，才是第一招圖上那個人像的姿勢。

光是這一招，憑藉一口氣連展九次身法，點出九劍，這豈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

丁少秋看完註解，想來想去，自己也絕對辦不到，但他年少好勝，想到青衣婦人曾說爹娘會在三個月後，遇上強敵，只

有這套劍法能夠破解，就下定決心，自己非練好這套劍法不可。

一個上午，就在沉思索解中過去，連秋霜送來午餐，都彷若不覺！

「丁少俠，午膳時間啦，你該休息了。」

一個清脆的聲音鑽進耳朵，丁少秋哦了一聲，從沉思中醒來，說道：「是秋霜姑娘，妳什麼時候來的？」

秋霜嫣然一笑道：「我剛來，看你好像沒有看見我進來一般，才出聲的，夫人曾叫我轉告少俠，慢慢的來，不可操之過急。」

「是，是！」丁少俠道：「夫人說的極是。」

秋霜笑道：「那你該用飯了。」

她從食盒中取出菜飯，一一放到桌上，才轉身退出。

丁少秋只是匆匆扒了兩碗飯，又回到窗前，取起兩冊劍譜，對照着研究起來。

秋霜進來收拾碗筷，看他看得出神，不敢驚動，輕脚輕手的退了出去。

丁少秋思索着九個身法變化，一面以手指代劍，比劃點出去的劍勢，有時也提吸眞氣，雙足離地，在空中變換身法，但試來試去，自己提吸眞氣，最多只能變換兩式身法，而且在變換身法之時，就忘了點出劍勢，有時點出劍勢之後，就來不及變換身法，雙脚落地，大有顧此失彼，無法兼顧之感。

這樣練了一會，依然毫無進展，心想：「自己何不把這一式分開來練？先把身法變化和點出的九劍練純熟了，自然就會迅疾如風，那時再練提吸眞氣，使身子離地在空中施展，豈不就練成了？」

想到就做，從桌上取過長劍，褪下劍鞘，走出房門，就在外面一間練習起來。

他有老道長傳授的避劍身法作基礎，學習九個身法變化，自非難事，練到黃昏時候，已有五個身法，差不多可以依樣葫蘆的做到了，自己也覺得很欣慰，就收起長劍，不再練習。

過沒多久，秋霜就送來晚餐，她看丁少秋悠閒的坐着，忍不住問道：「丁少俠，你是不是想到什麼了？」

丁少秋道：「姑娘怎麼知道的？」

秋霜嫣然一笑道：「我只是猜想罷了，中午，我送飯進來，你好像正在苦苦思索着什麼，後來我進來收碗盤的時候，你又坐在椅上想得很出神，連我進來出去，你都不知道，但這回我進來，看你很悠閒愜意的樣子，自然是苦思得到結果了。」

丁少秋含笑道：「妳很聰明。」

秋霜臉頰一紅，低頭道：「我笨死啦！」

丁少秋問道：「姑娘這裡的工作忙不忙？」

秋霜道：「我和其他同門師姐妹一樣，除了練武，平日很少有事，丁少俠來了之後，正好這前半個月我當值，所以劉婆婆就派我負責少俠三餐飲食。」

丁少秋心中暗道：「自己還當她是這裡的使喚丫鬟，原來她是護花門的女弟子，差幸自己沒說什麼，否則多不好意思！」

秋霜看他望着自己沒有說話，不禁粉臉一紅，說道：「丁少俠，你怎麼啦？」

丁少秋哦了一聲，忙道：「沒什麼，在下只是在想……姑娘……是護花門的高弟，武功一定很好了。」

秋霜臉色更紅，說道：「師姐妹中，我最小，也最笨了，什麼都學不好……」

她怕丁少秋再問下去，忙道：「飯菜快涼了，丁少俠快請用飯吧！」說完，急忙逃了出去。

這是第二個早晨了！

丁少秋早餐之後，帶着劍跨出房門，就看到青衣婦人已經站在練劍室中，急忙抱拳道：「夫人早。」

青衣婦人含笑點着頭，問道：「少秋，你昨天可曾領悟出什麼嗎？」

丁少秋道：「在下愚魯，只想到了一點，不知對是不對？」

青衣婦人道：「你說說看？」

丁少秋道：「在下昨天依照劍譜，練了一回，覺得第一招有九個身法，却須憑藉一口眞氣在空中發劍，身法就要快如旋風，但練來練去，總是顧此失彼，無法做得到，因此在下想到如果這一招分做兩個段落練習，也許較有希望。」

青衣婦人問道：「如何分做兩個段落？」

丁少秋道：「在下之意，第一步先把九個身法變化和刺出的九劍練純熟了，第二步再練提吸眞氣，這樣做不知對不對？」

青衣婦人含笑道：「我沒有練過這套劍法，不知你說的對不對，但凡事都試一次，才能知道，我想你這想法也未嘗不對，那麼你練得如何了呢？」

丁少秋道：「昨天一個下午，在下已有五個身法變化，練得差不多了。」

「很好。」青衣婦人退到上首說道：「你現在練給我看看。」

丁少秋應了聲「是」，掣劍在手，擺了一個姿勢，立即身形飛旋而起，但見人影飄忽之際，劍若寒星，眨眼之間，一點連出五劍，果然快捷無比，令人目不暇接！

丁少秋臉不紅，心不跳的收住劍勢，抱劍道：「夫人指教，在下還是使得不夠熟練。」

青衣婦人雙目之中，飛閃出驚喜之色，連連點頭道：「很不錯，少秋，眞難爲你，半天時間，就能把五式身法練得如此快速，已經很難能可貴了，看來我不用再替你耽心，年輕人要有信心，也許你的想法是對的，好了，你繼續練吧，我不躭誤你的時光了！」

說完，就舉步往屋外走去。

丁少秋經青衣婦人這一說，心頭有着莫大的鼓勵，也信心大增，一個上午，就把其餘四式身法、劍法、都練會了。

第三天，整整一天，他都在裡頭苦練九式身法。

前面說過，老道長傳授他的「避劍身法」，是崆峒派最上乘的絕藝，集天下身法，各種武器攻擊目標而研創出來的趨避身法，也是各種身法的精華，丁少秋早已練得極爲純熟，有這樣良好的基礎，所以練起這九式身法來，就並不覺得如何困難。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

四先生冒着生命危險潛進于飛虹的房中，雖然他明知神秘幕後人時刻都在監視着，但在這危險關頭，還是念念不忘于飛虹的美色，正欲有所行動之際，四先生忽然頹然倒斃在地，死相悽慘恐怖……杜秋寒和多蕾絲趁船前往杭州，半途，雷電交加，兩人却在驚濤駭浪的特殊環境結下了合體之緣……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 金釵令

## 奉衣錯手殺人　畫眉願代償命

多蕾絲不多說什麼，一長身飛落在岸邊。

杜秋寒也凌空飛躍，翩翩落地。

這艘擱淺的大船，離岸邊有兩、三丈遠，岸上的老百姓看見杜秋寒和多蕾絲有如大鳥般，輕易的一躍落地，嚇得連連倒退了好幾步，還不時的竊竊私議着。

「杜大哥，眞的是喜拉他們……」多蕾絲望了尾隨在後的杜秋寒一眼，神情相當不安。

杜秋寒走了過來，彎身伸手探了探七人的鼻息，早已回天乏術了，看樣子，他們全是掉在水中溺死的。

「他們七人早淹死了，你們是同一艘船上的人是不是？」一位老婦人鼓起勇氣，問道。

「是的……」

多蕾絲雙眼紅腫，轉過頭低聲朝杜秋寒道：「杜大哥，都是我不好，昨晚……昨晚忽略了他們。」

「絲兒，這一名船夫、四名侍衞會掌舵，難道不會游水嗎？」杜秋寒感到奇怪的問道。

多蕾絲點點頭，道：「喜拉他們不但會掌舵，而且游水技術都不錯，可是我在船艙內，他們沒有我的令諭，不敢棄船逃生，我想他們一定是精疲力竭後，才落水淹死的。」

杜秋寒以敬慕的眼光，看了地上七具屍體一眼，歎道：「如果沒有他們忠心爲主，使損失減輕，我們二人恐怕早已葬身魚腹了！」

多蕾絲默默的點點頭，然後由衣袋內掏出一錠金元寶，朝圍觀的老百姓道：「麻煩你們代我爲這七位朋友購置七具上好的棺材，並且好好的厚葬他們。」

老百姓們見多蕾絲一出手就是一錠貴重的金元寶，都不敢接受。

多蕾絲只好硬將金元寶塞入剛才那位老婦人的手中，陪着笑要求道：「大娘，麻煩妳了。」

「好……不過太多了。」老婦人接過金元寶，靦覥的道。

杜秋寒縱目四眺，只見離岸邊五、六十尺遠的地方，是座小村落，想必是這些老百姓的聚居之處。

「請問各位，這裡是什麼地方？」杜秋寒問道。

其中一名莊稼漢模樣的人答道：「這兒叫『合興村』，離當塗還有五、六里遠。」

杜秋寒和多蕾絲互望一眼，又問那人道：「由合興村到杭州要幾天的車程？」

那人很認眞的想了想，回答道：「少則二十天，多則一個月。」

杜秋寒皺着眉想了想，道：「村子上有沒有客棧？」

「有，不過很寒酸……」那莊稼漢子看了杜秋寒和多蕾絲各一眼，又道：「恐怕你們二位會住不習慣。」

「沒關係，我們的船壞了，可以將就將就。」多蕾絲頷首道。

熱情的村民們帶領着杜秋寒和多蕾絲來到村內唯一的客棧。

兩人草草用了中飯，便挑了兩間清靜的房間，各自休憩。



「杜大哥，我可以進來嗎？」門外響起了多蕾絲的聲音。

「當然可以，我也正想找妳談談話。」杜秋寒從牀上一躍而起，道。

多蕾絲推門走了進來，美麗的臉龐似乎消瘦了些，不過兩隻美目却更顯得清亮有神。

多蕾絲拉出一張木椅坐下，苦笑道：「如今只剩下我一人了。」

「絲兒，我要妳跟我在一起。」杜秋寒動情的雙手按住多蕾絲的纖肩道。

多蕾絲順勢身軀向前傾倒，雙手抱住杜秋寒的腰嬌羞道：「杜大哥，我也願意跟着你，可是我担心父王會急着找我回去。」

「妳放心，我會保護妳，不讓他帶妳回去。」

多蕾絲俏皮的一笑，道：「別說傻話了，他總歸是我的父親，我不能夠違抗他。」

杜秋寒不再說話，兩道修眉鎖得緊緊的，多蕾絲見他沒反應，怔了一下，坐直了身子，嘟着小嘴道：「杜大哥，我不准你再爲我的事擔心，來，我們談談于姑娘。」

說着，拉着杜秋寒在她身旁的一張椅子上坐下。

「杜大哥，那晚我不該再帶你回到長江上去，否則你和于姑娘早就見面了。」多蕾絲自責道。

這位體貼而開朗的波斯姑娘，不但不嫉妬杜秋寒對于飛虹的深情，反而還苛責自己，眞是難得。

「不，絲兒，這不怪妳，妳是顧慮到我的安危，想離開那座神秘的水榭越遠越好。」

杜秋寒說着，隱隱又勾起了欲早日揭穿心中疑團的好奇心。

多蕾絲釋懷的一笑，道：「杜大哥，明日一早，我們便趕往杭州去。」

「聽那位莊稼漢說，陸路最快也要二十天才能到達杭州。」杜秋寒實在不想再坐船了。

多蕾絲眼珠子溜了溜，神秘的一笑，道：「我保證不到五天，就可到達杭州。」

當夜，在于飛虹住處，由金百輪的房間內閃出一條人影，疾如流星，瞬間消失不見。

「看清楚是誰嗎？」約一丈遠的假山後，瑤華悄聲問身旁的若華道。

若華搖搖頭，道：「此人行蹤比鬼魅還詭異，看來功力高深莫測。」

瑤華神色凝重的點點頭，同時向若華眨了眨眼。

二人同時纖腰一擰，縱身各自返回自己的房間。

爲了避免金百輪起疑而有了戒心，這幾天除非金百輪外出，否則于飛虹儘量避免召見瑤華、若華、周杰、姜全等人。

瑤華和若華却得到于飛虹的暗示，要她二人暗中監視金百輪房間的動靜。

等瑤華和若華一離開，靜夜中忽然傳來一聲必須豎耳傾聽才能聽到的冷笑聲。

第二天一大早，大廳內便恭立了四位江湖人物，他們四人衣着相同，看樣子屬於同一門派。

站在中間的兩人，左臂和右臂似乎各受到了重創，以紗布包裹着，紗布上血跡斑斑。

金百輪站在四人前面，很客氣的朝瑤華和若華拱手道：「這四位江湖好漢有要事，求見金釵令主。」

若華柳眉一蹙，叱道：「金百輪，幾乎有半個月的時間，小姐都不得安寧，一會兒接見，一會兒邀宴，弄得小姐精神不清，體力大不如前，這難道是你照顧小姐的方法嗎？」

金百輪臉色微變，冷冷一笑，道：「我家姑娘貴爲金釵令主，博得各武林人士的推崇器重，實爲姑娘之福，妳們二人身爲姑娘的貼身女婢，應該與有榮焉才是，怎能有所煩言呢？」

唇槍舌劍，若華頓覺啞口無言，她不服氣的嘟起嘴巴。

瑤華眼尾掃了若華一下，朝金百輪微微一笑道：「金百輪，小姐自從當上了金釵令主後，內心至爲欣慰歡躍了，縱然日理萬機，也不辭勞苦，若華是擔心小姐過度勞累，才有所異議的。」

這番話說得妥貼圓滑，金百輪無話可說，又拱手道：「請姑娘請出金釵令主吧。」

「吵吵鬧鬧的，又出了什麼事？」于飛虹又悄然出現了。

她暗吸了口氣，蓮足底的眞氣收放自如，似不沾地，疾走而來。

這番氣勢，包括金百輪在內，所有的人都驚羨得很。

當然，那四位江湖人物，不但驚艷，更被于飛虹高深的內功給震懾住了。

于飛虹俐落的朝廳上太師椅上一坐，周杰和姜全，劉星和茶花，立刻侍立廳上兩旁，金釵令主的氣勢和架式十足。

「你們四位何事指教？」于飛虹美目一掃那四人，問道。

「不敢。」四人同時說道：「請令主出面爲我四人主持公道。」

「如何主持公道法？」于飛虹內心驚疑乍現，臉上故作平靜的道。

金百輪突然插嘴道：「姑娘，他們四人乃天機門的弟子，中間那兩位，日前莫名其妙的被武當派的一名弟子所殺傷……」

于飛虹截斷道：「此事應由天機門主出面，和武當派掌門公開了斷。」

「天機門怎敢和武當派分庭抗禮，請令主伸出援手。」那四人異口同聲的道。

「哼！好個逼鴨子上架！」于飛虹在心中盤算道。

把美目一個溜轉，朝金百輪道：「金叔，你從小看我長大，我自然凡事都該與你商議……」

「姑娘，你大抬舉金某了。」金百輪屈身拱手，一副誠惶誠恐的模樣。

于飛虹抿嘴一笑，道：「金叔，你曾經告訴我，在這兒安心住下，我一切遵照您的意思去做，如今這四位要求我替他們出面，金叔，我可以走出這座青磚大院嗎？」

「可以，當然可以，姑娘，這是您揚威江湖的好機會呀，千萬不可放棄。」金百輪噴着口沫，急急說道。

于飛虹冷笑一聲，道：「如果只要替人出口怨氣，便能揚威江湖，我倒有興趣。」

* * *

一輛裝飾華麗的二馬馬車，早已等在莊院外候令，馭車和飛馬二婢，垂手恭立於馬車前。

其他六位龍女則分成兩列，各站在馬車左右。

于飛虹和瑤華、若華、劉星……等人相繼步出大廳。

于飛虹一見到馬車和八龍女，不由得冷笑一聲，回頭對快步跟隨於右後方的金百輪道：「金叔，好大的排場呀！」

金百輪拱手道：「金某一向供給姑娘最舒適的服務爲榮。」

「很好。」于飛虹說着，若華立刻走到馬車旁，伸出右手，攙扶于飛虹登上馬車。

隨後，若華和瑤華也進入車廂。

于飛虹發現，這輛馬車比送她來到莊院的那輛，更舒適、更漂亮、更引人側目。

等飛馬和馭車躍上車轅，放下垂簾後，若華對于飛虹耳語道：「小姐，妳有沒有注意到馬車的兩旁裝飾，都有一隻金釵，連綉幃、簾上都有呢？」

于飛虹苦笑的點點頭，道：「他們準備得很齊全。」

「小姐，他們這樣大費周章，不嫌累呀！」若華呶呶嘴，一副不勝其煩的道。

「累什麼？只要能達成目的，他們便認爲值得了。」瑤華歎了口氣道。

「唉，如此的擺闊招搖，恐怕眞會招致樹大招風的惡果，如今只好將計就計，隨機應變了。」于飛虹蛾眉緊蹙，思忖道。

馬車緩緩的移動了，金百輪策馬走在馬車前十尺遠。

理厨等八婢，則走在金百輪的後面。

劉星和茶花，周杰和姜全並轡而行，一前一後，緊隨在馬車後。

奇怪的是，那四位求見的天機門弟子却突然不見了。

馬車在官道上行駛了約一個時辰，車廂內的于飛虹盤坐調息起來，以補充體力，應付突如其來的變化。

她的內心，已有萬全的準備。

瑤華和若華不敢驚擾于飛虹，二人全神戒備，默默不語，却不時以眼神交換彼此內心的感覺。

若華有時陷入了迷惘的神思，腦中不時有個俊逸的身影盤據着。

忽然那馬匹長嘶了一聲，馬車停了下來，于飛虹警覺的張開雙目。

瑤華和若華互望一眼，立刻飛身掠出馬車外，在天空中兩個滾翻，姊妹倆點塵不驚地落在金百輪的坐騎前。

緊接着，半空中兩道黑影一掠，劉星和茶花俐落的點足落地，緊隨兩姊妹身後。

只見前方官道被十幾個人攔着，都是一些從未見過面的人。

瑤華看了這些人一眼，拱手道：「官道任何人皆可行走，各位何故攔阻於前？」

「我們沒有阻攔之意，馬車裡面是不是名動江湖的金釵令主？」其中一位白鬚老者大聲回道。

「正是。」金百輪突然搶先回着。

他微微一笑，又道：「諸位要見金釵令主，是否有急要之事？」

另外一位矮壯漢子答道：「並沒有什麼急要之事，只是風聞金釵令主不但武藝高絕，而且風華絕代，貌如西施貂蟬再世，我等慕名而來，正巧在這兒碰到。」

一名禿頭老者扯着破鑼嗓子道：「金釵令主出遊江湖，果然氣勢不同凡響，我這個醉和尚願追隨車馬隊後，爲令主壯聲勢，傳德威。」

話聲一落，其他人立刻拍手鼓噪道：「對，說得對，我們都願意跟在金釵令主的篷車後面，追隨金釵令主。」

若華看這些人舉手吶喊，情緒激昂，不覺皺緊了眉頭。

瑤華的表情，和若華差不多。

周杰咬着姜全的耳朵，細聲道：「于姑娘出那座莊院不到兩個時辰，便有人攔道相迎，這分明是對方預先佈好的一着棋。」

姜全點點頭，道：「你說得沒錯，雖說江湖人知江湖事，于姑娘出遊江湖的風聲，未免也走漏得太快了。」

二人交談間，只見金百輪已策轉馬頭，奔到車廂旁，恭敬的道：「姑娘，有幾位江湖好漢欲求見，並自願追隨爲姑娘壯聲勢，請姑娘裁奪。」

只聽馬車中一聲冷笑，垂簾並無一絲掀動的痕迹，白影一閃，于飛虹突然俏生生的立於金百輪的身後，脆聲道：「我要看看，誰有那麼大的能耐替我壯聲勢？」

金百輪聞聲回頭，看到俏立的于飛虹，臉色瞬間變得灰白，暗忖道：「無影門的迴旋先天氣功，果然厲害！」

那些攔道的武林人物頓時停止了騷動，不但鴉雀無聲，而且中規中距的拱手站立着。

于飛虹蓮足輕移，一晃之間，便走到了攔道者的面前，笑盈盈的說道：「我不管你們是不是出於自願，也不管你們要不要追隨我，既然你們見到了我，就要服從我一件事。」

這段話的口氣雖然委婉，但是却有股令人不敢不從的威嚴在。

那些人像是意會到什麼，只是面面相覷着，不敢多說一句話。

于飛虹正色道：「凡是見過我頭上這枝金釵的人，沒有我的令諭，不能以我的名義在江湖上生事，否則金釵令不長眼睛。」

「這……這，是。」那些人面有難色的遲疑了一下，囁囁嚅嚅的應道。

「金叔，你沒有意見吧？」于飛虹電目一掃已跟在她身後的金百輪，似笑非笑的道。

金百輪面無表情，一馬當先，馳了出去。

于飛虹一個閃身，人已進到馬車內。

瑤華和若華隨後進入馬車。

篷車又緩緩的啟動了。

若華回頭朝後窗一看，道：「小姐，他們果眞跟來了！」

于飛虹冷冷一笑，吩咐道：「不必去管他們，他們只是一羣被人驅策的牲畜而已。」

「一羣被人驅策的牲畜？這麼說那些人很可憐囉？」若華想了一想，咬唇問道。

于飛虹只笑一笑，沒回答。

瑤華沈吟了一下，道：「小姐，這羣被驅策的牲畜，與攔阻我們的開碑手韓東望、白幡招魂、四川唐門、赤啖掌馬信……等人，有何相異之處？」

「當然有，」于飛虹肯定的道：「第一，前者都是些江湖上名不見經傳的人物，而後者都曾經在江湖上享有盛名。」

「第二呢？」瑤華饒有興味的問道。

「第二便是，前者已與神秘幕後人兩不相欠，而後者却仍在他們的控制之下。」

這番話只是于飛虹的直覺和判斷，但二婢都覺得于飛虹分析得極有理，不住的點頭。

「小姐，我猜這一路上，又會遇到類似的事情。」瑤華道。

「任金百輪領路吧，我們隨機應變就是。」于飛虹說着，閉上眼眸，不再言語。

瑤華和若華不敢有所輕忽，仍然凝神戒備着。

這一路奔馳着，經過集市街鎮，也經過了窮鄉僻壤，同樣的吸引了許多人的注目。

不到三個時辰，于飛虹的馬車後又跟隨了一大批的「支持者」，看來風光十足。

一行人浩浩蕩蕩，約有百餘人，除了瞎子，相信任何人的目光都會被吸引住。

話又說回來，只要不是聾子，誰都會被那吆喝的人聲、馬蹄的噠噠聲以及車輪轔轔聲所震撼住。

日行夜宿，一路上倒無重大的事情發生，只是又有幾十人加入車馬隊。他們或乘車，或騎馬，或走路，像一羣揮不走的蒼蠅似的，越聚越多。而一日三餐，美酒佳餚，不停供應，于飛虹猶如被捧上了天的小公主。

第三天，馭車和飛馬似乎疲倦了，馬車的速度只有以往的一半。

車馬隊正好經過一條熱鬧的市街，瑤華和若華由車窗往外看去，只見道路兩旁聚滿了好奇的百姓，朝車馬隊指指點點着，一時間人聲喧囂。

也有一位持刀佩槍的江湖人物夾在人羣中，以驚奇、訝歎、不屑、惶惑或憤懣的眼神注視着這輛二馬篷車隊。

倒是一些做小本生意的小販，想趕上這場熱鬧，在人羣中穿梭叫賣着，但是他們的吸引力顯然比不上馬車內的于飛虹。

「走開！走開！別擋了我的視線！」

一個賣糖葫蘆的小販，被一位脖子伸得長長的大漢使勁一推，往前一倒。

這位小販是個凸肚胖子，體重約有一百斤，肥胖的身軀正好壓向一位緊挨車隊的瘦漢子身上。

這瘦漢子怪叫一聲，身子正巧壓倒在奉衣身上。

奉衣柳眉一揚，右手一探纖腰的軟劍直直刺入這位倒霉的瘦漢子胸膛，這瘦漢

子登時血流滿地，氣絕身亡。

一時間，似乎大家都怔住了，大約經過一會兒，才有人如惡夢初醒般的嚷着：

「殺人啦！金釵令主殺人啦！」

「快來看……」

「果然是個女惡魔！」

人聲、馬聲，喧嚷吵雜成一片。

「她不是金釵令主，馬車裡面的才是。」

「金釵令主，滾出來。」

團團人羣將車馬包圍住，動彈不得。

「哼！與九大門派作對的金釵令主，果然是個縱容屬下爲非作歹的鼠輩。」人羣中突然傳來一聲清越高亢的男聲。

話聲甫落，一道白影突然飄出車簾，身影一晃，白光再一閃，奉衣來不及出聲，額前一撮長捲的劉海，已被削得只剩半寸不到，模樣看來十分可笑，奉衣却一動也不敢動。

于飛虹短寶劍入鞘，穩穩的站立在人圈中。

不消說，瑤華和若華也跟着縱出篷車外。

劉星和茶花下了馬，也侍立保護在于飛虹的身旁。

「哇，好美麗的姑娘，猶如凌波仙子下凡一般！」

「她就是金釵令主呀？嘿嘿，傳言眞是不差！」

「你們看，旁邊那兩位小姐也長得不賴！」

「好潑辣，碰不得！」有人怪聲怪氣的道。

瑤華和若華聞言滿臉通紅，又羞又惱，爲了顧全大局，只好忍氣吞聲，靜待于飛虹的指示。

于飛虹似乎全不理會人羣中傳來的驚艷聲，美目一掃圍觀衆人。

她絕世的美貌立刻震懾住在場幾乎所有的人，談話議論聲越來越小。

「各位，剛才我的屬下無意犯了錯，我已略示薄懲，請各位高抬貴手，放車馬隊繼續前行。」于飛虹等人羣情緒平靜後，才拱手說道。

此話一出，剛沈默下來的大衆突然又大聲喧嘩起來。

「殺人償命，一命抵一命，豈可以薄懲了事，矇混衆人！」喧嘩中又傳來了剛才那個清越的男聲。

于飛虹蛾眉一蹙，循聲朝發話人看過去。

只見一個年約二十歲，身材頎長，相貌俊美，全身剛氣十足的青衣勁裝男子，正狠狠的瞪着自己。

他的身旁緊挨着一位看起來約有十五、六歲的藍衣少年，這位少年也拿着一對靈活的大眼睛斜視着于飛虹，一副義憤塡膺的模樣。

于飛虹看到他們兩人背後都背着一把寶劍，斷定他們也是江湖中人。

于飛虹朝這兩人拱手道：「二位，是否對我剛才所說的話有異議？」

那位年輕男子哼聲道：「只要長眼睛的人，都對妳的話不服，那位姑娘練的是劍出必殺人的劍法，狠毒無比，不留絲毫餘地，看了令人寒心！」

于飛虹暗忖：「這個人雖然眼高於頂，盛氣凌人，但談話正直，對劍術似有精湛的研究，不知道他是出自何門何派？」

她對年輕人有禮的微微一笑，道：「閣下可否告知貴姓大名？」

那年輕人見于飛虹頗有風度，洒脫的一笑，拱手道：「在下爲武當派弟子徐再盛。」

說着，朝身旁的少年一指，道：「他叫葛瑋，是我的小師弟。」

于飛虹心中暗驚，忖道：「又是武當派！」

金百輪突然騰身下馬，朝于飛虹道：「令主，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令主，妳可要爲天機門的弟子出出怨氣。」

于飛虹睨了金百輪一眼，淡淡的道：「我知道，金叔，奉衣爲我惹來麻煩，這難道也是你『保護』我的方法？」

金百輪漲着臉道：「令主，如果那人是存心輕薄，奉衣拔劍自衞，也不爲過。」

于飛虹見金百輪推得一乾二淨，不禁爲之氣餒，歎了口氣。

「金百輪，你又惹小姐生氣了，難道不怕受到上面的懲罰嗎？」瑤華不客氣的插口。

金百輪板着一張老臉，悶悶的不再說話。

徐再盛和葛瑋納悶的對眼一望，徐再盛面罩寒霜的問道：「金釵令主，妳一行人要找我武當派的麻煩嗎？」

于飛虹正色道：「本姑娘自幼誦讀詩書，尙明禮義，知廉恥，還不至於無禮挑釁！」

這番話說得嚴正剴切，徐再盛是個講道理的人，他自覺出口過火了些，臉上有些訕訕然。

葛瑋不服的扯扯徐再盛的衣袖，道：「大師哥，我們剛才明明聽到，那個老傢伙說要爲什麼天機門出出怨氣的。」

于飛虹淡淡一笑，語氣放和緩一些，道：「二位俠士，是否有聽說過，武當一位弟子劍傷天機門兩名弟子的事？」

「有，」徐再盛想也不想一下，立刻道：「那兩個登徒子的手臂，就是我廢掉的！」

此話一出，似乎引起了軒然大波，隨着一聲紛雜的嘩聲，尾隨車隊的支持者竟然一擁上前，衝撞推拉，將徐再盛和葛瑋二人團團的圍上。

「打，打死這兩個仗勢欺人的狗東西！」

「對，打！」

「乾脆殺了他們！」

「令主，快施展高絕武藝，殺殺這些所謂名門正派的威風！」

這羣人像瘋狗一般又叫又罵，徐再盛和葛瑋又驚又怒，他們不敢隨意出手傷人，只好以劍護胸，非到萬不得已，不想再招惹是非。

于飛虹見狀粉面含怒，高聲令道：「快退下，否則一律嚴懲！」

這句話雖然產生了嚇阻的作用，大部分人知趣而退到一旁去，仍有少數仍不停叫駡着。

于飛虹口中輕喝一聲，翻腕掏出兩枚定穴珠鏢，隨意的往半空中一甩。

「碰碰」响聲，兩隻遨翔天際大鷹，突然渾身鮮血淋漓的墜落在地，致命傷口都在右眼上。「任何人違抗命令，與這兩隻鷹同命！」于飛虹指着地上的死鷹，低喝道。

「啊……」殺鷄儆猴，果然那些叫鬧不休的支持者，都一個一個的乖乖噤聲退後。

金百輪面如死灰的侍立在一旁，兩隻老眼暴射出點點寒光，神情稍有不安。

于飛虹不忍的看了地上的死鷹一眼。

徐再盛見于飛虹以金釵令的威嚴，高深莫測的身法，制服了那些支持者，心想：「這位姑娘看來不像是一個胡鬧的人，怎麼偏偏要與武林九大門派爲敵呢？」寶劍歸鞘。

徐再盛怒火稍熄，拱手解釋道：「姑娘，天機門那兩個傢伙意圖染指一位可憐孤女，在下正巧撞見，給了那兩個人小小的教訓，才保住那位姑娘的淸白，在下所爲，自信並不過份。」

于飛虹點頭微笑道：「徐壯士，現在誤會已解釋淸楚了，我很佩服壯士的見義勇爲。」

說着，笑容一歛，朝金百輪道：「金叔，我們可以離開這兒了吧？」

「不可以！」徐再盛突然前跨一步，臉色十分凝肅，大聲的道。

若華不服的道：「喂，我家姑娘已經主動與你們化解誤會，你還有什麼不滿意的？」

說着，一張小嘴噘着老高。

「若華，不要太衝動了！」瑤華拍若華的肩，提醒道。

于飛虹微怔了一下，吁了口氣道：「徐壯士，還有何指敎？」

徐再盛嘴角一披，道：「指敎倒不敢，姑娘應當聽過殺人償命這句話？」

于飛虹猛地一震，道：「你的意思，是要我處死小婢。」

「不錯，」徐再盛指着地上的屍體截口道：「在下是個公正的旁觀者，他是被人擠壓才撞到姑娘的婢女，並非存心輕薄，他死得太冤枉了！」

「大師哥說得對，我可以做証！」葛瑋拍胸脯道。

二人話聲一落，有人也相繼呼應着。

于飛虹輕嘆了一口氣，以眼角瞄瞄低頭恭立面無表情的奉衣一眼，內心忖道：「奉衣那丫頭是無辜者，眞正該殺的是那個神秘的幕後人。」

徐再盛見于飛虹低頭不說話，冷哼道：「怎麼？姑娘如存有包庇之心，就別想離開這個地方！」

瑤華見徐再盛口氣中透着威脅，嬌容微變，寒聲道：「這位壯士，大家都是在江湖上跑的朋友，何不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徐再盛不屑的冷笑一聲，道：「人命關天，何能草率了事，今天這檔事既然是被我徐某碰到，我是管定了！」

他的口氣堅定，臉上一副正義凜然、不容人侵犯的模樣，任何人見了，都要爲之敬慕、震懾。

連八龍女，也不自禁的多瞄了徐再盛一眼。

于飛虹沈聲道：「徐壯士，如果我不肯遵照你的意思去做呢？」

還不等徐再盛有何表示，衆人陡覺半空中黃點一閃，場中突然自天降下一位秀美的小姑娘。

「畫眉，妳做什麼？」于飛虹驚問道。

「姑娘，少婢願代奉衣受死……」

畫眉語含悲憤的朝于飛虹恭敬的拱拱手，然後再朝徐再盛抱拳：「你盡管出招吧！」

徐再盛蹙着眉頭猶疑了一下。

「畫眉，退下，不可胡鬧！」瑤華柳眉一揚，叱道。

「瑤華姐姐，很抱歉，我這次不能聽妳的話……」接着，畫眉咬咬牙，像豁出去般的道：「所有的罪過，不能由奉衣一個人承担！」

這句話意味深長，金百輪老臉上驚疑乍現，兩眉鎖得緊緊的。

于飛虹和瑤華、若華二婢對視一眼，三人心中都有點明白過來。

就在大家一怔之間，畫眉一個沖天而起，在三丈高空中，玉手一揚，三尺長的軟劍寒光一閃，猛向徐再盛攻來，口中嬌叱道：「快出招吧！」

徐再盛濃眉斜揚，心中微微一驚：「又是相同式樣的軟劍！」

他不敢怠慢，口中呼嘯一聲，反手一拔背上寶劍，一式「橫截青鋒」，向畫眉的軟劍迎去。

還不等寶劍迎擋而來，畫眉軟劍却突然沈腕撤招，身法快如驚風駭電，竄至徐再盛的背後，右手軟劍「唰唰」聲不絕於耳，左臂一推，劈出一道凌厲的掌風，掌劍齊施，一連搶攻了五、六招。

徐再盛吸了口眞氣，定住心神，左手劍突然改劈爲刺，巧妙的封住了軟劍的劍勢，右手二指輕點，猛然斜裡一推。

但聞「砰」一聲，畫眉那一掌被徐再盛接得正着。

畫眉嬌容微紅，白牙輕咬，借力使力，纖腰一擰，身子向斜上方暴射一丈有餘。

徐再盛陡覺丹田一震，退後了一步，才拿樁站穩。

「好厲害的內力！」徐再盛仰頭望着凌空翻躍的小黑點，讚歎道。

于飛虹見畫眉採主動的攻擊地位，心念閃電一轉：「莫非畫眉因金百輪在場，而有了顧忌？」

就在這電光火石間，畫眉突然凌空一個千斤墜，猛然落地，不由分說，軟劍挾着一道剛疾勁風，再點向徐再盛持劍的左臂。

徐再盛倒抽口涼氣，一挪身形，腳下暗踩「移仙步」，巧妙的躲開這一擊。

他低喝一聲，畫眉只覺眼前青衣飄拂，一灑銀虹，已削向她的右肩。

畫眉等那劍尖已快沾衣，突然間，斜後方移退了半步，徐再盛這一劍落了空。

畫眉眼珠子溜了溜，下唇咬得緊緊的，右腕一翻，劍化「泰山壓頂」，逕削徐再盛的雙腿。

于飛虹見畫眉殺人劍招迭出，殺氣騰

騰，不由得爲徐再盛抹了把冷汗，心中早已盤算好，等緊要關頭時，自己無論如何，也要出手化解這場無謂的紛爭。

徐再盛見畫眉逼招盡出，也不再客氣，口中清嘯一聲，手中寶劍暗暗貫注十足眞力，足下不動，猿臂一晃，險險躲過這致命的一擊。

不給徐再盛有一絲喘息的機會，軟歛突如毒蛇吐信，鑽向徐再盛的前胸。

徐再盛施展出一身輕巧的閃騰挪移功夫，抽冷子寒光一閃，攻向畫眉的上盤。這一劍雖然勁道十足，但是劍勢並不很快，畫眉有足夠機會可以躲過。

但是當寶劍距畫眉的胸前不到半寸的距離時，畫眉突然身子釘住不動，對眼緊閉，既不還手，也不閃躲，一副任人宰割的模樣。

徐再盛驚「咦」一聲，腦中電光火石一閃畫眉剛才的那句話。「我願意代奉衣受死！」

眼看劍勢已來不及收手，徐再盛低喝一聲，身子突然斜飛半步，情急之下一手推向畫眉胸前，將她硬生生的朝左方推開了好幾步遠。

但覺他手中觸的是兩團軟綿綿的東西，徐再盛俊面泛紅，硬以千斤墜身法，穩住前撲之勢，站穩了身子。

幾乎在場的每一人，都屏住了呼吸，看着這驚心動魄的一幕。

「你……」只見畫眉粉面如桃花般的羞紅，又嬌又嗔的看着徐再盛，只說了一個「你」字，便說不下去了。

徐再盛但覺手上軟香猶存，他朝畫眉拱拱手，靦覥的道：「姑娘承讓了，在下不敢傷及無辜，如有冒犯之處，請姑娘高抬貴手。」

這番話不但說得溫文有禮，而且妥切和緩，畫眉只覺得芳心如小鹿亂撞，暖烘烘的，甜滋滋的。

她唇角微微上彎，不多說一句話，只瞄了徐再盛一眼。

徐再盛似乎也被畫眉秀麗的面龐給吸引住了，眼睛癡癡的望着畫眉。

兩人這種不尋常的神情，心細如髮的于飛虹和瑤華當然看在了眼裡。

兩人中間白影一晃，于飛虹已站在兩人的正中。

她先瞭然於胸的望了畫眉一眼，再朝徐再盛微微一笑，道：「徐壯士，寃家宜解不宜結，我這位小婢雖有求死之心，但蒙壯士及時相求，飛虹心存感激，在此向壯士謝過。」

徐再盛見于飛字字和緩，句句熨貼，不由得傻傻一笑，道：「姑娘言重了。」

瑤華見劍拔弩張之勢已經緩和下來，便來到三人身旁，道：「徐壯士，我有個建議，不知你可否接受？」

「姑娘請說，在下洗耳恭聽。」徐再盛朝瑤華拱手道。

瑤華嫣然一笑，道：「我家姑娘願出重金，厚葬那位被奉衣殺死的人，並且優厚撫卹他的家人，以贖小婢錯殺之罪，不知壯士有無異議？」

徐再盛沈吟了一下，指了指畫眉，含笑道：「畫眉姑娘剛才已抵還了一命，此事任憑當事人決定，在下並無異議。」

說着，向身後的葛瑋揮揮手，再朝于飛虹主婢幾人拱手道：「在下告辭了，後會有期。」

話聲甫落，兩人若一縷輕烟，轉眼遁去不見。

那句「後會有期」，彷彿是說給畫眉聽的，畫眉秀眉輕蹙，眉眼間似乎有一抹留戀不忍，怔怔的凝望着徐再盛離去的方向。

這件事從發生到結束，金百輪一直保持着冷冷的、沈着的態度，他就像一口深水古井般，給人一種莫測高深的感覺。

熱鬧結束了，圍觀的人羣讓出了一條狹窄的通道，車馬人隊開始緩緩前行。

「瑤華、若華，我們果眞才嘗到甜頭，就碰到了苦頭！」于飛虹一落坐，便歎了口氣，苦笑道。

瑤華眉頭深鎖，擔憂的道：「恐怕這只是初試啼聲，日後將有更大的險阻等着我們。」

「我猜也是，反正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誰怕誰呀！」若華瀟灑的聳聳肩膀，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樣。

于飛虹點點頭，做了結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爲了早日誘使神秘幕後人出面，我們順其自然看他們耍什麼把戲，再各個擊破了。」

這天晚上，車隊人馬駐足在一處豪華寬大的粉牆邸宅外，大門已經敞開了。

于飛虹才剛拉開車簾，一個紅光滿面，衣着講究，身材明顯發福的中年人便快步的迎了上來。

他的後頭還率領了一大批的家丁、奴僕、婢女模樣裝束的男男女女，像朝拜皇帝般的朝于飛虹下了跪，行了禮。

「歡迎金釵令主大駕光臨！」

于飛虹口中連聲的「快請起」，心中卻冷哼道：「哼，前不久還想讓我摔得鼻青臉腫的，這會兒卻把我捧上了天！」

「你就是金叔所說的此地的大財主賈萬貫？」于飛虹朝那肥胖中年人問道。

只見賈萬貫肥油的臉上堆滿了諂媚的笑，兩隻眼睛瞇成兩條細縫，哈着腰疊聲道：「是，是，小的就是賈萬貫，令主請進。」

賈萬貫的一隻肥手朝大門裡的大廳一指，然後恭恭敬敬的移步候立於一旁。

于飛虹點點頭，馬車便走進了紅漆銅鎖的大門，直達廳前。

馬車後的那些支持者，竟也魚貫的跟在後面進入。

等全部的人都進入後，紅漆大門立刻緊緊的閉上。

馬車直走到大廳的階前才停住。駁車和飛馬飛身躍下了車轅，立刻加入六位龍女的行列，恭聲道：「姑娘，請下馬車。」

瑤華和若華首先跳下馬車，候立在車前兩旁。

車簾一掀，于飛虹身影一飄，已翩然落地。

金百輪早已下了馬，不待于飛虹吩咐，便拱手道：「姑娘請進入大廳，這些江湖朋友我自會安置。」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金叔，太麻

煩你了，這一切都是我連累金叔了。」

說着，金百輪快步朝那些支持者而去，手上嘴上指指點點的，一副能者多勞的模樣。

「哼，這座邸宅的主人到底是賈萬貫呢？還是金百輪呀？」若華呶呶嘴，尖聲的道。

若華這番話，是故意說給一直恭立在于飛虹身後的賈萬貫說的。

只見賈萬貫胖嘟嘟的臉上陰晴不定，搓着手嘿嘿乾笑道：「好說，好說，外面風大，各位請進。」

這時周杰、姜全、劉星、茶花也都相繼下了馬。

立刻有幾名家丁迎了上來，將馬匹牽到馬厩裡餵草料。

「服務眞週到！」周杰朝姜全使使眼色道。

就在這時，身上肥肉亂顫的賈萬貫已經領着于飛虹，瑤華等人，緩緩步入了大廳。

廳內氣派之堂皇，擺設之精緻，佈置之豪華，當然不在話下。

由於以金黃色爲主色，而壁上並無字畫的陪襯，于飛虹直覺這間廳堂華麗有餘，高雅不足，顯得有些俗氣，就如同主人賈萬貫的外表給人的印象一樣。

還不待賈萬貫招呼，于飛虹就主動大方的朝廳堂鑲綠玉、披虎皮的太師椅上一坐。

「令主，請先用點水果，半個時辰後開晚飯。」一名小侍女捧着翡翠綠盤，朝于飛虹福了福道。

「謝謝！」于飛虹朝小侍女微微一笑道，然後葱白玉指一伸拿起一粒水蜜桃，秀秀氣氣的小口小口的吃着。

「令主，這是河北深州大蜜桃，我知道令主今晚要大駕光臨，所以特地連夜差人買來。」賈萬貫兩眼盯着盤中的甜美鮮果，吞了吞口水，獻媚的道。

于飛虹朝賈萬貫燦如春花的一笑，鶯聲道：「賈先生，你我素昧平生，今日蒙賈先生盛情款待，飛虹實在過意不去。」

「那裡，那裡，應該的，應該的！」賈萬貫癡呆的一笑，笑得十分勉强與不安，臉色也青白了一些。

于飛虹品性仁慈，不忍心再調侃這個大胖子，於是不再說話，把手上的水蜜桃小口小口的吃着。

賈萬貫一直佇立在一旁，眼觀鼻，鼻觀心的穩穩站着，彷彿肥胖的身體一動，便會跌個狗吃屎一般。

于飛虹終於把一粒水蜜桃吃完了，這時賈萬貫突然兩手一拍。

立刻有兩位奴僕吃力的合搬了一個上鎖的褐色鐵箱，抬放在于飛虹的面前。

「賈先生，這是什麼意思？」于飛虹指指鐵箱，愕然的道。

「令主，這是給您的一點小驚喜，」賈萬貫殷切的笑着，然後命令奴僕道：「開鎖！」

兩位奴僕立刻打開鐵鎖，箱蓋一開，不得了！

只見黃澄澄的金光衝天，銀白、翠綠，各色雜陳，箱內是一些珍奇的金銀、元寶、珍珠、寶器……滿滿的一箱，價值非凡。

于飛虹冷瞟了賈萬貫一眼，賈萬貫臉上的笑容頓時僵凝住了。

「賈先生，你以爲我是債主，或是乞丐？」

「不，不是，是……」賈萬貫雙手連連亂搖，急得眼淚都快掉下來了，還是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

瑤華和若華見到賈萬貫這副窘樣，二人强自忍着，才沒有笑出聲來。

「令主，賈萬貫是一片好意，令主想成爲將來的武林盟主，背後必須有充裕的財力支持才行。」金百輪正巧走入大廳，邊走邊說着。

「金叔，你應該知道，翠園紅樓內的金銀珠寶比這箱子裏的還要多，我已經享用不盡了。」于飛虹仍舊一臉寒霜的道。

「可是，令主，妳已出了翠園紅樓，身邊還是要有些財物，辦起事來才方便。」金百輪遊說道。

于飛虹獲得了萬事通大部分財富，可是金百輪並不知情。

于飛虹自幼受詩書典籍的涵養薰陶，潛移默化之下，使她的氣質出脫高雅脫俗，清新純眞，她也常引以爲傲。

不愁衣食，對金錢自然沒有那種迫切的需求。如今擺在她面前的一大箱俗氣的財物，竟使她有受辱的感覺。

「唉！小不忍則亂大謀。」于飛虹在心中安慰自己。

「好吧，我收下，賈先生，多謝你了。」于飛虹擺出一臉無可奈何的笑。

「這是屬下的光榮！」賈萬貫竟然以「屬下」自稱，而且畢恭畢敬的道。

晚飯果然準時開飯，于飛虹等一行人享用了一頓珍饈美味。

這一夜平靜無事。

第二天一早，于飛虹便召喚金百輪進見。

「姑娘，住得還安穩嗎？」金百輪一臉關心的神色。

「吃好的，住好的，就是皇帝過的也不過如此。」于飛虹淡淡一笑道。

「那就好，那就好。」金百輪疊聲道：「屬下這下可放心了。」

于飛虹蹙眉暗忖，道：「莫非他有暫住這兒的意思？」

於是她開門見山的道：「金叔，我想今天離開這兒。」

「哦？爲什麼？」金百輪驚疑的問道。

「金叔，這兒太俗氣，住在這兒，你不覺得不太適合我嗎？」

于飛虹說着，又加上一句，道：「金叔，你從小看我長大，應該了解我的脾氣與個性。」

金百輪面無表情的沈吟了一會兒，道：「好，我們今天就離開這兒，繼續出遊江湖。」

「不，金叔。」于飛虹猛的搖頭。

「姑娘，妳有其他的打算？」金百輪一怔，懷疑的問。

于飛虹兩眼迷茫的道：「我累了，想回杭州那座青磚大院休息幾天再說。」

「這……這不太好吧？才出來幾天，這對金釵令主的威望有所損害。」金百輪眼神閃爍，遲疑的道。

（未完・卅七）

**上文提要**：玄門高手與羣妖拚搏，殺氣沖天，羣妖不敵，龍捲遂化作一堵風墻，將雙方分隔，果然和尚、半邊神尼、啞巴等忙祭出法寶與之抗衡，抵住風墻繼續下壓，陰魔唯有將力量轉移，專注襲向他們心裡，使其產生幻象，立時忘記面對的是陰魔，而是自己心中害怕的事物……直至陷空老祖出現，陰魔自知不敵，化爲龍捲，向東飛去……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 陰魔

## 魔力攻心成幻覺　解除方法是坦白

那一股悲憤這刹那便又在啞巴的腦海中浮現出來，他的劍不由向那些欺負他的人揮去。

那些人迎劍倒地，啞巴一陣快感，同時那一股龍捲已掃至，將他與金神君掃飛天外。

金神君大驚失色，脫口驚呼，啞巴亦同時清醒過來，眼看金神君已脫出自己的劍光，往下急墮，連忙穩定身形，追向金神君。

一縷鮮血已然從他的嘴角淌下來，那一撞之力實在非同小可。

他的腦海同時一片混亂，雖然被金神君的驚呼震動清醒，並沒有平日的清靈。

他知道若不好好的立即調養，不難會傷上加傷，可是他總也不能見死不救。

那片刻金神君已淩空下墮。

下面是萬丈深淵，以金神君的功力，是必難以抑制下降之勢，必死無異。

那即使不是有這麼深厚的關係，啞巴也不會袖手旁觀，何況這非獨再生父母，救命恩人，還傳授他一身本領，令他脫胎換骨，吐氣揚眉。

他馬上凌空翻滾向下，急追在金神君身後，十八般武器一一飛出，半空中以劍氣貫連，變成一條百數十丈長的光帶，迅速飛向金神君，將金神君攔腰纏住。

啞巴隨即落在一個峭壁上，探手抓住了一塊巨石，另一手再將光帶收回來。金神君隨着光帶飛到峭壁上，落在啞巴的身旁，一張臉已因爲驚恐變得青白。

雖然他曾經在啞巴的劍光保護下飛越長空，下臨千百丈，可是他知道那是絕對安全，旁邊有啞巴保護，不會出事，現在則是另一回事，啞巴已與他分散，那種直墮向深淵的速度與感覺就更是此前未有。

就是胆子再大，這種環境下亦難免魄動心驚。

一直到上了峭壁，他一顆心才放下，看着啞巴，歎了一口氣。「要命——」

啞巴苦笑一下，金神君看着他搖頭。「我知道你經已盡了全力，不用難過。」

啞巴面上仍然有歉疚的表情。

「那個陰魔可眞厲害，你絕不是他的對手。」金神君笑笑。「老祖他們也抵擋不住，你敗在她手下，用不着難過。」

啞巴終於開口，一口鮮血噴出。

金神君嚇一大跳，連忙伸手扶住。

「你怎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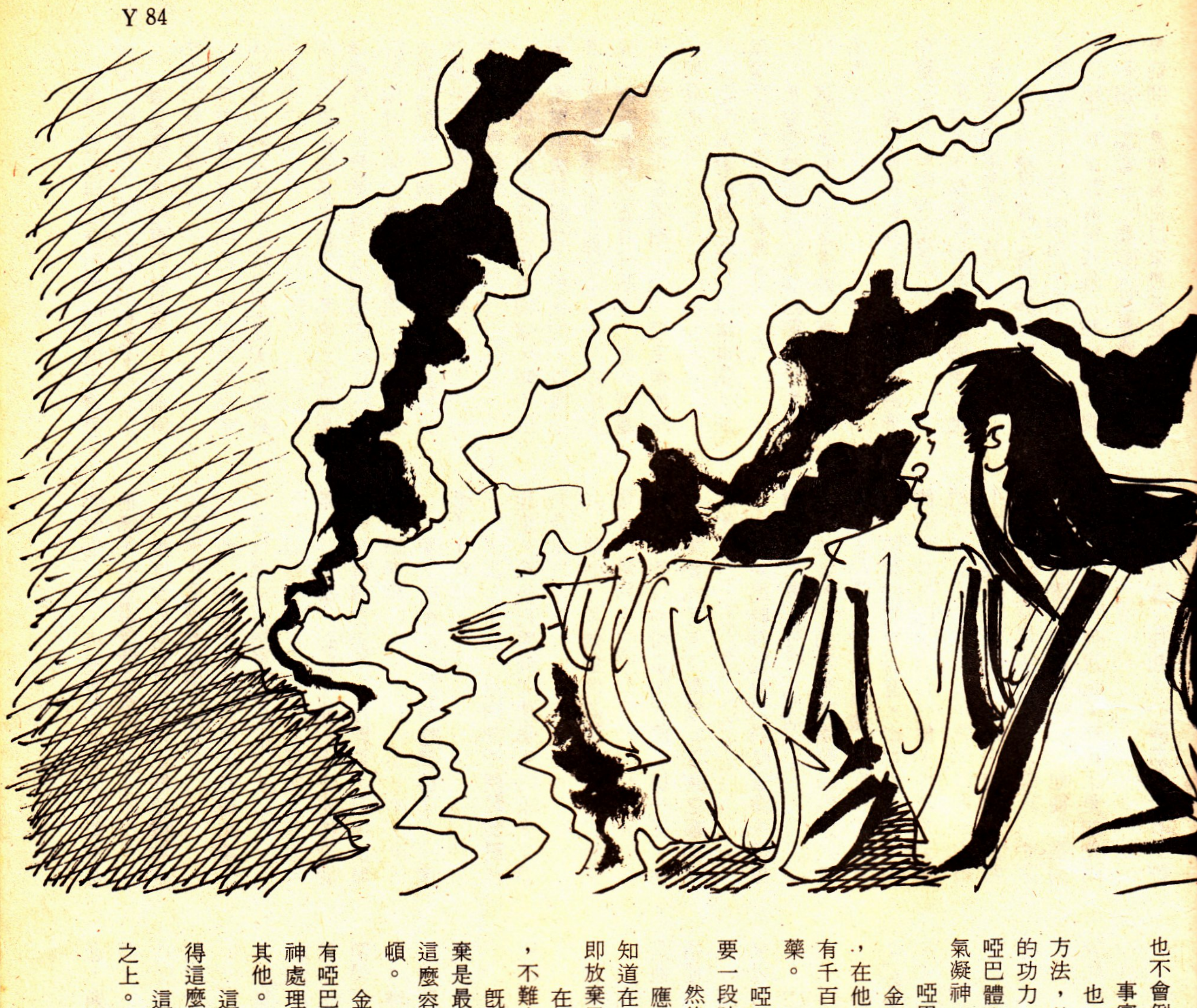
啞巴搖頭。金神君連隨破口大罵。

「這裏又沒有外人，用不着死撐的，看傷在什麼地方，我總有方法敎你治療妥當的。」

啞巴沒有作聲，只是看着金神君，他的心意同時由眼神傳遞出去。

金神君立即明白，盤膝坐下來，他雖然博聞强記，可是啞巴傷得那麼重，也總要花些心思。

啞巴看着他，眼神充滿信心，金神君從來沒有令他失望過，這一次他相信



也不會例外。

事實是這樣。

也不過片刻，金神君已想到治療的方法，伸手按住了啞巴的百匯穴，以他的功力，當然不可能有什麼功力貫輸進啞巴體內，可是他這樣做却幫助啞巴聚氣凝神，內力迅速運行九周天。

啞巴不可能有三隻手。

金神君果然是一個記憶力很強的人，在他的腦海中就是治傷療傷的方法也有千百種，難得他並沒有混亂，對症下藥。

啞巴面容當然更寬，他知道那是需要一段時間療傷的，但必定可以痊癒。

然後他又想起了應天青。

應天青會有什麼遭遇他不知道，却知道在目前他已是有心無力，所以他隨即放棄思想。

在這個療傷的關頭他若是分心二用，不難走火入魔，導致傷上加傷。

既然只是空想，並無好處，啞巴放棄是最好的方法，也只有他這種修爲才這麼容易將已想着的放棄，將思想停頓。

金神君也沒有胡思亂想，他雖然沒有啞巴的修爲，却是天生專心，集中精神處理一件事情的時候絕不會旁騖多想其他。

這所以他的記憶力這麼好，能夠記得這麼多的事情又不會混淆。

這師徒二人也就這樣停留在這峭壁之上。

* * *

陰魔的來臨應天青毫無預兆，也毫無感覺，他站在高台上，全神貫注，望着天空。

龍捲在天空中飛捲，很奇怪，應天青完全感覺不到龍捲的威力。

在他的眼中那龍捲也不是一道龍捲，只是一股氣流在移動變幻。

幻變出無數的眼睛。

怎會這樣，應天青也不知道，只是他遠望着那一股龍捲的時候，他經已有一種眼睛的感覺。

這種感覺浮現出腦海，他眼中所見便盡是眼睛，一直到那股龍捲迫近，還是這樣。

那原是一股陰氣，幻變無定，魔力所及，自然影响到應天青的心境。

應天青若是有所畏懼，那是必在腦海中出現他所畏懼的東西。

他畏懼的正是不能夠畫出一雙完美無比的眼睛，是以心魔所影响，眼中所見立時全都是眼睛。

陰魔感覺到應天青的感覺，與之同時亦發現應天青所畫的那幅畫。

那正是她追尋的形象，沒有一雙眼睛，當然亦令他深感遺憾，所以她本能的幫助應天青去追尋那一雙完美無比的眼睛。

她若是要傷害應天青，絕對可以，應天青的幻覺絕對可以變成致命的武器。

可是不知怎的，在她向這邊移動的時候她已經有一種感覺，向這邊移動會追尋到她要追尋的形象。

應天青純陽之身對她的純陰之體原就是一種誘惑，是所謂陰陽相吸。

看見應天青她更就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親切喜悅。

應天青絕無疑問是玄門正派的高手，與羣妖勢不兩立，可是也是天下無敵的至陽之身。

若是陰陽是必相吸，那應天青就是陰魔唯一的對象，唯一的伴侶。

陰魔並不知道這些道理，只知道應天青是她所要找的對象，所畫的畫像也就是她在追求的形像，對應天青那一份愛慕更加深切。

她就着應天青的思想幻變，變幻出千千萬萬無數的眼睛，所化的一股龍捲風也就繞着應天青打旋子。

應天青終於置身風眼下，他仰首看去，所見的不是風眼，是一雙完美無瑕的眼睛。

他所追尋的最完美的眼睛也竟就是陰魔所化，龍捲的風眼。

那雙眼睛流露出至美無瑕的形象感情，應天青心神為之激盪，終於高聲叫出來。

然後他揮筆輕描，將那雙眼睛的形象畫於畫像眼睛的位置。

一個天下無雙，完美無瑕的美女也終於在這個情形下完成。

多了那雙眼睛，畫像非但變得完美，完全活靈活現，栩栩如生。

應天青呆望着那幅畫，好一會，突然發出一聲歡呼，整個人跳起來，這絕無疑問，是他有生以來最滿足的一刻，連他也以為，再沒有任何事情更能夠令他滿足，有這麼開心快樂的了。

也就在他跳起來同時，那幅畫亦疾揚起來，旋轉着飛捲向風眼。

他一驚伸手急忙去抓，在他來說，沒有什麼比這幅畫更重要的了。

以他的身手，要抓住那幅畫應該不是一件難事，却就在他的手快要抓到的時候，那幅畫突然片片碎裂，飛捲進龍捲的漩渦中。

應天青的心也立時彷彿碎了，一個身子不由往下沉。

才沉下丈許，他的身子便被旋風托起來，然後他看到了他畢生以來未見過的奇景。

他看見那無數的碎紙飛散，突然又聚合，聚成了一個人。

一個與他所畫的畫像一模一樣，在他眼中認為是天下無雙，完美之極的女人。

開始的時候他也以為是畫像，但細看他終於肯定那是一個活人。

他當然不知道那是陰魔已然進入畫像中，以畫像為她的軀體。

陰魔當然很滿意，出世沒有多久她便追尋到自己最稱心形象，也真是天意的了。

她美麗的身子在風眼中旋轉，衣衫悠悠解開，露出了美麗的胴體。

應天青看着魄動魂離，他從未見過裸體的女人，何況這個裸體又是如此的完美。

那刹那，他起了一陣前所未有的綺念，與他動念之時他身上的衣服同時脫開。

這兩個赤裸的身子終於在風眼中交結在一起，形神交歡，飛旋在風眼中。

那說有多纏綿便有多纏綿。

歡娛至盡，陰魔、應天青相擁着仍然在風眼中旋轉，應天青飄飄欲仙，陰魔粉臉酡紅，快活中透着媚態羞態，更顯得美麗。

應天青終於回復自我，他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一雙手仍然擁着陰魔。「你到底是什麼人？」

陰魔輕聲帶着羞意的回答：「你說呢？」

她的語聲也一樣完美，是應天青有生以來所聽到的最動聽的聲音。

他並不知道陰魔所表現出來的也就是他夢寐以求的，包括那將處子之身交給他之後所表現的羞態。

「現在你是我的妻子。」他不由說出來這句話。

「將來也是的。」陰魔的語聲更溫柔。「這一生一世，我是跟着你的了。」

應天青由心笑出來，還是再問一句：「你本來是什麼人？」

「你要找的人——」

「我竟然會將你畫出來。」

「要不是你將我畫出來，我也不會到這兒來。」陰魔說的倒是實話。

「這是天意了。」應天青笑着。「我早就知道，天下一定有一個你這樣完美的少女。」

「不是少女了。」陰魔面上又羞紅一片。

「是我不好。」應天青有些歉疚。「我一向定力不錯，可是看見你——」

「你說到那兒去了，我可沒有怪責你。」

「放心，我一定會保護你，一生一世，絕不會讓別人欺負你。」

「是你說的。」

「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應天青笑問：「你不相信我？」

「我沒有這樣說，只是有些担心。」陰魔也不知道怎會說出這種話。

「看着我，看我的誠意。」應天青眼瞳中的確是充滿了激情、熱愛。

陰魔不由緊偎着應天青。

「是了，我應該怎樣稱呼你？」

「柔柔——」

「柔柔，天下之大，只怕沒有比你更溫柔更可愛的女孩子了。」應天青發出由衷之言。

「你還要追尋更好的？」陰魔語聲中帶着淡淡的妒意，她有了人形也同時有了人的感情。

「你已是最好的了。」應天青忽然問：「知道我叫什麼名字嗎？」

「應天青——」柔柔語聲更溫柔。

「你怎麼知道？」應天青有些奇怪。

「畫上有你的提名。」

應天青一怔，也這才省起那幅畫。

「柔柔，你怎麼將那幅畫毀去？」

柔柔輕笑了一下。「你還留着那幅畫幹什麼？要送給那一個？」

應天青又是一怔。「你不會離開我

的？」

「你說會不會？」柔柔帶着笑問：「你就是担心我會離開你，所以希望將畫留下來？」

應天青笑笑。「若是你眞的要離開，留着畫也沒有意思。」

柔柔伸手輕撫着應天青的胸膛。「你就是不要我，我也不會離開的。」

應天青笑問：「你看我還能夠找到比你更完美的女孩子？」

柔柔看着她。「我只是担心你生花妙筆，再畫出一個更完美的女孩子。」

「不可能。」應天青仰首看着天。「我已經很滿足，再無所求了。」

柔柔亦仰首望向天。「我也是。」

應天青目光回到柔柔面上，「奇怪我竟然能夠畫出你的樣子來。」

「靈犀一點啊。」柔柔所說的其實也就是應天青心裏所想的。

每個人在提出一個問題的同時，心裏很自然的總會有一個推測的答案。

應天青也不例外。

柔柔每一句無疑都說中他的心，這靈犀一點的感覺自然更强烈。

除了天賜良緣，他再也沒有其他的解釋，很自然的只是望着柔柔。

「怎麼你總是這樣望着我？」柔柔有些奇怪的問，她有了這人的形態，也自然有人的感情。

「是因為你太完美。」

「只是這個原因？」

「還因為我的幸運。」應天青不由又抬頭。「上天對我也實在太好了。」

「是天意將我送到這兒來。」柔柔不覺說出這句話。

應天青點頭。「的確天意啊，否則我怎也不會畫出一張與你這麼相像的畫，若非你到來，我也只怕再花時間，也畫不出那麼完美的一雙眼睛。」

柔柔沒有作聲，那雙眼睛事實上因為她應天青才能夠完成。

「太容易完成的總不是太好的，是不是？」柔柔帶着笑搖頭。「我若是那麼早出現，天曉得你會不會覺得得來太容易，不會珍惜？」

「不會——」應天青很肯定的回答，目光落在柔柔赤裸的身子上。

柔柔很自然的拿起衣衫掩上赤裸的身子，半掩映之間更顯得迷人。

應天青看着又是一陣心蕩神馳，不由又想起方才的旖旎情景。

柔柔好像看透他的心意，俏臉又羞紅起來，匆匆將衣服穿上，雖則是匆匆，那舉手投足，一顰一笑，都迷人之極。

應天青看着看着，心神俱醉。

柔柔隨即移步走進大堂，看見那千百雙眼睛，不禁輕歎一聲。

「你看這些眼睛便知道我為了找一雙你那樣的眼睛，費煞心思。」

柔柔的眼睛輕掃在應天青的面上。

一有比較，那些眼睛全部變得黯然無光，應天青不由抬手抓去。

那些畫紙刹那全都來到他手裏，化為碎片，有如白雲紛紛，飄舞在大堂內。

柔柔也就飄舞在這紛紛的紙屑中。

一切看來都是那麼的美麗，一直到柔柔突然停下了舞姿，那繽紛的紙屑突然停下來。

「我要暫時離開這兒了。」柔柔突然說出這句話。

「你要離開？」應天青呆一呆。

「有些事快要發生了，我要回去看看。」柔柔仍然是一臉的笑容。

應天青方待追問，突然有一陣不大舒服的感覺，心神稍定，便發覺那是求救的訊息。

除了金神君，沒有其他人的了，應天青心念一動，還未開口，柔柔已笑說：「你也有些事需要外出一趟，是不是？」

應天青點頭。「那兒可以找到你？」

「我一定會回來的。」柔柔說得很認眞。「要見我的時候只要想着我，我便會知道。」

「由現在開始，無時無刻我都在想着你的。」應天青這也是心裏話。

柔柔由衷的一笑，一襲桃紅色的披風抖開，有如一朵紅雲也似的飛舞上天空。

這衣服裝束完全是應天青畫出來，連帶飛舞在半空的時候如何美麗，應天青也已考慮到，只是柔柔的美態仍然在意料之外。

他呆望着柔柔遠去，突然一下子清醒過來，急急向訊息來處掠去。

＊　＊　＊

金神君終於發出了求救的訊號，他原是以為以他的功力應該可以助啞巴功力運行九周天，衝破生死之關，令啞巴清醒過來。那知道到了七周天已經無以為繼，但若是就此放棄，是必前功盡廢，啞巴的內傷也勢必加重。

可是，他却不知道以他的功力最多只能夠助啞巴的內力運行到二周天，所以能夠運行下去完全是因為啞巴自己的求生刺激發揮效用。

啞巴也已盡了最後的努力，他也很明白其間若是停下來有什麼結果，可是他已沒有多餘的內力再繼續運行下去。

與金神君同時他亦將求救的訊息送出去，對象也當然是應天青。

除了應天青他沒有其他可信的人。

也就因為金神君有向應天青求救的意念，他才省起向應天青求救，將自己的意念貫注進金神君的意念中，送向應天青的方向。

這當然便變成了金神君的訊息，變得那麼的强烈，迅速送到應天青那兒。

應天青很快便到了，落在金神君、啞巴身旁，應天青一眼瞥見，連忙示意金神君幫助。

他已累得不住的喘氣，連話也說不出來。

應天青看出啞巴身負重傷，再看金神君的手按在啞巴的百匯穴上，當然明白是什麼回事。

他連忙上前，伸手取代金神君的手，按在啞巴的百匯穴上，一股內力跟着輸進去。

那股內力直迫進啞巴的體內，隨即

與啞巴的內力聚在一起，迅速進行兩周天，衝破十二重樓，生死玄關。

啞巴一張臉由白轉紅，一口瘀血吐出來，隨即長長的吁一口氣。

金神君雖然心有餘力不足，懂得的實在不少，一看啞巴這種情形已知道渡過危險時期，再休息一番，啞巴便會安全無事，是以立即嚷起來。「看，早叫你吐出這口瘀血便沒事兒，你就是不聽。」

啞巴誠惶誠恐的向金神君作出反應：「弟子下一次曉得了。」

金神君老氣橫秋的接着教訓。「經一事長一智，本來沒有問題，只是這種經驗一次都已太多，一個處理不好不難當場命喪。」

啞巴既然清楚金神君的脾氣，當然不會與他爭辯，點着頭表示：「弟子以後一定會加倍小心。」

金神君這才回頭看着應天青。「我以為你是趕不及到這兒來的了。」

應天青笑笑。「你那個訊息十萬火急，不趕着到來怎成，也總算能及時趕到。」

金神君有些奇怪的再問：「你沒有遇上那股龍捲，沒有受到襲擊？」

「那股龍捲？」應天青反問。

金神君語聲立時高起來。「那是天魔出世，老祖已替她取名陰魔。」

「陰魔——」應天青當然毫不知情。

「你難道忘記了那股陰寒之氣，那也就是那個陰魔散發出來。」

應天青不由仰首望去，只見天上烏雲仍然翻滾，那一輪白光黯淡無光。

金神君隨亦仰首望去。「陽氣被陰魔逐去，流竄幻波池，那陰魔的威力可想得知。」

「聽你這樣說，你們已經與陰魔接觸了？」應天青接問：「那到底是怎樣子的？」

「她化作龍捲，再化作風牆，我們原是有一種風魔的感覺。」金神君索性詳細的說一遍。

應天青聽着沉吟起來，在他的經驗，那的確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金神君歎一口氣接下去。「若非老祖的幻覺，我們不難受制於風牆，羣妖也是必乘機偷襲。」

應天青沉吟着一句：「老祖的決定倒是不錯，當務之急當然是誅滅羣妖。」

金神君搖頭。「那是因為老祖沒有對付陰魔的方法，退而思其次。」

應天青笑笑。「老祖一定有辦法的。」

「你對他倒是這樣有信心。」

「我只是相信一點。」應天青說來很認真。「邪不能勝正。」

「老話——」金神君打了一個「哈哈」。「不過老話之所以能夠成為老話，總有一定的道理的。」

應天青又笑笑。「可惜老話不多。」

金神君終於留意到應天青的笑容，突然搖頭。「看來事情有些不妙。」

應天青一怔。「什麼不妙？」

金神君再看看應天青。「我已經很久沒有看見你有這種笑容了，到底出了什麼事？」

應天青這才明白過來，打着「哈哈」。「當然是一件大好事。」

金神君推測着。「莫非你已經完成了那幅畫？」

應天青忍不住又由心笑出來。「這件事說來倒是很奇妙。」

「陰魔出現，大家手忙腳亂，你仍然能夠畫下去我已經很佩服的了，想不到你還能夠完成那幅畫。」金神君盯着應天青。「那股龍捲難道沒有吹到你那兒？」

「那有什麼關係？」

「大家都受到那股龍捲影响，偏就是你沒有，這難道不奇怪？」

「我看見那道龍捲。」

「那既然是由陰魔控制，沒有理由看見你而她完全不採取行動的。」

「也許她沒有看見我。」應天青沉吟着。「但看見了亦不是沒有可能。」

「不明白。」金神君事實是不明白。

應天青笑了笑。「你們不是說那個陰魔的魔力會挑起每個人心中的弱點？」

「你心中的弱點是什麼？」

「眼睛——」應天青仰首天望。「那幅畫我耗時經年，就是眼睛部份欠缺，未能完成。」

「你是說你所以能夠完成那雙眼睛，可能是因為陰魔的影响？」金神君總算明白。

「我當時的確看見漫空都是眼睛，有些似曾見過，然後從中找到自己所需。」應天青陷入回憶中。「那像是幻覺，又像不是。」

金神君嘟喃：「漫天都是眼睛啊——」

「我從未見過那麼多的眼睛，可是眼睛雖然很多，但並不難分辨，每一雙眼睛都是那麼清楚。」

「我看是幻覺，你平日累積下來，畫了那麼多的眼睛，多少總牽掛着的。」

「這也許是日有所思。」應天青搖頭。「可是我從來不會想起來。」

「那大概是陰魔的關係了。」

「當時我也許是因為陰魔的魔力影响，才會想到那麼多的眼睛。」應天青又想想。「你不是說過，陰魔的魔力襲來，是不會覺察的？」

「看情形的確是這樣，大家都是在心魔出現之後才知道是什麼回事。」金神君很認真的說：「也所以才會突然恐慌起來。」

「看見那許多眼睛，我當然只有高興，不會恐懼的。」應天青仍然仰首望天。

「大概是這樣，陰魔看見根本不能夠傷害你，只好一陣風的跑了。」金神君打着「哈哈」。「看來那個陰魔還是你的再生父母呢。」

「果真如此，沒有她的幫助，我真的畫不出那一雙那麼完美的眼睛。」

金神君只是瞪着他。

「但也未必是。」應天青突然又笑了。「總有一天我會遇上她的。」

「她，那個她？」金神君看着應天青直搖頭。「怎麼你現在說話這麼難明白？」

「我看見那雙眼睛的主人，你們不知道，天下間真的有那樣的一個女孩子

的。」

「那樣的？」金神君追問。

「就是我畫的那幅畫像那樣的，一模一樣。」應天青忍不住又笑出來。

金神君瞪着他。「你在說夢話，天下那有這麼完美的女孩子？」

應天青一正臉色。「我什麼時候說過謊話？」

「不是謊話，夢話，那是笑話的了。」金神君語聲一沉。「你大概忘記了我看過你畫的那幅畫，那是畫出來才有的女孩子。」

「我既然能夠畫出來，當然亦有存在的可能。」應天青忽然又問：「你難道不相信有靈犀一點這回事？」

金神君一怔。「你是說因爲那個女孩子的感應令你畫出那樣的一幅畫？」

應天青點頭。「亦可以說陰魔找來那許多眼睛，其中的一雙就屬於那個女子所有，亦不無可能是因爲陰魔在搜集眼睛的時候，引起了那個女孩子的注意，追到我那兒來。」

「你是認眞的。」金神君始終是有些懷疑。

應天青搖頭。「總有一天我會介紹給你們認識，到時不就全都明白了。」

「她叫什麼名字？」

「柔柔——」應天青笑得更開心。「她的人就跟她的名字一樣，溫柔得很。」

金神君嘟喃。「看來你是迷上她的了。」

「換轉你，看見那樣的一個女孩子會怎樣？一樣會着迷的吧。」

金神君立即搖頭。「絕對不會，你以爲我是你那種人，見色起心。」

應天青呆一呆。「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我，正如我不明白你一樣，我就是畫畫得再好，也不會花時間去畫那樣的一幅畫，更不會爲畫中人着迷。」

「那是活人。」

「活人死人還不是一樣？」金神君搖着頭。「女人禍水，紅粉骷髏。」

應天青吃驚的看着金神君，實在奇怪他竟然會說出這種話來。金神君也突然發現說漏了嘴的，連忙解釋：「我是說，有些女人是那樣，不是說全部都是那樣，千萬不要誤會。」

「你從未這樣緊張的解釋。」應天青沉吟着。「莫非你——」

「別胡說推測。」金神君連隨轉過話題。「你那個柔柔什麼時候出現？」

「畫完成的時候，她到來，跟着便毀去了那幅畫。」應天青說來若無其事。

「可惜啊——」金神君脫口叫出來。「那幅畫若是賣出去，一定會賣得好價錢。」

應天青又呆住，這種話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

「不賣你留着幹什麼？」金神君看見應天青那種神情，當然知道應天青在想着什麼。「若是我，一定會找一個最好的買主。」

「幸好我不是你。」應天青吁一口氣。「也幸好畫沒有落在你手上。」

「那副畫畫得那麼辛苦，沒看上多幾眼便沒有了，你居然若無其事。」

「那幅畫毀掉了最好。」應天青有些迷惘的。「能夠看見與畫一模一樣的人我已經心滿意足。」

「我就是不明白。」金神君大搖其頭。「你竟然眼巴巴的看着她將畫毀掉。」

「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應天青再次仰首望天。「人總會老的，老了的時候看見自己年輕時候的樣子，不是很難過。」

「這說來也是。」金神君嘟喃着。「那個女人原來也不肯接受現實的。」

一頓他苦笑一下，「女人的心理說容易明白其實並不容易，說不容易似乎又很容易。」

「看來你對這方面也頗有研究。」

「那有這種事？」金神君極力否認。

應天青也沒有追問下去，只是看着天，金神君忍不住又問：「人現在那兒去了？」

「她說家裏有事要回去一趟，很快便回來，到時候你便會看見她的了。」

「看不看也罷。」金神君的確是很不感興趣的，轉問：「你也不知道她住在那兒？」

「不知道——」

「也不怕她一去不回啊？」金神君接問。

應天青一笑。「不會的。」

「你完全信任她？」金神君嘿嘿的一聲冷笑。「很好——」

應天青笑應：「她沒有必要欺騙我的。」

金神君想說什麼，結果還是沒有說出來，應天青看着笑笑。「對這種事你好像甚多意見。」

「那來的意見，這種事到頭來會怎樣，眞是天曉得，但求心裏快活便算了。」

應天青方要回答，目光及處，手探出，接住了凌空飄來的一股訊息。

啞巴也同時將一股訊息送進金神君手中，同時讓他明白訊息的內容。

金神君完全不知道啞巴做的手脚，訊息在手，打了一個「哈哈」。「看來老祖已找到對付陰魔的方法了。」

應天青笑接着道：「我雖然不知道老祖打的什麼主意，但既然見召，總要跑一趟幻波池的。」

老祖的訊息就是要他們趕到幻波池。

金神君聽說看看應天青。「你心裏還是記着那個女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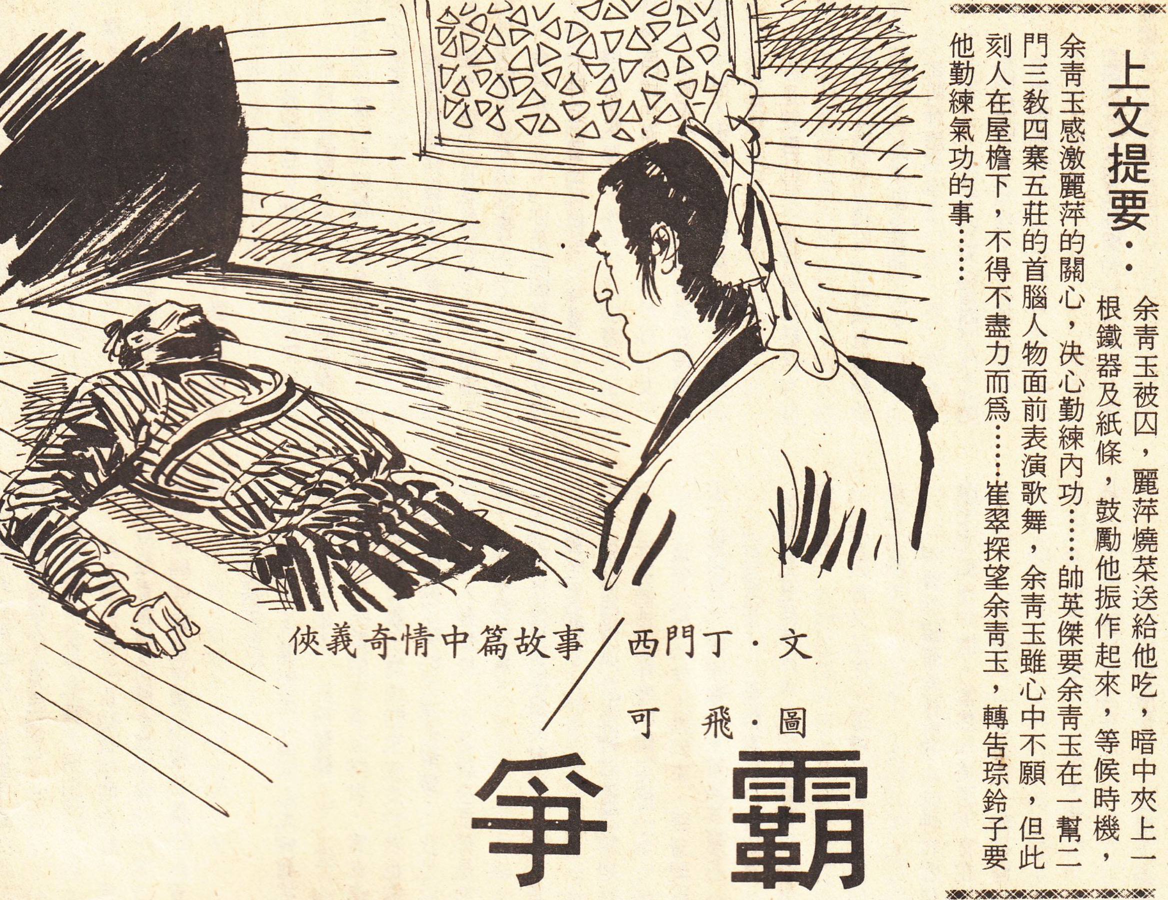
應天青沒有否認，點點頭。「但她既然有事在身，也不會這麼快回來。」

金神君歎一口氣。「感情對一個人的影响果然是大得很，之前你那份瀟洒那兒去了？」

「那來的瀟洒？」應天青帶笑回答，完全沒有將金神君的話放在心上。

金神君似乎很明白應天青的心態，沒有說什麼，與啞巴擁着劍光飛向幻波池。應天青隨即動身，心中却牽掛着柔柔，雖然金神君那麼說話，他仍然深信柔柔情深一片，絕不會欺騙他，一定會回到他身旁。

（未完·四）



**上文提要**：余青玉被囚，麗萍燒菜送給他吃，暗中夾上一根鐵器及紙條，鼓勵他振作起來，等候時機，余青玉感激麗萍的關心，決心勤練內功……帥英傑要余青玉在一幫二門三教四寨五莊的首腦人物面前表演歌舞，余青玉雖心中不願，但此刻人在屋檐下，不得不盡力而爲……崔翠探望余青玉，轉告琮鈴子要他勤練氣功的事……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 爭霸

## 忍辱負重萌壯志　點點滋味在心頭

余青玉道：「是教人運氣唱曲的書，我學過一點，覺得其運氣之道，很多地方與孩子以前所學的，大同小異，但練後精神很好！」

崔翠放心地道：「既然有益，你便繼續吧，身體好遇到困難便還可以挺下去，那就有機會！玉兒，你快告訴娘，你這些日子是怎樣過的？」

余青玉便將經過扼要地說了一遍，却將悽慘之處，盡量說得輕，饒得如此，崔翠仍不斷掉眼淚。

半個時辰很快便過去了，白峻進來道：「夫人，時間已屆，令郎須回去了，請恕罪！」

崔翠一把將兒子摟住，淚如雨下，余青玉亦忍不住含淚喚了一聲：「娘請保重，恕不孝兒不能侍奉膝前了！」說着掙脫崔翠跪在地上，咚咚咚地叩了三個響頭。

崔翠將他拉起，道：「白先生請你廻避一下，我母子還有幾句重要話要說！」白峻略一猶疑，退了出去。

崔翠附在余青玉耳畔道：「玉兒，娘一直不忍告訴你，但如今已不得不說了，你爹發過誓，不會爲救你，發一兵一卒，一切要靠你自己了！只怕娘以後也未必有機會來探望你！你要好好活下去，爲自己爲娘爭一口氣！」

余青玉心頭一懔，沉聲道：「娘放心，這些天來，孩兒已變得堅强了，我一定會好好活下去！娘，你一個人來的？」

「是雲堂主陪娘來的，本來他也要來看你，但他們不准！」

白峻又進來，道：「對不起……」

余青玉忽然長身抓起几上的東西，頭也不回地道：「娘，孩兒去了，請代我向爹說，孩兒今生不能報他的恩情，唯有期望來生了！」

崔翠追了出去，哭道：「玉兒，你要保重，一定要活下去！家內的事，不用記掛！」

余青玉强忍眼淚，隨白峻出西院，忽聞外面有哄笑聲，他不由自主地轉頭望去，只見幾個大漢正在捉弄譚勝，一個大漢將一隻夜壺遞給譚勝，道：「這是好酒，你不喝便枉爲人了！」

譚勝傻傻地一笑，接過夜壺，舉起便就唇欲喝，余青玉怪叫一聲抛下手中的食物，一陣風般衝過去，一掌將夜壺撥落地上，「砰」的一聲，洒了一地的尿液，臭氣冲天，旁人都哈哈大笑。

譚勝喃喃地道：「酒，好酒，我的好酒！」忽然蹲下身，像狗兒一般，用舌頭要去舔，余青玉連忙將他推開，眼淚也忍不住撲簌簌地淌下來，哭道：「譚壯士，我余青玉對不起你！」

一個大漢道：「譚勝，是他害得你沒有酒喝的，你快打他！」譚勝呆了一呆，忽然提拳筆直望余青玉胸膛擊去！這一拳力量十分沉重，余青玉閃不開，也不欲閃，被打個正着，只聽他怪叫一聲，蹬蹬幾步，跌坐地上！譚勝咧嘴一笑，又慢慢走上前，提拳欲打，白峻忙喝道：「快止住他！」

余青玉雙脚一曲，跪在譚勝面前，哭道：「譚壯士，你打我，我余青玉十死不足以贖罪，但你千萬不要，不要再……」

下面那幾個字，他再也說不下去，頭顱叩地如同搗蒜。

譚勝被大漢拉住，仍痴痴地叫道：「酒，快賠我的酒！」白峻也一把將余青玉扯起。

「你們可別玩得太過份，黃副總堂還要留下他的生命！」白峻回頭又道：「余青玉快將你娘給你的東西拾起！」

余青玉連踢三脚，將地上的食物踢飛，一陣風般地向石室奔去，白峻急隨在他背後。余青玉一進囚牢便喝道：「快將鐵門打開，不許人來吵我！」

小凌不知就裏，忙開門讓他進去，然後再鎖上，白峻招手叫他過來，低聲道：「小心看着他，這時候可不能讓他自盡，否則要你賠命！」

不料余青玉在石室內居然聽見，大聲叫道：「你放心，龜孫子才會自盡！」

白峻嘿嘿乾笑道：「三公子志比鋼堅，白某佩服得很！白某也不打擾你了，再見！」心中却忖道：「嘿，想不到這小子的耳力是這般靈敏！」

余青玉在石室內似發了狂般捏拳亂擊石墻，小凌道：「喂，快停手，要不俺可要進去了！」

余青玉大吼一聲：「你敢進來，我便打死你！」他發洩了一陣方躺在地上喘息，譚勝變成白痴的情況，給他極大的刺激，想起他以前的英雄，更是心如刀割，忘記胸膛被打的疼痛。

忽然他爬起坐在地上，決心要離開這裏，決心改變自己，他要創下一番成就，他要替譚勝和麗萍報仇，他要比帥英傑還强！即使不比他强，也要成爲他的强敵！

主意一定，他心境平緩了不少，想起剛才與母親見面的情況，崔翠怕他知道父親不救他會摧毀他的精神，但恰恰相反，這不但激起其鬥志，還減少其心理負担。

再想起母親轉述琮鈴子的話，他心頭驀地一跳，忖道：「莫非那是一本練武的秘笈？琮師傅怎會有這等珍貴的東西？」但回心一想，又覺得自從學了秘笈上的內功之後，短短兩個月，不但身體强壯了，不畏寒冷，連耳朵也聽敏起來！的而且確，不單是運氣唱曲這般簡單！

想到此，余青玉重新取下那本秘笈，仔細觀閱第九頁，他用心記，用心思考，一時之間雖然未能融會貫通，但已證實了自己的看法，這是一本上乘的內功心法！

他恐怕這本小册子保不住，便決心先把每一個字記熟記透，因此便用心默誦起來，這一天的遭遇，又使他有了極大的改變，即使出外搬石，他也在心中暗暗記誦內功口訣，他本是個聰明人，天資敏悟，只是自小被溺愛，養成紈袴子弟的陋習，不肯用功，如今有了改變，只花了半個月的功夫，便將二十四頁口訣，記得滾瓜爛熟，這才開始暗中練習。

已是臘月，天氣甚是寒冷，重囚們都派了棉衣，余青玉雖不冷，但爲防露出馬脚，便照樣穿着，帥英傑的生辰是在臘月廿三日，每年的這一天，蓋天幫上下都有一番熱鬧，今年比較特殊，自然少不免歌舞表演，於是余青玉又不必外出工作了，重至西院排舞。

令他覺得奇怪的是小紅居然不在，他心裏有點惆悵，却也沒問，依舊授舞。不料下午麗萍居然帶着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進來看排練。那些舞伎們都恭聲行禮道：「參見少幫主！」

余青玉因不知就裏，直挺挺地站着，那少年大剌剌地指着余青玉道：「你這死囚，爲何見到本座竟敢不行禮？」

今日的余青玉已不同往日，連忙彎腰行禮道：「請恕余某有眼不識泰山，少幫主大量……」

麗萍剛舒了一口氣，又聽那小子帥俊豪道：「你既然已知道本座的身份，居然仍然自稱余某，可是看不起本座？你以爲本座沒辦法整治你麼？你給我自摑三巴掌！」

余青玉臉上一時青白，那小子身材只及自己胸膛，乳臭未乾，却咄咄迫人，奈何自己地位與他有天淵之別，是以略一猶疑，咬住唇，翻掌在自己臉了摑了三記，衆舞伎都嚇得嬌軀微顫，低頭不敢看。

帥俊豪見他半張臉已腫了起來，氣頭一消，點頭道：「識時務者爲俊傑，好吧，今日便饒了你！」

麗萍笑道：「少幫主，你不是要來看排舞的嗎？」

帥俊豪道：「不錯，你們先跳一遍給本座看看！」

余青玉道：「今日才開始，她們只習了幾個動作！」

「那麼便由你這個師傅表演吧！」帥俊豪往太師椅上一坐，道：「開始吧！」

余青玉忍住氣，在他面前施展渾身解數，跳了兩個舞，帥俊豪道：「名大於實，不過爾爾！也不知爹爲何要留下他這條命！余青玉，本座心情不大高興，你知道麼？」

余青玉心頭忐忑，小心翼翼地道：「未知少幫主要……要奴才怎樣做？」

「奴才？哈哈，對對，你就是奴才！」帥俊豪學大人模樣，頭向椅背上一靠，道：「余青玉，你出去爲本少爺捉一隻蟋蟀來！」

余青玉一呆，道：「不是奴才不肯，而是這個天氣根本沒有蟋蟀，您請改別樣吧！」

帥俊豪腰一挺，瞪着眼道：「你怎知道蟋蟀都死了？牠們只不過是躲起來避寒而已，不管如何，你都得替本座捉一隻來玩玩，假如一天找不到，你便一日沒飯吃！」

麗萍忍不住道：「小霸王，你肯聽萍姨一句話麼？」

帥俊豪想了一下，道：「好，只有你，本座方肯格外開恩，你說吧！」

「萍姨也認爲蟋蟀有可能未全死光，但一定也極少的了，而余青玉這奴才還要排練歌舞爲幫主祝壽，萬一時間趕不及的話，幫主怪罪下來便不好了，不如你罰他別的東西吧？」

「好！」帥俊豪想了一下，道：「瞧在萍姨的份上，就改罰他捉一百隻蟑螂吧！而且限他一日之內完成！」

「小霸王，一百隻太多了吧，恐怕人家會說你做事……稍欠思量，何不減一下？」

帥俊豪臉色微微一變，沉吟道：「好

吧，這是最後一次機會了，就改為五十隻吧，但不許離開這西院！喂，你們過來陪本座玩玩！萍姨，妳留在這裏，不許你暗中助他，要不我告訴爹，說你對他舊情未了！」

麗萍粉臉變色，忙道：「小霸王，萍姨被他害得有家歸不得，怎還會助他？」

余青玉在院子裏四處找尋，找了很久在石底找到一隻，他將蟑螂弄死，放在一邊繼續找尋。這時候，下人已送飯菜來，廳內的人都在吃飯，獨不叫余青玉，余青玉暗中咬一咬牙，繼續找尋。可是此乃自然生態，又怎可能捉到五十隻？

申牌時分，余青玉幾乎搜遍全西院，方捉到十來隻，帥俊豪大概等得不耐煩，居然出來查詢成績，余青玉以實相告。帥俊豪抬頭望一望天，見天色灰淡淡的看來就快下雪，便問道：「你認為今日可以完成麼？」

余青玉心想我本來與你身份一般，都是一門之主的兒子，只不過運氣使然，否則何須受此種骯髒氣！當下挺一挺胸，道：「奴才認為絕無可能！」

「既然絕無可能，那麼本座便免你辛苦！嗯，咱們折衷一下吧！你給我脫光衣服，站在這裏，到明早本座再來看你！」

余青玉心底升起一股怒火，不由怒目而視，帥俊豪哈哈笑道：「你到底脫不脫？」

「少幫主，奴才好歹也是個人，你怎能完全不顧我之尊嚴？」

「你奶奶的！你勾引我二娘，便顧全了別人的尊嚴？你還有什麼尊嚴？白峻，過來一下！」

余青玉在麗萍及羣雌面前，聽了這句話，羞、愧、悔、恨、憤怒之情，一一湧上心頭，刹那間，一張臉登時比雪還白，身子不斷地顫抖着，羣雌都難過地垂下粉臉，唯獨麗萍十分平靜，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般。

俄頃，白峻帶着十幾個手下進來，向帥俊豪行禮，齊聲道：「少帮主召屬下，未知有何吩咐！」一瞧他的神情，便知道帥俊豪平日必定作威作福慣了，原來帥英傑只生此子，寵愛有加，誰得罪了他兒子，便有如得罪他，而少年人不可理喻，因此，人人對帥俊豪比對帥英傑害怕幾分。

「白峻，這死奴才居然敢違抗本座的命令，不肯將衣服脫掉，你給我將他的一隻眼睛剜掉！」

麗萍這時再也假裝不了，道：「小霸王，叫他單着一隻眼睛為帮主祝壽，似乎不大好吧？」

「那才更有特色哩！」

麗萍走前在他耳畔輕輕道：「小霸王，這個人尚有用處，帮主在他身上花了不少心血，你可以整治他，但千萬不可毀他身體！」

帥俊豪到底對父親有幾分忌憚，想了一下，眼珠子一轉，道：「瞧在你臉上，本座便退一步吧，咱們去後，他若不肯脫衣服的，你再剜他眼睛不遲！走吧！」

刹那間，西院走得乾乾淨淨，只剩白峻和他幾個手下。白峻裝出悲天憫人的神態，道：「三公子，在下職位低微，請你原諒，你還是自己動手吧！」

這刹那，余青玉心中已轉過無數個念頭，最後還是決定默默忍受，異日再作後圖，當下一聲不响，將衣褲脫得精光，那幾個大漢都哄笑起來，在旁指指點點，余青玉身子雖然寒冷，但胸膛却幾乎被怒火燃燒，憤怒的目光死死地瞪着他們。沒想他這副雪白的臉孔，配着一對殷紅的眼睛的模樣，竟使那幾個大漢心悸，他們似乎感覺到余青玉的仇恨，當下不約而同退出院門外。

偌大的一座西院只剩下一個余青玉，但他心境絕不平靜，暗下決心：「帥英傑，帥俊豪，只要我余青玉一日未死，必報此恥辱！」

時間過得特別慢，但天色終於逐漸暗了，這時候，天不作美，竟然紛紛揚揚地下起雪來，白峻突然進來，見他仍佇立在庭院中，道：「三公子果然是位好漢子！」

余青玉充耳不聞，白峻又道：「你若是好漢的話，便莫等白某離開西院時悄悄進屋！」他邊說邊撿起余青玉的衣服，余青玉默默地目送他離開，就像是尊石翁仲！

雪越下越大，也越來越密，余青玉中午至今不曾有一粒飯下肚，飢寒交迫，使身體不斷地抖着，寒風下，皮膚已凍成紫黑色，他越寒怒火却越燒越盛！

四周一片漆黑，余青玉轉頭左右張望，不見一道人影，心中不由活動起來，幾番欲奔進屋內避寒，但都終於忍住。到後來，實在忍不住，上下牙關碰得格格地响着。心中暗道：「余青玉啊余青玉，你不是誇口要重新做人，不是要報仇麼？怎地連這一點丁苦頭也抵受不了，你還算是人麼？」

此念一起，勇氣陡增，不知不覺間竟然站着運起功來，眞氣在體內脈絡流轉，轉了三個大周天之後，眞氣每到一處，寒氣便逐漸減輕，他心頭大喜，決心繼續運功。

奇怪，也不知是否因為天氣之影響，還是他心切報仇，眞氣越轉越快，居然向平日運行不到的地方衝擊。幾番衝關，竟然讓他打通奇經八脈的其中一條，功力竟然在此種情況下猛增，而他只覺得身子越來越暖和，連飢餓亦忘記，不知無形中已獲益。未幾，即進入忘我境界。

寒風中，只見他身子如風中殘柳，隨風搖晃，幾番就將要摔倒，但一晃身又直了起來。雪越下越大，竟無停遏之勢，但余青玉對外面這般風風雨雨全然不知，只見他腹部緩緩起伏着，鼻孔噴出來的氣，竟成白色，到後來身子竟騰起陣陣的白烟，白烟越來越濃，將他整個籠住。

風雪雖未止，但第二天又開始了，余青玉被一陣脚步聲驚醒，連忙散了功，微微睜開眼來，只見白峻等人擁着帥俊豪走了進來。

帥俊豪身披皮裘，足踏長統靴子，與高采烈地跑過來，余青玉不由怒目而瞪。

「咦，這小子怎地未被凍死？」

白峻道：「是啊！看來這人的命大得很！」

帥俊豪目光一落，忽然大笑起來。余青玉知道他笑什麼，羞怒地瞪着他。帥俊豪冷哼一聲，道：「你瞪着本座，敢情是

不服氣？我本來要放你，如今你自願討罰，本座便讓你如願，罰你再站一日一夜！白峻，你都聽清楚了沒有？」

白峻諂媚地道：「少帮主說話，屬下怎敢不聽？」他轉頭喝道：「余青玉，你都聽見了麼？」

余青玉緊咬牙齦，不吭一聲，帥俊豪見他不求饒，頗覺沒趣，冷哼一聲，便道：「陪本座去堆雪人玩去！」那些人又擁着他出去了。

余青玉胸膛不斷起伏着，他立下誓言，即使餓死凍死也絕不求饒。西院重歸寂靜，雪終於漸漸過了，但北風未止，天氣依然極之寒冷，余青玉停止運功，立即受飢寒折磨之苦，沒奈何只好繼續運功。

中午時分，白峻進來看過，見他鼻孔不斷噴出白氣，知道他未死，這才放心，自言自語地道：「姓余的，你好自爲之，希望白某明天不用替你收屍，難以向帮主交代！」言畢又出去了。

他說什麼，余青玉根本沒聽見，因爲他已開始依書上第十頁的記載的口訣運功，正在緊要關頭，起初眞氣尙有點阻滯，但也許靈台淸淨，很快便攻破難關，豁然而通。下午他又再攻過一個難關，練至第十二頁，此刻只見他身子猛地一震，又讓他打通了另一條奇經脈絡。

天色又黑了，但鵝毛雪又開始紛下，余青玉眞氣越轉越快，當他練至第十五頁時，第三條奇經又讓他打通！

這時候，他體內的眞氣洶湧澎湃，如大海的驚濤駭浪，一浪高過一浪，向第四條脈絡衝擊，這一次，眞氣竟然遇到阻滯，連衝三次，都不能貫通，身子却不斷震動着，臉上的肌肉亦不期然綳緊起來：對練武的人來說，此刻正是最危險的時候，眞氣能貫通，內功固然有長足的進步，若因前路閉塞，使眞氣反彈而走了岔道，輕則殘廢，重則經斷脈碎而亡，所謂走火入魔是也！

就在此刻，黑暗中突然飛下一道人影，輕捷如同狸貓，倏地一掌按在其後背「靈台穴」上，余青玉但覺一股外力湧了進來，滲在自身的氣流中，向前一衝，身子猛烈一震，「砰」的一聲，仰天摔倒，不省人事！

待他悠悠醒來時，四周依然漆黑，體內的眞氣似乎仍在流轉，他定一定神，方發覺自己躺在雪地上，胸膛被什麼壓着，鼻孔聞到一股熟悉的氣味，這是炸鷄！

余青玉站了起來，向四周望了幾眼，似乎沒有人來過，此際他飢火中燒，再也不顧一切後果，張咀便往手中的炸鷄咬去！

黑暗終於漸漸隱去，清晨寒氣迫人，余青玉雖然精赤着身子，但體內却似生了一爐火，眞氣所到之處，如春回大地，寒土解凍！

院子中的積雪及膝，余青玉閉眼站立着，他心中已知道自己內功在無意之中，有了長足的進步，但到底到何程度，却說不出。

清靜的西院，突然傳來一陣脚步聲，余青玉閉上眼睛不看，以免多受凌辱。脚步聲終於停在附近，只聽一個大漢的聲音道：「白先生，瞧這小子鼻孔還噴着白烟，敢情還未死哩！」

另一個道：「當然未死！想不到這小子命還硬得很哪！」

又聞白峻的聲音傳來，道：「余三公子你走運了，今晨幫主知道你的遭遇之後，斥了少幫主一頓，並立即令白某來看你，快將衣服送上！」

余青玉這才緩緩張開雙眼，只見走廊上站着三個人，中間那個正是白峻，左首那個捧着一疊厚衣，正向自己走過來，余青玉道：「不敢勞煩三位，請將衣服放下就是！」他慢慢將脚自雪中抽出來，先活動了一下四肢，然後走過去。此際他不再覺得難爲情，就在他們面前將內外衣褲穿上，如今他心中想做的是大事，這種小事已不放在心上。

白峻笑問道：「三公子，白某有一事不大明白，你爲何可以抵受得這寒冷？該知你不曾吃過東西啊！」

余青玉道：「恰巧在下有個壞習慣，每到冬天，必以冰雪擦身，練就了不畏寒冷的皮肉，白先生有興趣，不妨也試試！」

白峻嘿嘿笑道：「三公子天賦異稟，白某怎敢效法？不過……嘿嘿，白某一向不大信邪，只怕裏面會有乾坤！」

余青玉心頭一跳，臉上不動聲息地道：「白先生這幾晚沒派人守在外面麼？難道是貴屬半夜贈我衣服？」

白峻吃了他一記悶棍，臉色甚不好看，冷哼一聲，道：「將幫主所賜之酒食放下與三公子享用！」另一個大漢立即將手上的食籃放在廳裡几上。

余青玉不卑不亢地道：「請代余某多謝貴幫主，就說大恩大德，余某沒齒難忘，並多謝他刻意栽培！」

武林人興說反話，白峻自然聽得出余青玉話中不滿之情，不過心想這紈袴子即使心有不甘，又能做出什麼事來？也沒有放在心上，冷冷地道：「三公子吃飽，便重回牢內去，今天休息一日，明日起繼續排練，屆時萬勿出差錯，否則二夫人雖有愛惜之心，恐亦保不住你！」言畢拂袖走了，只留下兩個手下。

余青玉聽他提起星星夫人，心頭又是一跳，雙頰發熱，登時侷促不安起來，唯有低頭飲食，沒想到酒菜居然十分豐盛，而且色香俱全，余青玉知道自己久餓，不能一下子吃得太多，適可而止，剩下了大半，他拭去嘴角的油漬，道：「兩位請帶路！」

一位大漢忍不住道：「奇怪，你這小子，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走吧！」這句話提醒了余青玉，他暗中提醒自己應該保持冷靜，最好仍讓人覺得自己是個窩囊廢，如此方是最安全。

牢房內一切照舊，但余青玉却突然覺得像一道枷鎖，緊緊扣着自己，大丈夫豈能可長此下去？他決定沖出這個樊牢，幹一番事業！

鐵閘「砰」的一聲關上，余青玉思想的翅膀却飛超出氣窗，越飛越高，但可惜他對蓋天幫的一切均不熟悉，即使能走出總舵大門，也不知道該走何方才安全。

他又由遠想到目前，昨夜是誰將炸鷄暗贈自己？余青玉想起白峻適才的話，心

弦猛地一動，忖道：「莫非是星星夫人？」一想到她，不知為何他內心有一股難以形喻的難受！

「不想她了！」余青玉心中唸了一句，悄悄把藏在氣窗的秘訣取了下來，如今他更清楚這是一本無價寶了，還有不如飢似渴學習之理？只可惜練功之一途，尤其是內功，最講究水到渠成、因勢導利和機緣巧合十二個字，强學猛練，未必有多大的用處。

余青玉看了一回，一陣睏意襲上心頭，不覺抱書而眠。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忽被鐵閘聲驚醒，他吃了一驚，忙將秘訣塞進被窩內，裝作剛睡醒來，轉頭眯着眼道：「吃飯啦？」

老周罵道：「做夢！中牌吃什麼飯？你好福氣，有人來看你啦！」門口走進一位麗人，却是麗萍。

「是你？」余青玉已好久未見到她，有點奇怪，連忙坐了起來。

麗萍從容地道：「幫主教我來看看你，你身體沒事吧？」鐵閘又再關上。

一提起此事，余青玉便發火了，大聲道：「沒事？你何不試試？幸虧我余氏祖宗有靈，否則早凍僵了！」

麗萍白了他一眼，輕聲道：「好像是我作弄你似的！」

余青玉噓了一口氣，道：「對不起，是我錯怪了你！嗯，許多天沒見到你，還好吧？」

麗萍點點頭，仍關懷地道：「你身體眞的沒事？」

「告訴帥英傑，歌舞準時表演，除非他那寶貝兒子再來搗蛋！」余青玉語氣仍帶點譏誚。「這你該放心吧？」

「做壽的人既不是我，要風光的也不是我，我放什麼心？你就不知道人家心裡的感受，教人吃盡委屈！」

余青玉垂首道：「我吃的委屈和苦頭也不少，今日心情不好，請您原諒！我也知道，我欠你事實太多，只不知有否機會報答你！」

麗萍忽然爬前兩步，低聲道：「三公子，我今日來其實是要告訴你兩件事的，但你得先答應我，聽了之後一定要保持冷靜，不許呼嚷，若讓外面的人聽見，你我生命難保！」

余青玉見她神情緊張，又說得嚴重，不由吃起驚來，輕輕吸了一口氣，然後道：「我答應你！」心中極担心是父母有什麼不測。

只見麗萍輕輕一嘆道：「蓋天幫要去偷襲快刀門，他們扣起你，是要令余幫主投鼠忌器，不敢派兵助快刀門！」

余青玉噓了一口氣，道：「第二件呢？」

「其實你欠人最多的不是我，是小紅，她眞可憐！」

余青玉一怔，道：「這我就不懂了，你快說清楚！」

「那一夜……你跟星星糊塗的……其實你記得清楚嗎？」

余青玉臉上倏地紅了，赧然地道：「你還問這個作甚？」

「其實那一夜跟你……燕好的不是星星，而是小紅！」

余青玉像被人插了一刀似的，倏地挺直身子，失聲道：「你說什麼？」

麗萍將手指放在嘴邊，示意他輕聲。

「而且小紅還懷了你的骨肉！」

余青玉身體猛地顫抖起來，沙着聲問道：「麗萍，你不是跟我說笑吧？我跟星星……怎會讓小紅懷有我的孩子？這……我眞不明白！」

「那一晚跟你燕好的，根本不是星星，而是小紅！你還猜不透帥英傑的陰謀？假如星星眞的與你苟且，以帥英傑之為人，還能容忍她麼？」

余青玉急道：「不是說星星被軟禁起來麼？」

「軟禁只不過暫時不見外人而已，掩人耳目！」

余青玉急問：「你怎知道這件事？是帥英傑告訴你的？」

麗萍輕哼一聲：「他怎會告訴我？是小紅告訴我的，那天晚上，她被人封住穴道，什麼也不知道，到她清醒時，天已將亮，覺得下身有異狀，但仍然想不到會出事，直至有一天，帥英傑來找星星，問她小紅知道否，星星說她尚蒙在鼓裡，帥英傑便說既然如此便暫且放過她，待過了壽辰才解決，却讓小紅無意中在窗外聽見。

「而這時候，小紅却發現自己懷了孕，再仔細推敲，覺得星星不是跟你……極可能是由她李代桃僵！」麗萍說至此，微微一笑，「原來這妮子對你還有情義，要想替你將孩子生下來哩！」

余青玉如同做了一場夢般，一時之間仍難以置信，心頭倏地記起小紅早幾天的情態，不由半信半疑，問道：「如今小紅安在？」

「她因為聽了帥英傑的話，恐怕肚子突了出來之後，必為其加害，所以已悄悄溜出去了，可惡的是星星知道之後，已派人去追趕了，只望她能脫出魔掌！」

「眞是豈有此理！想不到他們連一個女人和胎兒也不放過！」余青玉頓了一頓又問：「小紅是否已確知腹內所懷乃我骨肉？」

麗萍沉吟道：「據她對我所述，那一夜的情景，她隱約記得一點，是在一張大床上，與人歡好。但事後却以為做夢！我仔細推敲，當時可能是小紅被人封了暈穴，再暗中灌了春藥，然後送到星星香閨內，你們都服了藥，神志模糊，許多細節均難以記憶和分辨……」

余青玉咬牙道：「當時房內沒有點燈……好卑鄙的手段，帥英傑那惡賊還來乘機佔了你的身子……難怪那天小紅問我假如星星懷了我的骨肉，我要不要……」

「她是怕直接對你說，你會忍不住呼嚷起來，露出馬脚！再說姑娘家到底害羞，這種事怎好直接向你明言？」麗萍問：「你準備如何安置她？」

余青玉苦笑道：「我如今身在虎穴，好比鳥困樊籠，自身難安，尚有何能力安置她？」

「公子此言差矣，難道你意欲在此終一生？」

余青玉目光一亮，反問：「莫非你有辦法救我出去？」

「這主要得看你自己是否努力，還得

等候良機，謹慎行事！」麗萍道：「不過我認爲就算你出了此地，也得想辦法照顧小紅母子！」

「假如余某能夠出去，對她母子自然要負責，而且……」余青玉忽然有點吞吐，「如果你不嫌棄……余某斗胆也想要了你！」

麗萍雙頰陡地升起兩團紅暈，低垂着頭，道：「這個……只要公子有此心意，麗萍已感滿足！」

余青玉又歎息道：「姐姐對我之情意，青玉不是草木，豈有不知之理，再說你爲我吃盡苦頭，受盡委屈，青玉不聞不問，還算是人麼？」

「賤妾已是殘花敗柳，不堪攀折……」

「姐姐這樣說，青玉就更加慚愧了！」余青玉忽然抬起頭來，正容道：「姐姐不必多說，我自然會想盡辦法離開這裏，只恐沒有機會矣！」

麗萍道：「帥英傑做了壽誕之後，便會出兵攻打快刀門，斯時此處防守必然較鬆……」

語音未落，鐵閘又「砰砰」地被敲響。「麗萍姑娘，時間差不多了，請回去免得在下受責罰。」

麗萍低聲道：「你莫輕舉妄動，有機會我自會來通知你！」她盈盈長身，鐵閘打開，她大聲道：「請公子看開一點，明早開始，盡力排練歌舞，務須趕及廿三日表演！」

余青玉低頭道：「余某盡力就是！」麗萍出去之後，鐵閘又關上，他再度躺落地上，決定再將「練曲道氣秘訣」讀兩遍，便將它毀掉，以免留下禍根。

未幾，老周送晚飯進來，居然還有半隻鷄。「這是幫主特別照顧你的！」余青玉心中冷笑不已，吃了飯，他本想練功，奈何一閉上眼，心潮起伏，想起麗萍適才所說的話來，更是情難自已，他做夢也想不到，那一夜不是星星，而是小紅。

此舉看來有九成是其實的，則自己早前之羞愧，豈不無辜！這原來是個圈套，是個陰謀，可憐小紅無辜成爲犧牲品！

一想到此，余青玉心底又不禁泛起一陣甜蜜，料不到小紅還懷了自己的骨肉，更料不到自己會如此糊裏糊塗做了父親，只盼小紅能平安逃出蓋天幫的勢力範圍！

再想到自己無意中在風雪寒夜中練就了深厚的內功，雄心頓起，生了有朝一日要與帥英傑一爭長短之志！

這一夜，余青玉輾轉難以入睡，最後索性坐在地上練功，靜坐了好一陣，方能屏息雜念，進入忘我境界，不久天已亮了，天窗射進一道微光，余青玉打開秘訣小册默誦起來。未待他看至最後一頁，外面已有脚步聲，忙將秘訣收起，縮進被窩內佯睡。

今早的點心十分精緻，還有一碗鹵麵，余青玉吃飽之後，便有人著他到西院，到院外隔遠便見到楊秋潭在跟譚勝說話。譚勝只一味對著他傻笑。余青玉大驚道：「楊秋潭，你不知道他變成白痴了麼？還逗他作甚？」

楊秋潭神色有點異樣，期期艾艾地道：「三公子，小的跟他玩……」

「玩，你還忍心逗他玩！」余青玉大聲道：「以後不許你作弄他！」

楊秋潭嘴角冷哂。「小的覺得他很可憐，又沒有人陪他說話，所以才與他玩玩，三公子，難道這也不對？瞧不出你心腸還眞硬！」

余青玉一時語塞，那帶路的大漢道：「余青玉，你自顧不暇，還管得了別人？快走！」余青玉低頭隨他跨進西院，楊秋潭望着他的背影，冷笑不已。

那些歌伎早已到了，果然不見了小紅，他故意問道：「小紅姑娘呢？」

一個歌伎低聲道：「小紅姐不知爲何偷跑了，以後也不會回來了！」

余青玉暗吃一驚，問道：「找到她沒有？」

那大漢冷笑道：「你兀地關心她！找到她，她也不可能再來，犯了本幫的幫規，豈輕饒得了？」

余青玉故意再問：「這次本要依靠她協助我授舞，日子迫在眉睫，能不關心？她犯了什麼幫規？」

那大漢道：「她偷偷溜掉，便犯了本幫幫規第十五條，抓回來也得坐三五年牢……三公子，我勸你還是開始吧，別再說廢話，浪費時間了！」

余青玉問不出什麼，只好悉心傳授歌舞，並主動要求加長練習，每晚練至戌牌時份方回去。日月如梭，眨眼已是臘月廿二日，來祝壽的武林人逐漸多了，由於人多沒法安排安當，還有一部份人投宿客棧，蓋天幫內外張燈結綵，上下人等均忙碌着。

余青玉到這一天，還得排練，幸而那些歌伎和舞伎，亦知是次表演之重要，一個不好，隨時有殺身之禍，因此練來十分認眞，到下午已基本上合乎余青玉的要求，余青玉遂向白峻要求讓她們回去好好休息，養精蓄銳，應付明日之表演，白峻十分狡猾，輕笑道：「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你說怎樣，白某就怎樣辦，功過均與白某無關！」

余青玉道：「先生不用將責任全推乾淨，她們排練的情況，你是清楚的，奈何日子過於緊迫，即使偶有失手，亦值得原諒！」

「白某將會把你所說的話，轉告幫主！」白峻道：「你們都聽見吧，回去便得好好休息，方免辜負余公子的期望。好，散了吧！三公子，待白某親自送你回去！」

「余某實不敢當！」

「三公子這樣說便是看不起白某了！」白峻一把拉着他走出西院。余青玉暗中嘀咕，不知他何故無事獻殷勤。白峻忽然含笑問道：「時近年關，三公子可曾想過要回家團聚？」

余青玉暗道：「原來是來試探我的！」當下擺出一副無可奈何之色，道：「想又如何？難道貴幫主肯放余某回家？做人還是踏實一點的好，絕無可能的事，思之無益，反添煩惱！」

「三公子倒是個豁達的人，白某佩服之至！」白峻轉頭望着他。「三公子不會求過幫主，又怎知他絕不會放你回家省親？」

（未完．七）

**上文提要：**小仙賭骰技術輸給臭小子，偵查多多的踪影無下落，其實是被翁明山兄妹綁票，自己雙親又被蒙面人綁票勒索，由番僧作爲仲裁人談條件，眞是事事不如意……自大贏了小仙的賭注，又想强佔多多爲妻，不讓翁師弟染指，人細鬼大，點子甚多，三師兄妹又來個密議，以多多作爲要脅，聯合錢四海，要將白吃教鬥垮，取而代之……

新派風趣俠情倫理連載／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 好馬不吃回頭草

## 白馬寺單刀赴會　帝王塚走板荒腔

「就是洛陽人氏。」小二哥道。

「多大年紀？」大笨牛問。

「跟公子差不多。」

「漂不漂亮？」

劉媒婆搶先道：「漂亮，漂亮，如天女下凡，美得冒泡兒。」

阿郎道：「是否可以相一下親，先友後婚？」

劉媒婆笑口大開的道：「可以，當然可以，人家姑娘已經擺好一桌酒席，正在恭候四位大駕光臨。」

小和尚空空道：「好啊，不吃白不吃。」

皮蛋拉一下大笨牛，道：「最難消受美人恩，走啊！」

大笨牛却傻呼呼的楞住了，可惜來得的突然，這小子有點受寵若驚，適應不良，支支吾吾的道：「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我要考慮考慮。」

皮蛋道：「你考慮什麼？」

「俺是怕會吃虧上當。」

「一個大男人，會吃什麼虧？上什麼當？」

「很難說，譬如幹『午夜牛郎』的勾當，就會破壞形象。」

「渾球，現在只是相親，距離那檔子事還遠得很。」

「不，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不能再重蹈覆轍。」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被阿嬌休夫的事，大笨牛創傷仍在，記憶猶深，不免心存顧忌，未敢掉以輕心。

阿郎冷言冷語道：「媽的，男子漢、大丈夫，就算被女人强姦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怕什麼？」

皮蛋道：「是嘛，誰怕誰呀！」

小和尚空空道：「不敢去的就不是男人！」

你一言，我一語，激起了大笨牛的豪情壯志，吼道：「好，就算是女王蜂，蜘蛛精、龍潭虎穴，俺大笨牛也要闖上一闖，走！」

「走！」

一行六人，在劉媒婆、小二哥的引領下，離開小跨院。

*　*　*

酒宴設在二樓。

二樓女老闆的香閨內。

好漂亮，鵝黃色的地毯，配以粉紅色的牆壁，復以無數的壁飾點綴其間，小客廳的四角，擺着四盆盛開的花，芬芳撲鼻，香氣四溢，在一盞特大號的玻璃燈照射下，充滿羅曼蒂克的氣息。

酒菜已端整齊備，都是大笨牛喜歡吃的山珍海味，醉仙樓最拿手的招牌菜，熱騰騰的還冒着氣。

現場只有一個人。

不是女主人，而是醉仙樓的掌櫃的。

老闆要相親，請客，身爲夥計頭的他，自然義不容辭的要親自出馬招待，伸手作勢，客客氣氣的道：「坐，請坐，請上坐！」

大笨牛是主客，被請上大位、皮蛋、空空在左右相陪。

張小仙環顧一眼，道：「怪事，客人

已到，怎麼主人反而缺席？」

掌櫃的笑容可掬的道：「我們老闆正在化妝。」

小二哥添了一句：「化妝也是一種禮貌。」

劉媒婆道：「我去請，我去請！」扭着腰，一搖一擺的走進與客廳相連的一間房內。

阿郎忽然想到一件事，道：「掌櫃的，剛才在樓下飯莊時，你們老闆似乎還沒有請客的意思。」

掌櫃的道：「是我們老闆發現大笨牛公子後，臨時決定的。」

皮蛋神秘兮兮的笑笑，道：「毫無疑問，貴老闆很中意大笨牛？」

掌櫃的正容道：「那當然，中意得不得了，不然怎會主動的請劉媒婆來做媒？」

眞是運氣來時牆也擋不住，大笨牛做夢也想不到，自己也會當主角，挑大樑，遇上這種美事，不禁有點暈陶陶的、飄飄然的，彷彿喝醉了酒。

皮蛋調侃道：「大笨牛，緊不緊張？」

大笨牛搓着手，道：「好像有點。」

小和尚空空道：「不要緊，做做深呼吸就會好的。」

大笨牛傻笑道：「已經做過好幾次，無效。」

皮蛋道：「由此証明，你心裡一定有鬼。」

大笨牛道：「有什麼鬼？」

皮蛋道：「有急於想成親討老婆的鬼，故而患得患失。」

大笨牛頻頻頷首道：「好像是的，好像是的。」

阿郎道：「想討老婆不難，今天不成，明天叫劉媒婆再介紹一個。」

大笨牛道：「再介紹一個，會不會也是有錢的女老闆？還有，洞房花燭夜的滋味畢竟如何？」

張小仙是過來人，形容的恰到好處：「爽啊，爽啊！」

皮蛋望了掌櫃的一眼，道：「你還沒有說，貴老闆尊姓芳名？」

「來啦，來啦！」

掌櫃的來不及開口，劉媒婆的嗲聲已起，當先踏出房門。

在她的身後，緊跟着一位身穿寶藍色滾邊宮裝，足履繡花緞鞋，頭戴金釵玉簪，全身充滿珠光寶氣的大姑娘。

姑娘的穿戴全是一流的，却無法掩蓋她高頭大馬，虎背熊腰的體態。

胭脂花粉，沒有用掉四兩，最少也有二兩半，但仍然無法徹底改變她那一張黑而粗的臉。

如果是男性，看上去像一條漢子。

可惜她是女人，缺少女人味。

一個缺少女人味的女人，通常是得不到男人的青睞的。

而且，彼此一照面，大笨牛就認出來了，脫口驚呼道：「阿嬌！」

這眞是寃家路窄，當年大笨牛賭場失利，不得已將新婚尚未圓房的妻子押給了賭場老闆，幸經阿郎出面代賭，又將新娘子贏回來，奈何阿嬌已經傷透心，再也無法破鏡重圓，當場給了大笨牛一張休書，將丈夫休掉。

詎料，峯迴路轉，柳暗花明，阿嬌又主動的找上了大笨牛。

還賺了大錢，發了大財，當上了醉仙樓的女老闆，已非昔日村婦村姑。

阿嬌表現的落落大方，福了一禮，落坐在大笨牛的對面，笑盈盈的，也嬌滴滴的道：「不錯，正是奴家阿嬌，虧你還認得我。」

大笨牛暗喊了一聲「衰！」，道：「當然認得，像妳這樣特大號的女人，並不多見。」

阿嬌含情脈脈的望着他，道：「阿牛，你果然是個有情人，也是有心人，總算不枉費我對你的一片痴情。」

大笨牛報以一聲冷笑，轉變話題道：「阿嬌，妳好像發財啦？」

阿嬌一面招呼大家喝酒吃菜，一面得意洋洋的道：「不是好像，而是眞的發了財，發了大財啦。」

「怎麼發的！偷的？搶的？還是賣──」

「都不是，是發了天財。」

「天財？什麼叫天財？」

「事情是這樣的，我們分手後不久，我爹和我娘，突然得了一場怪病，不出三天便相繼過世，我這個獨生女，實在捨不得離開兩位老人家，於是，決定安葬在後院內，以便隨時焚香膜拜。」

「這和天財有何關係，別扯太遠。」

「有關係，關係密切，因爲就在挖掘墓穴的時候，無意中發現一大批金銀財寶。」

「哦，原來如此，算妳是走狗屎運。」

「運氣的確很好，使我一夜致富，也因而改變了我的一生，不但開始學文習武，並且試着向各方面去投資做生意。」

皮蛋驚訝道：「阿嬌，妳還有別的事業？並非僅僅醉仙樓一家？」

站立在阿嬌身後，一名叫小玉的俏丫頭代答道：「我們小姐的事業多得很，醉仙樓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劉媒婆趁機猛拍馬屁：「小玉姑娘的話一點也不假，阿嬌小姐現在是全洛陽最富有最有身價的單身女郎。」

阿郎聞言臉色一變再變，舉起一杯酒來，朝阿嬌一照，道：「阿嬌，恭喜啊，乾！」

「乾！」

阿嬌爲人豪邁，有男兒風，舉杯一飲而盡。

也很熱情，頻頻的招呼大家喝酒用菜：「吃啊，喝啊，人生難得幾回醉，何妨大醉一場。」

敬了皮蛋，又敬空空，回過頭來再敬阿郎，以一對三，連乾了九杯酒，仍面不改容。

阿郎道：「好酒！」

皮蛋道：「好菜！」

小和尚空空道：「人也不賴，熱情又豪爽！」

大家都吃得痛快，喝得爽。

大笨牛却滴酒未沾。

甚至也不曾吃一口菜。

張小仙奇道：「大笨牛，怎麼不喝酒？」

大笨牛一臉茫然的道：「不想喝。」

皮蛋楞道：「那就吃菜吧。」

大笨牛搖頭道：「也不想吃。」

空空笑道：「秀色可餐，美人如酒，大概是看到阿嬌小姐後，大笨牛堂主就酒足飯飽啦。」

大笨牛索性閉上了嘴，不說話了。

一向貪酒好吃的他，這事頗不尋常。

在他的一生中，可能是破紀錄的一次紀錄。

張小仙道：「阿嬌，本教主再一次恭喜妳，金錢、事業、地位都有了，不知下一步作何打算？」

阿嬌輕輕的歎息一聲，道：「此刻，最大的願望是，想找一個人與我共享榮華富貴。」

皮蛋直接了當的道：「也就是說，想找一個如意郎君？」

阿嬌羞答答的微頷粉臉，垂頭不語。

西門小仙明知故問：「找到了沒有？」

阿嬌嬌羞不勝的指指大笨牛道：「就是他嘛。」

小和尚空空逗笑道：「大笨牛堂主今天可能那一條筋不對勁，似乎不大情願，我看這樣吧，不如請劉媒婆給你再介紹一個。」

阿嬌却死心眼：「不，海可枯，石可爛，我阿嬌非他不嫁！」

「哼！」大笨牛回報一聲冷哼，多一個字也不肯說。

阿嬌聽得一呆，道：「阿牛哥，你不願意跟我吃香的，喝辣的，共享榮華富貴？」

大笨牛的答覆乾淨俐落：「哼，好馬不吃回頭草，就算天下的女人死光，我大笨牛也不會要妳這個潑辣貨。」

這話語氣太重，大夥以爲阿嬌一定會大發雌威。

孰料，她居然沒有生氣，心平氣和的道：「我知道，對過去的事，你仍記恨在心，念念不忘，小妹願在此說一聲失禮，說一聲對不起。」

「晚了，晚了，太晚了，就算你跪在地上喊爺爺也不可能破鏡重圓。」

「阿牛，你好沒良心啊，自從那件事情發生後，人家好恨好悔，一直沒有把你忘記。」

「我却早就把妳忘記了，忘得一乾二淨。」

「阿牛，其實在名義上，我們現在仍是夫妻，鏡子並沒有破。」

「放屁，早就破啦，破成粉，破成灰，打從妳『休夫』的那一刻起，我們的關係便告完全終止。」

「小妹現在收回成命，我們便可以重圓。」

「做夢，潑出去的水無法收回，碎成粉的鏡子也無法重圓！妳我之間的事，早如大江東流，一去不回頭。」

「莫非你已另結新歡，娶了別人？」

「沒有，一個人吃飽，老子還是光棍一條。」

「阿牛哥，既然君未娶，奴未嫁，我們還可以重新開始，先友後婚。」

「妳想得倒美，還是那句老話，好馬不吃回頭草！」

一個是舊情復燃，希望重溫舊夢。

一個則郎心如鐵，不肯重拾舊歡。

兩個人的話都說僵了，場面僵住。

阿郎連忙出面打圓場：「大笨牛，阿嬌既已回心轉意，而且家產億萬，事業有成，俗語說得好：娶一個有錢的老婆，勝過自己奮鬥三十年，深盼能重新考慮。」

「不必！」

皮蛋一怔，道：「阿牛，這種好事，可是千載難逢，別人打着燈籠也找不到，盼你三思！」

「不要！」

小和尚空空道：「是嘛，是嘛，只有白痴和笨蛋，才將現成的富貴往門外推。」

「再見！」

大笨牛牛性大發，一概不聽，三句話總共才說了六個字，見字出口，人已離桌而起，怒沖沖的向門外奔。

掌櫃的、小二哥想攔也攔不住。

劉媒婆、小玉想拉也拉不住。

阿郎、皮蛋、空空詫愕間，已經到了門口。

「站住！」

如河東獅吼，如九天雷鳴，充滿了無限的威嚴，也充滿了一股令人無法抗拒的力量。

出自阿嬌之口，人已應聲站起。

怒目暴張，濃眉倒豎，大牙緊咬，一臉煞氣，阿嬌惱羞成怒，心火大發，潑辣的性子又狂起了，看那聲勢，委實嚇人，連阿郎、皮蛋等人皆心驚肉跳，爲之倒抽一口寒氣。

大笨牛嚇一跳，霎時彷若落地生根，又似被人抱住雙腳，情不自禁的停下來。

嘴巴還是很硬，一扭頭，吐出來兩個字：「幹嘛？」

阿嬌聲色俱厲的道：「大笨牛，我警告你，別給臉不要臉，你要我，是你的老婆，不要我，還是你的老婆，告訴你，今生今世，我阿嬌是嫁定你了。」

大笨牛冷聲道：「哼，從來沒見過像妳這麼厚臉皮的女人。」

阿嬌以命令的口吻道：「少打岔，祖奶奶還有話要問你。」

「有屁快放。」

「我問你，我們是不是曾經正式結過婚？」

「不假。」

「到現在爲止，亦未正式離婚？」

「是事實。」

「你也沒有休妻？」

「嗯。」

「如此，我還是你的老婆，你還是我的老公！」

「放屁，老子雖然不曾休妻，妳這個婆娘却已經休夫，我們的婚姻關係早已不存在。」

阿嬌突然上前數步，往大笨牛面前

一站，指着他的鼻尖道：「你說祖奶奶已經把你休了？」

大笨牛理直氣壯的道：「難道不是？」

「有何爲證？」

「有休書爲証。」

「拿來！」

「拿什麼？」

「休書！」

「這——」

「拿不出來，是不是？」

「妳知道，休書早就撕啦。」

「胡說，老娘根本沒有寫過休書，是你信口開河，惡意遺棄！」

大笨牛拿不出休書來，阿嬌翻臉不認帳，乘勝追擊：「換句話說，我們現在還是一對合法的夫妻，我要求你履行同居的義務。」

事情變化多端，高潮迭起，阿嬌詞鋒犀利，步步爲營，可憐的大笨牛本來是受害者，現在却倒轉過來，由原告打成被告，反而背上了棄老婆的罪名。

大笨牛氣急敗壞的道：「妳說什麼？要我履行同居義務？」

阿嬌嬌聲道：「我們今天晚上就可以補辦一次洞房花燭夜。」

「休想，老子寧願去逛窰子。」

「你要是胆敢跟別的女人胡來，老娘就告你妨害家庭。」

「妳去告吧，再見！」

「站住，不許你走，否則，休怪祖奶奶會到處宣揚，『警告逃夫』！」

「隨妳的便，不要妳就是不要妳，好馬絕對不會吃回頭草，再見！」

彼此南轅北轍，事情愈弄愈僵，阿郎忙道：「大笨牛，別走，喝口酒嘛。」

「不喝！」

皮蛋道：「吃口菜也成，好好吃啊。」

「不吃！」

小和尚空空道：「酒是陳年女兒紅，菜是山珍海味，都是你喜歡的東西吔，不吃白不吃，只有二百五才甘願餓肚子。」

「老子去吃陽春麵！」

這小子蠻性格的，牛性一發，誰的話也聽不進去，空空餘音未落，已頭也不回的下樓去了。

他是主客，大笨牛這一走，阿嬌差點沒氣死，皮蛋、空空、張小仙那還有心情再大吃特喝，匆匆塞飽肚子，告辭而出。

* * *

回到小跨院，堂屋內已有人候在那裡。

是波羅門主阿巴達，與獨臂長老哇加西。

張小仙甚覺納悶，驚問道：「咦，兩位怎知本教主在此？」

阿巴達起身笑說：「不敢隱瞞師曾祖，是蒙面人的爪牙探知的。」

皮蛋道：「媽的，這個老小子這麼厲害？」

獨臂長老哇加西肅容道：「厲害啊，此人手下高手如雲，密探四佈，爲了西門大俠與公孫女俠的安全，最好不要蠻幹。」

是忠告，也是警告。

阿郎心頭一震，道：「掌門人，見到那個老小子了吧？」

波羅門主阿巴達道：「見到了。」

「他怎麼說？」

「答應跟西門教主當面談。」

「何時？」

「今夜子時。」

「何地？」

「城東，一座迎恩寺，知道吧？」

「知道。」

「寺後，有一片樹林子，去過嗎？」

「沒有。」

「約會的地點就在林內一棵最高的老松下。」

「這好找，本教主一定準時赴約。」

「蒙面人要求張教主單刀赴會。」

「本教主也希望他將家父家母帶來。」

「話已傳到，倘若談判成功，應該可以見到才是。」

二番僧匆匆的來，話一說完，隨即匆匆離去。

送走了阿巴達、哇加西，大笨牛才邁着方步踱回來。

這小子是個樂天派，一面打嗝，一面還哼着小調，方才的惱怒似已拋入九霄雲外。

阿郎關心的問：「吃飽了？」

大笨牛道：「嗯，一下子幹了五碗陽春麵。」

皮蛋說風涼話：「傻瓜，放着不要錢的大餐不吃，去吃陽春麵。」

小和尚空空亦道：「可不是嗎，放着人財兩得，現成的大老爺不幹，情願被阿嬌『警告逃夫』！」

大笨牛答得妙：「君子有所爲，有所不爲！」

「有學問！」

「有志氣！」

「讚！」

這是三人對大笨牛的一致評價，對他刮目相看，也因而未再提起阿嬌的事。

將焦點集中在蒙面人的身上，返回堂屋，開起圓桌會議來，以期在兵不血刃的情形下全勝而歸。

* * *

洛陽城東。

迎恩寺後。

果然有一大片樹林子。

林木深處，一松高聳入雲，如鶴立雞羣。

老松樹下，有一塊約莫三四丈方圓的空地。

這就是蒙面人指定的會面之處。

好地方，四面林木茂密，既便於埋設伏兵，亦易於抽身退走，由此也可以証明，蒙面人足智多謀，絕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子時未到，白吃教主張小仙便匹馬單槍的來到這個地方。

不愧爲是一個聰明人，多瞭解一下現場的環境，便可以增加一分致勝的把握。

一雙明亮的眸子，滴溜溜的朝四下裡一掃，驀地探手一摸鏢囊，刷！的一聲，朝面前的樹梢射出一把「霸王釘」。

這是他的成名暗器，强勁有力，疾如閃電，樹上馬上有了反應，驚走幾雙宿鳥，也驚動了一個人。

動作飛快，身手不凡，只見他雙袖一抖，兜住了一篷霸王釘，凌空「大鵬展翅」，再變「天馬行空」，最後一式「乳燕投林」，輕飄飄的落在老松樹下。

是黑衣蒙面人。

嘩啦啦的，將霸王釘往地上一倒，蒙面人語冷如冰的道：「張教主好霸道的暗器。」

阿郎同樣爲他的表現吃驚不小，道：「閣下的身手也不凡，超人一等。」

蒙面人嘿嘿冷笑一聲，道：「不知小友爲何猝然對大樹攻擊？」

「本教主不喜歡腹背受敵，四面楚歌。」

「難道你不怕，令尊令堂就被老夫藏在樹上？」

「你不是傻瓜，十丈之內，只有伏兵，不會有人質。」

「張教主果然是個聰明人，佩服，佩服。」

「別打哈哈，本教主想知道，家父家母現在何處？」

「就在附近不遠。」

「多遠？」

「這你無須知道。」

「本教主想先見二老一面。」

「該見的時候，老夫自會讓你們見面。」

張小仙臉色一沉，道：「老匹夫，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蒙面人兩道冷峻的眸光，一瞬不瞬的盯着阿郎，道：「老夫先要確定，娃兒是否當眞單刀赴會？」

「一切皆照着閣下的要求來辦。」

「包括傳授老夫大悲三絕招，抄寫一份波羅札記？」

「可以攷慮，但要先見到家父家母之後才能作最後決定。」

「西門豪與公孫鳳活得好好的，毫髮未損。」

「毫髮未損嗎？」

「啊，對了，少了一根小指，無傷大雅。」

「哼，你說得倒輕鬆，見不到二老，本教主不準備再談下去。」

「別忙，待老夫清場後，自會叫你們見面的。」

「清場？清什麼場？」

「老夫跟小友一樣，也不喜歡腹背受敵，四面楚歌。」

言語中，俯下身來，莫名其妙的撿起他自己棄置於地的霸王釘來。

阿郎道：「閣下早到，應該已經清理完畢。」

蒙面人道：「老夫也是剛到不久，有一處地方尚未清理。」

理字甫出，雙手齊揚，數十枚霸王釘，照準他頭頂的老松樹電射而出。

阿郎睹狀大駭，暗道：「慘啦，慘啦！」

* * *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阿郎絕不會爲了一棵老松，或是幾隻宿鳥驚惶失措。

因爲，他此來並非單刀赴會，除留下小和尚一人在醉仙樓亂人耳目外，皮蛋與大笨牛皆來到現場。

就在這棵老松樹上！

只是一支伏兵，備而不用，阿郎的計劃是，除非萬不得已，或者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絕不可輕舉妄動，打草驚蛇。

沒料到，蒙面人會猝然施襲，令阿郎驚駭不已。

所幸，皮蛋、大笨牛眼明手快，將襲上身來的霸王釘悉數接住。

其餘的則令其四處亂射，一時宿鳥驚飛，落葉紛紛，二人藏身之處，枝葉繁茂，夜晚光線又差，雖說武人目明，依然看不出任何端倪來。

却使皮蛋嚇出了一身冷汗，以「蟻語傳音」的方法頻呼：「好幸運，菩薩保佑，差一點就要去摸閻王爺的鼻子了。」

大笨牛亦以「千里入密」之法嚷嚷道：「糟啦，糟啦！」

「什麼糟啦？」

「俺要撒尿。」

「忍一忍吧。」

「忍不住呀。」

「上樹之前，爲何不尿？」

「事情太忙，給忘記啦。」

「媽的，那來這麼多尿？」

「皮蛋，你不知道，麵攤的老頭偷工減料，五碗陽春麵，少說也有三碗半的湯。」

「無論如何，你非忍不可。」

「剛才還可以憋，現在憋不住了。」

「爲什麼？」

「被霸王釘一嚇，『水庫』已經崩潰。」

皮蛋定目一看，可不是嗎，大笨牛的褂子濕了一大片，「水龍頭」裡的尿仍在源源不斷的湧出。

五碗陽春麵裡的湯湯水水數不在少，一條褂子如何能吸收得了，尿液順着褲管，點點滴滴的流出來。

流在樹幹上，濺起來，變成了毛毛細雨。

眞巧，奇準無比的落在蒙面人的頭上。

很快，蒙面人的頭套便被尿濕了。

摸摸頭套，猛一抬頭，喃喃自語道：「下雨了？」

阿郎嚇一跳，以爲是皮蛋或大笨牛受了傷，流了血，及見顏色不對，這才放下心來，伸出手掌比劃一下，隨聲漫應道：「嗯，是在下雨了。」

蒙面人發覺情況不對：「怪事，樹下怎會有雨？」

阿郎隨機應變道：「大概是露水吧。」

「不對，露水不可能這麼多。」

「可能是受到震動，所有的露水全部下來了。」

「味道有點怪，鹹鹹的。」

「百年老樹，自然五味雜陳。」

「邪門，還帶有尿臭味。」

舔一舔嘴唇，立告恍然大悟，倏地雙臂一抖，彈身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朝皮蛋、大笨牛藏身之處射去。

「殺！」

「殺！」

「殺！」

行藏已敗，一不做、二不休，三條人影，三聲吼，阿郎由下而上，皮蛋、大笨牛由上而下，三個人聯手合擊，欲將蒙面人生擒活捉。

他們認爲，只要將蒙面人擒在手中，就不愁救不出阿郎的爹娘來。

可是，他們忽略了一件事，由於沒有制人死命的打算，故而未盡全力，因此給了蒙面人一個死裡逃生的機會，一見苗頭不對，猛一個大迴旋，連翻了十二個觔斗，落腳處已在空地對面的樹梢頭。

蒙面人餘悸猶存的道：「小雜種，你好卑鄙，也好大胆，這筆帳老夫會從西門豪、公孫鳳的身上討回來。」

阿郎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落地道：「誤會，誤會，此事純粹是誤會。」

「分明是你用心不良，企圖以多爲勝，壓根兒就沒有談判的誠意，那裡是誤會。」

「伏兵只是備而不用，以防萬一，是閣下自找麻煩，談判之門仍然未閉。」

「在目前這種情形之下，老夫不準備再談下去。」

「莫非你不想再學大悲掌，要波羅札記？」

「當然想要想學，但不是現在。」

「什麼時候？」

「老夫自會另作安排。」

「什麼地點？」

「到時候自然會通知你。」

「老匹夫，別忙走，我們再——」

「再見！」

「且慢，本教主還有一句話要請教。」

「說。」

「有一個臭小子自大是不是令高足？」

「張教主怎會有這種想法？」

「因爲你們的嗜好相同，對別人的手指頭很有興趣。」

「不是！」

「眞的！」

「蒸的？還煮的呢，信不信由你！」

邊說邊走，疾展絕頂輕功，話至此處時，人已踏月而去，張小仙想追趕已是無及。

追上又怎麼樣，雙親在人家手中，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阿郎恨得牙癢癢的，跺脚道：「剛才是怎麼回事，誰撒尿啦？」

大笨牛誠恐誠惶的道：「是我，我啦。」

張小仙怒不可當的道：「你娘，什麼時候不好撒，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撒尿。」

大笨牛自知理虧，縮着脖子，彷若是人家的小媳婦，結結巴巴的道：「吃了五碗——陽春麵，水份太多——憋不住——又被那個——老小子嚇一跳——所以就尿出來啦！」

通！阿郎結結實實的給了他一個爆栗子，罵道：「哼，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你他媽的依然牛性難改，阿嬌看上你，是她瞎了眼，也是你八百年前修來的福，還高傲，換了別的女人，給人家洗三角褲人家也不一定會要你。」

＊　＊　＊

洛陽乃四大古都之一，古蹟甚多。

白馬寺的北面山上，有不少古時帝王的陵寢。

此處，就有一座帝王陵墓，佔地極廣，雖然禁不起歲月的摧殘，已殘破不堪，依舊可以看出當年雄壯宏偉的輪廓。

陵墓的下方，正有五個人，踏着殘陽，往上走。

依次是大刀錢四海、錢大進、錢純以及翁明山、翁明珠兄妹。

翁明山與錢純純的感情進步神速，手拉着手，肩並着肩，依依偎偎，卿卿我我，千言萬語，濃情蜜意，盡在不言中。

錢大進顯然受了感染，對翁明珠道：「翁姑娘，我們也做個朋友吧？」

翁明珠的反應很冷淡：「我們老早就已經是朋友了。」

「我是說更進一步，男女之間的那種朋友，」伸手拉住了翁明珠的柔荑小手，揉一揉，道：「就像令兄跟我妹妹那樣。」

翁明珠心如止水，回應全無，反將自己的玉手抽回來，歛然一笑，道：「對不起，明珠恐怕會令你失望。」

「怎麼？妳已經有了意中人？」

「可以這樣說。」

「不知這位幸運兒是誰？」

「你不認識。」

「說出來以後就可以認識了。」

「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

談話至此，距離陵墓已近，翁明山緊走幾步，來到錢四海身邊，道：「世伯，前面那一座墳墓，就是我那位朋友的朋友指定的會面地點。」

錢四海道：「好，咱們先上去看一下地形。」

翁明山的嘴角露出一絲獰笑，止步道：「不，明山的朋友特別交代，只許世伯一人獨自前來。」

明珠一揚柳眉兒，補充道：「否則，那位朋友的朋友可能不會現身談判。」

錢四海愕然一楞，卓立原地沉聲道：「此人的規矩還眞不少。」

翁明山招招手，對錢家兄妹道：「你們就到此爲止，下山回家吧！」

小辣椒錢純純道：「可是，留下家父一人在此，小妹實在放心不下。」

翁明珠笑盈盈的道：「世伯的雙龍抱月刀天下無雙，怕什麼？」

馬屁拍得不愠不火，恰到好處，激起了錢四海的干雲豪情，舞動一下手中的雙龍抱月刀，發出陣陣刺耳的嘯聲，朗聲道：「大進、純純，爲了多多的安全，姑且照着他們的要求做，回家去吧，憑爲父手中的這一把刀，任誰也不敢把我怎麼樣。」

聽老爸這樣一說，錢大進、錢純純心下稍寬，亦未再多言，跟着翁明山、翁明珠下山而去。

大刀錢四海則獨自一人，來到陵墓之前。

＊　＊

墓前無人。只有荒草亂石。

等了許久，等來一個身穿紅衣，頭上留着一撮朝天辮的娃兒——臭小子自大。

自天生年事尚輕，童心未泯，仍是小兒心性，玩性甚重，眼見墓前排列着無數石翁仲，石獅石馬，一時興起，騎騎這個，摸摸那個，甚至還在一尊石翁仲的頭上撒了一泡尿。

然後，坐在另外一尊石翁仲的頭上，蹺起二郎腿，悠哉悠哉的望着夕陽晚霞，哼起諸葛亮的空城計來：「我正在城樓觀山景，耳聽得司馬懿他發來了兵——」

荒腔走板，根本不搭調，他自己也覺得很無趣，唱沒十句，便自動停下來，道：「喂，要大刀的老頭，你在幹嘛？」

大刀錢四海一怔，愛理不理的道：「等人。」

「等什麼人？」

「老夫不知道。」

「哈哈，這可鮮，連等的人是誰都不知道，居然也會痴痴地等。」

「是老夫一位世侄的朋友的朋友。」

「嗨，亂七八糟的，這多麻煩，乾脆說一句，是公的還是母的？」

「大概是個男人吧。」

「老的或是少的？」

「這就不清楚了。」

臭小子自大是個捉狹鬼，故意開錢四海的玩笑，敲打着自己的腦袋，逗笑道：「老頭，我看你的頭腦一定有問題，乖，下山吧，你家的人說不定正在等着『爸爸回家吃晚飯。』」

錢四海氣得吹鬚瞪眼睛，但對方年紀實在太小，又不便發脾氣，只好强自忍下來，閉上嘴巴，不再吭氣。

自天生也沒有開口，仍舊坐在石翁仲頭上。

錢四海則選了塊平整的祭石坐下來，四下張望。

一老一少就這樣耗着，始終沒見有第三人出現。

自大久久不去，錢四海甚爲納罕，道：「娃兒，你還不回家吃晚飯？」

臭小子自大道：「已經吃過了。」

「吃過飯也不宜在荒山古墓逗留太久呀。」

「我在等人。」

「等誰？」

「一個姓錢的老頭。」

「姓錢？叫什麼？」

「叫錢四海，大刀錢四海，一個糟老頭，刀法很爛的一個糟老頭。」

錢四海聞言，腦袋嗡！的一聲，好像被大炮轟到，呼地一躍而起，指着少年自大道：「難不成你小子就是明山的朋友的朋友？」

臭小子自大保持原來的姿勢不變，嘻皮笑臉的道：「差不多八九不離十吧。」

「老夫錢四海，娃兒何人？」

「乳名自大，學名自天生，臭小子是我的外號。」

「我兒多多當眞在你手裡？」

「如果不在，本少爺憑什麼跟你談判。」

「多多現在的情況如何？」

「很好，很好。」

「你們沒有把她怎麼樣吧？」

「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老頭，就算多多變成二手貨，倒霉的是張小仙，你操什麼心。」

「說，你們有沒有把多多怎麼樣？」

「現在還沒有。」

「你們這個集團一共有多少人？誰是頭頭？」

「不多，領導人正是小爺爺我。」

「什麼？你是領導人？」

「信不信隨你的便。」

「你姑妄言之，老夫姑妄聽之，有什麼條件，娃兒直管開出來。」

「此時此地，本少爺不想談條件，也不是爲此而來。」

「那你約老夫來此作甚？」

「想向錢老頭你借一樣東西。」

「借什麼東西？」

自天生撥弄一下胸前的人指項鍊，道：「借一節小指，以充實咱家的人指項鍊。」

錢四海猛然想起日前女婿阿郞所說的話，丐幫司徒幫主就是被他斷去一節小指，因而，再也不敢有絲毫輕敵之心，抖一抖雙龍抱月刀，發出一陣龍吟虎嘯之聲，道：「臭小子，只要多多能平安無事回到老夫身邊，錢某願奉送你一節小指。」

自大却不領情，傲然言道：「橋歸橋，路歸路，香蕉不是紅豆冰，糟老頭，請勿混爲一談。」

「假如老夫堅持，兩件事非一次解決不可？」

「媽的，老鼠跳秤盤，別自抬身價，此事權在小爺，由不得你。」

「好狂的雛兒，看刀！」

話已說絕，已無轉圜的餘地，錢四海猛一掄雙龍抱月刀，挽起一片狂濤，照準臭小子所坐的石翁仲頭頂劈過去。

他這一把刀，在武林中可是大大地有名，重三十斤，連柄長可丈二，刀鋒形狀如彎月，刀背上盤着兩條栩栩如生的龍，故名雙龍抱月刀。

刀法尤其精純絕妙，使起來虎虎生威，江湖上的宵小鼠輩，莫不聞刀喪膽。

可是，却奈何不了臭小子，一刀斬空，自大原式不變，跳坐到另一尊石翁仲上，錢四海再攻一刀，由上向下砍。

轟隆隆的一聲響，沒有砍到人，砍到石頭，金石交鳴，火花四濺，一尊堅硬如鐵的石翁仲，被大刀錢四海硬生生的劈去一大半。

臭小子好妙的身法，一晃便在三丈開外，騎在一隻石獅子身上。

以挑戰的口吻道：「有胆就來！」

「找死！」錢四海怒貫髮梢，刷！刷！刷！連攻三刀。

然而，刀在上面，自大在下面，刀在左，自大在右，三刀攻畢，石獅子已面目全非，却不曾沾到臭小子的半點邊兒。

「老頭，本少爺要反攻啦。」

「臭小子，有種的直管來！」

出刀如電，金風貫耳，幻化出萬道刀影來，將自天生罩住，根本不給他還手的機會。

臭小子好，臭小子棒，一矮身，一跳脚，避過兩刀，緊接着，欺身跨步，長驅直入，眨眼便逼近至錢四海身前三尺許處。

錢四海用的是大刀，近距離施展困難，不禁大駭，待要抽身後退，禍事已生，臭小子亮出一把短匕來，說時遲，那時快，也不知道他用的是什麼邪門功夫、身法，總之，陡覺一陣急痛攻心，血如泉湧，錢四海的左手一節小指已不翼而飛。

自大的手法乾淨俐落，動作也快速至極，錢四海一個念頭還沒有轉過來，他已奔出去八丈遠。

「臭小子，慢走，把命留下來。」

「老頭，別忘記，你的寶貝女兒尚在本少爺手裡。」

「臭小子，快說，你到底有何要求？」

「別急，我會找個時間，慢慢跟你談談的。」

「何時？何地？」

「到時候，會透過我的好朋友，轉告翁明山，老頭可在家中敬候佳音，另外，本少爺還有一個小小的建議。」

「什麼建議？」

「可至洛陽『寶山金店』去打一隻金手指，他們會八五折優待，還可以參加『金手指聯誼會』，以你錢老頭在江湖上的身份地位，說不定還可以角逐會長寶座呢。」

「臭小子，別逃，老夫一定要和你決一高下。」

「老頭，別發火，敗在小爺手下，並不丟人，也別把話說得太絕，下次見面，要談釋放多多姑娘的事，難不成氣昏了頭，不再管你寶貝女兒的死活了？」

「自大，我們現在就來談談多多的事。」

「今日事，今日畢，明日事，明日辦，少爺沒有加班的習慣，再見啦！」

言語間，脚下未停，一前一後，去勢如風。

可惜，距離只見拉遠，未曾縮短，至此，已再也聽不到臭小子的聲音，也看不到他的人影兒。

* * *

返回醉仙樓，已是三更半夜，重門深鎖，阿郎、皮蛋、大笨牛只好翻牆而入。

尚未到達小跨院，忽見小和尚空空衝出來，神色慌慌張張的，似欲越屋而去。

阿郎忙沉喝道：「空空，你要到那兒去？」

空空聞聲快步上來，立在小跨院外面不遠處，道：「我的媽呀，你們可回來啦，我正要到迎恩寺後面去找。」

阿郎道：「有事？」

小和尚空空朝燈火通明的跨院堂屋瞄一眼，道：「有客。」

皮蛋道：「這麼晚了還有客？可是阿嬌不死心，來『捉拿逃夫』回去共渡花月良宵？」

大笨牛好緊張，補上一句：「是嗎？」還要做好了準備，只要空空一點頭，就打算溜之大吉，寧願露宿荒郊，也不肯和阿嬌姑娘同榻共枕而眠。

小和尚空空道：「阿嬌是來過，還不止一次，不過現在在房裡的嬌客並非阿嬌。」

弄得大夥兒滿頭霧水，張小仙迫不及待的說：「別賣關子，到底是誰呀？三更半夜的怎會有嬌客來訪？」

皮蛋異想天開，神秘兮兮的詭笑一下，戲謔道：「莫不是劉媒婆擴大營業，給咱們介紹生意來？」

小和尚空空大搖其頭道：「錯啦，錯啦，大錯特錯，是天魔女秋水寒阿姨身邊的金劍使者與銀劍使者。」

果不其然，確是金劍使者玉羅刹冷霜霜，與銀劍使者鬼見愁徐雪梅。

另外還有兩位花容月貌的俏麗美嬌娘，大笨牛很熟，一個是金劍使者雙劍許紅杏，另一位則是銀劍使者冷面觀音費貞貞。

未見天魔轎。

亦未見天魔女。

大笨牛甚為詫異，急道：「我娘呢？」

玉羅刹冷霜霜向阿郎、皮蛋、空空行了一個注目禮，恭恭敬敬的道：「回公子的話，主人已折返苗疆。」

大笨牛吃驚道：「怎麼會這個樣子嘛，行前說的好好的，我先來洛陽，母親隨後就到，要參加阿郎與多多的結婚大禮。」

鬼見愁徐雪梅神色凝重的道：「事實上主人也是照着原來的計劃行事，而且已經到達鄂、豫邊界，誰想到臨時發生變故，只好原地返轉苗疆。」

阿郎雙眉一挑道：「發生什麼變故？」

雙劍許紅杏道：「現在還不清楚。」

冷面觀音費貞貞補充道：「我們行至河南邊境時，主人的師父，也就是天魔教主苗疆大俠陶子厚陶教主，派了一個人來，忽然從後面將我們追上，說是天魔教發生變故，叫主人火速回轉。」

大笨牛急得不得了，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玉羅刹冷霜霜道：「誰也不清楚。」

「難道師祖派來的人沒有說明？」

「僅僅說了上面的兩句話，便氣絕身亡。」

「怎會發生這種事？」

「顯然是曾經遭到別人的截擊。」

「可知是那條線上的人？」

「目前還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既然已經轉回去，你們四位為何又來到洛陽？」

**（未完·五）**



**上文提要：** 南宮白等人與孫寒香、樓兩層在山洞會合，侍婢小紅飛奔報訊說柳飛燕懷有南宮白的骨肉，並道出當日原委，在她帶領下，南宮白來至谷口，却乍見周茜茜正與柳飛燕在拚搏中，周茜茜一招「通天一柱香」便奪去柳飛燕一屍兩命，此時，朱麗葉三女趕至，小紅却直斥南宮白不負責任，殺死柳飛燕，南宮白被氣得半死，憤怒交加……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 魔傘風雲

## 湊功練成元嬰　誤食奇異樹葉

突然蘆葦中「咿呀」一聲，盪出一葉扁舟，只見一個中年漢子戴著奇大的斗笠，搖櫓唱著山歌，道：「朝渡河，夜渡河，兩人渡河一人過！三面朝水一面天，五殿閻羅笑呵呵！」

焦黑之人不由一怔，立即哼了一聲，長身落在小舟之上。

此河雖小，也有三五十丈之寬，任何高手，無法一蹴而過，況且河水極深，河流湍急。

南宮白也聽出這渡船之人的山歌不大對勁，但却因他斗笠戴得太低，無法看到他的面貌。

南宮白遲了一步，那舟子順流而下，速度極快，南宮白立即沿著河邊追去。只聞那舟子又唱道：「夜渡河，朝渡河，兩人過河一人活！一面朝天三面水，活活笑死五閻羅！」

那舟子道：「請繳渡船費！」

焦黑之人一摸，身上分文皆無，道：「下次給你帶來，請問渡費多少？」

舟子道：「渡費紋銀百兩，少一文也不行，而且概不賒欠，你既無錢，又無貴重之物作押，只有請你洗個澡了！」

語音未畢，大力一震，小舟翻了過來，兩人一齊沒入水中。

南宮白不由大驚，他本就熟悉水性，已經看出這舟子是「水上飄」馬帝，而那全身焦黑之人却仍未看出是誰。

南宮白撲入水中，向水底潛去，只見那焦黑之人和「水上飄」馬帝正在拚殺，馬帝手中有分水峨嵋刺，顯然略佔上風。

南宮白惟恐那焦黑之人受傷，立即游了過去，那知馬帝水中功夫天下無兩，立即發覺身後有人，回頭一看是一個銅人，不由吃了一驚，立即放出「遁形墨汁」。

剎那間方圓十餘丈之地漆黑一片，南宮白知他要逃走，立即竄出水面。那知這次又上了當，水面上並無人影，再次潛入水底，「遁形墨汁」已逐漸散去，焦黑之人和馬帝同時失去身影。

南宮白出了水面，在河邊上找了個隱秘之處，把銅衣及衣服脫下扭乾，晒在大石上。

突然，河岸上有人道：「快看，那裡有人洗澡，衣衫都脫下了！」

突然，又一個大聲道：「銅人，看！那銅人的衣衫也脫在大石上！」

南宮白聽出是三女的聲音，不由大急，來不及穿衣服，套上銅衣，抓起衣衫，就潛入水底，向下游游去。

游了約里許，攢出水面，已經不見了三個少女，心中十分懊喪，恨恨不已，這次他不敢脫光了，仍然穿著銅衣，把衣服晾在大石上。

突然，附近又發出說話的聲音，南宮白立即閃入石縫之中，只聞其中一個，道：「大爺，這裡還有一個雞腿，一塊醬牛肉和八個饅頭，不知如何分配？」

另一個道：「二爺近來瀉肚，好了沒有？」

南宮白哂了一聲，原來是「海天雙醜」兩個活寶。

「黑心員外」道：「好了，好了，現在吃什麼都行！」

「生死簿」道：「那麼，雞腿和醬牛肉

都讓給二爺你！」

「什麼？難道大爺你光吃饅頭？」

「嗨！咱爺們在一起混了半輩子，難道你對大爺我的脾氣還不清楚？我一向好客，藜藿自甘，寧願自己刻苦一點，可不能委曲了朋友！」

「大爺，你眞是菩薩心腸，你既然有這份誠意，二爺我若是拒絕，實在是老大不敬，我只有身受了！」

說著，又傳來「咯咚」吞物之聲。

突然，「黑心員外」大聲道：「大爺，你……你吃的什麼？」

「生死簿」道：「大爺對朱子的治家格言背得滾瓜爛熟，那上面有『自奉必須儉討，筵客切勿流連』，大爺我把牛肉和雞腿給你，我吃的當然是饅頭了！」

「不對，大爺，饅頭沒有餡吧！」

「嗯！不錯，這饅頭裡面有餡，我吃了半天，還未發現呢，也許是飯館伙計拿錯了！」

南宮白不由大搖其頭，心道：「兩個活寶一個比一個厲害！」

突然，「黑心員外」嚷了起來，道：「不對，這饅頭裡面是三鮮餡，有大海米、雞肉和離肌肉，再加上韮黃，根本不是饅頭，而是三鮮包，大爺，你這可不夠意思！」

「生死簿」道：「二爺，你將就點吧！這可是你自己選擇的，其實這是天意，可見好心能得好報！」

南宮白換上衣衫，悄悄上了河岸，只聞「海天雙醜」仍在大聲嚷嚷，不由聳聳肩，疾馳而去。

他這時也感到有點餓了，正想找點吃的東西，突見一個纖小人影一閃而沒。

南宮白此刻的目力非比等閑，尤其在白天，可以看到數十里外的景物，立即認出這少女好像是小紅。

他落得如此狽狽，完全是小紅所賜，不由殺機陡起，急追而去。

轉過一個山坳，只見小紅和一個蒙面人站在一株大樹之下。

南宮白暗罵一聲：「狗賤人！」原來那蒙面人正是司馬英，現在又和小紅勾搭上了！

南宮白不禁爲周茜茜抱屈起來，深知司馬英天眞已泯，周茜茜和他在一起，將來結局必定奇慘。

只聞小紅道：「我……我把身子都交給你了，而且……而且我還是個處女……」

司馬英輕笑一聲，聳聳肩道：「我司馬英可不是初出茅蘆的毛頭小子，是不是原封貨，妳心裡清楚了！」

小紅心機過人，反應極快，想不到遇上一個比她還奸滑之人，道：「難道你沒有看到那些血？」

她說到這裡，忸怩作態，故意垂下粉頸，作出不勝嬌羞之態。

司馬英冷笑道：「妳少來這一套，那是妳預先做了手脚，把一些紅顏色倒在褥子上，哼！妳以爲這點小花樣能騙得過我！」

小紅震顫了一下，道：「我……我……我被柳浩然糟蹋了一次……」

司馬英道：「柳浩然？他乃是光明正大的白道人物，難道也能做出這種事來？」

小紅道：「他在酒中下了迷藥，我被強姦了！」

南宮白正要現身拆穿她的謊言，突見一塊大石之後閃出一條纖小身影，兩手叉腰，厲聲道：「司馬英，你現在還有何話可說？」

來人乃是周茜茜，仍以面罩遮面。

司馬英微微一震，道：「逢場作戲，偶而玩玩女人，也算不了什麼！」

周茜茜不由大怒，道：「你的山盟海誓，言猶在耳，難道已經忘了？」

司馬英冷笑道：「少爺愛玩就玩，妳算什麼東西！告訴妳，少爺看在妳是一個處女，才和妳玩了幾次，就憑妳那付尊容，倒貼我也不幹！」

說著，把小紅抱了起來，親了一下，道：「小紅，我們走！」

周茜茜混身發抖，忿恨之情可以概見，半天才嘶啞著嗓子道：「狗賊，我後悔不該不聽南宮白的話，你簡直是一個畜牲，我和你拚了——」

說著，一頭向司馬英撞去。

司馬英道：「小紅，賞她一掌，這種不要臉的女人——」

小紅在司馬英懷中，掄臂向周茜茜頭上拍去。

南宮白不由大驚，要出手已是不及，周茜茜一聽司馬英的話，當然不能死在小紅手中，一偏身子，讓過一掌，全力施出一式「朝天一炷香」。

司馬英獰笑一聲，推出一式魔傘絕學。

罡風乍起，周茜茜悶哼一聲，摔出三丈之外，寂然不動。

司馬英放下小紅，哈哈狂笑一陣，道：「小紅，過去補她一掌！」

小紅扭了一下腰肢，道：「英哥，你會不會以同樣的手段來對付我？」

司馬英道：「小紅，別多心，她怎能和妳比？妳美，而且床上的功夫又好，我怎能捨得殺妳！」

小紅輕輕打了他一下，向周茜茜走去。

南宮白一掠而至，站在司馬英身後，司馬英竟未發現。

小紅揚起玉手正待拍下，南宮白厲喝一聲「住手！」

司馬英斗然一震，正要暴退，南宮白一隻銅手已搭在他的肩井穴上。

小紅乍見銅人將司馬英制住，正要逃走，南宮白沈聲道：「讓妳先逃出一里，本人也能追上妳，那時候我要零碎收拾妳！」

小紅機伶伶地打一寒顫，道：「我……我沒有得罪你！」

南宮白冷笑道：「南宮白與妳何仇？妳竟要危言汚蔑於他！」

小紅垂頭不語，混身發抖，褲子濕了一大片，原來尿都嚇出來了。

南宮白一鬆手，道：「司馬英，過去的罪狀暫時撇開，周茜茜對你如何，你既然不愛她，爲什麼要糟蹋她？」

司馬英沈著聲道：「尊駕何人？須知我司馬英也不是好惹的！」

南宮白將嗓音變得十分陰沈，竟瞞過了司馬英和小紅，桀桀怪笑一陣，道：「不必問得那麼多，快回答我的問題！」

司馬英暴退三步，道：「能贏了我再說！」

南宮白再次桀桀怪笑一陣，內力之充沛，連司馬英也大感震驚。

南宮白冷笑道：「不是本人吹噓，你雖然已拜在『混沌叟』門下，却接不下我的半招！」

「半招？」司馬英狂笑一陣，道：「如果接得下呢？」

南宮白道：「如果能接得下，那是你的陽壽未終！」

司馬英雖然見過這個銅人曾將綠毛幫幫主挫敗，搶去了煙囪中那個銅人，但他不信連半招也接不下。

他將所有的功力納足，推出一式「混沌罡氣」。

南宮白只出了八成眞力，推出魔〝絕學第五式，只聞「轟隆」一聲，點塵蔽天，南宮白原地未動，他估計司馬英必被震出一丈之外。

那知塵土落定，司馬英仍然站在原地，一臉痛苦和驚奇之色。

南宮白不由大惑不解，他相信這八成眞力一擊，就是綠毛幫幫主也得退出三五步，以司馬英的身手，就算學了幾天「混沌罡氣」，也不克臻此。

司馬英嘿嘿笑道：「怎麼樣？本人可以走了吧？」

南宮白雖然恨他入骨，却不能說了話不算，厲聲道：「司馬英，這是給你最後的一次反省機會，下次再到處作惡，嘿嘿！不必本人說出，你也該知道應受何刑！」

司馬英冷笑一聲，回頭疾奔而去。

突然，大石後走出一個銅人，哈哈大笑道：「一言九鼎，果然是大丈夫襟胸，很好，很好！」

說畢，又沒入石後。

南宮白正要追趕，發現小紅還沒發落，不由厲笑連連，走了過去。

小紅本是狼心兔胆之人，這半天早已嚇破了胆，戰戰兢兢地道：「求求你，饒了我一次吧，我以後——」

南宮白出手逾電，「嘶」地一聲，小紅掩口慘呼，退了三步，一張櫻桃小口，被撕裂三寸多長，幾乎裂到耳根。

南宮白冷峻地道：「狗賤人，妳以爲這樣就行了麼？我要叫妳死不了活不成——」

「嗤」地一聲，兩個耳朵應聲而落，小紅慘厲的呼叫聲，划破了死寂的原野。

她已經變成血人，蹲了下去。

南宮白再次欺身，正要下手，突聞一聲「且慢！」

只見周茜茜顫巍巍地站了起來，道：「我知道你是誰！」

南宮白道：「知不知道都是一樣，一失足成千古恨，妳現在已經覺悟了吧？」

周茜茜銀牙咬得格格作響道：「我周茜茜有仇必報，絕不放過司馬英這狗賊，我有一個要求，但不知你能不能答應？」

南宮白道：「請講！」

周茜茜道：「我殺了她的小姐之後，十分後悔，不管她犯了何罪，希望你留她一命，以贖我的罪孽！」

南宮白道：「好吧，不過她如果仍然作惡，下次被我遇上，可就難逃一死了！」

周茜茜道：「謝謝你！我現在才知道你是對的，但一切都晚了，我並非怕死之人，如今苟延殘喘，不過是想在死前報仇雪恨！」

南宮白道：「要想報仇很難，因爲司馬英已經投入『混沌叟』門下，功力大增，在下言盡於此，再見！」

說畢，回頭就走。

周茜茜默默流淚，望着南宮白的後影，幾乎想大聲悲號，才能發洩胸中的怒氣。

＊　＊　＊

南宮白邊走邊想，突然心中一動，感覺剛才那個銅人，現身有點蹊蹺，莫非他……

南宮白恍然大悟，心道：「是了，剛才司馬英能接下我八成眞力的一掌，一定是那個人在大石後助他一臂之力，反之，他絕對接不下來！」

但南宮白百思不解，這銅人爲甚麼要助司馬英呢？難道這銅人是爹爹南宮柳，不忍心兩個兒子自相殘殺？

但是，爹爹是否知道他人性已泯，無惡不作？毀棄倫常，毒絕天下？

南宮白好久沒有飽餐一頓，脫了銅衣，來到南台大鎮，進一家極小的飯館，他現在極力避免與三女相見，不敢進入較大的酒樓。

南宮白正要退出，柳浩然已然站了起來，走到他的桌邊，兜頭一揖道：「小弟用人不當，致使南宮兄差點被小紅暗算，還請南宮兄多見諒！小弟此番離堡，正是捉拿小紅賤婢，以正家法！」

南宮白已知柳浩然也上了小紅的當，道：「柳兄當時也被迷倒，不知後果如何？」

柳浩然俊臉一紅，囁嚅地道：「小弟想不到這賤婢是一個淫娃，南宮兄應該猜到結果！」

南宮白不由一震，立刻將遇見小紅和司馬英之事說了一遍。

柳浩然道：「南宮兄，你應該殺了這賤婢才對，她和司馬英在一起，絕做不出好事！」

南宮白道：「小弟給她一條自新之路，如果仍不悔改，下次我不會放過她！」

柳浩然道：「最近武林盛傳，綠毛幫又召開銅人大會，不知兄台知道此事否？」

南宮白一怔，道：「銅人大會？小弟沒聽說過，甚麼叫著銅人大會？」

柳浩然道：「近來不是出現三個銅人麼？而且那三個銅人是綠毛幫的心腹大患，乃異想天開，在伏牛山斷腸崖上擧行銅人大會，我想，可能綠毛幫幫主和『混沌叟』也都將扮成銅人，屆時五個銅人一齊出現，誰也不知誰的身份，全憑武功和機智。」

南宮白心中一動，忖道：「如果此事屬實，恐怕不是爲了那三個銅人吧！而可能是爲了我這個冒牌銅人。」

南宮白道：「銅人大會何時召開？」

柳浩然道：「三月十五之夜，據說除了銅人之外，任何人不准參加，反之，格殺無論！我想，這不過是想揭開三個銅人的眞正身份，如果綠毛幫不暗中埋伏，傾巢而出的話，這次盛會一定精彩，而且可能有一兩個銅人要暴露眞正身份！」

南宮白暗暗點頭，心想，「混沌叟」召開這次奇會，主要目的是對付我這個假銅人和持有天魔傘的銅人，他既敢公開挑戰，必有陰謀，不能不防。

柳浩然道：「南宮兄是否有意前往看看？」

南宮白道：「到時候再說吧！反正還有一個多月！」

柳浩然道：「家妹到底死於何人之手？小弟不敢相信小紅之言！」

南宮白把那天的詳細情形說了一遍，柳浩然恨恨不已，道：「家妹生不能與南宮兄結爲夫妻，死了之後能得此殊榮，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只是小紅的謊言使南宮兄與三位姑娘反目交惡，實在令人切齒！」

南宮白長嘆一聲道：「往者已矣！小弟把這些事也看得淡了，尤其對於女人，深具戒心，從現在開始，小弟要集中全力，設法找到三個銅人，揭開他們的身份，然後同心協力，掃平綠毛幫！」

柳浩然道：「憑兄台的身手和智慧，必能如願以償，小弟預祝兄台成功，就此別過！」

說畢，柳浩然搶着付了賬，告別而去。

南宮白本來想暗中見見母親，以慰思念之苦，如今聽到這個消息，他必須馬上去找三個銅人。

因爲他已隱隱發覺，他兩次潛修武功，可能其中兩個銅人都曾借助內力，兩個銅人功力大打折扣，而這兩個銅人極可能是他的爹爹和師父。

他又來到伏牛山之中，不久來到一個絕峯之上，換上銅衣。

只見這峯中十分荒涼，亂石嵯峨，沒有一寸平坦之地。心想：我在伏牛山中轉了數月之久，此峯還是第一次來過，可見此山佔地太廣。

突然，三道紫芒沖天而起，在陽光下閃閃生輝。

南宮白不由大喜，同時又大感驚奇，原來是三個銅人各持一柄天魔傘，僅露出頭部，鼎足而立。

突然，其中一個銅人沈喝一聲「變！」三個銅人身形一動，眨眼工夫交換了一個位置，仍是鼎足而三的對峙。

南宮白看出他們在研練一種陣法，不知他們三柄天魔傘那一柄是眞的？

倏然，那一個銅人再喝一聲「變！」三人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又交換了位置，而這次循環方向却與第一次相反。

南宮白心想，他們可能已知「混沌叟」召開銅人大會之事，所以在這裡練習陣法，以迎大敵。

三個銅人默然屹立約盞茶工夫，發號施令的那個銅人道：「兩位注意了，這次交換應該左右各循環一次，尤其在交換兵刄時，要天衣無縫才行。」

說畢，沈喝一聲「再變！」

刹那間三個黃影在日光下僅能看到閃閃的影子，好像左右循環了一次。

但南宮白此刻的目力非比等閑，看出三個銅人在最後一個循環中，不但交換了位置，而且手中的天魔傘也交換了一下，如非剛才那個三個銅人預先說出，南宮白不會注意到他們曾交換兵刄。

發號施令的銅人道：「差不多了，不過仍不太熟練，此番對方突然出此奇謀，必有辣著，所以我們必須小心應付，來！我們多練習幾次！」

南宮白忖道：「發號施令的那個銅人，必是持有眞正天魔傘之人，而三個銅人以他的功力最高，雖然他們研出此陣，屆時能否勝得了『混沌叟』，以及能否揭開綠毛幫幫主的眞面目仍無把握，如果再加上我自己，實力大增，或能有把握些！」

意念至此，四下一看，找了個較爲斜陡之處，下了絕峯，向三個銅人掩去。

他小心提氣，避免發出聲音，但相距五七丈之地，已被發號施令那個銅人發覺，沈哼一聲：「何人在此偷窺？」

南宮白一溜而出，三個銅人乍見又是一個銅人，不由大大地一震，其中一個道：「你不是綠毛幫幫主，必是『混沌叟』，接我一掌……」

「呼」地一聲，無儔罡風壓了下來，南宮白不想暴露身份，以「三合一」掌法接了一掌。

「轟」地一聲，兩人各退了一大步，南宮白覺出，這個銅人絕非持有天魔傘那個。

但對方也看出南宮白絕不是「混沌叟」，也不是綠毛幫幫主，因爲他的「三合一」掌法，只有百里香見過，別人不知。

另一個銅人道：「尊駕何人？」

南宮白不敢出聲，因爲他師父可能聽出他的口音，悶聲不響，又施出一式「三合一」掌法。

另一個銅人一掠而至，道：「我接你一掌試試看……」

「轟」地一聲，石屑四濺，兩人又各退了一大步，但南宮白僅用了七八成眞力，他相信這個也不是持天魔傘那個銅人。

另一個銅人一閃而至，正待出手，突聞一陣破空之聲，電馳而來。

南宮白回頭一看，又是兩個銅人，三個銅人同時一怔，回頭疾掠，沒入亂石之中。

南宮白心裡清楚，這後來的兩個銅人，可能是「混沌叟」和綠毛幫幫主。

他誠心想試試混沌叟的功力，悶聲不響，向其中一個銅人推出魔傘絕學第五式。

「蓬」地一聲，對方竟被震出三步，南宮白心道：這一個定是綠毛幫幫主。

南宮白再集八成眞力，向另一個銅人推出一掌，「蓬」地一聲，對方又退出三大步。

南宮白不由一怔，心道：「難道『混沌叟』如此不濟？抑是我的功力突然增加而超過了他？」

南宮白相信自己的功力即使增加，也不可能在短期內擊敗「混沌叟」。

那麼，這兩個銅人是誰？但南宮白相

信，除了原先三個銅人之外，也只有「混沌叟」和綠毛幫幫主能接下他八成眞力一擊，說得明確點，連他的母親孫寒香也接不下來。

如果最後這個銅人是「混沌叟」，他會不會深藏不露？難道他怕對方試出來，故意未出全力？

就在他轉念之間，這兩個銅人也沒入亂石之中，不知去向。南宮白在絕壑中找了一匝，一無所見，立即上了絕壑。

突然，一陣少女慘呼之聲傳來，南宮白突然一震，循聲趕去。

只見于眞兩手捂面，嬌軀猛顫，發出悲號之聲。朱麗葉和百里香驚呆了，一時之間手忙脚亂。

三女對面，站著一個蒙面的人，正是司馬英，他手中拿著一個小瓷瓶，陰笑道：「毀人者人恒毀之，這是千古不移的至理，我司馬英落得如此慘狀，都是南宮白一手造成，嘿嘿！我只有在妳身上撈回本錢了！」

南宮白幾乎氣昏了過去，他知道那個銅人連番救援司馬英，可能是爹爹南宮柳，老人家一份苦心，眞是白費了，這賊子人性早已喪失，無所不用其極。

汚血自于眞指縫滲出，她痛得坐在地上如猿啼巫峽，令人毛骨悚然。南宮白知道于眞已經完了，他已下了最後決心，今天非叫他受盡人間酷刑而死不可。

司馬英陰笑道：「這瓶中乃是『六月雪』唐飛的獨門『三昧眞水』，只要沾上少許，面目全非，現在還有大半瓶，足能使妳們兩人和于眞一樣，從此變成一個猙獰的惡鬼！」

兩女掏出藥粉，洒在于眞臉上，而司馬英又欺上兩步，厲聲道：「我限妳們半盞茶工夫，到我身邊來，不然的話，嘿嘿……」

朱麗葉突然粉臉一揚，道：「狗賊！你有本領儘管使出來，有一天你會遇上南宮白，他會叫你死活不得！」

司馬英陰笑道：「據我所知，南宮白已經和妳們鬧翻，他才不管妳們的事，學乖點，過來陪小爺玩玩——」

百里香厲聲道：「姊姊面目全非，我們也不想偸安，狗賊，你出手吧！」

司馬英冷峻地道：「告訴妳們，我就是毀了妳們的容，仍然不會放過妳們！」

兩女不由心胆皆裂，她們毀容事小，如果毀容之後仍被他玷汚，就是變了鬼也不能安心。

兩女驚得呆了，獰視著他手中的小瓶，思謀脫身之計。

司馬英陰笑一陣，道：「少爺再叫妳們見識見識，這可不是玩的！」

說著，拔下瓷瓶，向地上倒了少許，「卜」地一聲，地上冒起一股黃煙，黃草立即變成灰燼。

兩女不由面色大變，她們雖然不怕死，但這種酷刑比死還要可怕。

司馬英陰笑連連，道：「怎麼樣？難道陪小爺春風一度，比毀容還要難過？」

于眞突然站了起來，兩手仍然捂著面孔，道：「司馬英，我來陪你，請你放了她們！」

司馬英冷笑道：「妳的容貌已毀，雖然仍是原封貨，但少爺現在沒有胃口！」

于眞厲叱一聲，連人帶掌撲了過去。

「住手！」一聲大喝，震人耳膜，在場之人即司馬英也不例外，同時機伶伶打了一寒顫，只見一個銅人已站在兩丈之外。

「嘿……」

銅人每笑一聲，司馬英就退後一步，三女見來了救星，不由眉飛色舞。

朱麗葉大聲道：「老前輩，千萬別讓他跑了！」

南宮白冷哼了一聲，朱麗葉立即噤若寒蟬。

南宮白冷峻地道：「司馬英，你知道我要怎樣殺死你？」

司馬英自知不敵，但在三女面前仍然不願低聲下氣，道：「尊駕未免太狂了一點！」

說著又緩緩向後退去。

南宮白冷峻地道：「我讓你逃出半里路，你也逃不出本人手掌，你信不信？不過，那樣你會更好受些！」

司馬英停了下來，他知道這銅人沒有說謊，絕對逃不出他的掌握！

南宮白道：「我要殺你，也要殺得你心服口服，你注意了！在我三字出口之後，先拆你一根肋骨！」

司馬英斗然一震，暗將所有功力提足，開了個門戶，蓄勢以待。

「一！」

南宮白沒有動，三個少女都緊張得微微後退，但六隻美眸一瞬不瞬地凝視現場，她們要看銅人如何下手。

「二！」

司馬英身軀顫動了一下，極力忍耐著內心的悸懼和緊張！

「三！」

三字出口，一道黃光有如電閃，已經到了司馬英身邊，只聞「克察」一聲，銅人手中已經捏著一根血肉模糊的肋骨。

司馬英以手撫胸，身軀搖晃了一陣。

三個少女佩服得五體投地，百里香道：「老前輩，再卸他一條臂——」

南宮白又重重地哼了一聲，百里香伸了一下舌頭，連忙打住。

南宮白道：「這次我要以這根狗骨，震斷你的左臂，仍以三個數字爲限！」

「一！」

司馬英痛得直冒大汗，再將功力納足。

「二！」

銅人二字剛出口，司馬英先發制人，已施出天魔傘絕學第七式。

無儔罡風呼嘯而起，地上蔓草連根拔去，只見一道黃光飛起，進入罡風之中，道：「三——」

又是「克察」一聲，司馬英踉蹌退了七八步，一條左臂被震得粉碎，身形搖搖欲倒。

而南宮白却站在一丈之外。

三個少女同時發出一陣歡呼。南宮白厲聲道：「住口！」

三個少女悚然止住笑聲，不由一怔，心道：「這怪人是怎麼回事？難道人家笑他也要管！」

南宮白道：「這一次，應該扭斷你的左腿！」

司馬英瑟索直抖，他眞夠狠，肋骨去了一根，左臂被震得粉碎，仍未發出一聲呻吟。

突然，一道黃光一瀉而止，原來是個銅人，站在五丈開外，道：「請尊駕高抬貴手，再饒他最後一次！」

南宮白道：「尊駕若能亮出眞面目，在下就姑准所請，反之，碍難從命！」

銅人道：「上天有好生之德，况你和他是親生骨肉，同胞手足，最後一次機會，我想你會給他！」

說畢，電馳而去。

南宮白切齒地道：「快滾！」

司馬英悶聲不響，跟蹌而去。

南宮白凝視著三女，不由暗暗一嘆，心道：「今生也許永遠也不能和你們結合了！」

他見于眞面孔上血肉模糊，不由黯然神傷，他能說甚麼呢？於是，他想起了「六月雪」唐飛送給他的一瓶防毒水，掏出來道：「這是一瓶預防『三昧眞水』的解毒水，妳等拿去，以後遇上司馬英，可預先擦在臉上，不會受傷！」

說畢，交給朱麗葉，轉身就走。

「老前輩！」朱麗葉道：「前輩救命大恩，晚輩當俟機報答，可否賜告大名？」

南宮白道：「老夫『傷心叟』，姓名早已忘記，同時老夫不希望妳們報答！」

百里香道：「老前輩，聽你的嗓音，好像並不太老！」

南宮白沈聲道：「老夫八十有九，連曾孫子都比妳們大得多，哼！」

朱麗葉道：「老前輩既有這等鬼神莫測之技，還有甚麼不順心之事？怎地名叫『傷心叟』？」

南宮白道：「老夫昔年被三個少女騙去了摯誠的情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結果終成悲劇，老夫傷心之餘，乃以『傷心叟』爲名！老夫有一言相戒，男女互悅，貴相知心，雙方必須互信互諒，若爲一點小事而懷疑對方的人格，必導至情感破裂，不可收拾！」

三女不由一怔，南宮白疾馳而去。

南宮白雖未殺死司馬英，却把他整了一頓，胸中的鬱氣略洩，又想起了于眞和周茜茜。

她們雖然曾誤會他，但畢竟和他有過感情，南宮白對她們的遭遇十分同情。但同情又有何用？一個人被毀了容，尚無方法復元，即使華佗、扁鵲重生也將束手。

「站住！」

南宮白悚然一震，只見「大悲龍隱」朱芳芳迎面攔住去路，道：「你是南宮柳還是呂逸民？」

南宮白道：「在下『傷心叟』！」

朱芳芳不由一怔，道：「別胡扯，當今之世，只有三個銅人，一個是南宮柳，一個是呂逸民，另一個是持有天魔傘之人，但他也不叫『傷心叟』！」

南宮白道：「老夫與他們三人毫無關係，『傷心叟』是我，我就是『傷心叟』！」

朱芳芳悶聲不響，欺身撲上，疾扣南宮白的脈門。

南宮白冷哂一聲，甩手之上，竟將朱芳芳震出兩步，道：「妳要動手是自討苦吃！」

朱芳芳吃了一驚，他相信這個銅人的功力不在南宮柳和呂逸民之下，較之持有天魔傘那個，似乎也不遜色，道：「你到底是誰？爲什麼要扮成銅人？難道要參加銅人大會？」

南宮白道：「這是在下的私事，與妳無干，至於在下是否參加銅人大會，尚未決定。」

南宮白續道：「據本人所知，妳與孫寒香並無深仇，當年是一場誤會，妳們應該言歸於好！」

朱芳芳哼了一聲，道：「這件事與妳何干？」

南宮白道：「如今武林中殺劫將臨，銅人大會如果仍沒有結果，綠毛幫必以排山倒海之勢大開殺戒，凡非綠毛幫之人，都難幸免，身爲白道中人，自不忍坐視，更不能互相傾軋，自亂陣腳！」

朱芳芳道：「你既然這樣悲天憫人，而且身負絕技，何不公開出面領導白道高手，與綠毛幫決一死戰？」

南宮白道：「時機未到，到時候本人自會出手，我且問妳，天魔傘兵刃可是妳昔年獲得？」

朱芳芳道：「不錯！」

南宮白道：「妳可還記得是什麼樣子？」

朱芳芳道：「當然記得，長約四尺，紫芒如虹，能開能合，且能助長輕功，飛騰高空，傘柄上有一翠蝙蝠，那是老身之物！」

南宮白道：「昔年天魔傘祕笈在妳丈夫軒轅斌身上失落，被孫寒香撿去，那天魔傘並未遺失，如今怎會在那銅人手中？」

朱芳芳道：「誰說天魔傘兵刃未遺失，昔年是先夫遺失了天魔傘兵刃，以後才發現祕笈也失去，至於怎會落到銅人手中，老身也不知道！」

南宮白道：「妳的女兒就在前面不遠處，妳可要好好保護她，如被司馬英遇上，早晚要吃大虧！」

說畢，拔起三十餘丈之高，以「天馬行空」之式，疾掠而去。

朱芳芳驚呼一聲，怔在當地。

* * *

南宮白大惑不解，他以前曾懷疑那個持有天魔傘的銅人是「烏雲追月」黃哲夫，也就是元嬰被沖破的那位前輩，但聽說黃哲夫與軒轅斌、朱芳芳交誼甚厚，絕不會盜她的天魔傘。

那麼，在酒樓上遇見的那個土老頭又是誰？會不會是持有天魔傘的銅人？

匆匆過了十餘天，距銅人大會已不足半月，南宮白採辦一些飲食，就住在一個隱秘的洞中，苦練武功。

這一天三更，練功已畢，見月色甚好，步出洞外，初春的夜風，仍有些料峭寒意，乍見松風明月，不覺觸景傷情，又想起幾個少女。

他本是多情之人，此番雖然痛心疾首，永遠不想見她們，但人非聖賢，誰能勘破情關？他長嘆一聲，順著山坡，負手踱下。

突然，他發現兩個人影，倒映在山澗水中，好像是一男一女，相對而立，不言

不動，只見夜風吹動那女人的衣角，微微拂動。奇怪的是，那男人的衣服却紋風不動。

深更半夜，在這荒山之中，難道也有人像自己一樣，在冷風中賞月？

他偷偷掠近，藏於一根大石之後，向下望去，這一看不由心頭大震，只見山邊站定一個銅人，銅人對面乃是他的媽媽孫寒香。

他立即心有所悟，忖道：「看來這銅人果然是爹爹南宮柳了，但他們爲什麼不言不動？」

兩人相距三四丈，對面峙立，一動不動，這樣又持續了約盞茶工夫，孫寒香才幽幽一嘆，道：「我爲你受盡武林中人辱駡，甚至於有人駡我毒死親夫，但你應該知道，我昔年若非以『冬眠大法』暫時使你苟延殘喘，你能活命也很難說！」

銅人仍然不言不動，好像無動於衷。

孫寒香續道：「兩個孩子現在勢不兩立，站在我們立場，眞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理，司馬英自投綠毛幫之後，無惡不作，諒你該有個耳聞！」

銅人仍然悶聲不響，連南宮白也暗自焦急。

孫寒香道：「昔年爲了救你，去盜祕笈，和朱芳芳動上手，未出十招，竟將她震下泰山明月峯附近一個大石縫之中，當時我十分後悔，但事後一想，也十分懷疑，因那時她已獲得天魔傘武功，雖然火候尚差，却比我高出多多，怎會被我震下石縫？這件事大有蹊蹺，說不定有人在暗中下手——」

銅人仍然不言不動，却好像在傾聽，孫寒香說了半天，見他仍未說一句話，不由微怒，道：「你難道是個啞巴？」

銅人身軀動了一下，還是不發一言。

孫寒香沈聲道：「你到底是不是南宮柳？」

銅人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只是不講話，令人氣結，眞是「三問不開口，神仙難下手」。

孫寒香厲聲道：「你如果有隱衷，暫時不能露出本來面目，也情有可原，假如你是南宮柳，難道連你的妻子也不相信？」

銅人還是不說話。

孫寒香冷笑道：「我非捉住你不可……」

說著，撲了上去。而南宮白這時也穿著銅衣，心想，我何不幫媽媽將他捉住，看看他到底是誰？

銅人閃過孫寒香一抓，南宮白自後面撲到，其快逾風，銅人吃了一驚，他本要向後閃避，這一來後路已絕，而孫寒香乍見又是一銅人，不由一怔，動作一慢，銅人「嗤」地一聲，鑽入澗水之中，沒入水底不見。

南宮白和孫寒香同時怔了一下，孫寒香道：「你是誰？」

南宮白十分爲難，他不想欺騙自己的母親，但他現在也不能露出身份，因爲那樣一來，母親必不讓自己獨來獨往，如今幾個少女誤會未消，相處一起，實在是一件痛苦之事。

南宮白低著嗓子道：「『傷心叟』！」

「甚麼？」

「『傷心叟』！」

「今天是你救了三個丫頭？」

「不錯！」

「據老身所知，武林之中沒有『傷心叟』這號人物。」

「老夫既名『傷心叟』，自是怨氣冲天，與世隔絕，當然藉藉無名！」

「噢！天魔傘是不是在你身上？」

「不是！你別誤會，本人不是持有天魔傘那個銅人！」

孫寒香冷笑道：「你既然怨氣冲天，與世隔絕，怎又對司馬英下辣手？」

南宮白道：「武林敗類！人類公敵，人人得而誅之！」

「刷刷刷」九條人影疾射而至！竟是三個少女，百里空、尙鳳池、樓兩層、「海天雙醜」和「大悲龍隱」朱芳芳。

于眞已帶上面罩，顯然面部被毀還沒有好。

南宮白本是站在山澗邊沿，九人立呈半弧包圍之勢。

百里空道：「這回可別讓他跑了！」

孫寒香對南宮白道：「你若是白道之人，絕不會向這些人下手，他們不過是想看看你的眞面目，並無敵意！」

南宮白一想也對，自己當然不能向任何人下手，但如今已被包圍，不動手也不行了。

南宮白低著嗓音道：「本人是『傷心叟』，與世無爭，各位別强人所難！」

朱麗葉道：「南宮伯母，他是『傷心叟』呀！他曾救過我們！」

孫寒香道：「如今被幾個銅人弄得眼花撩亂，今夜非看看他的眞面目不可！」

百里香道：「『傷心叟』前輩，你就讓我們看看吧！」

南宮白哼了一聲道：「老夫動了眞火，可不會留情，你們要酌量點！」

孫寒香一揮手，九人慢慢欺上，連「大悲龍隱」也不例外。

南宮白看這個局面，既不能傷人，只有趕快逃走，「刷」地一聲，向澗中掠下。

突然，澗水中「嘩啦」一聲，鑽出一個銅頭，道：「老小子，這次你往那裏跑……」

南宮白不由一驚，集八成眞力推出一掌，但這一掌並未推向銅人，而是推在銅人面前水面之下。

這股力道大得驚人，只聞「轟」地一聲，一個奇大的水柱掀起二三十丈之高，「轟然」落下，整個山澗，激起滔天巨浪，向兩岸上湧去。

岸上發出一片驚呼，南宮白趁機斜掠而下，「嗤」地一聲，鑽入水底。

南宮白深知這個銅人並不知道他的身份，但剛才這一掌力道太猛，深恐將對方震傷，他潛入水底一看，那銅人已不知去向。

他在水底潛行里餘路上了岸，銅衣裡面的衣衫又已濕透，必須脫下扭乾。他找個隱秘之處脫下衣衫扭乾，又穿了上去，因夜裡也無法晒乾。

驀地——

一陣奇異的嘯聲，劃破沈寂的原野，其聲至爲悽厲，好像人猿猩猩之類的悲吼

，又好像在作殊死的搏鬥。

南宮白急急穿好衣衫，循聲趕至，突聞又是一聲悲嘯，「蓬」地一聲，好像一個龐然大物倒地。

掠進一道山溝，不由大吃一驚，原來在一株大樹之下，躺著一個巨大的狒狒。

這狒狒高約七八尺，遍體金毛，左臂被齊齊削去，胸前中了一掌，掌印宛然，而那掌印中連一根毛也沒有。

這種掌法雖然不是打實，而是虛空按上，當今之世，除了「混沌叟」與持有天魔傘之銅人外，恐怕無人能做到。

奇怪的是這狒狒左臂失去，不見下落，除非是被人打死之後，又遇上猛獸，把牠的左臂吃掉了，但估計剛才的時間絕不可能。

那麼，打死狒狒之人要那條左臂有甚麼用？他無法揭開這個疑團，四下找了一遍，一無所獲，暗稱奇事。

他出了山溝，只見八十丈外五六個綠毛幫的高手圍著一僧一道。

而那些高手是「五花肉」黃奮、「厚黑尊者」秦同、「活無常」牛七、「雲煙叟」席足樂、「南海酒客」宇文高和「七嫁寡婦」方君。

那一僧一道竟是排名大會公正人「龍僧」和「虎道」兩人。

南宮白不由暗自稱奇，這兩位高人一向與世無爭，而且自排名大會後從未露面，難道綠毛幫連他們也不放過？

只聞「五花肉」道：「奉本幫太上幫主之命，傳遞請帖，本月十五日在伏牛山斷腸崖召開『銅人大會』，屆時請兩位前往作為見證人！」

說著，掏出兩張大紅請帖遞了過去。

「龍僧」朗頌一些佛號，道：「老衲人微言輕，不學無術，難當公證人之重托，辜負貴幫太上幫主的厚愛，尚請代為轉達老衲等之歉意！」

「五花肉」冷笑道：「本幫太上幫主能下帖相邀，乃是瞧得起你們，難道你們敢違抗？」

「虎道」朗頌一聲「無量壽佛」，道：「上次排名大會，乃是整個武林之盛會，貧道勉為其難，作個見證，但此番之會，巧立名目，聳人聽聞，僅是幾個銅人參加，都以假面具出現，況且拒絕其他武林朋友參觀，有失武會主旨，貧道鄭重聲明，不能接受邀請，尚請各位見諒！」

說畢向「龍僧」點點頭，就要離去。

「七嫁寡婦」方君尖喝一聲，道：「牛鼻子，你們是敬酒不吃吃罰酒，接不接受都要去，你先接我一腿——」

撩腿欺身，開襠褲子一覽無遺，「龍僧」和「虎道」乃是修練有素的出家人，不由大頌佛號，連連後退，讓過一腿。

「七嫁寡婦」以為對方怕她，得寸進尺，再次欺上，施出「勾魂三腿」的同時，「落英甲」也告出手。

「龍僧」首當其衝，忍無可忍，大袖一甩，有如靈蛇一般，纏在方君腿上一抖。

「蓬」地一聲，方君竟摔出一丈多遠，四仰八叉，灰頭土臉。

這一手乾淨俐落，恰到好處，不但一干魔頭沒有想到，連南宮白也大感折服。

因為一般人想像，「龍僧」、「虎道」的身手和「三窮四富」差不多，但就憑人家一招之下將方君摔出一丈多遠，顯得高出太多，無法估計。

「嘎……」

「五花肉」怪笑一陣，道：「果然有一套，無怪本幫太上幫主看中兩位了，宇文高何在？」

「南海酒客」宇文高應聲而出，道：「謹請護法差遣！」

「五花肉」道：「陪龍大師玩幾手！」

宇文高心中有數，他比方君高不了多少，但又不能退縮，取下酒葫蘆，灌了一大口，欺了上去。

「龍僧」宏聲道：「且慢！宇文大俠一向高風亮節，老衲早有所聞，如能急流勇退，尚不失為——」

宇文高那聽這一套，大喝一聲，掄起酒葫蘆，向「龍僧」砸下，同時一張口，射出一道酒箭。

南宮白還是第一次看到宇文高出手，只見「龍僧」大袖一甩，那道箭竟變了方向，疾射向「雲煙叟」席足樂，閃身讓過酒葫蘆。

宇文高若是識趣退下，尚不至丟人現眼，但一個人在這種情形下，往往忽略了利害關係，有進無退，況且「五花肉」在旁，也不容他半途而廢。

宇文高厲喝一聲，閃電砸出十餘次酒葫蘆，同時一道酒箭疾射「龍僧」下盤。

「龍僧」大袖一揮，拔起三丈來高，向下推出一掌。

只聞「卜」地一聲，宇文高的酒葫蘆被震得粉碎，酒汁洒了一頭一臉，暴退三大步。

南宮白這才知道這兩位高僧的確不凡，由此看來，這些魔頭若不聯手齊上，可能任何一個也不是他的敵手。

「五花肉」嘎嘎怪笑一陣，顯然已動了真火，大步走出，道：「本護法接你一接！」

兩儀掌立即出手，「龍僧」深知必須將他挫敗才能脫身，兩袖交拂，「蓬」地一聲登時塵土飛揚，兩人各退了三步。

「五花肉」再集十成力道，連擊三掌，「龍僧」兩掌合什，猛然一分，平地焦雷，山崩地裂，「五花肉」暴退一丈，塵土瀰漫了數十丈之地。

在一片驚呼聲中，「龍僧」「虎道」已不知去向，一干魔頭目瞪口呆，尤其是「五花肉」身為護法，尷尬之情難以形容。

然而，南宮白卻看得清楚，原來「龍僧」兩掌一分，塵土大起之時，一拉「虎道」，由「七嫁寡婦」方君身邊掠過，電馳而去。

南宮白急忙追踪，只聞「虎道」道：「咱們參不參加銅人大會？」

龍僧道：「當然要參加，不過要換換方式而已！」

兩人哈哈大笑，速度加快，沒入亂石之中。

南宮白不由心中一動，不知他們說的「換換方式參加」，究係何指？南宮白又想起昨夜在山洞的那個銅人，他是誰？是不是持有天魔傘那個？

南宮白仍然隱伏在伏牛山秘密石縫之中，苦練武功，一晃又是五六天過去，他

感覺武功又有進境，尤其是內力與輕功方面進步更快。

這一夜，三更左右，他走出石縫，觀賞夜色，此刻天色星月無光，山風勁烈，他長嘯一聲，拔起二十餘丈之高，不須蜷腿叠腰，就掠出十七八丈之遠，足尖點地，騰身再起，一式「寒塘鶴渡」，亦平掠出二十七八丈之遠。

這一下連他自己也吃了一驚，心知是兩股眞氣滙合爲一，發揮了作用，而那兩個銅人也可能輸他不少眞力。

他心裡一高興，長身急掠，有如騰雲駕霧一般，不到盞茶工夫，已過了兩三個山頭，來到一個幽谷。

若非他的輕功突飛猛進，他深信無法下得這個絕谷，因爲這絕谷四周絕壁不下百丈，而且寸草不生，非但無法着力，且是浮石組成，輕輕一抓，就簌簌洒落。

他下了谷底不由暗自稱奇，只見谷中綠草如茵，花香鳥語，流水潺潺，陣陣幽香，令人陶然欲醉。

南宮白心神爲之一暢，信步走出。

突然，他驚得呆了，他以爲眼睛發生了幻覺。

只見兩個赤身露體的嬰兒，携手同行，白白胖胖，看起來不過三四個月，而且都是男孩。

南宮白閃入花叢之中，喃喃地道：「又是元嬰！一點不錯，不知那兩位高人在此苦修？看起來這兩個元嬰較之『烏雲追月』黃哲夫那個似乎硬朗一些！」

因爲上次黃哲夫那個元嬰雖能蹦蹦跳跳，却未見他說話，但這兩個卻能說話，只是低微得像蚊子叫。

南宮白不由駭然，再也不敢妄動，因爲練成元嬰，須半甲子以上的工夫，而且須有道基，上次不知，以致鑄成大錯！

兩個元嬰携手走到一株矮樹之下，「唧唧喳喳」，不知說了甚麼話，立即上了小樹，坐在枝椏上。

這小樹十分奇特，白幹紅葉，而且菓子十分奇特，一串串的好像葡萄。

只見兩個元嬰摘了葉子，往口裏送，吃得津津有味，盞茶工夫，樹葉被吃了大半，而且小肚子暴漲如鼓，非常可愛。

南宮白越看越可愛，更想過去抱著親一下，然而，他這次有了戒心，再也不敢動彈一下。

兩個元嬰下了小樹，走到小溪邊，掬水而飲，撅著小屁股，十分滑稽。

南宮白心想：這小樹見所未見，必是天地鍾靈之物，至於溪水之中，恐怕也是地心寒泉，非一般水可比。

這時南宮白才看出，兩個元嬰一個是禿頭，另一個頭上束着一個道髻，不過很小。

南宮白心道：「難道這兩個修練之人是一僧一道？」他心中一動，忖道：「莫非是『龍僧』、『虎道』？」

但他立即又推翻此種想法，他認爲「龍僧」、「虎道」雖然功力不凡，未必能練成元嬰。

那麼會是誰呢？會不會是三個銅人之二？

就在他思忖之間，兩個元嬰又携手而去，沒入花叢之中。

南宮白心知這裏有兩位絕世高人，停了一會，見無動靜，立即走了出來。

他首先走到矮樹之旁，好像矮樹上有一股淡淡的幽香，心想，看那兩個元嬰吃得津津有味，這樹葉一定很好吃。

他也是一個童心未泯的大孩子，好奇心一動，就摘了一把放入口中。

那知此葉聞起來很香，到了口裡卻完全相反，說酸不酸，說辣不辣，總之，令人噁心。

他以爲上當，正要吐出來，那知此葉經口中唾液一泡，立即溶化，順喉而下。

南宮白吃了一驚，心道：「萬一這樹葉有毒，那才冤枉呢！」

但既然下了肚，急也沒用，心想，口中怪難受的，何不飲點溪水！

他走到溪邊，這次可不敢大意，先伏下身子聞了一陣，沒有異味，然後再掬起少許嚐了一下。

這一次大出意料，這泉水甘甜可口，而且奇涼砭骨，他一連飲了數十口，才盡興而罷。

不一會肚中「嘩啦嘩啦」直響，不由吃了一驚，趕緊找了個小山洞坐下，運氣調息。

不到盞茶工夫，肚子響聲已停，却感覺泥丸宮中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又是盞茶工夫過去，突感天靈上好像開了一竅，微微睜目一看，不由吃了一驚，原來是一個元嬰，站在他面前。

南宮白趕緊收攝心神，因爲他萬分激動，無意之間，練成了元嬰，他相信這和那株矮樹和泉水都有關係。

而上次黃哲夫在那絕壑中練成元嬰，也與朱菓有關，這種靈秀之物，可遇不可求，再加上深厚的功力基礎，即可修成元嬰。

南宮白收攝心神，只見那元嬰比剛才那兩個略大，正是自己的型態，蹦蹦跳跳出洞而去。

南宮白由洞中望去，只見這元嬰兩手叉腰，站在草地上，好像在撮口大叫，但聲音却不大。

不久，另外兩個元嬰又携手而來，發現這個元嬰微微怔了一下，終於走了過來。

南宮白這個元嬰兩手叉腰，大有睥睨一切之概，揚起小拳頭，向其中一個元嬰當胸搗去。

南宮白雖然焦急，却不能出聲不能走動，只見那個元嬰一挺胸，挨了一拳。

「蓬」地一聲，那元嬰退了一步。

另一個元嬰好像不服氣，揚起小拳頭又向南宮白這個元嬰搗來，「蓬」！南宮白這個元嬰晃了一下，那個元嬰却退了一步。

這一來兩個元嬰也動了眞火，一齊揚起拳頭，向他搗來。

南宮白這個元嬰也不含糊，橫掃直斫，居然也有姿勢，而且小拳頭還帶有風聲呢！

「蓬蓬」兩聲，那兩個元嬰被震出兩三步，携手逃走，不知去向。

南宮白心中一動，他認爲這元嬰等於一個人的第二生命，個性像自己一樣，剛才自己的元嬰，好强鬥勝，以寡敵衆，毫

無懼色，正和自己的個性一般無二。

這元嬰蹦蹦跳跳進入洞中，立即消失，而南宮白已覺出是進入自己的泥丸宮中。

南宮白一躍而起，走出洞來，心中這份高興可別提了，想不到無意之中練成此種絕學。但他又不甚了了，練成元嬰又該如何？是否是要再精進一步？

突然，數十丈外花叢中走出一僧一道，南宮白不由一震，果然沒有猜錯，正是「龍僧」和「虎道」。

「龍僧」和「虎道」乍見一銅人，也同時驚噫一聲，因為他們也看到了剛才南宮白那個元嬰，他們自知對方功力比他們深厚。

「龍僧」宏聲道：「施主的成就遠在老衲和虎道友之上，可喜可賀，施主大名可否見告？」

南宮白道：「大師過譽了，在下研練此學，已逾一甲子，但仍難大成，十分慚愧，兩位高人有此成就，亦非朝夕之功，令人敬佩，至於在下之名，暫時恕難奉告，尚請見諒！」

「龍僧」道：「既然如此，老衲告別了，不過老衲有一言相告，此谷為元始幽地，人跡罕至，且靈物極多，施主既已發現，也算有緣，尚希暫時保密，勿讓別人知道，因研練元嬰眞氣，必須常食此樹之葉及泉水，才能速成！」

南宮白道：「元嬰何時可以練成？練成又怎麼樣？」

「龍僧」、「虎道」不由一怔，他們本以為南宮白乃世外高人，却說出此種外行話來，不由疑心大起。

但對方練成元嬰乃是事實，有此成就，非一甲子以上不可，有此成就而不知何時練成，這簡直是個大笑話！

然而，「龍僧」和「虎道」也不敢小覷對方，況且他們都是極為光明磊落之人，對方既然相問，就不能不回答。

「龍僧」道：「以施主的造詣，約一年時間即可合而為一，那時意念一動，即可傷人，假如再苦修十年，即可練成金剛不壞之體！」

南宮白道謝一番，兩位高人立即出壑而去，南宮白不由大喜過望，在這絕壑苦研三天，長嘯一聲，向絕壁上掠去。

兩次借力，已站在絕壁之上。

* * *

南宮白上了絕壁，突然想起明天就是銅人大會之期，立即趕往斷腸崖。

第二天初更不到，南宮白已趕到大會會址，此處名叫斷腸崖，並無奇特之處，只是比較險峻，而且四週石筍林立，有的高可數丈，粗可兩圍。

石筍中間，有一片平坦之地，乍看是土地有青草，事實上乃是一個浮沙沼，只要陷入，立即沒頂。

南宮白隱於一根大石筍之後，向浮沙沼望去，浮沙沼上一個人影也沒有，但四周石筍林中，却有人影晃動。

因為今夜是三月十五，一輪明月已由東山升起，照得這石筍林中有如白晝，只要有人影晃動，絕瞞不過南宮白。

時間過得好像很慢，南宮白凝視著浮沙沼，已過了三更，仍然未見一個銅人現身。

三更將近，月正中天，石筍的影子都縮短了一大半。

突然，一陣「嘩啦嘩啦」之聲傳來，只見兩個銅人疾馳而至。

南宮白猜測這兩個銅人必是「混沌叟」和綠毛幫幫主。

兩個銅人站在浮沙沼邊沿，不言不動，似在等待。

又過了盞茶工夫，「嘩啦嘩啦」之聲再起，三個銅人聯袂而至。

先來的兩個銅人長身掠入浮沙沼之上，好像站在平地上一樣，三個銅人一打手勢，也掠下浮沙沼，呈包圍之勢，將兩個銅人圍在核心。

南宮白心中瞭然，這三個銅人正是在幽谷中演練陣法且持有一柄天魔傘的那三個。被包圍的兩個銅人，極可能是「混沌叟」和綠毛幫幫主。

中央兩個銅人先發制人，沈喝一聲劈出三掌，三個銅人其中一個喝聲「變！」人影交錯，眨眼工夫交換了位置。

三道無儔的掌風同時落空，「蓬蓬蓬」三聲，沼泥濺起一蓬花雨，「嘩嘩」洒下。

中央的一個銅人微微一怔，立即與另一個打個手勢，兩個人同時出手，各自擊向三個銅人空隙之處。

三個銅人身形不動，蓄勢以待。

那知兩個銅人這一掌是虛招，半途收回，全力擊出三掌。

三個銅人再喝一聲「變！」向相反方向循環，同時擊出一掌。

「蓬蓬蓬」，接了三掌，三個銅人竟被震退一步。

兩個銅人獰笑一聲，奇招迭出，不容三個銅人變陣，聲東擊西，指前打後，三個銅人竟有點手忙脚亂。

突然，三個銅人其中一個喝聲「再變！」同時撤出紫芒閃閃的天魔傘。左循環，右循環，弄得兩個銅人眼花撩亂，只聞「噹噹噹」三聲，三柄天魔傘擊中兩個銅人身上，銅屑紛飛。

原來兩個銅人下體銅褲已被震碎，露出了衣衫，這一來三個銅人更增加了信心，左一傘，右一傘，逼得兩個銅人團團轉。

「噹噹」之聲不絕於耳，銅屑紛飛，沼漿四濺，兩個銅人在對方陣法之下，顯然無法佔得上風。

不到五六十招，兩個銅人下體的銅衣已全被震碎，而且身體也濺了沼漿，十分狼狽。

這時浮沙沼石筍之中，人影幢幢，顯然武林高手都在探頭觀看。

那知這時浮沙沼上情勢大變，只見其中一個銅人身法乍變，快逾飄風，疾抓對方手中的魔傘。

那個銅人正要撤回魔傘，已是不及，兩人用力一奪，只聞「克察」一聲，魔傘一折為二。

這一來搶傘的銅人心知上當，這是一柄假的，立即又撲奔另一個人。

南宮白猜出這搶傘的銅人必是「混沌叟」，剛才處在被打狀態，乃是觀察對方虛實，並非技不如人。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 珍珠花僞說已殺死關天虹，令關洛奇當下暴跳如雷，憤怒不已，乍見李文揚與珍珠花二人的神韻，頓生恨意，言語間發生衝突，突然一聲慘叫，珍珠花嘴角滲血，倒在地上，關洛奇則中了珍珠花的三支蜂尾針，滿面黑氣，身形顫抖不已，珍珠花命人將關天虹帶出，好讓二人一聚，關天虹見其父受了重傷，要替父報仇，此時，展雲龍掣出金魔神……

新派武俠長篇／道遙客·文　可飛·圖

# 金魔血指環

## 細述當年慘事　功遇恩公後人

喬五娘氣得大笑一聲，道：「你認爲我會拿解藥給你麼？」

展雲龍揚了揚手中的金魔神，不屑的道：「妳一定要給，因爲妳丈夫的性命還操在我們的手中，如果妳遲延一刻，妳丈夫活的希望就減少一刻——」

「哼！」喬五娘氣得哼了一聲，道：「今夜我姓喬的遇上了鬼，惹不起你們——」

她恨恨的自懷中拿出一個玉瓶，抖手甩給了珍珠花，怒沖沖的瞪了展雲龍一眼，大叫道：「我們走着瞧！」

人影搖晃，閃身消失在黑黝黝的長夜裡，一場勾心鬥角之會，總算得到暫時的平息……

*　*　*

一片蔚藍的天空中，只有一輪渾圓的太陽，閃射出道道耀目的光芒，斜斜的洒落在地上。

清風徐徐的吹來，拂在樹梢，抖落下枯黃的葉子，輕輕的洒在地上，這雖是一個艷陽天，却已有着秋的蕭瑟了，不是麼，那青綠的葉子已逐漸透黃了……

「得得得得！」

自那迤邐而下的小道上傳來一連串輕微的蹄聲，在艷陽輕照中，一個青年孤獨的跨着一騎緩緩馳行。

他抬頭望了望空中的浮雲，腦海中疾忖道：「又是一個凄涼的秋天，將要自今天開始了……」

他落寞的抬頭望着前途，心中有一絲苦澀的惆悵湧進心頭，一絲絲塡不滿的空虛泛進心裏，面上浮現出一種蕭索而苦悶的笑意，刹時，有數個影子如幽靈樣的鑽進他的腦海，也呈現在他的眼前，迷霧樣的迷惘，他恍如沉思在我的幻想中。

「忘了吧！值得懷念的人……」

在他心底裏有這樣的低吼，雖然他盡量克制自己的思緒，可是，鐵心寒、慕小寰……等，這些少女的影子依然盤旋在他的面前，他落寞的長嘆一口氣，道：「人是這樣的奇怪的，年齡愈大，煩惱也隨着增多，我這幾日怎會時時都會去想這些令人煩惱的事情，爲什麼我小時候沒有這種落寞的感覺，也沒有想到男女間會有這樣多的苦惱……」

他那豐潤的嘴角弧線上顯出一絲苦澀的笑意，雜亂的思緒像繚繞的絲團緊緊的纏住了他，使他那空寂的心更惆悵了。

「嘿——」

遙遠的空中突然響起一聲冷的低嘿聲，這笑聲來得太怪，使展雲龍悚然一驚，他凜異的朝四處一望，空盪盪的大道上居然沒有一人。他怔了一怔，忖道：「這笑聲明明就在這附近，怎的會沒有人……」

他懷疑的搜索了一陣，耳際突然傳來一陣蹄聲，展雲龍呆了一呆，遙遙看見幾個黑衣騎士朝這裏奔了過來。

他見這些人身上斜背長劍，腰紮英雄巾，便知是一批江湖人物，他這時不願多惹是非，低着頭直馳，根本不看前面奔來的騎士一眼。

「嘿——」當先這個身穿黑衣，濃眉大眼的漢子低嘿一聲，突然一揚手，身後的騎士隨着刹住了勢子。

這漢子望着低頭而行的展雲龍，道：

「喂，小子，誰叫你走這條路的？」

展雲龍眉頭不覺深深的一皺，冷冷的望了這漢子一眼，然後非常悠閒的低着頭催馬行走，當胯下的坐騎行過這羣人的身邊時，他有意無意的哼了一聲，輕輕的哼聲僅只他自己可以聽見，可是却顯示出他是多麼的不快活……

「嘿——」那漢子氣得嘿嘿一笑，道：「小子，大爺的話你聽見沒有？」

展雲龍故意向四處張望了一下，然後淡淡的道：「是你跟大爺講話？」

這濃眉大眼的漢子一愣，沒有料到一個年輕的小子竟敢佔自己的便宜，他哎哼了一聲，道：「我李二爺正是問你……」

當他的目光緩緩投落在展雲龍坐騎的後面時，他不禁怔住了，本來還要說幾句狠話，却被擱在馬鞍後面的那隻沉重的金魔神而嚇了回去，他寒悚的一顫，回頭道：「王痲子，你瞧瞧那東西是不是……」

王痲子神氣一變，道：「金魔神，金魔神……」

李二爺的身子隨着王痲子的話聲而顫抖，他睜起了兩隻銅鈴般的大眼睛，直楞楞的落在展雲龍的身上，滿是詫異與不信之色，他心中有一個疑團，忖道：「這小子難道便是血指金魔？不會，血指金魔那會這樣年輕，我姓李的可不能讓這小子騙了……」

他心中疑念一生，問道：「喂！小子，你是誰？」

展雲龍淡淡的道：「讀書的文子，這位爺，你喚住在下有何指教。」

李二爺嘿嘿道：「看你也不像是個練家子，小子，這條路已是我們當家的劃下禁道，專等血指金魔展雲龍路過，你這小子難道沒有眼睛，也不看看我們留的標誌……」

展雲龍心中一震，目光輕輕一瞥，果然看見道路兩旁有一枝三角杏黃旗插在地上，他腦海中意念一湧，忖道：「這又是什麼人？難道是日月山下派下來的……」

他故意惶悚的道：「在下沒有看到，不知貴當家的在此等人……」

王痲子悄悄對李二爺道：「二爺，你看這小子會不會就是那點子……」

「嘿！」李二爺嘿地一聲，道：「諒這窮酸也不像，血指金魔人高馬大，聽說身子有八尺，巴掌有個鐵鍋一樣大，你看這小子那副德性，他也配我們當家親自出手，嘿，王痲子，你不要給人家嚇破膽了，憑我們兄弟在道上混的還不錯，怎麼見了人家就嚇得像他奶奶老鼠見了貓……」

王痲子讓李二爺給罵了一頓，心中登時有一股惱火湧上來，他看了看展雲龍，指着金魔神，道：「小子，這東西是從那裏來的？」

他身形斜斜一飄，自馬上飄落在地上，伸手一拉金魔神，只覺沉重的抬不起來，他心中大顫，身子一個搖晃，差點給壓倒了下去，王痲子吓得神情一變，急忙脫手丟在地上，他暗暗呼了一聲：「好沉重……」

展雲龍哈哈一笑道：「王大英雄，你說的是這個東西嗎？路過前面村子時，偶而在地上發現的，見這東西通體金光，一定是金子做的，小的貪心，就順手撿了回來，二位爺爺只要放過小的，等我到金店換了它，分給二位幾兩……」

李二爺沒有想到憑王痲子那樣渾厚的腕力，居然連這個金魔神都拿不動，他心中一驚，嘴裏說道：「將這東西拿回去，送給當家的……」

展雲龍急忙搖搖手，道：「使不得，小生雲遊四方，好容易撿到這麼一大塊金子，準備回去納個小妾，享享清福，如果給你們搶了去，我豈不落一場空歡喜，二位幫幫忙，不要動這東西的腦筋，小生明年準備去考狀元，若一舉而中，小生定會給你們個一官半職，說你們廉潔可風，見財不要……」

王痲子伸手一推展雲龍，道：「去你的，少在這裏嚕嗦……」

展雲龍身子紋風不動，大叫一聲，道：「好呀，你們要強搶——」

他右掌在空中虛虛一抓，金魔神陡地自地上飛起，緩緩落在他的手中，這一手神技的顯露，立時將這羣漢子震懾住了，全都啊了一聲，吓得紛紛倒退。

王痲子顫聲的道：「我的媽呀，這不是變戲法吧？」

李二爺額上漸漸冒出了汗珠，他雙目通紅，畏懼與憤怒交織成一副可怖的形象，他聲音抖顫的道：「閣下眞是裝得好像，兄弟幾乎要給你矇住了，要不是你最後露那一手，我還看不出是個行家呢。」

展雲龍冷冰的一笑道：「李大爺言重了，區區這點道行在王、李二位師父眼裏還差得太遠，承蒙照顧小弟，在下只好略盡一己之力。」

李二爺面色蒼白，顫道：「我老弟只是個無名小卒，以閣下這種身手當不會和我兄弟爲難吧，剛才得罪之處請不要與我兄弟計較……」

展雲龍最恨這種仗勢欺人的小人，他的目光隨着一冷，射出了一股令人寒顫的冷芒，冷冰而含有不屑的道：「這很難說，如果你們不犯在我的手裏，在下決不會和你們這種小人計較，但是，今天是你們找上我，在下只好略略施一點手段，讓你們知道什麼是眞理……」

「嘿——」一道黑影如電閃般的自馬上閃射出來，他身在空中大叱一聲，揮劍迅捷的劈了出來，道：「諒這小子也沒多大道行，李二爺，我先上——」

展雲龍鼻子裏傳出一聲冷哼，滿含不屑與憐惜的意味，他對這個漢子的攻勢連正眼也不瞧一下，緩緩舒出金光流灑的金魔神向上一揚，一蓬血雨斗然洒出……

「哇——」空中迴盪着這漢子臨死時的慘嚎，他的身子隨着鮮血與人影墜落在地上，血肉混淆着擊碎的腦骨，形成一副淒慘的景像……

展雲龍淡漠的一笑道：「這就是榜樣，誰還要試試，嗯？」

冰冷的話聲裏，沒有一絲的氣息在內，飄進每個人的耳中，彷如是一柄大捶敲進他們的心中一樣，這僅剩的五六個人俱駭得僵立在地上，沒有人敢動一動，就像是在聆聽着一個執法者宣判他們的罪狀似的，駭得身上泛起了劇烈的抖顫……

王痲子顫聲的道：「大人不記小人過，這位爺可以放手了。」

展雲龍嗯了一聲，道：「你說的不錯，我是可以放手了，可是你王大麻子剛才所表現的神氣到那裏去了，假如我是個不會武功的人，你現在會放過我麼？王麻子，你說話呀——」

王麻子只覺心底裏涼氣直透天庭，一條命幾乎丟了半條，他目中透出一股畏懼之色，顫聲道：「爺，你原諒小的無知，我王麻子只是隨李二爺出來巡視，這是奉我們當家的命令，是不得已的事情……」

展雲龍冷冷地道：「你們當家的是誰？」

王麻子恭聲的道：「我們當家的是劍聖門一字劍姚大雄，前日接到日月山喬夫人的手示，務必要將你截住，給日月山報仇……」

展雲龍心中一震，沒有料到喬五娘爲報一箭之仇，不惜遍發綠林帖，要所有的武林人物和自己作對，他冷笑一聲，道：「姚當家的現在那裏？」

王麻子指着前面，道：「我們當家的坐鎮『姚家莊』等待各路弟兄回報關於你老的信息，只要一有你的消息，他會率領着手下來追尋你的踪跡……」

展雲龍哼了一聲，道：「你們通通給我下馬，前頭給我帶路……」

李二爺和王麻子互相看了一眼，誰也不敢再表示什麼，他們彷如是個木頭人一樣，命那身後跟來的漢子下馬，等待展雲龍的發落。

展雲龍端坐在馬上，作了個手勢，李二爺等大步向前行去，連自己的坐騎都不要了，遠遠望去，好像是一個牧人在追逐着一羣羊似的，看來非常好笑。

這段路雖然不算短，但總算挨到「姚家莊」的村頭了，路上行人漸多，俱愕愕的望着李二爺等這副窩囊像，而李二爺和王麻子也像是喪家之犬，垂頭喪氣的連一點精神都沒有，那副德性簡直是給「姚家莊」丟盡了人。

路上，一個頭戴瓜皮小帽，身穿黑緞子大襖的中年漢子，手提一隻鳥籠，搖搖晃晃的走來，嘿嘿笑道：「老李，你這兔崽子，怎麼愈來愈沒出息了，本老爺派你出去看看瞄頭，你非但沒有回來，怎麼連馬都給丟了，姚家莊如果都養你們這樣的飯桶，我們還能在江湖上混！」

李二爺算是瞎鼈遇上了老烏龜了，連大氣也不敢吭一聲，他偷偷的斜睨了展雲龍一眼，低聲的道：「我的爺，你老可以放我們了……」

展雲龍冷漠的望了那個歪戴帽子斜瞪眼的漢子，道：「他是誰？」

李二爺面上一陣蒼白，顫聲道：「他是敝當家的大表弟，浪子洪——」

浪子洪是這裏地方上的一霸，仗着姚大雄的勢力，終日在這裏闖大街，走小巷，遇上不順眼的人就動手揍人，是個不務正業的小地頭蛇。

展雲龍冷笑一聲道：「浪子洪——」

浪子洪可沒見過展雲龍，一見他高聲的叫喊自己，得意的哈哈大笑，三步併作二步跑來：「嘿嘿，你也知道我浪子洪這名字，是不是在我表哥那裏聽來的，嘿嘿，我浪子洪拳打四海蛟龍，脚踢南山猛虎，過路的英雄豪傑，只要路過我姚家莊，沒有不先投帖拜望我老人家的，嘿嘿，朋友你是那裏來的……」

這小子眞功夫倒沒什麼，可是那片嘴皮子可眞不含糊，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專愛嚇唬那低三下四之人。

這小子一見展雲龍和李二爺等一夥，就知道是和自己差不多身手的人，滿以爲先上來吹噓一頓，好顯顯自己的威風，他這裏一吹，那李二爺和二麻子可急了，兩人暗暗焦急，暗暗的叫道：「我的爺，要吹也得看看人，你這樣不知死活的亂吹，當心砸鍋……」

展雲龍嗯了一聲，道：「浪子洪，你在這裏行走幾年了？」

浪子洪得意的道：「嘿嘿，在這裏我可混了不少年，論輩份在此手屈一指，論家道，我也是望族，你這小子要想在這裏混混，可得跟我浪子洪學學，準不會叫你吃虧……」

展雲龍伸手一抓浪子洪的衣服，拉了過來，道：「你給我爬過來！」

浪子洪一愣，沒有料到這個陌生的青年居然敢出口罵人，他似乎呆了一呆，指着展雲龍，道：「你是什麼東西？敢對大爺這麼沒禮貌……」

展雲龍面上一冷，眉宇間突然罩上了一層煞氣，他雙目神光如電，逼落在浪子洪的臉上，截釘斷鐵的道：「你要是不給我爬過來，我就對你不客氣——」

浪子洪出道至今，還沒遇上這樣令人寒心的事情，他暗中直顫，心中居然起了一絲懼意，不自覺的移前幾步，昔日的威風已不知溜到何處，顫聲的道：「你要幹什麼？」

展雲龍伸手將他抓起來，舉在空中，道：「我要你的命——」

浪子洪嚇得大叫一聲，道：「你放手，我們有話好說，這姚家莊的當家的是我表哥，你要是殺了我，我表哥會找你，朋友，我看你也不是個殺人的高手，何不放過我這次……」

他平日只是會欺侮那些老實人，遇上眞正的行家，只有傻眼的份兒，這時哭喪着臉在空中哇哇大叫，那種模樣眞讓人噴飯，眞不知道姚家莊是怎麼混的，盡出這些無能的小人，要是眞的對上場，面子可丟大了。

展雲龍將浪子洪輕輕放在地上，道：「帶我去見你的表哥，你這小子大概平日只會欺負善人，沒做過一件好事，現在我命你走一步跪一步，一直跪到你表哥那裏……」

浪子洪顫聲的道：「這……」

展雲龍低喝道：「不要廢話，當心我一掌劈死你……」

他隨手輕輕一揮，一股渾厚的大力如山似的撞向路旁的一塊豎起大石上，只聽砰的一聲大響，那豎起的巨石彷如遭巨雷一擊似的，石屑濺射，直被擊得碎濺而飛。

浪子洪看得大驚失色，沒有想到這個可怖的煞星有這樣高的功力，他暗呼一聲「我的媽呀，這眞正碰上行家了。」吓得身子一軟，跪在地上，大聲的道：「我的天，你千萬別劈我，小的跪就是了……」

他這時只圖保全那條殘命，根本顧不

得自己昔日的威風與面子，果然走一下跪一下，由於這小子平日魚肉姚家莊，得罪了不少人，那些鄉民一見浪子洪這份慘狀，俱停足而觀，暗暗好笑，沒有一個人可憐這小子。

姚家莊雖然是個小鎮，却也街道林立，商店雲集，這時正值買賣時分，行人如織，許多人都跑出來看浪子洪出洋相，浪子洪一路跪去，膝蓋骨處痛苦刺骨，鮮血染紅了大片，嘴裏不停的發出痛苦之聲，但他可不敢停下來，只好一步一步的挨到鎮中央的那棟大屋之前。

屋前，一棵槐樹，四處停着十五六匹馬，門前有四個佩劍的漢子守在門口，這四個漢子一見浪子洪慘兮兮的跪行過來，俱是一愣，詫異的望着展雲龍。

浪子洪痛苦的道：「快去通報大爺，說我們姚家莊今天可砸了……」

這四個漢子一見瞄頭不對，立時有一個人奔到裏面，展雲龍目光冷煞，押着這羣窩囊廢物，端端的坐在馬上。

他抬頭望着天空薄薄的浮雲，對身前的事彷如不覺一樣，他腦海之中幻出幾個不同的意念，忖思着如何去應付今天的場面，他知道姚大雄能和日月山套上關係，必不是個簡單易與之輩，至少他得有着充分的準備……

當他瞥了跪在地上的浪子洪一眼，他不禁有種小人低賤的感覺，有許多人在人面前喜歡誇自己的偉大，而當苦難來臨時，又會表現出求助無告的可憐相，浪子洪就是一個好例子，那種表現似乎不像是人所應表現的……

屋裏，響起一連串沉重的步履聲，不多時，自裏面走出四五個青衣漢子，他們簇擁着一個滿臉紅潤的胖子緩緩走了出來。

浪子洪彷如看見了救命之星似的，向前爬了幾步，道：「趙爺，我浪子洪可栽了！」

這個滿臉紅潤的大胖子，眉毛一皺，顯出極爲不屑的樣子，他僅僅是嗯了一聲，冷刄似的目光陡地落在展雲龍的身上，在他身上略一打量，道：「這位兄台，貴姓？」

展雲龍見這趙姓胖子陰沉中透着穩健，絲毫不爲眼前這副慘景所動，頓時知道遇上了勁敵。

他冷漠的一笑道：「姓展，趙爺，你的大名是……」

這胖子心神一顫，紅潤的臉上泛起一陣輕微的抽搐，顯然他已看出對方是誰了，尤其是那個展字所代表是什麼，只有他自己心裏明白，他露出一絲勉强的笑意，道：「沒想到是展爺，在下趙福瑞失敬了。」

展雲龍一怔，他做夢也沒想到這個滿面紅潤的胖子就是聞名江湖的「流雲派」高手八荒神劍趙福瑞，傳言這個人單劍力劈十雄，獨手私闖天山，是當年一個大露鋒芒的一代劍手。

展雲龍正容的道：「久仰，久仰，原來是八荒神劍——」

八荒神劍趙福瑞冷煞的目光淡淡的瞥了浪子洪及李二爺等一眼，面上有種詭異的神色，拱手道：「展爺，承蒙閣下教訓這羣小子一頓，在下十分感激，現在請看在小弟的份上，就放他們一遭……」

嘴裏雖然說的客氣，骨子裏却含有憤怒的敵意，展雲龍豈有聽不出來的道理，他暗道一聲好厲害，面上毫不動聲色的道：「全憑趙兄的吩咐——」

趙福瑞寒着臉對浪子洪道：「展爺已經放過你們了，還不快走——」當浪子洪等亡命的奔進屋裏的時候，這位八荒神劍趙福瑞轉首朝展雲龍一笑，道：「展兄，請裏面坐，姚先生請兄弟代請展兄……」

展雲龍鼻子裏重重的哼了一聲，道：「姚當家的派頭倒不小……」

八荒神劍趙福瑞面上露出一種極爲冷漠的笑意，裝着沒有聽見，閃身向大屋之中行去，道：「在下給展兄領路……」

展雲龍望着這個身體健壯的高手，心裏陡地生出一股煞意，他僅是淡淡的一笑，隨着趙福瑞向裏行去。

穿過一條長廊，眼前出現一片植滿百花的大花圃，馥郁的花香隨風飄來，展雲龍只覺心中一淸，長長的吐了口氣，碎石舖的一條小徑直通假山的後面，一棟樓閣依着山勢而築，在閣樓上橫着一塊巨匾，「英雄會」三個篆體大字淸晰的閃現出來。

陡地，自那假山後面奔出一個青衣綠鞋的小女孩，手中持着一柄寒光閃閃的長劍攔住了展雲龍的去路。

趙福瑞溫和的道：「小芳，妳這是幹什麼？」

這紮着兩條大辮子的小女孩，睜着兩隻黑白分明的眸子盯在展雲龍的身上，嘴角一哂，問道：「趙伯伯，這個人就是欺負我們姚家的人麼？」

趙福瑞輕喝道：「小孩子不要亂說，快讓開路。」

這小女孩小嘴一嘟，道：「不，我要看看什麼人敢這樣羞辱我們的人，趙伯伯，你不要管，我姚小芳可得向他領教一番……」

這小女孩僅八九歲，學着江湖人的口吻，幼稚中含有沉穩，八荒神劍趙福瑞哈哈大笑，道：「你這孩子，太不像話了……」

言下竟沒有阻止之意，姚小芳雖然天眞，確有父風，年紀小小居然絲毫也不怕事，她斜劍一抖，道：「喂，你跟不跟我動手？」

展雲龍哈哈大笑道：「小妹妹，我不跟妳動手——」

姚小芳冷冷地道：「你不要瞧我小，手下的東西可不小，你如果不和我動手就請滾出去，我們姚家莊可不歡迎你……」

這話可不簡單了，顯然這小女孩是有人教唆，故意來羞辱展雲龍，展雲龍不悅的瞥了趙福瑞一眼，道：「趙兄，我看還是你來吧！」

趙福瑞不敢和對方那湛然的目光相接，急忙將頭轉了過去，他像是故意要出出展雲龍的醜像，道：「那就請展兄教訓教訓這孩子……」

展雲龍一怔，道：「趙兄，這樣太過份了……」

姚小芳斜劍一抖劈出，淸叱道：「有甚麼過份，你羞辱我們的人，難道我們就不能羞辱你……」

劍光繚繞顫起，手勁竟然大得出奇。

展雲龍沒有料到這小孩子的功夫居然是得之眞傳，暗中略略一驚，身子隨勢輕輕一晃，道：「小妹妹，妳還是先到那邊去玩吧，小心握着劍……」

他此刻把一股憤怒之火，盡量壓制下去，伸手幻化的一抓，輕輕抓着姚小芳手中的長劍，道：「小妹妹，手法不錯，以後還要多練習。」

姚小芳神情一變，粉靨上立時蒼白，她沒想到對方輕輕一揮便將自己的劍抓着，羞得拿着長劍奔了出去，消失在花園之中。

「嘿——」自樓閣裏響起一聲低嘿聲，道：「好手法，趙兄，貴客來臨還不快請……」

這低沉而中氣十足的笑聲，彷如是響起的長嘯，震得展雲龍耳中嗡嗡直響，他暗驚對方功力的深厚，對姚大雄的實力潛力不禁又作了另一番的估計。

八荒神劍趙福瑞淡淡的一笑道：「展兄，裏面請坐——」

展雲龍冷漠的笑了笑，併肩和八荒神劍趙福瑞向那閣樓之中行去，一束火花自裏面隱隱透出，在那燃起的火炬之下，一個身穿藍色長袍的中年文士巍巍的立在地上，他一見展雲龍跨進了大廳，急忙上前，道：「展兄，小弟姚大雄有失遠迎了……」

展雲龍淡淡的道：「那裏，那裏，姚當家的言重了……」

姚大雄能在這裏獨樹一幟可不能說是簡單的事，非但要靠他那身本事，還有一雙看人就透的銳利眼光，什麼人只要在他面前一露相，他就能瞧出八九分，這時和展雲龍一朝面，心裏便知遇上勁敵了！他口中不說，心裏可是有數。

他哈哈一笑道：「展兄，在下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幾次想到江湖上會會你，無奈始終沒有這個福份，這次，嘿嘿……你能駕臨寒舍，哈哈，可說是對了小弟的胃口了！」

展雲龍哦了一聲，道：「姚家莊是一方之雄，在下能有緣一會可說是小弟的福份，不過小弟此次經過這裏僅有四個字來批評閣下，尚望閣下不要介意……」

姚大雄一怔，道：「請說，小弟洗耳恭聽……」

展雲龍目中寒光一湧，道：「死——有——餘——辜——」

姚大雄面上凜駭得一陣抽搐，那原有的笑意陡然盡歛，顯然這四個字在他心中佔了極重的地位，他似乎沒料到展雲龍會說出這四個十分刺耳的字，怔了一怔，突然揚聲大笑，獰獰的長笑沒停，隱藏着一股憤怒的厲吼，彷如一個野獸驟然受了重傷一樣……

他略歛笑聲道：「好，好，這四個字對極了，展兄，我們先喝一杯，等會兒兄弟要向閣下討教討教小弟爲什麼會死有餘辜，你可得給我一個明白的交待，可不能讓小弟糊裏糊塗的死去……」

展雲龍冷笑道：「當然，那時還請你不要見怪……」

姚大雄輕輕擊了一下手掌，道：「擺酒！」

在大廳後面響起一聲「是」，自裏面緩緩走出兩個紅衣小婢，她們熟練的將酒餚佈置桌上，然後又悄然的退了出去。

姚大雄伸手讓客，和展雲龍併肩而坐，他斟滿了酒，端了起來，像是語意深長的笑道：「展兄，這是我們的見面酒，乾——」

他這個人還眞豪爽，簡直如多年未見的好朋友似的，那像是隨時都要動手的强敵，但，各人的心裏都有數……

姚大雄今天有點失常，毫無目的地喝着悶酒，顯然有點不大對勁，略有七八分酒意之後，隨手將杯子擲了出去，地上響起一聲碎裂聲，他拍着展雲龍的肩頭，嘿嘿的笑道：「展兄，你說說小弟怎麼死有餘辜，當心說話，我姚大雄雖然是個人，可是有時候也不會做人……」

展雲龍冷冷地道：「怎麼？姚當家的，你還認爲你是個人麼？」

姚大雄一怔，嘿嘿兩聲，道：「先不要動肝火，你還沒有告訴我死有餘辜那四個字的意義呢？」

展雲龍冷笑道：「你是受誰的命令來爲難我的？」

姚大雄想了想，道：「喬姑娘呀，展兄，你不要奇怪我姚大雄怎麼會去聽她的指揮，老實說，魔宗子弟遍及天下，我姓姚的和關大爺有着聯手對敵的約定，你展兄得罪了我們的後台老板和夫人，就等於得罪了我姚大雄一樣……」

展雲龍哼了一聲，道：「所以我說你死有餘辜，自甘受命於他人……」

「嘿嘿——」姚大雄嘿嘿大笑道：「展兄，我不能不佩服你的勇氣，也不能不敬重你的道義，可是你雖然有着超人的武技，却不能和天下所有人爲敵，你總歸要死在別人的劍刃下，曉得麼？有許多人的功夫比你更强，他們只是還沒找上你而已……」

展雲龍淡淡的一笑道：「那是以後的事情，姚當家的，你並不是個聰明人，倘若你懂得是非的話，今天這個場面就不要擺了……」

姚大雄和八荒神劍趙福瑞同時一怔，俱猜不出展雲龍這話中含有什麼意思。八荒神劍趙福瑞霍地站起，道：「酒也喝過了，我們似乎該談談我們的事了……」

姚大雄搖搖頭道：「忙什麼？好朋友既然來了，總不會讓我們失望，趙兄，酒逢知己千杯少，你得向展兄敬酒呀……」

正在這時，自外面奔進一個漢子，道：「稟告主人，門外有自稱蔣平者求見。」

姚大雄那雙火紅的眼睛一瞇，濃濃的眉毛陡地一揚，他哈哈大笑，道：「好靈快的消息，請他進來……」

不多時，只見一個清癯的老人斜背長劍走了進來，他雙目寒光如電，步履沉穩，面上冰冷，在展雲龍臉上淡淡的一掃，冷冷地道：「姚兄，小弟不請自來了。」

姚大雄嘿嘿一笑道：「在下正預備去請呢，沒想到蔣兄自己來了，哈哈，蔣兄，喬五娘必是有什麼交待吧……」

蔣平嗯了一聲，道：「在下奉喬五娘之命，要和展雲龍談談……」

展雲龍目光一冷，道：「原來蔣先生是衝着在下來的，我們是直心腸的人，有

道就劃出來，我展雲龍決不含糊……」

「嘿嘿——」蔣平嘿嘿大笑道：「展兄是快人快語，我蔣平這次遠遠趕來這裏，只負責拿下你的腦袋，回去交差，你不會令小弟失望吧！」

展雲龍沒有料到蔣平的口氣如此托大，他這時胸中熱血沸騰，只覺一股怒火自心中湧了上來，面色一沉，凜然的笑道：「蔣兄只要有本事，在下這顆項上人頭隨時都會奉上，只是我看蔣兄還沒有這個能耐……」

蔣平雙手一掣背上的長劍，嗆然響中，一股寒光抖顫的劍芒如水灑出，他輕輕一抖劍刄，嗡嗡之聲不絕。

面上寒氣一湧，冷冷地道：「這要在手底下見眞章了……」

展雲龍豪邁一聲大笑，道：「喬五娘背信棄義，親口答應流沙門，日月山在一年之中不出江湖一步，那裏想到此名滿江湖的邪道之宗，居然會不顧自己的聲名，而……」

「胡說——」蔣平雙目一瞪，道：「喬五娘雖然答應在一年之中不出日月山一步，可是却沒有答應不管江湖中事，她只要不親自出現江湖，就不算失信……」

展雲龍哼了一聲，斜睨了蔣平一眼，冷冷地道：「你蔣先生在日月山的地位如何？」

蔣平一怔，道：「在下只是喬五娘的一個隨從，當然不能和喬五娘的身份相提並論，這次蒙她授以特命……」

展雲龍將面色一板，道：「你滾，這裏沒有你說話的地方。」

蔣平驟見展雲龍憤怒的叱喝着自己，不覺的一呆，他在江湖上雖非頂尖之人，但也沒有人敢這樣不敬的喝叱他，所以神情略略一變，濃厚的殺機浮現在臉上，他氣得低喝一聲，怒吼道：「你這是什麼意思？姓展的，你說個道理來。」

展雲龍不屑的抬頭望着屋頂，將目光投射在遠方，滿臉都是高傲而又冷漠的神情，他緩緩的道：「關氏父子見着我都不敢這樣無禮，你以一個隨從身份竟敢指名向我挑戰，論資格你不配，我不要你滾，難道還留你在這裏丟人……」

蔣平這時實在不能再忍耐了，他氣得大吼一聲，挺身長劍向這裏衝來，揮起冷寒的劍劈擊而至。

展雲龍身形斜飄，冷笑道：「你這是自己找死。」

蔣平抖劍連着擊出一招，大吼道：「放屁，死的是你……」

一股濃濃的寒意頓時充滿了展雲龍的臉上，他的雙目隨着一冷，冷得有如利刄，深深的穿進蔣平的心裏，使蔣平不自覺的打了一個寒噤，吓得面色蒼白。

展雲龍緩緩的抬起了右掌，冷冷地道：「蔣平，你的命註定在這一掌上……」

蔣平全身大顫，道：「我不信，姓龍的，我們拚了……」

當一個人知道自己沒法逃過一死的時候，他會將心中所有的怯意通通化爲勇氣，作孤注一擲的希望，蔣平此時正是這個意思，他憤怒得一聲大吼，揮起的劍光，化爲一片片碎影，朝展雲龍的身上攻去。

展雲龍的身子僅是靈幻的一晃，化着一縷幽風斜飄而去，自那挺直的鼻子裏傳出一聲冷哼，右掌有如一道黑影似的抓了過去！

「呃！」

疾厲的指勁嘶嘶的穿過蔣平的胸前，五根手指深深的插在對方的胸中，頓時一股鮮艷的血水流了出來……

蔣平發出一聲低呃，淒厲的目光瞪着展雲龍，右手的長劍徐徐的掉墜地上，他喉嚨裏發出一陣十分怪異的聲音，顫聲的道：「你好殘酷的手段！」

展雲龍輕輕一鬆蔣平的身子，冷冷地道：「在你眼中還有什麼，蔣平，我警告過你，不要惹我，你不相信，這就是事實，一個肩負着武林正義的人，永遠不會和邪道共存的，誰叫你是黑道上的梟雄……」

姚大雄神色稍變，問道：「蔣兄，你怎樣了？」

蔣平苦笑，道：「我不行了，姚兄，請你轉告山主夫人，說我蔣平技不如人，徒遭侮辱，記住，有這小子存在的一天，我們大家都不要想混了，你姚兄務必要設法除去這個後患！」

酒意隨着一消，姚大雄想是清醒了一半，他的臉劇烈的扭曲着，抖顫的在抽搐着，一股暴戾的怒色在他臉上浮現出來。

他恨恨的道：「展……你的手段好毒！」

展雲龍淡淡的道：「我的手段只對付黑道中的宵小，姚兄，你如果及早回頭，立心向善，我展雲龍會一樣拿你當成朋友！」

「姓展的，你不要和我說這番大道理，我的心中只有殺死你的意念，只有殺死你才能解去我心中對你的恨意……」

展雲龍黯然道：「姚兄，你這樣做值得嗎？在我進來時曾看見令嬡，她是個很好的女孩子，幼稚中有眞純，你難道不替她想想，要她自小在這種環境中成長，我們是人，是有靈性的人，你總不能連你的女兒都不要了，我相信世上沒有不希望自己孩子有出息的父母……」

劇烈一顫，姚大雄心寒了，他目中閃出一絲淚影，可惜，僅是一刹那間的事，他暗咬牙關，大聲的道：「住嘴，沒有人來聽你的高論……」

展雲龍搖搖頭：「你不要倔强了，我知道，你的良心已受責備，姚兄，你有善良的本性，爲什麼要混在黑暗的環境裏呢！」

「嗆！」一聲清越的劍嘯聲，自趙福瑞的手中響了起來，他執着長劍，緩緩舉在胸前，向前跨兩步，道：「你說的話太多了，展兄，我們還是手下解決吧！」

展雲龍沒有料到八荒神劍趙福瑞會在這時出劍阻撓，他斜睨了趙福瑞一眼，鼻子裏響起一聲輕哼道：「趙兄，要和小弟動手麼？」

趙福瑞陰沉的道：「我們的立場不同，雖然在不同的角度上，在這黑白兩道上，似乎沒有比動手更能分辨出誰强誰弱，展兄，你難道不願和小弟一試……」

展雲龍冷冷地道：「趙兄，你不認爲這是一種冒險……」

趙福瑞冷笑道：「有時候冒險是成功

的開始，只要老夫的任務達成，雖然是冒險也不算過份，展兄，你認爲對麼？」

展雲龍見這個一代劍手頑强不屈，要堅持自己的意見，他曉得這場比鬥勢在難免，只好將金魔神取在手中，輕輕一晃，道：「好！趙兄，在下就陪你走幾招！」

他深知對方劍技奇絕，是一個罕見的劍道高手，所以凝重的掣出自己兵器，與趙福瑞較較身手。

趙福瑞握劍在手，輕輕一揮，幾個流幻的劍花閃出，他長長的吁了口氣，面上冷寒一片，冷冷地道：「這不是試招，而是拚命，展兄，我們動手是沒有招式限制，我希望你手下不要留情，小弟最討厭假仁假義的人！」

展雲龍神情略變，道：「趙兄，你隨便怎樣動手，在下接着就是了！」

趙福瑞能被尊爲八荒神劍，在劍道上確實下過一番苦功，他霍的一抖長劍，低吼一聲，一片耀眼的劍光當頭罩了過來。

展雲龍心中大駭，沒料到對方功力竟是這樣的深厚，雖然僅施了一招，確已顯出功力的深厚，他腦海中意念流轉，電快的忖道：「這個八荒劍手果然非普通人可比，僅此所擊出的劍勢已顯出他劍道的功夫，自己要小心應付……」

身形幽靈似的一晃，自對方的劍刃中飄出，金魔神隨手砸出，但見一道濛濛的金光迎空展出，頓使八荒神劍趙福瑞連眼睛都睜不開來。

趙福瑞滿面駭異的大叫道：「金魔神，金魔神！」

展雲龍冷笑道：「我現在要你們見識這天下第一神器！」

八荒神劍趙福瑞斜揮長劍，迅捷的劈出七八招，這流閃的劍影彷如是羚羊掛角，沒有半點痕跡可尋。

展雲龍氣勢如山，手中神器幻化的推了出去，這時趙福瑞回劍自救，駭得神色大變連連倒退。

「噹！」空中陡然響起一聲清脆的金鐵交擊聲，一道劍光倏地飛射向空中，咚地一聲大響，趙福瑞手中的長劍已穿過屋頂之上，僅餘一枝劍柄在空中搖晃。

趙福瑞駭顫的道：「你！」

展雲龍冷冷地道：「我要殺你易如反掌，但是我不願這樣做。」

趙福瑞神色稍定的道：「你手上戴的是什麼？」

展雲龍冷冷地道：「金魔指環。」

八荒神劍趙福瑞哦了一聲，頓時低下頭，他彷如想起一件什麼事情一樣，嘴唇顫動，喃喃的道：「金魔指環，金魔指環，他就是……」

姚大雄一見連自己義兄八荒神劍趙福瑞都敗下陣來，心神不由劇烈的一顫，他恨得一掣長劍，道：「姓展的，你的功夫好神……」

展雲龍冷冷地道：「姚當家的，你如果要出手的話，在下只得奉陪，不過我有話說在前面，等會兒動手，萬一若有死傷，不要怪我展雲龍沒有事先說明……」

姚大雄嘿嘿笑道：「廢話，那個和你談這個……」

蔣平的重傷激起姚大雄的殺機，八荒神劍趙福瑞的落敗使姚大雄覺得非常難堪，在這雙重的因素下，姚大雄覺得自己再不出手，姚家莊這塊牌子今天就砸在這裏了。

面上殺機一湧，姚大雄冷怒的道：「姓展的，你在我山莊撒野，是個不智的舉動……」

展雲龍見這個一方雄主口氣咄咄迫人，自己有心點化他改邪歸正，似乎是件極不可能的事情，鼻子裏重重的哼了一聲，冰冷的道：「姚莊主眞要不顧犧牲和在下過不去麼？」

姚大雄厲笑道：「我能放手麼？你來莊上傷人動手，根本沒將我姓姚的放在眼裏，僅僅這點，我就不能不管！」

展雲龍濃眉斜斜一舒，自心底之中漾起一股無名的怒火，一絲淡淡的笑意自嘴上浮現出來，他冷冷地道：「姚莊主，這事你管不了，連關洛奇在我面前都不敢放肆，而你！哈哈，僅不過是小小的一莊之主！」

姚大雄氣得全身一顫，道：「你太欺人了！」

他這時盛怒當頭，根本忘了一切的厲害，手中長劍斜斜一轉，在空中圈起了一道光弧，一招「劍影騰空」對着展雲龍的身上劈了過來。

展雲龍身形一晃，道：「莊主，在下得罪了。」

手中的金魔神輕輕斜抖，流灩激濺的金光化作一蓬金芒兜空罩了過去，頓時將姚大雄的長劍逼了回去。

姚大雄見對方一招，便將自己這威勢極大的一招「劍影騰空」逼了回來，心中登時大震，他駭得通身一顫，閃身揮劍劈了出去。

光影流灩，展雲龍自對方的劍刃之下斜飄而出，金魔神兜一半弧，身子向前大踏一步，對着姚大雄手腕之處點去。

「嘿！」姚大雄嘴裏發出一聲低嘿，那抖顫的劍刃陡地轉了過來，朝展雲龍的胸前劃了下來。

「叮！」地一聲脆響，對方身子稍站即退，各自凝重的哼了一聲，姚大雄斜睨了自己手中長劍一眼，只見那鋒利的長刃上，缺了一道像姆指般大的缺口，他心神大顫，腦海中意念流閃，駭得神情大變，恐懼的望着展雲龍。

他疾快的忖道：「這眞是我生平所罕見的第一勁敵，論功夫我自知不是他對手，若要我低頭認輸，我姚大雄寧願一死，也不會做出這種事情！」

展雲龍斜掣手中神器，凜然的逼視對方，靜靜等待對方的致命一擊，可是雙方對峙上片刻，仍沒有立時出手的意思。

姚大雄斜揮長劍，凝重的望着對方，在他心裏湧起一股懼意，確是一種莫名的恐懼，他知道這件事稍有處置不當，姚家莊這塊安靜的樂土將變爲瓦礫不存，全部葬在對方手裏，所以他不得不孤注一擲。

八荒神劍趙福瑞見兩人還要動手，急忙一晃身形搶了出來，濃眉一動，朝向姚大雄行了過去。

他激動的道：「莊主，請不要再動手了。」

姚大雄一怔道：「爲什麼？」

趙福瑞長長的嘆了口氣，道：「莊主

，你難道還沒看出他是誰？」

姚大雄這時怒火高熾，根本沒有時間去分析這件事情，經趙福瑞一說，他鼻子裏重重的冷哼一聲，道：「一個自命不凡的少年有什麼好看的！」

展雲龍聞言大怒，叱道：「你說什麼？」

趙福瑞此刻已經知道展雲龍的出身和來歷，一見兩人轉眼之間又要出手，急忙向姚大雄一搖手，道：「莊主，他是展嘯天的兒子！」

「什麼？」姚大雄顫聲的道：「你是說他便是我的恩公的孩子！」他似乎不信的看了展雲龍一眼，然後搖搖頭又嘆道：「趙兄，你不要開玩笑，此事非同小可！」

趙福瑞凝重的道：「我怎會胡說八道，這是有事實根據……」

展雲龍跟着也是一愣，他自認身世如謎，連自己目前都不知爹爹到底是死於何人之手，何況爹爹之名幾乎沒人曉得，而今天從趙福瑞口中聽到爹爹的事情，豈不令展雲龍大爲驚異，他詫異的望着趙福瑞，道：「你怎麼知道我爹的名字！」

趙福瑞面上一黯，道：「令尊是在下仁義兄長，我兄弟身受令尊救命之恩，至今沒有機會報答，今日能親眼見着他的後人，怎不令我兄弟高興……」

姚大雄還是不信的道：「趙兄，你怎麼知道他一定是展嘯天的兒子？」

趙福瑞苦笑道：「你難道還沒看出他手上的金魔指環，這指環傳自展家，當年我兄弟遇難之時，不就是這指環主人所救！」

「哦，我怎麼連這件事都忘了……」

他歉意的瞥了展雲龍一眼，道：「展少俠，請原諒在下得罪之處，如果我姚大雄知道你是我那恩人展嘯天的兒子，我縱然是挨上二刀也不和你動手，來，來，我們是不打不相識，你我喝一杯！」

這個人也是個直爽漢子，自知展雲龍是自己恩人之子後，原來的仇恨頓時化除而去，他連忙請人置酒，雙方喝將起來，不過這次是愉快的，不含絲毫火藥味……

席間，展雲龍想起爹爹的慘死，心中就有一股哀傷的痛苦湧進心湖，那慘痛的回憶及加諸在本身幼時遭遇的痛苦，使這個青年悲哀盈眉，片片慘然之色自臉上佈起！

他長長的嘆了口氣，道：「二位怎會認識我爹？」

「唉！」一聲低沉而憂鬱的嘆息從趙福瑞的嘴裏發出，他目中湧現出一片隱隱的淚影，慘然的道：「令尊對我兄弟有再造活命之恩，這話要從十幾年前說起了，若不是令尊救助我兄弟，我和姚莊主也不會活到今天了……」

展雲龍一怔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趙福瑞淡淡一笑道：「往事如煙如夢，至今想來猶有餘恨，晃眼之間快近二十年，而我們也由中年變成老年，這時間也過得太快了！」

他那旋轉的腦海中刹時又浮現出過去的往事，有如那淡淡的雲霧，自幻霧中浮現出歷歷如繪的幕影，片片段段的閃進了這老人的心中……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時間雖久，這件事則沒有因時間而冲淡，相反這兩個人時時都會去追憶這件事，常常在夜涼人寂的時候，姚大雄和趙福瑞便會提起這件事，去談談那次劫後餘生……

原來姚大雄和趙福瑞年輕之時是兩個專做暗鏢生意的高手，由於兩個人並沒有設鏢局和行號，所以江湖上還很少人知道他倆的行業，只知這兩大高手時時出入各地，與武林各派都有聯絡。手面寬，交情廣，是保暗鏢人不可缺少的交際手腕，因此這兩個人到處都有朋友照顧，幾年下來倒還沒有出過亂子。

尤其是兩個人接鏢的方式與衆不同，鮮有人能追探出保鏢之人是誰而無從下手，每當交易的時候，他們決不出面，由一個拉線人替他們接頭，然後談好價錢上路。自然，沒有十分昂貴的東西，是沒有人會請得起他們的。

那是他們幹暗鏢生意的第四個年頭，一個主顧找到了他們，說明送一本書到臨安，出口就是五千兩銀子，他們心中一驚，始終猜測不出這到底是一本甚麼書能值這麼多錢去保護，當時兄弟倆只圖銀錢數字，而不去追問這書的名字與來歷，因此差點送了性命……

啓鏢之時是春末的時候，一本薄薄的小書暗藏在趙福瑞的身上，姚大雄和趙福瑞扮裝成遊客的樣子，由姚家莊向臨安進發，那知兩個人甫出姚家莊百里之外，便遇上有人跟踪了，那正是一個冷清的夜晚……

黑夜中，姚大雄和趙福瑞在一家農夫中過夜，由於兩人機警與敏銳的觀察，知道夜中必會有人跟上來……

果然在三更之時，在這農莊四週出現了無數的手搖金鈴的黑衣高手，這些人俱是黑巾蒙面，沒有人能看出他們的出身來歷，只知是一批罕見的江湖高手……

這羣高手逼趙福瑞和姚大雄交出那本不知名的書籍，他倆自然不會答應，雙方在動手之下，寡不敵衆，雙雙慘受重傷，而幾乎死去。

這些黑衣人自趙福瑞身上搜出那本書後，就要殺人滅口，這時正好展嘯天經過那裏，出手奪回那本書並救了他倆人生命，當時他倆感激之際，知道江湖上這口飯不能再吃了，感恩之下雙雙退出保暗鏢這個圈子……

展雲龍聽到這裏問道：「那是一本甚麼書值得那麼多人搶奪，他們又是那一派的？」

趙福瑞長長的嘆了口氣，道：「事後我們才知那是一本西域秘寶圖，不知怎的會由西域流落至中原，而那羣搶奪之人，正是由西域追趕來的西域金鈴派……」

「西域金鈴派！」展雲龍哦了一聲道：「怎麼我沒有聽過這一派呢？」

姚大雄苦笑道：「那是西域中最神秘的一派，當年令尊曾力敵數十個高手，曾用金魔指環連殺十二人，方始將他們吓退，我兄弟在傷重之下，知道沒有辦法將這本書送到臨安，有意要請令尊幫忙完成這件艱難的工作，當時令尊滿口答應，終於送到了目的地，可是……唉……」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 岑少風、后曉南已來至巴什湖，發現很多屍體，其中有死在趙門五節刀的指力下，使他更糊塗覺得不妙……兪劍峯在密道被捲進流沙中，沖至另一處遇到承天三匠的耿明，原來他被困在這「死亡之口」，奄奄待斃，還有五邪叟，他找來•豹皮衣，二人穿上，各自逃生，打退東方龍截擊，又遇到風林三灰鶴三人……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 鳳在江湖

## 塔底寶殿探秘　仇人窄路相逢

他滿腔怒火，一發便不可收拾，振身撲上前，揮掌便劈，掌勁一出，狂風急捲，聲勢十分驚人。

勝翔早有防備，不待他掌勢劈到，縱身向左「刷」地躍出甚遠，動作如電，疾逾鬼魅。

他厲聲道：「老二你偷襲大哥未曾得手，又要拿我開刀了嗎？」

勝翎道：「你一味認定我偷襲大哥，天曉得那一掌是不是你做手脚？」

勝翔道：「我？我站在大哥的右側，難道我還能偷繞過去，一掌打在大哥的左脅不成嗎？」

勝翎沉聲道：「以你的輕功而言，也未必沒有可能。」

勝翔正待回答，黑暗中突聽得勝翎大吼一聲，道：「大哥，事情未弄清楚之前，你怎可不分青紅皂白，便自出手傷人？」

勝翔道：「我幾時出掌傷你了？」

勝翎道：「不是你……是……是誰？」

勝翔哼了一下，道：「你自己在暗地裏搗鬼，却來反咬我一口，你既然忘義在先，我這做大哥的亦不再對你講什麼兄弟之誼了。」

語聲未了，人已撲了上去。

兩人俱是劍拔弩張，勝翔率先發難，單掌暴伸，擊向勝翎胸前要害，後者速即揮掌封架，另一手駢指如戟，運足勁力，破空點去。

指力破空激射，挾着「嘶嘶」風聲，令人油然感到這一指勁道之强，勝翔果然不敢硬攖其鋒，邁步盤旋，錯身避過。

他一退旋進，掌勢忽慢，但見他拳打脚踢，忽掌忽指，變幻無方，勝翎雖則出掌慢了一忽，處於被動地位，但雙掌封迎間，仍自有攻有守，轉眼間雙方已激鬥了十餘招，竟是個勢均力敵的局面。

這兄弟二人正殺得難分難解，陡聞兪劍峯沉聲道：「此時此地，賢昆仲不能同心協力倒也罷了，居然還自相殘殺起來，豈不要教敵人在暗中竊笑嗎？」

此言一出，勝翔、勝翎不約而同停下手來，四道目光齊齊盯住兪劍峯。

勝翔道：「此地除咱們四人外，還會有誰？」

話聲戛然而止，黑暗中，只聽一陣沉重的足步聲響揚起，那「蹬」「蹬」足音一步接一步，每一記都似敲在諸人心上。

諸人心頭都不覺一緊，「拍」地一響，勝翔再度打亮了火摺子。

勝翔出聲喝道：「什麼人？」

只聽外面一道沙啞的嗓子道：「你又是什麼人？」

足步聲漸近，停留在門外。

勝翔手持火摺子，他的手竟已在微微顫抖着，昏黃色的火光中，依稀可見一條灰色人影當門而立。

勝翔等三人，面面相覷，相互打了個眼色，兪劍峯一瞥見他們以眼傳神，便知這風林三灰鶴驟遇外敵，又已聯結在一處，勢必要有所動作了，他腦際方自閃過這道念頭，立聞勝翔大喝一聲道：「二弟、三弟，灰鶴展翅。」

幾乎在同一時刻，勝翔等三人忽然連袂躍起，在半空中，首尾相啣一大迴旋，

交相掠過，化成美妙的三大弧形，朝當門站立的那一人夾攻而下。

俞劍峯覩狀暗嘆一聲，他知道這一式「灰鶴展翅」乃是聯手掌式中最絕頂的功夫，那風林三灰鶴從縱身交掠，到出掌夾擊，無不配合得恰到好處，直令人嘆爲觀止，看來對方要想全身而退，簡直是難乎其難了。

說時遲，那時快，三鶴六掌即將攻至，那人足步倏地一拈，身軀閃震騰挪，在三道彎弧範疇間盤旋不停，身形宛如行雲流水。

這一刹間，勝家三兄弟迅速換了一方位，已各自擊出十餘掌之多，掌力虎虎，發出震人銳響。

只聞「轟」地一聲巨響，周遭罡風激射，那人身形浮浮實實，竟然接二連三避過那如織拳網，大踏步走了出來。

俞劍峯直瞧得心驚不已，暗道來人身手更遠在風林三灰鶴之上，否則又怎會在無懈可擊的交夾下從容退出？

火舌吞吐不止，一個一身布衣，滿頭銀髮的老者佇立室中，他年事雖高，但身軀却挺得槍一般的筆直，雙目精光閃爍，鋒利如刀，更顯得威勢迫人，不可逼視。

俞劍峯乍覩老人面容，吸了口氣，默默地呼道：「原來是他——他也來了。」

布衣老者環目一轉，道：「朋友不問情由，便驟下毒手，不嫌太過莽撞了嗎？」

勝翔囁嚅道：「你……你究竟是誰？」

布衣老者道：「老夫錢大鼐。」

勝翔驚道：「足下便是百年前名震一時的武林魔頭，錢百鋒的後人？」

說話間，神色已然連變數變，諸人聽到他口中吐出「錢百鋒」三個字，心頭俱都不覺噗噗狂跳。

要知有明英宗時，曾發生一樁驚天動地的大事，便是明代引爲奇耻大辱的「土木之變」，那時代流傳下來許多草莽英豪的故事，至今尚爲武林人士所津津樂道，那錢百鋒乃是土木之變的關鍵人物，也是當時衆人心目中魔頭，他一生率性而爲，曾將武林鬧得天翻地覆，是以勝翔一提及他的名字，在場諸人都禁不住瞿然色變。

勝翎嗤了口氣，道：「原來是錢先生踵臨，莫怪咱兄弟『灰鶴展翅』會師出無名，只不知錢老先生何故竟與咱們作對爲敵？」

布衣老者錢大鼐道：「這是什麼話？老夫甫走到此處，汝等便暴施毒手，錯非老夫身手夠快，此刻豈非已成了你們掌下遊魂了嗎？而你……」

言至中途，那勝翎乾咳一聲，接口道：「適才咱兄弟亦曾遭到不明不白的偷襲，錢老先生恰於這時撞了進來，敵友未分之前，咱們還是難免要得罪的。」

錢大鼐怒極反笑道：「老夫難道會偷襲你們不成？」

勝翎道：「那也難說得很。」

錢大鼐怒道：「衝着你這一句話，今日老夫若不教訓你，也枉爲姓錢了。」

俞劍峯聽得眉頭一皺，暗忖：「這錢姓老者，剛直不阿，可惜涵養不足，脾氣之暴烈與初度見面無異，終有一日要吃虌在這上面。」

勝翎目光閃動，高聲道：「兄弟，咱們上。」

勝翔、勝翎遲疑一忽，齊地舉掌逼前。

俞劍峯大喝道：「且慢！」

勝翔冷冷道：「姓俞的，莫非你也想插上一手？」

俞劍峯搖搖頭，緩步上前，走經勝翔身側時，倏然手掌疾揚，當胸豎立如刀，直向勝翔身上襲至。

只聽得「嗚」一聲怪響亮起，他竟然一出手便施出了禪門絕學「伽藍七曲」，那勝翔呆了一呆，似乎料不到對方會向自己突施暗襲，乍一錯愕之下，猛可一挫身形，單臂微沉，反手倒抓了上去。

俞劍峯上半身一弓，恰正避過對方反擊之勢，左臂屈時一撞，一股力道應肘而出。

勝翔但覺左乳下一麻，已吃對方點中了鳩尾穴道，同一忽裏，俞劍峯出手如風，拇、食二指緊緊扣住了勝翔腕臂經脈。

勝翎在全然未有防備之下，竟教俞劍峯在三兩招內突襲得手，霎時之間，勝翔、勝翎全都圍了上來。

勝翔大聲道：「你何故對我三弟動手？」

俞劍峯淡淡一笑，指着錢大鼐道：「你認定方才偷襲你及令二弟一掌的人，是這位錢老先生嗎？」

勝翔厲聲道：「不是他，又是誰？」

俞劍峯一字一字道：「那個打了你們一掌的人，便是你們的老三。」

勝翎穴道被制，口中仍能說話，他霍地抬起頭來，臉上掠過一抹古怪的表情，喊叫道：「這小子滿口胡言，只怕與這姓錢的是一路之人，大哥你別聽他胡說。」

勝翔點一點頭，朝俞劍峯道：「適才火摺熄滅，室內一片漆黑，誰也無法瞧清眼前五尺外的物事，何況你站的地方離我最遠，又如何能……」

俞劍峯打斷道：「區區去歲在長白山巔，曾誤服百年靈鰻鮮血，雖於黑暗之中，視物仍如同白晝。」

說着，腦際不覺聯想長白山巔，與玄玄郡主初次邂逅的情景，郡主那又喜悅又是幽怨的明眸彷彿又在他的眼前跳躍，想到了她，俞劍峯心中突然興起幾許莫名的悵惘。

勝翔的語聲打破了他的沉思：「咱們憑什麼相信於你？」

俞劍峯道：「你信不過我，總該相信你自己親眼所見吧。」

邊說邊伸手入勝翎懷中，徐徐掏出一隻黑皮手套，輕輕的撫摩着，那手套色澤呈黑，但是一經俞劍峯的手指摩擦過後，他的手上竟然沾滿了一層薄薄的銀色粉末。

勝翔愕道：「到底你擺弄的什麼玄虛？」

俞劍峯道：「剛剛你與勝老二各自中了一掌，你們不妨細瞧對方的脅下，是否印着一隻銀色的掌印。」

勝翔、勝翎聞言不約而同凝目互望，果見對方左脅的衣衫上面浮着一隻手印，在黑暗中閃蕩着微弱的銀色光芒。

勝翎錯愕更甚，道：「這銀色的手印

，莫非是手套所印上？」

俞劍峯道：「不錯。」

勝翎道：「你的意思是：老三他戴上那隻手套，打了我們兩人一掌，爲的只是要在衣衫印上這銀色的手印而已，他如此做……」

言猶未盡，俞劍峯突地大喝一聲，雙掌猛抬而起，直取勝翎胸前，另一掌同時擊向五步外立着的勝翔。

勝翎脫口道：「姓俞的，你——你又來這一套。」

俞劍峯大吼道：「快！快躺下地面。」

他掌力一觸就收，然而勝氏昆仲爲躲開他的招式，却被迫不得不仰面翻倒，身子一下子摔到地面，貼地仰臥。

「颼」「颼」二響，兩道灰慘慘的光華就在這指顧之間，從他倆的肚皮上擦射而過。

細瞧之下，竟是兩支形狀奇特、灰光閃爍的短箭。

那兩支短箭射人落空，箭頭與右側石壁擊實，發出「噹」地碎響，短箭竟然齊柄沒入岩石之中。

俞劍峯見那山岩堅逾鋼磨，箭頭竟能齊根射入石內，不禁暗暗咋舌，即連旁立的布衣老者錢大鼎亦爲之聳然動容。

勝翔、勝翎驚魂甫定，長身一躍而起，定睛望了露出在岩石外頭的箭羽一眼，喘了口氣道：「原來——原來如此。」

俞劍峯道：「爾等到現下才想通嗎？黑暗裏這兩根利箭乃是對準銀色手印而發的，錯非賢昆仲躲得夠快，箭頭早已穿心而過了！」

勝翔吶吶道：「那放箭之人……」

錢大鼎忽然接口道：「那放箭之人此刻業已走遠了，你們追也無用，再說利箭雖是從隔室洞口發出，然而此地消息機關密佈，他縱使不走，你等也沒法尋獲他的踪影……」

勝翔、勝翎一時只覺奇、怒交集心胸，頓足道：「咱們兄弟手足之親，你爲何要對我和老二如此？你瘋了嗎？」

勝翺雙目圓睜，目光中滿帶著懷恨怨毒的光芒，勝翔與他的視線接觸，心頭不由得一寒。

勝翔怒道：「誰與你同謀，設下這種毒計相害於咱，你說！你說……」

勝翺厲聲道：「縱令你知道是誰，也毫無用處的，你們既然進了塔底秘道，還想活着走出去嗎？」

勝翔道：「住口！三弟你——」

俞劍峯道：「勝大俠別再逼他了，你當這人眞是你的三弟不成？」

一探手，往勝翺臉上一抹，竟讓他扯下了一張人皮面具，露出一個面白無鬚，容貌頗爲俊秀的少年。

俞劍峯笑道：「陸三思，你的易容術得自名師傳授，與俞肇山一脈相傳，果然令人難以瞧破，可惜你的容貌雖變，却忽略了改變你的嗓音，咱們自從在銀川承天居見過面後，你的聲音我已耳熟能詳，這亦是你時運不濟，合該叫我識破你的喬裝。」

那少年便是俞肇山的小徒陸三思，他眼裡閃動著狡黠的光芒，並沒有因眞面目被人揭破而慌張，只是默然不語。

勝翔、勝翎相顧駭然。

勝翔道：「老三呢？你如何能喬扮成老三？你把他怎樣了？」

陸三思唇角掛著一絲殘忍的微笑，道：「你那寶貝三弟嗎？他早被我宰了！」

勝翔神色一變，道：「咱等兄弟數年未曾聚首，那日夤夜老三突然返家，透露落英塔地底寶殿的祕密，要我和老二立刻束裝就道，首途漠北。原來當時三弟便是你喬扮的，風林三灰鶴與你何怨何仇，你竟使出這種手段對付我們？」

俞劍峯道：「俞肇山師徒要對付的又豈止你們三人，他們要對付的是天下英雄！」

陸三思笑道：「姓俞的先別得意，你揭破了小爺的面目，但是你能夠識穿這座神秘古塔所埋藏的秘密嗎？便是家師在落英塔中也算不得是個主要人物，他幕後……」

愈說聲音愈是低沉，驀然他厲叱一聲，身軀一弓，像彈簧一般躍起，左掌斜伸如刀，朝俞劍峯倒削而至。

這下變生肘腋，俞劍峯正待抽身閃避，倏地身後衣袂飄風，錢大鼎一步飛掠上前，右足飛起，猛向陸三思下盤橫掃而過，攻勢未盡，突然身形凌空，左足斜踏，亦是一掃而至——

霎時只見腿影重重疊疊，右腿將落，左腿已起，破空分不出先後，陸三思一掌猶未得手，已吃錢大鼎足尖踏中背宮「志堂」大穴。

陸三思脈門被制，「砰」地一聲，應聲栽倒地上。

俞劍峯道：「陸姓朋友武功不弱，竟能自解穴道……」

說話間，一個滿身鮮血淋漓之人，跌跌撞撞，自門口奔了過來。

諸人轉目望去，只見那人長髮披散，衣衫破裂，全身沾滿了斑斑殷紅的鮮血，怵目心驚。

他整個面龐都被一頭蓬散的長髮所遮蓋，瞧不出本來的面目，愈發顯得情狀狼狽，諸人神經俱不知不覺地抽緊起來。

那全身浴血之人蹎踣著走到錢大鼎面前，有氣無力地道：「錢大鼎……」聲音甚爲微弱，似乎受傷甚重。

錢大鼎呆一呆，道：「足下何人？怎知老夫草字？」

那血人道：「錢兄當眞如此健忘，連小弟都認不得了嗎？」

他只說了幾個字，便自喘氣不止，聲音也漸微弱。

錢大鼎仔細分辨對方的口音，好似曾經相識，却又一時想不出他的身份，加之那人蓬頭垢面，壓根兒無法瞧清他的面容，無奈道：「足下怎麼傷成這等模樣？」

那人支吾道：「我身受一十二處劍傷，命在旦夕，那傷我之人，却未曾瞧得分明……」

俞劍峯聽他說得嚴重，下意識對他多看了兩眼，但見他雖然全身衣袂都沾滿了血漬，但却沒有血水繼續流出，而且露在衣衫外面的肌膚，了無傷痕，心念不覺微微一動。

錢大鼎道：「十二處劍傷非同小可，足下居然猶能支撐得住，顯見功力之深厚

，目下你不宜勞神講話，且讓老夫略盡棉薄之力，助你療傷如何？」

那人搖搖頭，道：「兄弟劍傷甚重，縱是大羅神仙再世，只怕也無法救治得了。」

錢大鼐正色道：「天雷氣也不行嗎？」

那人像是吃了一驚，吶吶道：「錢……錢兄會那天……天雷氣？」

錢大鼐露出疑惑之神色，道：「足下一開口便直呼我的名字，顯然與老夫是舊識，奇怪你竟然不知我早年就練成了天雷氣……」

那人支吾道：「錢兄原諒我身負重傷，人也糊塗，便煩請爲我……療治……傷……」

他身軀搖搖欲墜，下面的話，再接不下去，「蓬」的一聲，傾身倒在少年陸三思的身側——

這當口，陸三思面上忽然掠過一種難以言喻的恐怖神色，嘶聲道：「不要——不要對我……」

俞劍峯霎時領悟了陸三思此言的含意，大叫道：「錢老先生，快阻止他對陸三思下手——」

錢大鼐一怔之下，方欲有所動作，那陸三思已發出一聲悶哼，仰口吐出了一口鮮血，頹然而倒！

那血人口裡迸出一聲獰笑，如飛遠颺。

錢大鼐喝道：「朋友你好陰險的殺人滅口手段！」

身形斜斜掠起，緊追住那人不捨，俞劍峯稍一躊躇，亦隨錢大鼐之後挺身追上……

縱出室外，只見眼前蜿蜒現出四條甬道，錢大鼐正楞楞立在甬道當口，望著黑壓壓的前方發呆，那血人早已不知去向。

俞劍峯道：「那人消失在甬道裡了嗎？」

錢大鼐苦笑道：「這廝好快的輕功身法，老夫只是起步緩了一緩，便讓他走脫了，我無法斷定他會走那一條甬道——」

俞劍峯目光轉動，道：「這四條甬道可能按著四象陣擺列，依次是乾坎艮震，左邊的一條乃是生路，那人走的只怕就是這條甬道。」

錢大鼐道：「小弟你也懂得奇門陣式之學？」

俞劍峯訕訕道：「小可幼承禪宗教誨，傳以奇門陣法，不想今日竟派上了用場。」

錢大鼐「哦」了一聲，心中考慮是否要追上前去，忽然一道尖銳聲音劃破了肅殺的空氣：「俞大哥……俞……大……哥……」

聲音越來越尖脆，頗像是一個人遇到什麼恐怖的事情而發出，俞、錢二人心頭不覺震了一震。

錢大鼐道：「這是女子的口音，她在喚你嗎？」

俞劍峯聽那嗓音頗爲熟悉，暗暗皺了皺眉，沒有回答。

那尖銳的聲音斷斷續續道：「俞大哥，你過……過來，快到這邊來——」

俞劍峯默默忖道：「聽這口氣生像是顏眞卿姑娘所發，然則她被安頓在石塔上的房裡，又怎會走進這地底秘道裡呢？」

遂運足中氣，高聲道：「是顏姑娘嗎？在下這就過去了。」

大踏步朝左面甬道行去。

錢大鼐道：「老夫陪你一道走。」

舉步相隨而上，沒入黑暗之中。

他們兩人一走，石門後人影連閃，勝氏昆仲連袂走了出來，相顧對望一眼。

勝翎道：「看來這地底秘道險惡重重，咱們誤闖至此，顯然凶多吉少，不如就此退出，免得惹來殺身之禍。」

勝翔冷冷道：「老二，你怕事了嗎？」

勝翎面上一紅。

勝翔道：「你若是怕事，不妨退下去，至於我，好歹總要往裡闖上一闖——」

勝翎道：「依大哥之意又如何？」

勝翔道：「這塔底秘道，果然險惡非常，但寶藏之豐，只怕也甲於天下，咱們入了寶山，豈能空手而回，二弟你說是嗎？」

勝翎被他說得有些動心，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大哥說得有理，咱們往內闖。」

這會子，石道中突地閃出一條黑影，行動間了無聲息發出，勝氏昆仲只顧說話，竟然未曾察覺。

勝翔、勝翎二人大步向前，走入一條甬道，背後響起一道陰惻惻的語聲，笑聲：「一直走，莫回頭，前頭死路正是你等葬身之地，嘿！嘿！」

勝氏昆仲齊地駭然回頭，萬般漆黑中，那黑影漸漸向前移動，竟似懸空飄立在半空，兩道眼光彷若兩把利刃，陰森森地望着這邊。

勝翎一聽那鬼魅的語聲，再瞧見那鬼魅般的身影，不知如何，竟已嚇得雙膝發軟，囁嚅不能成聲。

勝翔吃吃道：「你是何許人？」

那鬼魅般的語聲道：「我是何許人？要不要走近一些，讓你們瞧個清楚？」

勝翔衝口道：「閣下可是百毒教主俞肇山？」

那黑影桀桀笑道：「俞肇山……俞……肇……山……朋友你認錯人了！」

他語氣怪異，聲音中又透著幾分神秘恐怖的氣息，勝翔、勝翎心底寒意更重，彼此對望一眼，不約而同想起兩個字：「鬼魂」。

那黑影又自嘿然陰笑一陣子，身形就在笑聲之中，忽然隱去，杳然不知所終。

勝翎寒聲道：「事有蹊蹺，你我還是快退出這是非之地吧。」

勝翔道：「退……」

才說出一個「退」字，驀然發覺甬道入口邊的一扇石門，不知何時已無聲無息的關了起來。

勝翎失聲道：「這扇門……」

勝翔一言不發，功聚雙掌，猛地拍在石門上面，「砰」地一聲大震，石門夷然不損。

勝翔慄然道：「這扇門既已封閉，咱們退亦不得，只好走一步，算一步。」

他放大嗓音說著，聊壯胆色，大步當先，朝甬道裡側而行，兩人的身形漸漸被無邊的黑暗所吞沒。

* * *

最左面的甬道裡，俞劍峯偕同錢大鼐走了一程，那嬌脆的呼聲依舊是斷斷續續的傳入他的耳際。

繞過一條橫道，觸目所及，只見一條纖小的人影蜷伏在一處陰暗的角落裡，看那身影果然極似顏眞卿。

俞劍峯輕喚道：「顏姑娘……顏姑娘……」

連呼數聲，始終不聞回應。

俞劍峯情急道：「顏姑娘，妳沒有事嗎？」

那女人霍地抬起頭來，面對著俞劍峯，他迅速亮起火摺子，於是他瞧見了一張猶帶稚氣的瓜子形面龐。

那少女氣呼呼道：「誰是顏姑娘？你快走，別來理我。」

俞劍峯大感意外，脫口道：「邵……邵……嬋姑娘，是妳？」

那少女是華山邵嬋，她哼了一下，道：「哼，你現在才認出我來，我可不是什麼顏姑娘，你要找她，還是到別處去吧。」

俞劍峯暗暗苦笑，道：「你我多日不見，想不到妳那喜歡使小性子的脾氣仍然絲毫不改。」

邵嬋掉頭相應不理，半晌終於忍不住道：「顏姑娘是誰？聽你叫得那麼親熱，莫非……」

俞劍峯見她愈說愈離譜，忙打斷道：「那顏姑娘你也識得，便是武當顏眞卿。」

邵嬋罵道：「鬼扯！顏眞卿分明是個大男人，我們還見過數面，當時你也在場，顯然你是存心欺騙於我——」

俞劍峯道：「這是那裡話來，顏姑娘其實是易釵而弁，扮成文士模樣，連我都一直被蒙在鼓裡，直到近日方始知曉。」

邵嬋怔道：「怎麼？你說顏眞卿易釵而弁？此言當眞嗎？」

她雖則滿心驚訝，但轉眼瞧見了俞劍峯那鄭重的神情，心中倒是相信了泰半。

霎時邵嬋雙頰迅即昇起了兩朶紅雲，想起早日她在對俞劍峯發生好感之前，亦曾暗暗痴戀了顏眞卿一陣子，如今一聽她居然與自己同樣是個女兒身，芳心不禁浮起一種難以言喻的異樣滋味。

俞劍峯觀察邵嬋的神色，何嘗猜不出她的心事，却也不好加以說破，遂岔開話題，道：「姑娘是如何來到落英塔的？杜大俠沒有與妳同行嗎？」

邵嬋道：「我一個人偷偷從華山跑出來，瞧見中洲英雄豪傑都爭著蜂湧出關，我一時好奇心動，跟著大夥兒一道走，想不到師哥他們隨後便趕到了……」

俞劍峯道：「從華山到漠北，姑娘單身走萬里路，胆子倒也不小，令師兄沒有責怪你嗎？」

邵嬋噘嘴道：「杜師哥那裡敢怪我？我不和他嘔氣，已經算他走運了。」

俞劍峯微笑默然。

邵嬋復道：「剛剛我在秘道裡，碰上一個穿著一身大紅長袍的老人，那紅袍人滿面煞氣，模樣好不駭人，杜師哥先和他動起手來，後來白師哥也加入，他們邊戰邊走，轉入另一條秘道去了——」

俞劍峯心中沉吟，默默道：「紅袍老人？紅袍老人……不知邵嬋碰上的是紅袍老祖俞一棋，抑或是他的胞兄俞肇山？」

邵嬋垂首道：「不知怎的，我害……害怕得很，正在此刻，你的聲音從夾道裡傳過來，我喜出望外，便出聲召喚……」

錢大鼐輕咳一聲，道：「這位小姑娘來自華山，桑洵是妳何人？」

邵嬋道：「是我師父，老先生認識她老人家嗎？」

錢大鼐不答，半晌道：「如今令師可仍健在？」

邵嬋道：「我師父年逾花甲，早於五年前過世，目前由杜師哥接掌門戶。」

錢大鼐面上露出黯然的神色，喃喃道：「死了？死了？老夫遁世十數年，昔日紅顏知己，便已如春夢秋雲般逝去，這眞是教人難以置信的事。」

他仰首唏噓，漫口吟道：「……忽寢寐而夢想，魄若卿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魂迋迋若有亡，衆鷄鳴而我愁，起視月之精光……」

俞劍峯聽他吟得悽情孤惻，不知不覺竟也受了他的感染，心底興起幾許莫名的悵惘。

邵嬋眼睛一亮，道：「家師生前經常獨個兒關在室內自言自語，反反覆覆唸的亦是這幾句，老先生你——」

錢大鼐彷若未聞，微喟道：「五年，五年來的小洵墓木已拱，生前我和她緣慳一面，死後我難道不應該是去看她墳墓嗎？」

俞劍峯心中已有概略，暗忖：「錢老先生既能直呼桑前輩小名，可知他倆的感情是非比尋常了，敢情桑前輩與他之間，早年曾經有段互慕愛悅的日子，後來却因故不能結合，唉，好事多磨，難怪錢先生悲戚如此之深，古人所說『有情人必成眷屬』，只不過騙騙世人的虛言罷了。」

只聽邵嬋低聲道：「我師父就葬在華山之巔，丹池之畔……」

錢大鼐道：「多謝！」轉身大步而去。

俞劍峯衝口道：「錢老先生慢走一步——」

錢大鼐頭也不回，逕自邁步向前，突見秘道當口人影一閃，一個身著大紅袍的老者端端阻立道中！

那紅袍老者的身後則跟著四個體型彪大，面貌凶悍的中年漢子，他們四人亦步亦趨，不離紅袍老者左右。

俞劍峯見來人正是紅袍老者俞一棋，以及他新近收服的心腹死士金牛四凶，心口登時震一大震。

俞一棋衝著錢大鼐冷冷道：「姓錢的，你既已踏入塔底秘道，還敢奢望活著走出去嗎？」

錢大鼐沉聲道：「你意待如何？」

俞一棋道：「老夫並不想攔阻於你，但你一個人行路，只怕休想活著回去了！」

錢大鼐道：「此言從何道起？」

俞一棋道：「這落英塔地底秘道，早已佈下了天羅地網，當眞是步步兇險，處處陷阱，縱令你姓錢的功力再高，亦難逃殺身之厄運。」

錢大鼐道：「這一切都是你佈置的嗎？」

俞一棋搖首道：「老夫若有這份能耐

，天下半壁江山早成我囊中之物了。」

俞劍峯插口道：「說得極是，紅袍老祖若有這份能耐，他那百毒教主之位，就不會被人橫刀所奪了，可知主其事者必然是另有其人——」

俞一棋望了俞劍峯一眼，臉上殺機瀰漫，道：「小子，咱們打過了幾次照面，幾次都饒你不死，你可知曉是爲了什麼緣故？」

俞劍峯聳聳肩道：「在下也正想知道原因呢！」

俞一棋道：「先時你在老夫心目中，生固不足爲患，死亦不足爲幸，是老夫壓根兒不欲花費心機將你除去，但目下情勢又不同了——」

俞劍峯道：「在下愚鈍，倒猜不出有何不同之處？」

俞一棋一字一字道：「目下除家兄俞鑒山外，你算是老夫第二號大敵，你一日在世，老夫勢將一日食不甘味，寢不安枕……」

俞劍峯截口道：「是以你今日非將我殺之而後已？」

俞一棋道：「你既然明白老夫的心意，想必有速死之道，你自己發落吧，省得老夫動手，嘿！嘿！」

邊說邊陰笑不止，笑聲中透著濃濃殺機，令人聞而生畏。

俞劍峯道：「多謝，多謝，紅袍老祖竟如此瞧得起我，著實使我有些受寵若驚，只可惜令兄俞鑒山不在此地。」

俞一棋怔道：「這有什麼可惜的？」

俞劍峯道：「如果俞鑒山在此，我活命的機會可說微乎其微，單憑你紅袍老祖，祇怕我未必見得會死在你的手上。」

俞一棋怒極反笑道：「走著瞧吧。」

轉首朝金牛四凶道：「你等四人先陪這位小朋友玩玩兵刃吧，也好讓他見識見識你們新近練成的『金牛四轉』——」

金牛四凶齊諾應一聲，自後一縱而前，「刷」地撤下背上兵刃，却是四隻黑烏烏的巨大鋼鎚。

俞劍峯衝著俞一棋道：「你不自己動手嗎？」

俞一棋道：「老夫一動手，你就求饒也來不及了，但我自己不會輕易出手，還是讓手下先壓壓陣角。」

俞劍峯哈哈笑道：「說這種大話可沒有意義了，你若認爲親自出手無甚把握，叫你手下先上來試試深淺倒還可以……」

他三言兩語之間，便將對方激得怒火熊熊，俞一棋被他說得面子果然有些掛不住。

他哼一下道：「小子，你是不見棺材不流眼淚了！」

說著一抬掌，一股奇巨無匹的颷風冒迸而出。

俞劍峯面對當今世上數一數二的大魔頭，心中可不敢有一絲一毫的大意，他左掌一橫，正待發招封迎，忽然斜地裡錢大鼐大叱一聲，一步跨到兩人的中間，單臂一晃，刹時一聲銳響亮起。

他竟代俞劍峯將這掌硬接下來。

錢大鼐之突然出手，的確大出俞一棋意中所料，但他反應極端迅速，左臂方撤，右手接著掄了出去。

錢大鼐反掌一揮，以硬碰硬又接下了第二掌。

俞一棋沉聲道：「姓錢的，你憑什麼代這小子出頭？」

錢大鼐道：「這位俞姓小朋友能不能和你相抗，可謂與我毫不相干，但他的生死，我却是關懷得很，萬一不幸他被你給毀了，昔年那一齣戲便無法再唱下去了。」

俞一棋道：「那一齣戲？」

錢大鼐一字一字道：「你裝的什麼佯？五里亭的變故雖然過了許多年，難道你就將他淡忘了嗎？」

此言一出，俞一棋猶未見有任何反應，俞劍峯却露出激動的神情，凝目盯住俞一棋。

俞一棋眼色連變數變，旋即冷笑道：「那麼你知曉這小子是俞一青的後人了？」

錢大鼐道：「不錯。」

俞一棋冷笑道：「俞一青屍骨未寒，六年前你姓錢的將他給謀害了，現在你猶能面對他的後人而毫無懼色，老夫不得不佩服你的鎮靜……」

錢大鼐厲聲道：「住口——」

俞一棋冷冷道：「人是你殺死的，你還有什麼話說？」

錢大鼐沉著臉容，默然不語，空氣逐漸變得凝重非常。

良久，錢大鼐緩緩道：「近些日子來，我反覆沉思五里亭那件案子，不知有過多少遍了，此事牽連太廣，俞一青夫婦的死因亦未必如此簡單……」

語聲未頓，續道：「你俞家兄弟和那姓端木的，都一口咬定我是那樁血案的元凶，連我也幾乎要懷疑起自己來，說實話，個把月前，我依舊死心眼認定俞一青夫婦乃是死在我的手中……」

俞一棋冷哼一聲，道：「這是不辯自明的事實，你……」

錢大鼐不疾不徐道：「現在我的看法又不同了，那樁血案絕不是我幹的！」

俞一棋道：「笑話，你知道自己的嫌疑，縱然傾三江之水，亦是難以洗淸嗎？你想置身於是非圈外，可沒有那麼簡單。」

錢大鼐厲聲道：「你呢？你自己就沒有嫌疑嗎？別忘了你當時也是在場者之一。」

俞一棋面色如故，道：「老夫在場，但大夥兒發現俞一青夫婦屍首時，却是你正從死者身上拔出兵刃——」

俞劍峯只聽得如雷轟頂，這是他首次聽到有關雙親之死的軼故，他努力克制自家胸臆澎湃的情緒，等待俞一棋說出下文。

錢大鼐道：「關於這點，我並沒有分辯，當晚五里亭莊院住有俞氏夫婦，你們俞家兄弟，端木愈以及老夫正在那裡作客，一總是六人……啊，不對，是七人！」

俞一棋道「七人？還有一個……」

錢大鼐道：「還有一個老僕俞福，他雖然無關緊要，我們也絕不能把他忘了。」

俞一棋道：「據老夫所知，那老僕俞福自五里亭事變後，多年來一直在落英塔陪侍在姓左老人左右。」

錢大鬍喃喃道：「連老僕在內，恰好是七人沒錯了，那日傍晚咱們閒坐廳中，久久不見愈氏夫婦露面，又過了幾個時辰，內室突然傳出一聲異響，老夫性子最躁，按捺不住推門欲瞧個究竟，那室中燈火未亮，黑暗中倏見人影一晃，我想都不想，疾起一掌便拍了出去，兩人對了一掌後，而始發現對方竟是愈一青本人——」

愈一棋道：「這話你並沒有對我們說過。」

錢大鬍未予答理，又道：「那時愈一青一身勁裝疾服，完全是夜行人的行裝，而且揣摩情形，似乎剛從外頭穿窗進來，他瞧見我滿面疑惑，却不曾解釋什麼。」

愈一棋連哼不已，道：「嘿，我早就知曉了。」

錢大鬍瞥了他一眼，又轉目望著頭上的石壁，顯然未用心揣測愈一棋說這話的含意。

旁立的愈劍峯却注意到此際錢大鬍眼神空洞，漫無表情，似乎有什麼疑惑不得其解。

錢大鬍低聲道：「我滿腹疑雲，却不好多問，俟到半夜後，忽然又有一個不速之客來訪……」

正說間，驀然「嘩啦啦」一聲大震，甬道右邊石壁，突地有如崩山裂石似地倒塌下來，崩開了一個三尺見方的裂口！

一片銀蟾似漆濛濛的青光，自石壁裂口處透射出來。

錢大鬍不由自主地中止了話聲，沉聲道：「什麼人推倒這堵石壁？」

一道清越的語聲道：「老子在此。」

錢大鬍皺一皺眉頭，身子一側，穿過壁洞，衆人隨後舉步跨入，入目處，見自己正置身在一座寬廣的方室，室內充滿了腐濕之氣，頭上壁洞却嵌著一顆核桃般大小的瑪瑙明珠，那銀色光線便是從明珠透射出來。

方室正中，端端立着一個奇裝異服，滿面于思的漢子，他雙目有如鷹隼，牢牢盯視着入室諸人。

愈劍峯打量了那于思漢子一眼，只覺對方目中精光暴長，一望而知是功力已俱相當火候的內家高手，心中不免多了幾分凜惕。

那于思漢子冷冷道：「汝等來此作甚？」

愈劍峯只覺此人說話的口音十分古怪，頗似外地夷人學說中原的官話的樣子，加之他一身奇異打扮，更爲惹人注意。

當下不假思索，道：「尊駕不是中原人？」

那于思漢子冷峻地道：「答非所問，該打！」

他非但口音古怪，連話句用詞都異常可笑，倒像是幼童玩笑的說詞，愈劍峯幾乎爲之忍俊不住。

錢大鬍道：「你先回答這位小哥的問話吧。」

于思漢子雙目一瞪，似乎就要發作，半晌，才慢條斯理道：「老夫是不是中州人，以你們的眼力還會瞧不出來麼？」

錢大鬍道：「然則尊駕大名可否見示？」

于思漢子道：「老夫先請教一事，你到過關外沒有？」

錢大鬍呆了一呆，道：「去過關外便又如何？」

于思漢子冷冷道：「那麼總該聽過桑乾獅王四個字了！」

所謂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那「桑乾獅王」四字一出，諸人心中彷彿被一把巨錘擊中，頓時震驚得呆住了，連愈一棋與金牛四凶都不例外。

錢大鬍清了清喉嚨，道：「原來是桑乾獅王來到，難怪一掌便能將堅逾金石的牆壁打裂了一個洞口，老夫總算開了一次眼界。」

于思漢子從腰間取出一把長劍，抖腕一抽，一道藍光泛射而出，與頭上那顆夜明珠清輝蟾水的光芒相互輝映。

諸人但覺森森寒氣自劍身逼出，泛膚刺骨，齊然暗讚道：「好劍！」

于思漢子道：「少往我臉上貼金，這石壁如此沉厚，要憑肉掌之力硬開一個洞口，只怕連陸地神仙亦無能爲力。」

錢大鬍道：「莫非這口寶劍……」

于思漢子接口道：「這口寶劍削金如泥，用他先在石壁鑿個裂痕，然後再輔以外家至剛掌力，石壁再堅再厚，還怕它不應掌而裂嗎？」

錢大鬍道：「掌劍並用足見高明，只不知你何故將石壁打穿了一個大洞？」

于思漢子道：「老夫耳聞夾道裡有人聲傳入，一時又苦尋不著出路，乾脆便在石壁上穿洞，瞧一瞧有無老夫要找的人。」

錢大鬍道：「你要找誰？」

于思漢子一字一字道：「大禪宗。」

衆人聞言都是一怔。

愈劍峯可按捺不住了，一步跨前，道：「姑不論尊駕要尋找何人，我只知你絕不是桑乾獅王，你爲何要冒充他的名字？」

于思漢子冰冷的視線落在愈劍峯身上，冰冷的聲音道：「我幾時頂冒他人之名，我幾時承認老夫是桑乾獅王？」

錢大鬍冷冷盯著那于思漢子，寒著臉道：「足下雖不曾自稱是桑乾獅王，但咱們提起他的名字時，你並未加以否認，顯然有意冒頂他的身份，敢問足下用意何在？」

于思漢子面色自若，道：「老夫有意頂冒獅王的身份，便又如何？」

錢大鬍道：「錢某嘗聞昔年桑乾獅王與大禪宗有一掌之隙，足下此來想必爲這一段過節了。」

于思漢子冷笑道：「那昔年之事，你知道得有多少？」

錢大鬍正色道：「四十年前，獅王金汗田與天下各大門派掌門人，在黑龍江的一場決戰，幾乎改變了武林大勢，當時只要在江湖上闖蕩的人，有誰不知此事？」

語聲微頓，復道：「便是那一戰，使得金汗田氣焰頓挫，否則中州武林眼看已是關外高手的勢力範圍——」

于思漢子道：「就憑武當、崑崙、少林和丐幫四派掌門所佈的劍陣，又豈能挫傷得了金汗田，要不是大禪宗從背後偷襲了一掌，嘿嘿，金汗田也不見得如此容易就被打敗。」

錢大爺道：「依此道來，你是為找禪宗而來的了？」

于思漢子道：「正是。」

錢大爺道：「大禪宗久居西域，已是盡人皆知的事，足下來到落英塔，可是走錯了地方吧。」

于思漢子道：「此地要是落英塔，那便沒錯了。」

錢大爺愕道：「這話怎說？」

于思漢子道：「道上傳聞，禪宗已離開西域潛修之地，到落英塔來見那姓左的老兒，因此老夫才尋到這個地方來。」

錢大爺呵一聲，道：「是嗎？如果禪宗來到此處，錢某倒也想見一見他。」

俞劍峯聞言微愕，未及細思錢大爺語中之意，朝于思漢子抱拳道：「敢問閣下如何稱呼？與獅王金汗田是何關係？」

于思漢子瞥了他一眼，仰天笑道：「憑你這乳臭未乾的小子也來問老夫的名姓，我却先要問你，可知道昔年流傳關外的四句偈語嗎？」

俞劍峯呆了一呆，忖思良久無法作答。

那錢大爺面色突變，沉聲道：「猛獅憑林嘯，玄猿臨岸嘆，逍遙入桑乾，長劍出天外……莫非便是這關外武林爭相傳誦的詞句嗎？」

于思漢子頷首道：「看來你倒也非孤陋寡聞之輩。」

錢大爺沉著面龐道：「那麼足下竟是數十年前在關外，與桑乾獅王齊名，人稱玄猿老人蒲山孤了？」

于思漢子道：「不敢，正是蒲某。」

默立一旁的俞一棋見于思漢子自承是玄猿老人蒲山孤，亦為之聳然動容，他跨一步，朝蒲山孤道：「久聞蒲大俠神功蓋世，隱世又久，不想今日竟踵臨此間，失敬失敬。」

蒲山孤道：「尊駕何人？」

俞一棋輕咳一聲，道：「老朽俞一棋。」

蒲山孤道：「原來是百毒教紅袍老祖，老夫聽獅王提過你的名字。」

俞一棋道：「蒲老找大禪宗，可是為了獅王金汗田一掌之仇嗎？」

蒲山孤道：「一點不錯，老夫與金汗田乃是過命交情，若不是為他訪仇，我自鴨綠江巴巴趕到漠北何幹？」

俞劍峯見蒲山孤翻來覆去，老是說的這句話，可再也按捺不住了，他衝著蒲山孤正色道：「閣下千里迢迢為友尋仇，足見肝胆照人，但據小可所知，當年金前輩的受傷過程，內情至為複雜，其咎並不在於禪宗……」

蒲山孤翻目道：「金汗田於黑龍江畔大戰五派掌門之時，你這小子還在牙牙學語哩，咱們談數十年前的武林大事，有你小子插口的餘地嗎？」

俞劍峯瞠目無語。

俞一棋陰陰一笑，道：「蒲老，你可知這小子的身份嗎？」

蒲山孤微微一怔，道：「老夫一向潛居關外，對外事不聞不問，這等毛頭小子，我怎會識得？」

俞一棋嘿嘿一笑，指著俞劍峯道：「他雖然是個後生小輩，但確有值得蒲老結識的必要，嘿！嘿！」

蒲山孤又是一愣，道：「這話怎麼說？」

俞一棋道：「這小子便是大禪宗的寶貝徒弟——」

蒲山孤聞言，突然之間臉上像罩了一層冰寒嚴霜，雙目精光倏長，有若兩把利刃盯住俞劍峯不放。

半晌，蒲山孤冷冷道：「原來你是禪宗的傳人，怪不得你口口聲聲為那禿驢辯護——」

俞劍峯道：「閣下難道因為我是禪宗他老人家的徒弟，便不相信我的話嗎？」

蒲山孤冷冷哼道：「老夫憑什麼相信你？」

俞劍峯道：「知師莫若徒，我與家師相處數十年，他一直為此事耿耿於懷，當年他出手傷了金老前輩，實有不得已的苦衷。」

蒲山孤厲聲道：「說得倒是十分動聽，金汗田被那老禿驢偷襲了一掌，重傷而逃，那時刻正值風雨交加之際，他整個人凍僵在雪地上，設非我偶爾路過該處，他有十條人命也早就完了，這段過節，難道只憑三言兩語，就可以淡淡揭過去嗎？」

俞劍峯嘆了口氣，道：「這段糾葛，一時果然不易解釋得清楚，閣下若見著了家師……」

俞一棋冷笑一聲，打斷道：「蒲老是找禪宗算算舊帳的，他人未見著，你可是準備代令師接下這趟子過節？」

他不待俞劍峯開口，又朝蒲山孤道：「蒲老，我代你將這小子解決了如何？」

說話間，單掌閃電般一抬，一道狂飇，對著五步外的俞劍峯直擊過去。

俞劍峯生平和俞一棋正面敵對也不知有過多少次，早就料到他會有一手，對方一掌才出，他身子一縱，已然避了開去。

俞一棋笑道：「小子你還要足底滑溜嗎？」

身形有如附骨之蛆，再度挺掌襲至。

蒲山孤雙目一轉，突然發出嘿的一聲沉笑，手中長劍一送，化作一道精芒，閃電般擊向俞一棋手腕。

俞一棋但感寒氣襲體，他反應何等迅速，迅疾地縮手回來，「嗤」地一響，那長劍插入他身後牆壁上。

蒲山孤緩步上前，將劍子拔起，冷冷說道：「老夫生性不喜他人干涉我的事，如果你想插上一手，我是翻臉不認人的。」

俞一棋雙目之中凶光一閃，似乎就要發作，轉念又隱忍下來，呵呵笑道：「蒲老好說了。」

蒲山孤面對著俞劍峯道：「小子你既是禪宗的門下，老夫多少得在你身上留點記號，也好提醒那老禿驢，當年的事並沒有了結——」

俞劍峯長吸一口氣，道：「閣下執意如此，儘管出手吧，小可代家師接你就是。」

蒲山孤猛一抬手，一股極端古怪的力道應掌直襲過來，俞劍峯方待揮掌封架，對方右手的長劍又已隨後疾掃而至。

他這一式掌劍並用，配合得妙入巔毫，劍未及體，俞劍峯已感到一股潛力，蘊

藏著石破天驚的力道直壓下來。

但蒲山孤運劍攻擊之際，却不曾發出一點聲響，不似有運氣用力的徵象，旁觀諸人從俞劍峯所露出驚悸的神情，雖可猜出他已身陷危境，却無法瞧破個中的道理。

這會子，旁立的邵嬋突然發出一聲尖銳的驚呼。

蒲山孤微一分神，剎那間「颼」地一響，一條人影從霍霍劍幕中凌空冲掠而出。

諸人定睛一望，只見蒲山孤長劍倒提，劍身猶自顫動不休，五步外俞劍峯有如山停嶽峙般佇立著。

蒲山孤上上下下打量了俞劍峯數眼，道：「小子你好快的身手。」

邵嬋尖聲道：「蒲老頭，你有本領找大禪宗便罷，向一個後生小輩動手，也不怕辱沒你那玄猿老人的名頭？」

蒲山孤怒目圓睜，厲聲道：「丫頭妳少說幾句爲妙，惹得老夫心頭火起，把妳一併給宰了！」

邵嬋悍辣地道：「好神氣，你若認爲殺死我只是舉手之勞，那便上來動手罷。」

蒲山孤大怒，喝道：「今日老夫便斃了妳！」

他說話時，右手五指握住劍把，稍一作勢，一道森厲寒光閃爍而起，邵嬋首當其衝，禁不住踉蹌著身形後退了兩步。

錢大鼐縱身上前，攔在邵嬋面前，道：「蒲老何必與孩兒們爲難？」

蒲山孤面色一沉，正待發作，這會子，外面甬道突然一陣熾烈的斷殺聲音，逐漸朝這邊移動。

一道冰冷的聲音喝道：「姓杜的，你們兄弟也甭再跑了！」

餘音未絕，兩條人影已由那破裂的壁洞穿越而入，那爲首凌空一個轉身，落地後猶不住大聲喘著氣，俞劍峯定睛一望，來者正是華山五俠中的老大杜元冲及老二白撲揚。

邵嬋急道：「大師哥，二師哥，你們沒事嗎？」

杜元冲搖頭道：「不礙，不礙。」

語聲微頓，旋又道：「那賊子出手毒辣，武功又高，等下他追上來動起手，師妹妳切莫遠離爲兄，也好有個照應。」

俞劍峯衝著杜元冲抱一抱拳，不及敘禮便自問道：「適才杜兄與何人動手？」

杜元冲口齒啓動，猶未及回答，前面夾道傳來一道低沉的聲音道：「與老夫動手——」

語落，一條紅影斜穿而進，正正堵住石壁裂口，諸人眼前一花，見那人一身大紅長袍，與俞一棋裝束一模一樣，不覺呆了一呆。

俞一棋心中有數，悠悠道：「是百毒教主親自到了嗎？」

那紅袍人初見俞劍峯亦是微微一怔，旋即仰天笑道：「好極好極，姓俞的小子也溜到塔底參予這場盛會，倒可省却老夫不少功夫……」

他目光轉動，落到俞一棋身上，道：「二弟也送死來了？」

俞一棋冷哼一聲，道：「這倒不見得，雖然大哥有意取走我這做小弟的性命，却是屢不得逞，今日你要取我身上的一毫一毛，只怕也不容易。」

俞肇山冷笑道：「老夫且來試試。」

眼中閃出凶毒的光芒，欺身上前，俞一棋打個手勢，他身旁的金牛四凶倏然發出刺耳驚心的笑聲，四凶爲首的卓羣敞聲道：「俞肇山你先接咱們四人一掌！」

四人驀地同時施展動作，「刷」地撤下背上鋼鎚，鎚影劃處，寒芒暴射，分自不同的方向往俞肇山砸去。

俞肇山冷笑一聲，道：「爾等這是自尋死路了。」

信手拂袖一揮，登時狂風捲動，核心向四面八方湧盪拍擊，非但招數奇奧，內力之強，亦是十分驚人。

四凶鋼鎚去勢一窒，一片寒光中，俞肇山忽一晃身，欺入敵手三步之內，只見他雙手翻掄，不但避過四凶的鎚風，反而自左側奇妙無匹的削出一掌，掌鎚交擊，相形之下，四凶竟是稍形遜色，手中鋼鎚遞不出去，陷於捱打局面。

卓羣心有不甘，向其餘三人招呼道：「金牛四轉……」

「轉」字出口，四凶立刻移形換位，連袂繞圈游走，宛若牛羣團轉，一時颷風激盪，步聲驚雷。

倏地，四人身軀倏然躍起，手上鋼鎚暴吐，在半空猛一盤旋，便如滿天飛花疾劈而下。

俞肇山不住嘿嘿冷笑，一道古怪的尖嘯聲音就在此刻響了起來，旁立諸人都可以清楚瞧見金牛四凶面上，不知何時已佈滿驚悸之色。

一陣霹靂巨響過後，金牛四凶身形一振，似待躍起，却又慘叫倒了下去。

俞一棋面色一變，放步過去察看四凶傷勢。

俞肇山獰然笑道：「不用瞧了，他們若能擋得住金剛掌一擊而不死，那除非是大羅神仙再世了。」

衆人聞言神色俱是一變，俞劍峯默察四凶屍身，見每人面呈鐵青，身上所穿的衣衫早已碎裂不堪，死狀甚是慘烈。

俞一棋駭然道：「金剛掌？你已練成了少林金剛掌？」

俞肇山仰天笑道：「二弟既已知曉，還不自作了斷，免得我多費手脚。」

俞一棋咬牙切齒道：「咱們二人手足之親，但大哥却千方百計欲置我於死，未免太罔顧兄弟之情……」

俞肇山道：「休怪我心狠手辣，實是二弟你自有取死之道。」

俞一棋道：「這話怎說？」

俞肇山道：「事到如今，你也莫再裝糊塗了，我留在飛葉石石骨內的字箋你已經見到了？」

俞一棋道：「見是見到了，但箋上留字却令我有些不懂，你指責我罔顧大局，妄逞意氣之爭，處處與你敵對，這些固然都是事實，但你却首先便橫刀奪去了我辛苦經營的百毒教主之位，用計把我裝入石棺裏，指使紅花四魔謀害於我，然後便是金沙渡的毒宴和竹陣，這皆是爲了對付小弟所設，迫得我無處容身，流亡顚沛，歷經九死一生……」

（未完・卅九）